

1914

年

第

卷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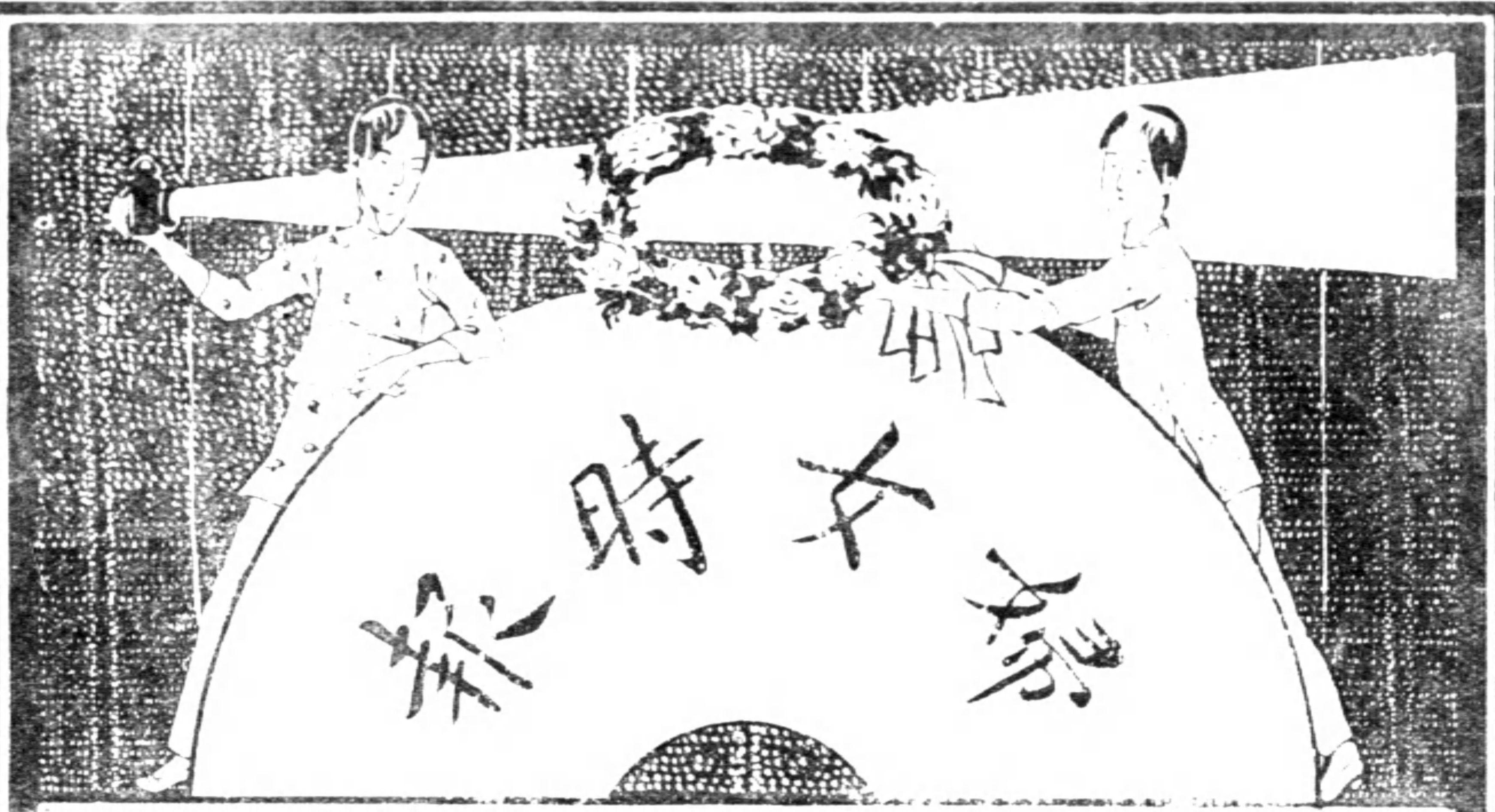
24

期

小說時報廿四號



柏生



圖畫

彩色珂羅版印天然習畫帖(芙蓉蘆花) 河南都督田文烈先生哲
 嗣 田章彥君與萬作孚女士結婚 吳再雲君與周振閏女士結婚
 朱蘇吾君與畢靜然女士結婚 葡萄牙前王新婚 奉天滿洲女
 子時裝 潘志祝女士 程佩青女士 王玉林女士 曹美子女士
 今日之女學校 昔日之女學校 歐洲名畫一 歐洲名畫二
 裕庚之女德菱女士 滿洲貴婦人之禮裝 清倫貝子夫人

第十五期

有正書局發行

要目

新劇界 女子當有普通醫學知識 關於女子之農業 婦人最弱
 為母則強說 玉喻 女子無才便是德辨 遊歷增學識論 取消
 地方自治論 妓女墮落之原因十四種 男女两性自由生產法之
 實驗談 小兒營養法 崑山綠衣女 嶧縣鄭烈婦事略 衛生叢
 談 民族向上依性慾之節制而得 湘痕筆記 塚中人語
 母：兒 清芬集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小說時報第二十四期目錄

(一) 短篇

提銀單

(英國却爾司佳維著)(俠花譯)

狗之日記

(天笑)(毅漢)

懺悔

(毅)(笑)

離恨天

(零話)

火中蓮

(儒谿劉瓊笙著)

盜畫

(漢毅)

(二) 長篇

愛河雙鴛

(續)英國却而司佳維著(吳門瘦鵬譯)

恨羅愁織記

(天笑)(鐵魂)

鬼叔

(屠孝寔)

(三) 雜記隨筆

紅冰閣雜記

(續)(柴紫芳)

本報通告二 (本報大綱)

(一)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書等類貢獻社會

(二)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事為寫真

(三)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冊如定常年者不另取費

(五)本報自十二期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半日喜閱小說無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或解均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彙集章程錄後)

本報通告二 (購稿章程)

(一)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二)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三)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四)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尙祈原諒

本報通告三 (寫真募集章程)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二)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三)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四)凡發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五)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六)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談章程)

(一)原稿 凡投小說雜談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二)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百字以外

(三)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 (或照購小說例或則照繳寫真例) 請於投稿上書明

(五)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視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 每冊二角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五角 郵費每冊二分五釐

本報所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附以圖畫、譯叢、雜纂、筆記、文苑、戲曲等。均耐人尋味。

舊小說

六集 二十冊 全部六元

吳曾祺編。上溯漢魏。下迄清末。凡千餘種之名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編。誠藝苑之巨觀也。

新小說

二百餘種 另印目錄 函索即贈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義俠、偵探、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不具備。文言白話。兼擅其長。

林譯小說

五十種 九十七冊 全部十六元

本館前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發行以來。久為海內所傾倒。惟從前所印版本大小不齊。易散難聚。不足以饜讀者之望。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 每冊定價一角至二角

本館為愛讀諸君舟車攜帶購閱便利起見。特選擇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日 用 必 攜 之 要 書

日用須知 一冊 五角

民國約法、各種稅法、公文程式、尺牘規範、吉凶禮儀、稱謂表、郡望表、縣名表、鐵路表、航路表、郵電、并附明密碼電報書。凡百餘種。皆切實用。

衛生治療新書 一冊 一元

凡防病治病種種方法。無不詳細言之。為居家所必備。

因是子靜坐法 一冊 三角

方法簡便根據生理心理立論

世界大事年表 一冊 八角

自黃帝甲子至民國三年

五彩歷史掛圖 一冊 五角

五千年分合大勢瞭如指掌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一冊 一元

二百餘種

百八十年陰陽歷對照表 一冊 一角

自清乾隆元年至民國十二年

密碼電報書 一冊 一角

附錄電局地名章程報價及詩韻目錄

增訂中國旅行指南 一冊 五角

重要都會商埠無不具備

增訂上海旅行指南 一冊 五角

載旅館舟車遊覽娛樂等

增訂西湖遊覽指南 一冊 四角

各景插圖有三十九幅

交通必攜 一冊 一角五分

輪船鐵路郵電各項情形無不詳備

中華小說界

每月一冊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郵費外加

宗旨正大

本界雖備各界消遣之用。而處處改良。社會。誠。習。俗。之。宗。旨。凡。一。切。誨。盜。淫。淫。之。作。足以。貽。人心。風。俗。之。害。者。概。不。屬。人。

文字優美

當代小說大家。琴南。天笑。冷血。瘦鵑。心。一。卓。呆。瓶。庵。諸。君。均。任。本。界。撰。述。其。價。值。自。不。待。言。而。宋。豔。班。香。一。時。無。兩。

趣味悠長

凡。所。選。擇。雖。極。謹。嚴。而。所。錄。諸。作。要。皆。事。蹟。奇。妙。情。文。並。生。讀。之。能。耐。人。尋。味。絕。無。枯。燥。之。病。

材料豐富

每期短篇小說。至少必有五六篇。長篇小說。則必在兩種以上。此外傳奇筆記新劇詩詞。歌曲無格不備。無美不臻。

形式精良

本界於內容既極講求。於形式亦甚注意。書。面。用。五。彩。石。印。美。人。小。影。非。常。美。觀。書。中。插。圖。多。而。且。精。均。為。美。術。妙。品。

價格低廉

每年出價二元。可得短篇小說七八十篇。長。篇。小。說。五。六。部。筆。記。傳。奇。等。各。數。部。已。極。便。宜。倘。一。人。一。次。訂。購。全。年。五。份。者。九。折。十。份。者。八。五。折。三。十。份。者。八。折。可。謂。廉。之。又。廉。

發行所上海拋球場總局及各省分局

情鐵

言情小說
二冊定價六角

此書為林琴南先生最近之作。中叙一貴女。被其夫所棄。雖憤而與工業家結婚。而愛情不屬。後卒為工業家以情感化。情節非常奇妙。

情競

言情小說
二冊定價六角

書載一貴族男子訂婚後。禁止其未婚妻與外家交接。其妻驕傲任性。不受束縛。後經種種波折。始得破鏡重圓。情節奇離。文辭雅贍。

心獄

社會小說
一冊定價六角

內容叙一少女被誘於貴族。致終身墮落。陷於法網。後適貴族裁判其獄。為之宛轉。乞恕。以贖前愆。情節非常有趣。此書本為歐洲著名小說(原名復活)經馬君武先生手譯。可稱珠聯璧合。

廬山花

言情小說
二冊定價六角

書叙一少女改扮男裝。途遇少年救之。同居。而此少年始終不知其為女子。後中途分散。輾轉尋獲。遂成伉儷。於言情小說中。是能獨闢蹊徑者。

上海正書局出版

輪舟鐵道絡繹宇內將合五洲如一家其所用達情
慄相周旋者文字而外則語言尙已各國語言文字
雖云相合而尋常酬應之語往往有爲讀本中所不
及者本局廣爲搜輯編爲是書首英語次法語次德
語次日語殿以中語綜合五國釐爲三十八章都凡
六千餘言普通酬應之所必需者要已搜括無遺學
者得此一編既可研求一國之語言又可旁証他國
之語言斯一書而得四用洵會話書中之巨製無媿
合璧之稱也連史紙精印

中日德法英

五國語言合璧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

品 美 禮 送 設 陳 堂 廳

此種中堂畫片大者長四十三英寸寬二十四英寸小者長三十八英寸寬二十一英寸皆取名人富麗幽逸之作原本為墨色者用單色珂羅版精印原本為彩色者用五彩珂羅版套印與原本絲毫無異懸掛廳堂客座高雅堂皇不啻真跡其有用青綾裱成大幅者只須加裱工五角購去即可張掛尤為便利又本局印有三號大畫片專備插入鏡匣之用懸諸四壁亦極雅緻可愛細目如左

中 堂 屏 片

● 大中堂

八彩揮南田詭菊圖	二元四角
五彩沈南蘋柳陰驚鷺圖	一元八角
五彩郎世寧嬰戲圖	一元八角
五彩唐六如群鴉高樹圖	一元八角
五彩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一元八角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	八角
沈南萍五倫圖	八角
黃一峰天池石壁圖	八角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八角
蘇東坡畫竹墨寶	八角
王石谷松壑垂輪圖	八角
丁南羽淵明漉酒圖	八角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	八角
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八角
慈禧太后畫硃筆葡萄	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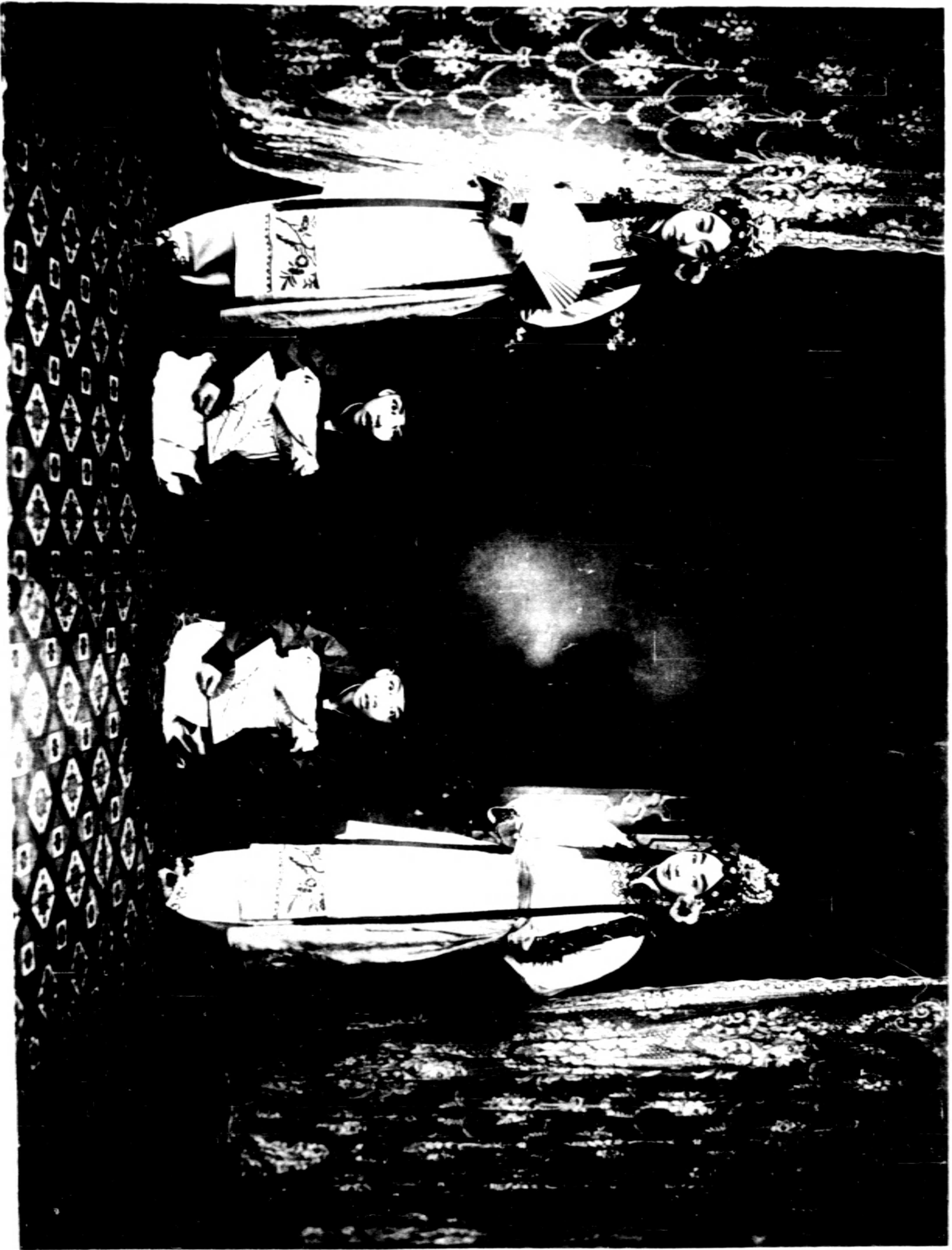
● 小中堂

顧見龍仕女	八角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八角
石濤溪山釣艇圖	八角
董香光山水	八角
仇十洲墨筆人物	八角
蔡松原水怪獻寶圖	八角
五彩王小梅人比黃花仕女	一元
五彩戴醇士深山讀易圖	一元
五彩唐六如寒林新雁圖	一元
五彩陳老蓮春秋圖	一元
五彩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一元
五彩顧西眉仕女屏四幅	二元四角
單色顧西眉仕女屏四幅	一元二角

● 三號大畫片

五彩王小梅仕女屏四幅	二元
湯樂民桐蔭整環圖單條	五角
揮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五角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三角
王石谷做天遊生山水	三角
王石谷竹林棲鴉圖	三角
仇十洲畫臘梅水仙	三角
王廉州做梅道人溪亭山色	三角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	三角
仇十洲彈箏簪美人	三角
王石谷平坡曲淵圖	三角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	三角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	三角
朗世寧嬰戲圖	三角
王烟客擬一峯筆意山水	三角

影 雙 蓮 金 潘 扮 芳 蘭 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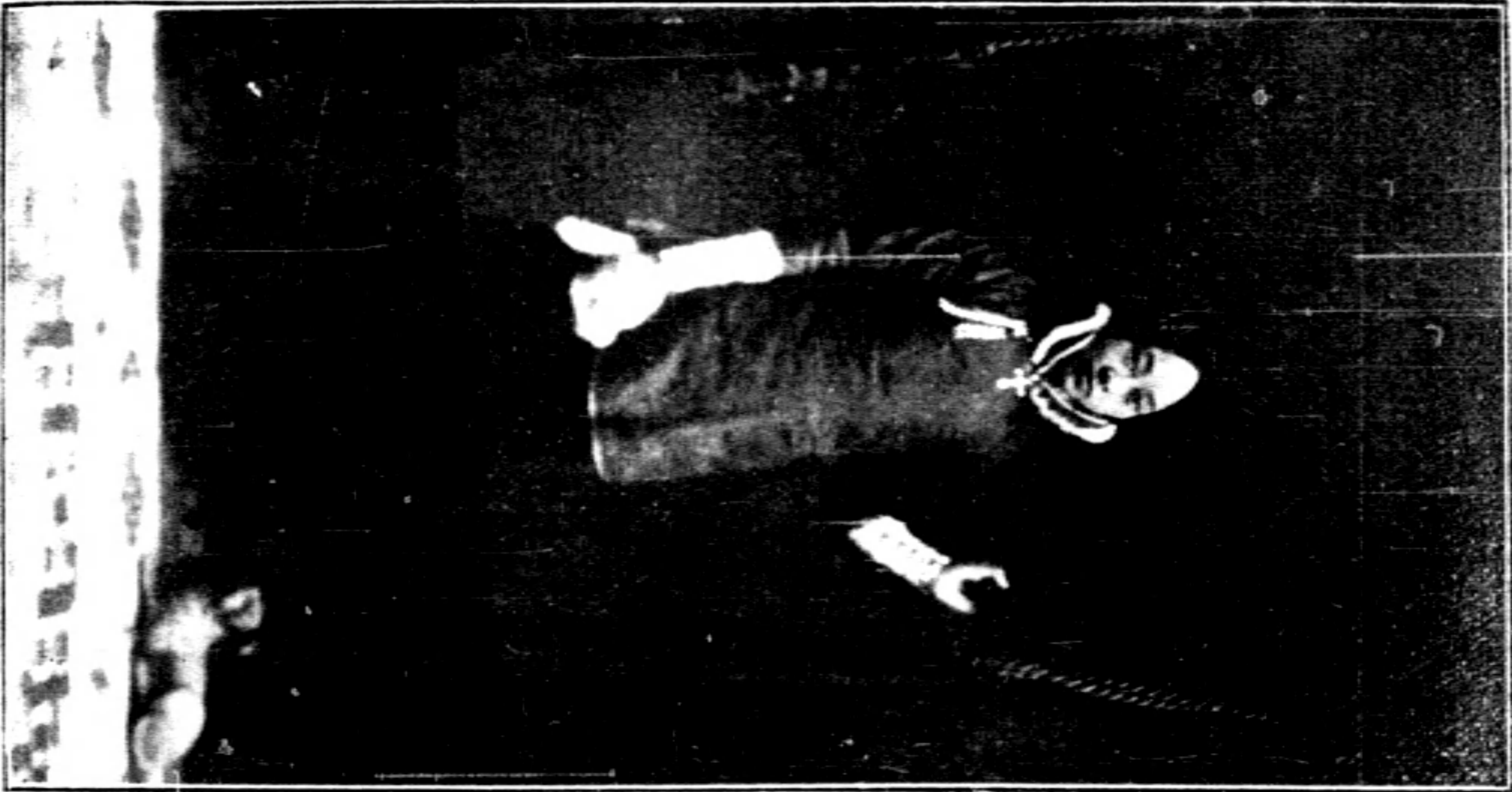
劍 廬

上海五洲書局三色版精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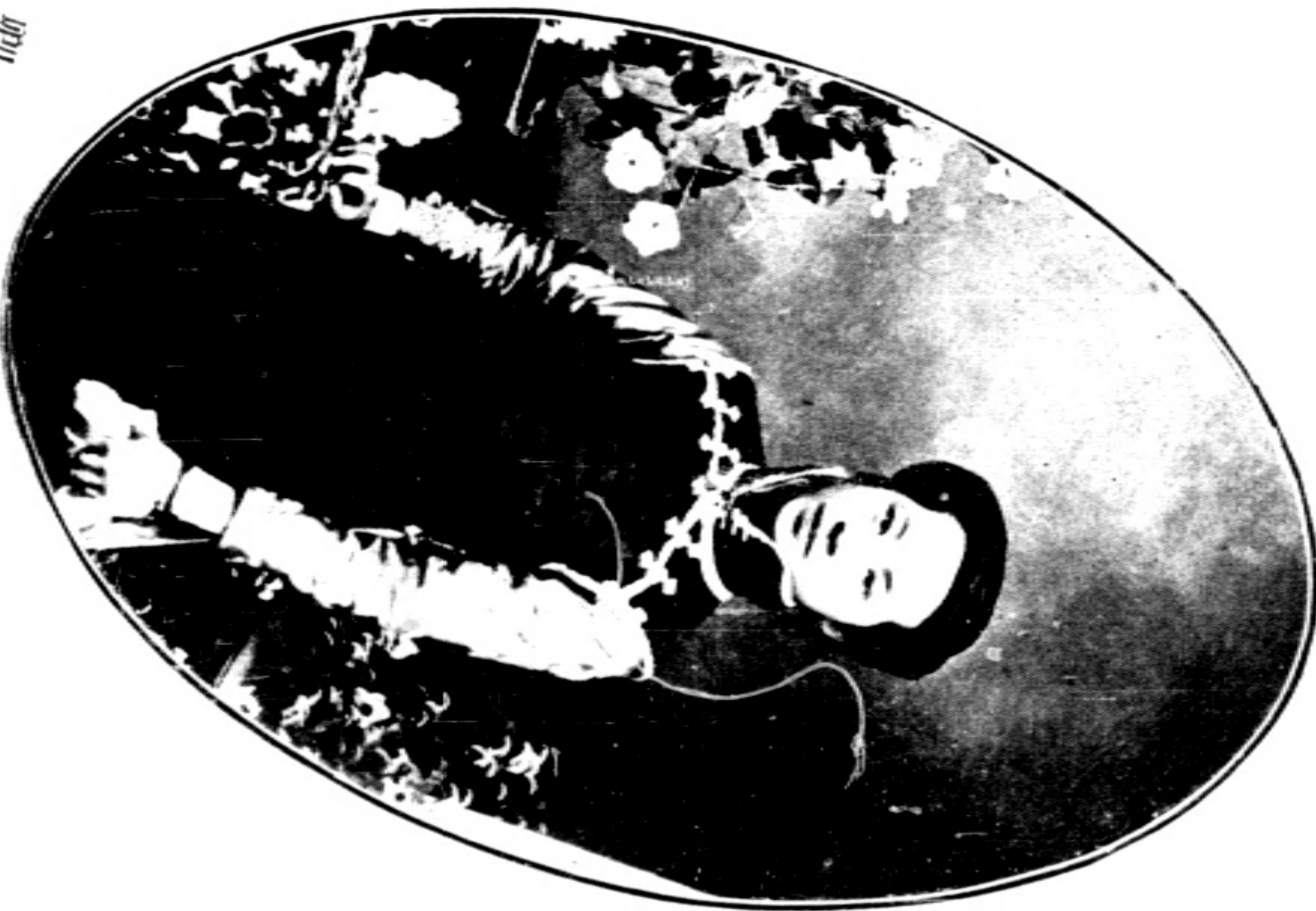
民影照相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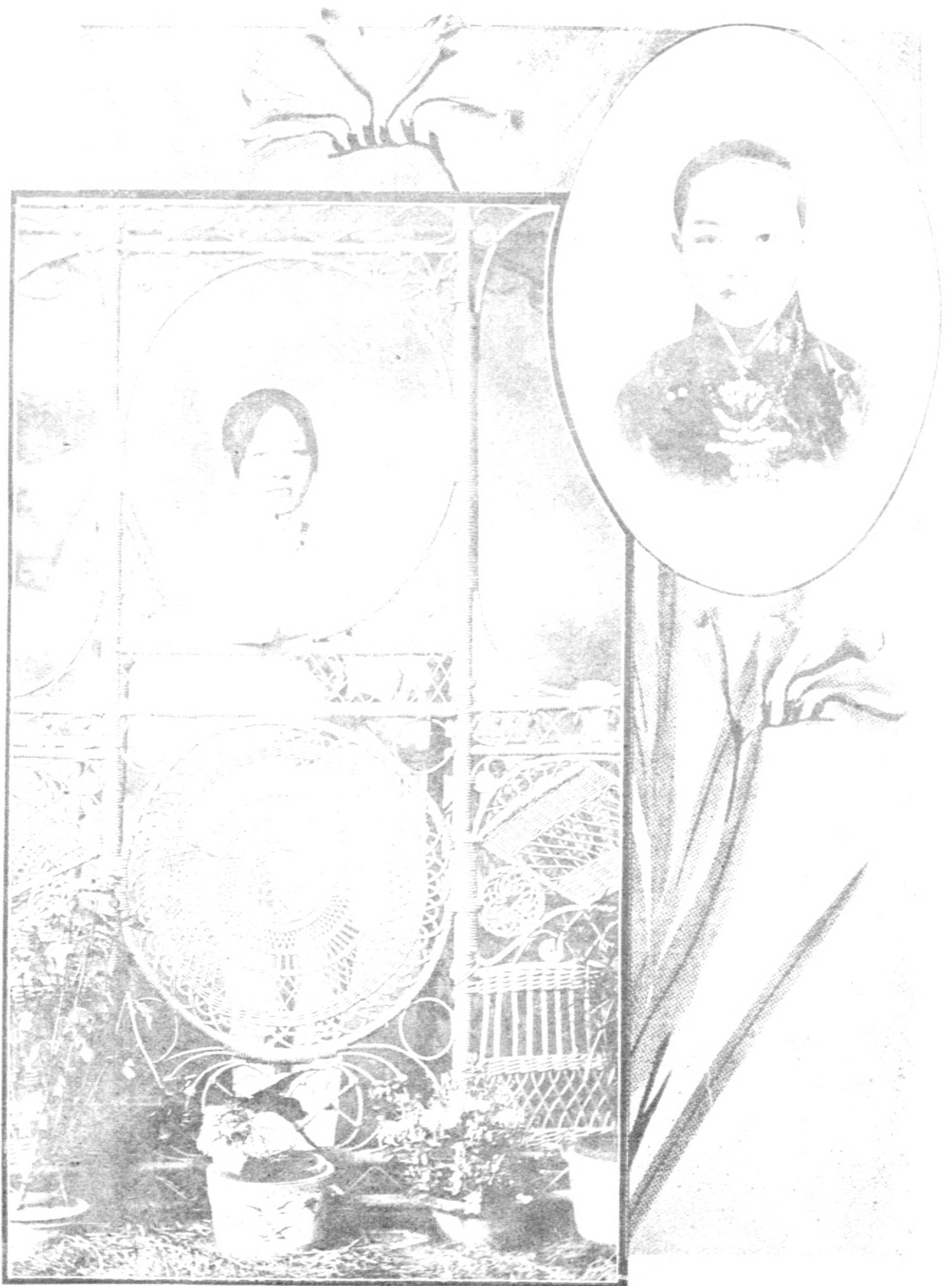
林 雅 他



高 田 玉



五 花 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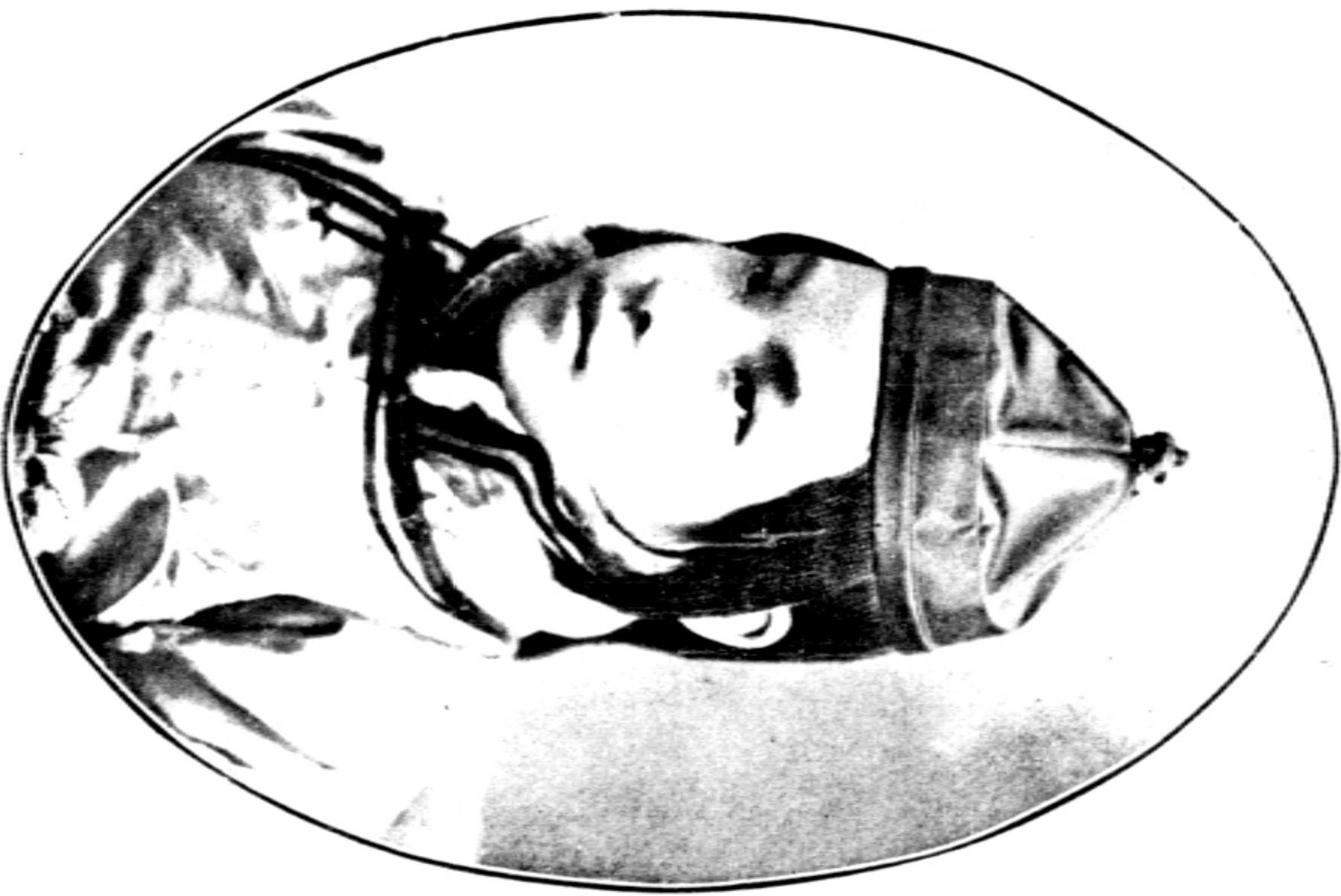


香 阮 一

花 菊 紅



天津著名歌妓桂二實



天津名花卡吟芷



紅 雙







鏡

中

人是誰中人

紅

寶





童 奇 之 腹 聯



孩 女 之 足 四



南 京 桃 葉 渡

時報六大特色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中華民國
唯一日刊

時報

一本報社說公明正大不偏不倚均由當世明達才哲之士執筆
一本報新聞確實快捷機敏靈活海內外每日均有電信
一本報短評皆警闢透澈對症發藥短兵相接實開各報之先

一本報紀事皆以優美之筆達之令人閱之增無量興味
一本報小說筆記雜俎餘興爲本報之特長於文學家最占優勢
一本報圖畫最精能自製鋅版逐日以世界最新讀之畫圖供獻者

全年十元半年五元

謝宣城詩集出版

南齊謝朓長五言詩其在宣城所賦藻績尤精故李太白詠江五
而思其人杜少陵亦曰詩接謝宣城其重於後世如斯此集共澄
卷用連史紙精印言詩者不可不一讀也
每冊定價洋二角半

汪容甫先生遺詩

先生雄於文鈞貫經史鎔鑄漢唐閱麗淵雅卓然自成一家早
歲喜為詩詩學盛唐參以金元三十以後絕不復作以故稿多
散佚此冊詩五卷又補遺一卷已鑿飮人口茲用連史紙精印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時報短篇小說第三集出版

此集為蓮花娘(笑)偵探(冷)上帝之外交術(冷)
馬賊(冷)張天師(笑)賣國奴(冷)妾命薄(笑)軍
裝(冷)名片(冷)三五少年(冷)某客棧(冷)奇童
案(涵秋)六女案(彥農)禁煙談(拙農)冤獄記(

新安逸民)燈塔(呆)(笑)血痕(粟口譯冷筆述)三家村(冷)千里馬(冷)愛國製造所(希)造人術
(笑)盜賊俱樂部(笑)拆字先生(冷)黑夜旅行()火車客(笑)軍機大臣()新黃梁(笑)人力車
夫(笑)某公子(承郊)愛國幼年會(笑)地中怪賊(冷)共三十一篇 每冊定價三角

偵探小說 大寶窟王出版

吳門天笑生譯 此書述一劇盜眷戀一伯爵侄女以致釀成殺
人巨案幾經多數偵探始克知其底蘊其間情節離奇初讀之如
入五里霧中令人恍惚迷離不可究竟及至障翳消而真情現正
凶而得黑幕除則又令人拍案叫絕呼奇不置也他若寫兒女之

柔情描烈士之義俠莫不栩栩如生頗毫三添者矣斯篇實為譯者平生傑者嗜奇者盡亟購之母失交
臂 定價大洋四角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有正書局發行



● 第二期已出版

● 圖畫

再芸小影 逸虎小影 孝宗小影 紫簡小影

俠魂小影 歐洲婦女海水浴名畫 餘興女兒圖 美人百面相

婦女百怪圖 新發明品畫 時事畫 滑稽畫 游藝畫

● 要目

通告一篇 大事記一篇 法律六篇 法令一篇

國內無線電十一通 特約馬路電四十七通 公電二通 游戲新

聞四則 紀事一篇 游戲文二十四篇 游戲詩八十四首 滑稽

詩話十三則 小說十四篇 游戲詞八首 歌謠念九首 院本一

篇 西笑十五則 問答十三則 新生理一篇 章程四篇 契約

一篇 告示一篇 廣告七通 捷書一篇 條陳一篇 報告一篇

書翰文念篇 諸經三章 格言一篇 雋語十九則 諧音一則

劇評四則 燈謎五十二則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預定十二冊二元



提銀單

(英國却爾司佳維著) (俠花譯)

斜日已曛。色深赤。照萬山如浴。血狄克培脫來倚其身於汽艇維克的司之鐵闌干上。雙眸直注地中海。中瀾瀾綠波。若有所思。狄克者。九月前梅爾蓬一坊者也。一日築屋於某處。獨擎數巨木起。力大乃無朋。道左觀者僉駭愕。驚其神力。狄克雙臂絕強。筋根根怒張如鐵索。木既起。汗流被面。立退坐砌石路上。觀者圍立其前。舌橋不下。既則高聲歡呼。時數碼外有一老者。清癯如鶴。插其雙手於衣囊中。側首而觀。已而見觀者少散。遂彳亍至狄克前。啓口言曰。孺子洵力士。殆古之撒姆遜歟。汝爲狀大類英人。血筭中當含有獬犬之血。故力偉。至是今勞矣。曷從吾行。浮一大白去。狄克但笑。初不作答。老人又曰。老夫名惠司頓。所居去此匪遙。狄克久已聞其名。昔者亦以工人起家。今富冠奧洲矣。少選。老人即挾狄克過其家。予以食。慰勞備至。且納之爲子。後老人卒。狄克襲其產。富有百萬。儼然富家子。尋即買棹返英倫。顧狄克好動。初弗耐株守故里。於是。有遨遊世界之志。時適滄艇維克的司啓碇他往。因附之行。斯時倚闌眺海。神

馳。雲。水。鄉。中。蓋。已。維。克。的。司。啓。碇。之。後。數。日。矣。狄。克。處。此。舟。中。於。意。良。得。與。同。舟。者。俱。極。歡。洽。而。尤。與。一。老。人。密。司。脫。卡。斯。推。司。及。其。女。密。司。卡。斯。推。司。善。密。司。脫。卡。斯。推。司。舉。止。溫。文。衣。飾。都。麗。且。性。滋。和。藹。對。人。輒。莞。爾。而。笑。至。密。司。卡。斯。推。司。狄。克。乃。弗。能。曲。狀。其。美。雖。以。英。國。文。法。中。形。容。詞。之。豐。富。亦。無。從。擇。一。的。當。之。詞。以。形。容。彼。姝。閉。月。羞。花。之。姿。但。覺。入。世。以。來。未。之。前。見。玉。軀。苗。條。而。碩。顧。又。不。甚。願。香。雲。作。棕。色。而。又。如。金。絲。燁。燁。然。耀。狄。克。之。眼。縛。狄。克。之。心。雙。波。既。不。如。天。之。蔚。藍。亦。弗。類。水。之。澄。碧。惟。紫。羅。蘭。差。足。比。擬。檀。口。櫻。唇。亦。與。凡。艷。殊。當。嬌。然。作。淺。笑。時。百。媚。俱。生。狄。克。不。見。則。已。見。之。則。方。寸。間。立。作。奇。熱。且。跳。動。不。置。密。司。卡。斯。推。司。之。一。笑。確。足。令。人。魂。銷。全。舟。中。人。俱。渴。欲。見。其。笑。容。雖。拜。倒。於。研。羅。裙。下。亦。所。弗。恤。不。特。男。子。爲。然。即。婦。人。輩。一。見。其。笑。亦。爲。之。神。移。然。密。司。卡。斯。推。司。嬌。貴。特。甚。遇。人。殊。落。落。似。雅。不。欲。與。人。交。時。輒。默。坐。室。隅。以。書。自。娛。偶。坐。甲。板。眺。遠。其。椅。亦。不。與。人。近。正。類。天。上。安。琪。兒。偶。謫。人。間。見。茲。凡。人。俗。骨。直。不。可。一。日。居。狄。克。長。日。無。所。事。第。伺。此。天。人。其。一。舉。一。動。靡。不。留。意。當。夫。夕。陽。紅。酣。晚。風。飄。拂。時。女。以。紫。羅。蘭。之。雙。波。注。於。碧。波。之。中。玉。容。上。每。呈。愁。態。狄。克。數。數。見。之。亦。爲。弗。怡。間。或。乘。隙。近。女。與。之。語。則。春。山。立。展。易。愁。容。爲。笑。容。洋。洋。若。無。事。狄。克。日。見。彼。美。傾。倒。至。於。萬。狀。嘗。有。一。次。爲。携。羅。織。有。二。次。伴。之。散。步。時。或。並。坐。槃。譚。頗。相。浹。洽。女。每。見。狄。克。初。不。規。避。且。爲。狀。亦。無。忤。意。而。他。少。年。見。之。則。群。相。艷。羨。不。已。謂。個。兒。郎。洵。幸。運。兒。乃。得。彼。絕。世。美。人。之。垂。青。也。是。時。狄。克。獨。倚。鉄。闌。頗。涉。遐。想。斗。聞。小。蠻。靴。

窈窕然起於後。狄克初不回首，已辨其爲密司卡斯推司。遂微笑言曰：今日夕陽真無限好也。女亭立其側，悄然弗答。雙波盈盈遙注，遠山時山色已成靛青，亦殊奇麗。狄克私覘女，覺玉容益白，妙目之下微現黑影。春山間亦滿露，愁痕若欲縱聲而哭。狄克見女之楚楚可憐，中心彌痛，恨不挽其柳腰，懷之胸次，柔聲而慰之。曰：卿母抑抑予愛，卿當翼衛，卿然時猶未至，則力自抑制，弗敢唐突美人，但爲了無關係之語。曰：余儕近摩達尼亞矣。卿殆將上陸乎？是語初無深意，而女雙靨立頽，低聲答曰：然。儂與阿父將由是上陸去。狄克曰：予聞其地滋小，殆在村鎮之間，而風物特幽雅，是亦足多耳。女又低聲答曰：然。言次翩然遽去。狄克徐徐入吸烟室，口烟斗，追味頃者密司卡斯推司之狀態及其語聲，少選乃出，將入其所居室。忽見司事施密司携二行囊掠其身而過，狄克以詼諧之口吻謂之曰：施密司，汝携茲行囊，豈將飛渡上陸去乎？施密司微笑答曰：否，是行囊乃密司脫卡斯推司及密司卡斯推司者，明晨渠輩即至摩達尼亞上陸矣。狄克聞言殊弗悅，立返其室，兀坐床上，縈念彼美不置。是晚餐時，乃弗敢一視密司卡斯推司如花之面，恐其中心之鬱鬱一爲彼美所洞矚，必且弗怡。心既有所不樂，平昔之食量遂亦銳減。餐後即至甲板，以椅置女平日坐處，已則遙立以俟。須臾女來，盈盈而坐。狄克乃行近女，坐繩索上，言曰：姑娘，明日將於摩達尼亞舍舟上陸，頃者奚事不爲吾告？女默然，有頃梨花雙靨微現，紅雲雙波注波上月影，低聲言曰：儂初不欲往摩達尼亞，脫此舟能折而他往，則儂心彌適。狄克欣然曰：姑娘亦不願離此舟乎？女搖

首微喟曰。吾輩姑置此。弗論數小時。后判袂矣。狄克泣然曰。密司卡斯推司卿此言。殊令吾惻惻。今判袂在邇。乃不得不表白吾心。幸卿勿以吾爲喋喋。語次。心大躍。曰。女者。屢已又續曰。實告卿。余傾心於卿。已久。朝朝暮暮。未嘗忘情。卿其鑒予心。曷憐而嬪余。女星眸含愁。微睇狄克。旋掉首。顛其櫻唇。而答曰。是烏乎。可狄克悲聲曰。卿如何。以此答余。余心且立碎。梅麗杏（女名）卿當省吾心。萬萬不可却。吾女悄然曰。君母苦苦迫儂。儂業已與人訂婚。今茲行嫁矣。狄克斗聞茲語。幾化身爲石。尋即惘然而起。倚其身於鐵闌。望海者久之。及回首。則梅麗杏已去矣。狄克旁皇甲板上。可一時許。彷彿心臟肺腑都已爲人挖去。胸中空洞了無一物。飲水少許。始入艙。行經密司卡斯推司室。聞中有啜泣聲。至悽惻動人。狄克乃佇立而聽。聞密司脫卡斯推司之聲曰。梅麗杏汝既不從。予言老父亦不汝強。惟有坐俟破產拚茲老命。無復他策。俄而泣聲少止。梅麗杏言曰。阿父勿作是言。兒心決矣。此身原不足重。不妨爲阿父犧牲。兒爲阿父所生。烏敢背阿父。命設阿父欲兒死。則兒亦祇得死耳。狄克不忍更聽。復上甲板。蹀躞弗已。翌晨早餐。舟人咸集。顧獨無密司卡斯推司芳踪。密司脫卡斯推司雖在座。而面容憔悴。灰白無人色。似通宵不寐者。餐後。舟已抵摩達尼亞。卡斯推司父女狄克及他客等各乘小舟嚮陸。旣登陸。女雙眸注地。出纖手授狄克。悄然曰。行再相見。狄克亦答曰。行再相見。此世界雖大。或亦有重逢之期。女半返其身。以橫波睽狄克。狀至悒悒。旋聞乃父喚聲。即微喟而去。狄克木立碼頭上。久久弗動。少選。始如夢初醒。口煙斗。漫步入街心。

街至狹。多小肆。售東方菓實及種種繡品。絢爛動目。居民僉溫文有禮。曠暴者少。此英國少年千丁街心。低首蹙額。伸其兩手于衣囊之中。爲狀殊憤憤。人初不屬之以目。惟童子輩見其面呈異狀。則皆竚立而望。若甚詫怪。中有一頑童。則逕前曳其袂。伸一污穢之小掌索錢。狄克遂出一土耳其銅幣與之。俄而一土耳其婦人來。抱兒於臂間。向狄克點頭道謝而去。斯時斗有一雙馬車疾馳而來。狄克仰首。則見密司脫卡斯推司與梅麗杏坐其中。二人外更有一面目黧黑之希臘人。衣歐羅巴時裝。且極都麗。梅麗杏似見狄克盈盈雙波中含乞援之意。狄克面立赤已。又變爲慘白。剎那間。此馬車已如飛向小山去。狄克悵悵至道左一小肆前。詢曰。彼馬車爲誰氏車者。能否見告。肆中一屠夫爲土耳其人。初不解狄克言。但聳肩鞠躬而已。狄克不得已。返身而出。斗有一少年至。操英語答曰。先生請見恕。彼土人殊弗解。先生言。走當代彼答之頃者。車中之人爲密司脫楷利企。居小山上之別墅中者也。走爲其園丁操業。至賤。原不敢與先生交語。祇以先生爲同國人。遂至冒昧。而前。狄克無語。偕之入左近一希臘酒肆。園丁飲酒甚樂。又曰。密司脫楷利企爲何等人。初未之詳。但知其業商。擁資頗富。其所居別墅亦殊幽雅。宜人。吾主爲人。尙屬可取。惜貌乃奇醜。平素別墅中過從者。少良苦寂寥。今茲有二客來。當熱鬧不少。先生不見彼車中一少婦乎。玉容乃便娟絕倫。吾英倫素以產美人聞。想此姝姝者。當亦吾國人。他邦萬萬無茲麗質也。狄克曰。然當是英人。語時。斟酒于園丁杯中。狄克連盡數杯。始別之。返至碼頭上。且行且念。念梅麗杏。卡斯推。

司來茲摩達尼亞奚事鬱鬱彼姝所與訂婚者是否即此希臘人楷利企此二念如轆轤之上下乃令其心條冷條熱靡有定時既又念及馬車過時彼姝眼波中若含乞援之意於是決意不復他往僦居於茲以應彼姝之需少選遂織小舟返維克的司取行囊於摩達尼亞賃一屋居焉是日夜色將上全鎮悉籠暮靄之中狄克出而散步徐徐嚮小山上之別墅行屋爲土耳其式四圍繚以石垣高聳出於樹表狄克行漸近得窺見其花園及窗中之燈光時有三影突現於平台之上則楷利企與卡斯推司父女也梅麗杏遠二人而立倩影亭亭至修仰其螭螭之頸雙波注天曩在維克的司舟上固慣作是態適月輪破雲出清光燭及其面春山微蹙若帶愁痕狄克不欲復視立返其身心頭如縛鉛緩緩歸去三日中狄克日必上山徘徊於別墅之外顧不見梅麗杏芳躅心至悵悵第四日復往則見彼美方坐一圓石上香頸低垂玉手伸袂中花容白如梨花且含絕望之色及狄克行近女遽仰首紅潮上頰低呼曰爾爾狄克曰然余也余匪薄倖郎烏忍棄卿去朝朝暮暮猶盼卿下嫁也女掉頭而泣狄克坐其次執其如蕘之手出羅巾爲之拭淚且曰卿勿泣更泣者余亦且淚下矣梅麗杏今曷以一切事語吾母少隱卿是否將嬪密司脫楷利企而意滋弗欲故恒悒悒無歡梅麗杏卿意固當天下寧有以一漫無愛情之人而可與之訂白首之約楷利企愴荒不合爲卿夫余決梗其事女嚙嚙曰徒勞無益耳語時銜哀微睇狄克欲縮其玉手又曰僕不欲告君是爲阿父秘密設令君知之必且棄僕而去置僕於不顧狄克曰卿母鯁鯁過慮余固

亦知卿尊人必爲楷利企所挾制出於萬不得已因迫卿以嬖彼僮豈老人嘗犯殺人大罪乎吾至愛之人趣告吾言次以臂挽其柳腰若爲之庇護女遂垂其首爲狄克述其事楷利企者希臘富商也密司脫卡斯推司則爲其倫敦代理人業頗昌老人爲愛女故時思多獲金俾他日厚其粧奩因僞造提銀單多紙不幸適入楷利企之手立大怒來英欲揚其事以懲此代理人抵倫敦後即造密司脫卡斯推司家將數其罪顧一見其女怒氣乃立消爲烏有遂與卡斯推司約脫肯以愛女下嫁則隱此不道德事俾令名弗墮卡斯推司不得已立允此次蓋即嫁彼荒僮來也女述已又曰君幸勿鄙夷阿父渠蓋全爲僮也狄克曰吾烏敢鄙老人特楷利企如此挾制人母乃太很女盈盈而起言曰今茲無他言矣余儕姑小別狄克曰余原欲挾卿而去然此非上策當別圖之今尙有一言乞卿答吾結婚之日已定未女迴首他顧答曰殆即在此三日之中君聞僮言必且弗怡將絕裾去摩達尼亞矣狄克曰爲期雖止三日然亦儘夠吾擘畫一良策出卿於水火梅麗杏今能許吾親吻乎女紅暈兩靨淚珠一顆緣頰下搖首縮其手狄克曰卿縱不吾許然而吾情不自禁矣語旣逕抱女親之數四女垂睫注地嬌軀微顫旣則以玉手微抵狄克胸狄克乃釋之去目送其倩影入屋始欣然下山歸是晚餐後復來別墅則園門已扃抵以膝破門入隱短樹叢中潛行近屋直達平台之下卡斯推司方與楷利企吸雪茄於台上楷利企倚其身於石柱狀至安閒詢曰梅麗杏今晚不復出乎卡斯推司曰然是兒弱質珊珊生而多病今晚斗患頭疾殆已入臥室

睡矣。楷利企曰：然渠今晨頗安了無所苦。卡斯推司囁嚅曰：渠不適者已非伊朝夕。一則爲空氣之驟變。一則爲婚期之將近也。楷利企荷荷曰：後一說殊不經。婚期將近在理。當樂底事。不適者况以吾富豪夫。彼美人不可謂非佳耦。即汝亦獲益匪淺。卡斯推司曰：余知之。余知之。承君垂青。吾父女匪不感激。楷利企曰：吾觀汝曹實無感激之心。且汝女似亦不願適余。特吾欲告彼無事。悒悒一適。余後當不復以適余爲失策。笑容且無。歛時。今晚彼既不出。余將入內作書與汝同處。余心滋不樂。吾輩結婚後。汝以速行爲佳。勿遲遲也。語已。即入。卡斯推司遂亦入屋。仰天長歎曰：嗟夫。吾可憐之梅麗杏。狄克佇立移時。乃上平台。聳身躍入一室。室中闐其無人。立出至迴廊中。則見一室之門半啓。楷利企坐於一寫字桌畔。狄克悄然入。見門上鎖。眼中方有鑰匙。遂鎖門。納鑰於囊。欣然言曰：願君晚安。楷利企大驚。躍起呼曰：何處惡魔。夤夜敢潛入人室。狄克曰：走爲利。却特培脫來有要事。就商故冒昧來此。今茲且容吾坐。然後與君語言。次曳一椅。巍然而坐。交叉其臂。雙目注楷利企。若甚得意。楷利企面深赤。眸子睒睒。然怒射。不能作聲。狄克沈着如恆。長其聲言曰：在理。走本當先以名刺進。祇以茲事須作密談。因逕來此間。不勞尊紀。通報。楷利企怒呼曰：惡賊。奴好大胆。敢進吾屋。登吾堂。入吾室。語時。嚮門行。狄克曰：密司脫。楷利企門已扃矣。曷來坐。且語且出一手槍。直注其心。楷利企遂復返至桌畔。坐椅上。伸其二手於囊中。嘶聲言曰：汝來何事。趣言之。狄克低其手槍。言曰：佳汝尙不失爲一智者。余此來初無他事。第欲向君索取密司脫。卡斯推司。

所。僞。造。之。提。銀。單。楷。利。企。顛。其。唇。詢。曰。是。何。謂。也。狄。克。欣。然。曰。因。余。欲。娶。其。女。雅。不。願。見。丈。人。峯。長。操。汝。掌。握。中。爲。汝。所。挾。制。楷。利。企。又。躍。起。曰。汝。欲。娶。梅。麗。杏。耶。既。見。狄。克。之。手。槍。又。高。舉。則。復。下。坐。狄。克。答。曰。然。余。已。得。彼。美。金。諾。初。不。如。汝。兇。荒。加。以。強。迫。今。煩。君。趣。以。提。銀。單。予。吾。止。限。汝。兩。分。鐘。勿。少。濡。滯。一。過。此。兩。分。鐘。則。余。鎗。且。立。發。死。汝。如。一。犬。楷。利。企。失。色。立。起。身。自。銀。箱。中。出。僞。造。之。提。銀。單。數。紙。置。桌。上。顛。聲。言。曰。汝。此。舉。直。類。盜。賊。非。君。子。所。爲。狄。克。曰。余。願。出。金。爲。其。代。價。烏。得。謂。行。同。盜。賊。汝。今。趣。以。親。手。授。吾。汝。狗。語。時。聲。中。挾。有。恫。嚇。之。意。楷。利。企。不。得。已。授。之。狄。克。狄。克。視。其。數。出。一。銀。票。擲。之。桌。上。又。曰。君。能。否。爲。吾。一。按。呼。人。鈴。屬。尊。紀。請。密。司。脫。及。密。司。卡。斯。推。司。來。此。則。銘。感。靡。既。楷。利。企。且。喘。且。按。其。鈴。狄。克。至。門。次。出。鑰。啓。門。楷。利。企。作。嘲。笑。狀。曰。敢。問。足。下。尙。有。他。命。乎。狄。克。曰。謝。君。垂。詢。今。尙。有。一。事。相。懇。能。否。惠。借。馬。車。一。用。楷。利。企。切。齒。曰。佳。佳。今。茲。吾。僕。吾。屋。吾。物。及。吾。身。悉。聽。汝。發。付。狄。克。曰。此。後。必。不。再。勞。足。下。但。乞。守。秘。密。而。已。君。解。人。當。從。吾。言。斯。時。門。闕。梅。麗。杏。偕。乃。父。入。見。狄。克。則。却。立。低。聲。驚。呼。狄。克。執。其。玉。手。挾。之。臂。間。悄。然。謂。卡。斯。推。司。曰。密。司。脫。卡。斯。推。司。走。頃。已。與。密。司。脫。楷。利。企。商。妥。購。得。一。珍。品。今。願。屬。之。君。言。既。出。提。銀。單。授。卡。斯。推。司。卡。斯。推。司。大。喘。急。納。入。衣。囊。目。灼。灼。視。狄。克。復。視。梅。麗。杏。狄。克。又。曰。密。司。脫。卡。斯。推。司。勿。懼。此。後。卽。可。無。事。惟。今。晚。君。不。便。宿。此。梅。麗。杏。汝。趣。上。樓。檢。點。物。事。馬。車。已。俟。於。門。余。尙。欲。抽。數。分。鐘。與。密。司。脫。楷。利。企。吸。烟。閒。談。也。密。司。卡。斯。推。司。遂。偕。乃。父。去。狄。克。坐。出。其。雪。茄。烟。盒。

日密司脫楷利企吾烟味殊不惡君曷一試之今者臨行吾欲進一言以忠告君以後請勿以卑鄙手段
 強人屬君即一朝得如所願而彼此了無愛情夫婦間尙有何趣味必先有愛情而後方可結婚草草從
 事非福也今梅麗杏來矣吾儕且別密司脫楷利企行再相見既上車狄克懷梅麗杏於胸次梅麗杏微
 啓櫻唇低聲言曰狄克彼提銀單如何入君手君果具何大神通也狄克答曰余初出強迫手段既乃以
 金購之密司脫楷利企亦殊可人梅麗杏曼聲曰狄克君真奇人儂決以身屬君矣狄克曰愛之花開矣
 余樂乃無涯淡嬉老人已入睡鄉梅麗杏吾愛曷許吾一親吻乎

(完)





狗之日記

(天笑)

(毅漢)

星期○一。今日可算是我一個大大的紀念日。我離開了母親。做我自立的生活了。我的主人。身體極其短小。容貌又覺不揚。他的名兒叫做什麼潑烈蒂門。不知是那幾個字。我可不能知道了。大約總差不多他的思想頗愚劣。所以我就決定他是一個愚人。我的主人。雖是這麼樣子。但是他的妻子。却和他大不相同。他夫人的容貌。既不惡。思想又很富足。他們又有一個小孩子。這孩子着實令人憎厭。肥胖得好像小豬一般。他名字喚做軒奇。年紀不過一歲半。我信他將來一定是個頑童。我從此以後。便同這一家人家做伴。侶了。我却很不願意同這蠢愚的孩子在一塊兒。據我的意思。想起來。一家人家。好好兒。小狗是不能缺少的那不中用的蠢孩子。又要來何用呢。他們祇住了一層屋子。但是這一層屋子也儘夠了。我也不知那潑烈蒂門先生是一個紳士。抑或是在外面謀生的。他們在走廊盡處。給我造了一所小房子。大房子裏面。又有一所小房子。這不算是件奇事麼。我既有了這所小屋子。便欣然自得。以為我有了房產的主權了。而且住在這屋子裏面。實在舒服。我如今離開了我那終日。信信不已的母親。覺着非常自由。

今天跳了一天疲乏得不堪了。一到了屋子裏早納頭便睡咧。

星期二。今天我的心中好像覺着有點兒不快樂。這是何故呢。因為我所住的那屋子給我細細的看出來。是用廉價草草建築的。這屋子無門。我外出的時候不能把他關上。故此常常擔心着有不忠厚的東西到我屋子裏面去。這非但是喪失我的利權而且怕他破壞我的產業。咧。我的主人又給我起了一個名兒。叫及白士。他說他一出來的無論他是那一種。我叔叔約翰能夠把他送與我們。這人不是很可愛嗎。哈哈。他們竟然不知我是何種。然而我自己也不自知呢。我的母親却并未嘗告訴我。我是何種。便遽然放了我。來到這社會想



見了我的臉兒。就要想起。已前戲劇中一個丑角的名兒。故此就給我了。這名兒。這潑烈蒂。門。一家人都不知我爲何種狗。早餐的時候。我聽潑烈蒂門夫人說道。我不知他是何種潑烈蒂。門也。道我也不知將來。我必把他細細的驗

我。母。親。一。定。曉。得。的。因。爲。他。時。常。對。我。望。着。好。像。很。疑。惑。的。樣。子。他。一。胎。生。了。我。兄。弟。姊。妹。一。共。十。一。個。我。便。是。十。一。個。中。之。一。我。們。十。一。個。內。沒。有。一。個。是。同。的。這。事。情。我。實。在。莫。明。其。妙。大。概。因。爲。我。母。的。心。思。時。時。變。動。也。說。不。定。早。飯。之。後。我。的。主。母。把。我。帶。到。城。中。游。玩。去。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所。遇。的。賞。心。樂。事。了。到。城。中。游。玩。雖。是。一。樁。極。快。樂。的。事。情。然。而。其。中。也。有。一。件。很。可。怕。的。那。大。街。上。頭。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的。許。多。有。輪。機。器。我。以。爲。這。種。機。器。一。定。可。以。殺。害。我。們。的。倘。若。我。偶。一。不。慎。使。性。命。嗚。呼。了。他。們。行。走。的。時。候。其。快。非。凡。都。要。來。衝。我。但。是。我。的。身。子。很。輕。便。左。一。跳。右。一。躍。竟。被。我。安。安。穩。穩。的。逃。過。那。危。險。的。傢。伙。而。且。當。我。們。橫。過。馬。路。的。時。候。我。的。主。母。也。很。當。心。着。我。我。受。了。主。母。如。此。的。愛。護。那。一。片。感。激。之。念。自。然。銘。諸。五。內。了。主。母。真。是。聰。明。人。他。一。定。是。曉。得。我。的。價。值。高。貴。纔。如。此。的。保。護。我。咧。後。來。我。們。又。乘。了。一。部。可。以。殺。狗。的。公。馬。車。我。的。主。母。把。我。放。在。他。那。又。煖。又。軟。的。皮。手。籠。內。謹。謹。慎。慎。的。把。兩。手。來。保。護。好。了。我。却。把。我。的。小。頭。伸。了。出。來。東。張。西。望。雖。然。束。縛。得。不。大。自。由。却。也。很。舒。服。坐。在。我。們。對。面。的。一。個。近。視。女。人。向。我。注。視。不。瞬。我。見。了。他。那。樣。子。不。覺。暗。暗。好。笑。他。看。了。一。回。兒。對。我。的。主。母。說。道。這。小。狗。着。實。可。愛。我。從。來。未。曾。見。過。有。這。樣。子。的。狗。呢。他。的。身。子。如。此。碩。大。他。的。頭。却。小。得。一。些。兒。這。不。算。是。個。罕。有。的。狗。嗎。後。來。我。們。又。到。了。一。所。地。方。他。們。喚。這。地。方。做。一。公。園。這。裏。尚。可。稱。爲。善。地。我。想。這。地。方。一。定。爲。了。我。們。狗。類。而。設。的。因。爲。公。園。裏。頭。一。部。車。子。也。沒。有。和。鄉。裏。的。景。狀。差。不。多。我。

到了此地。便千萬不愁被車子碾死了。我一見了這種地方。萬分快活。便東竄西跑。我的主母竟無法能夠禁止。有時我還和別隻狗一同賽跑。拚着命的飛奔。我的主母更加設法思量。我起初原以為城中的狗一定是很能幹的。誰知一點也不然。大大出我意料之外。都是庸碌之輩。不見有甚高出人頭地的地方。有兩隻小狗。還及不到我。他們祇因及不上。便生了嫉妒之念。冷譏熱諷的說道。你臉上黑烏烏的。是什麼東西。又說道。真真奇怪。如今竟有以自己的鼻子。浸入黑水壺中的了。這些話。分明是笑我鼻子。和臉上黑。我心中雖十分忿怒。但是并不和這小輩計較。他們見我易欺。便居然大放肆起來。撲到我身上來抓我。那時我心裏雖不甘受辱。無如寡不敵衆。那兩位稍為強大的朋友。却笑嘻嘻的在旁邊守中立。坐觀成敗。我覺得束手無措。便飛也似的奔回我女主人的所在。主母一見了我。便將我抱起來。看見那些小狗來勢洶洶。便舉起他手中蔽日的小絹傘。在他們鼻子上輕輕打了一下。他們都呼着痛。沒命的奔逃。我見了大喜。以為這種不知好歹的畜生。應該受這刑罰。有一隻大狗。他曾問我是何種。我竟不能答他。他又問道。大概你是純種麼。我聽了這一問。便隨口答道。自然是。他又道。你試張開口說一「呀」字給我聽。我便如他的命。他却搖着首道。否否。你雖是良種。但不是純種。大凡純種的狗。他上顎是黑的。你的上顎不黑。決不是純種了。我便問道。這黑色的上顎。從何處可以取呢。他道。你要黑色的上顎嗎。那祇好問你的媽要了。我一聽此言。即大大不爽快。我母親的性情。我是說過的。我最怕是他。我甯可

死。了。也。不。情。願。回。去。見。他。咧。回。家。之。時。四。條。腿。都。疲。軟。的。要。命。我。便。停。止。了。不。肯。前。行。主。母。見。我。不。前。便。將。繫。在。我。頸。上。的。繩。子。牽。了。幾。牽。我。依。然。坐。着。不。動。主。母。便。決。意。將。我。抱。起。來。又。見。我。的。四。足。泥。污。不。覺。勃。然。發。起。怒。來。其。實。這。又。何。能。怪。我。誰。教。他。將。我。帶。着。走。這。般。遠。的。路。以。致。我。足。疲。不。能。走。呢。到。了。下。午。忽。然。有。一。個。極。得。意。的。念。頭。觸。到。我。心。上。來。那。大。狗。說。倘。若。我。要。做。純。種。狗。須。得。去。煩。我。母。親。給。我。一。個。黑。色。的。上。顎。我。現。在。卻。有。了。一。個。法。兒。是。無。容。煩。動。到。我。母。親。的。我。獨。坐。在。主。人。的。書。室。那。裝。煤。的。箱。子。映。了。入。我。眼。簾。裏。登。時。異。想。天。開。那。煤。不。是。黑。的。麼。我。若。將。他。放。在。嘴。裏。那。我。嘴。裏。自。然。該。變。了。黑。色。了。想。到。這。裏。便。依。策。而。行。啣。了。一。塊。煤。塊。把。他。慢。慢。的。咀。嚼。起。來。正。在。嚙。得。有。勁。我。主。人。忽。然。踱。了。入。來。見。我。嚙。他。的。煤。便。怒。着。說。道。哈。你。這。惡。畜。生。你。知。道。煤。是。什。麼。價。錢。麼。我。若。是。下。次。見。你。再。偷。煤。吃。定。必。將。你。打。個。大。半。死。這。煤。是。燒。的。不。能。吃。的。我。主。人。的。這。句。話。分。明。是。誑。我。他。說。煤。不。能。吃。這。不。是。誑。話。麼。我。記。得。有。一。次。煤。業。俱。樂。部。來。請。他。晚。餐。這。晚。餐。所。吃。的。一。定。是。煤。無。疑。他。說。煤。不。能。吃。明。明。是。欺。我。一。隻。狗。了。我。便。暗。想。道。你。不。許。我。吃。也。罷。了。難。道。你。不。喜。歡。你。的。狗。是。一。隻。純。種。麼。既。然。如。此。我。也。再。不。去。嚙。他。一。粒。那。時。我。主。母。又。告。訴。主。人。說。我。在。路。上。不。肯。行。的。事。主。人。便。說。若。下。次。如。此。他。就。將。我。的。四。隻。脚。膠。黏。在。一。塊。木。板。上。再。在。木。板。下。面。裝。就。四。個。小。車。輪。用。一。根。繩。子。牽。着。我。行。走。和。小。孩。子。玩。耍。的。假。狗。一。般。我。想。這。主。人。真。真。是。蠢。物。呢。這。天。晚。上。半。夜。時。候。的。光。景。人。人。都。睡。熟。了。一。點。聲。響。也。沒。有。我。覺。着。

此時情況冷清孤寂的難過非凡。想我母親此時在他家裏幹點甚事呢。想到此處不覺嗚嗚的。叫了兩聲自己覺着這聲音狠入耳大足破我寂寞之境。於是又接連嗚嗚不止。這種聲音比唱歌兒還有趣呢。叫了不多時竟把吾主人驚動醒了。祇見他拿着個燭盤揉着睡眼。奇奇怪怪的走到我舍下的地方來見我無故而鳴。便說道：「嘻，可愛的小物，大約你因為吃不着煤，所以難過了。但是你可愛，知道凡是可愛的小物不是常常作怪聲的。我便想答他道：你家的小孩整日整夜的高聲大哭，又算什麼呢？可奈我不能言，又不敢言，依然唱着我的山歌。主人無法可施，也就軟下來了。低聲和氣的對我說道：『睡罷，我知你是很好的。』及白士快去睡罷。他雖說他的話，我仍唱我的歌。他就不耐煩起來，舉手要打我的膽。向來很壯威嚇是威嚇，我不倒的依舊不絕。嗚嗚叫着。吾主人可也再沒別法了。喪着氣對他妻子說道：『我可再沒法禁止他了。』他那解事的妻子道：『你試給塊糖吃，或者就好了。』主人果然聽他妻子的話，拿了幾塊糖來給我吃了一塊。我素來最愛的是糖，因為他的味最好，又無渣滓。骨頭主人見我吃了糖，便說道：『如今你可要睡了。若再吵鬧不休，樓上樓下的鄰居都要給你鬧醒了。我知道我的主人此時是要我靜。』最怕我叫，可是我歡喜吃糖，曉得可以用這法子要脅他。於是重新又嗚起來。他再給我吃一塊。我再叫。他又給一塊。一連吃了三大塊糖，覺得有點夠了。可以不再要求，便睡了。下來寂然不動，做一隻好及白士。

星期三我自己一天天的長起來事情也弄的大起來今日先進我主母的私室嚙壞了兩個極精緻的坐墊墊裏的羽毛着實不少我便把他一根一根的細嚼後來嚼的牙也倦了便到主人的書室裏來先擊斷！他心愛的菸管再將他無數的函件逐張撕碎足足有千餘片把他撲逐起來飛起在空中繽紛亂舞尤如落雪一般好看得很正在此際我又忽然想着那小孩子了爲什麼人家叫他總加一個馬士達（稱未成人猶如已成人則稱米士忒）在軒奇上頭我則單單叫及白士呢我自己想想比他好多咧他倒反而有這好名稱這不是大大不平的事嗎恰巧此時保姆房的門開了那又蠢又肥的孩子卻祇一個人在裏面手裏拿了一種玩物在地上爬走手中的玩物也叮叮噹噹不住的響聲聒耳一瞧見我便止住不動好似覺得我是一樣很希罕的東西張開那大嘴笑起來這種的笑是世界上最難看的我一步一步的走向前去把他手中的玩物用爪一撲便奪了下來咬一個不休馬士達牽奇忽放聲怪叫這種可憎可懼的聲音我也生平第一次聽見那保姆和主母一時皆聞聲跑了來大驚小怪的安慰那小東西一頓這時候潑先生已經發覺了我咬壞坐墊擊碎菸管撕碎書信的罪狀拿了一條馬鞭子來很很的打了我幾下唉我這會兒是生平破題兒第一遭受人鞭打痛徹心髓便垂頭喪氣回到我的小屋裏面去想想好不難堪即使弄壞這幾樣東西再修修或再買新的便是了有甚麼大不了呢却要拿我來這般糟蹋但是身爲人家的狗也無可奈何有了冤屈告訴誰去誰能和我伸這冤枉自盡的

念頭。屢屢湧上我心。上然而我却甚想得再見母親一面咧。

吃過了中飯。覺着好過些兒了。而且後來還有一件狠得意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已經知道是何種狗。我乃是一隻「血獵」呢。因爲吃過中飯之後。懶懶的臥倒在書房中。覺得悶悶不樂。偶一抬頭看看壁上。懸着一張畫。這畫畫的是一隻狗。樣子和我差不多。不過他的年紀似乎比我大了一些。上面還有兩個字。寫着是「血獵」。他的額頭比我縐一點。他的鼻子比我長一點。耳朵比我大一點。威風比我好一點。我現在還小。大起來一定同他一樣的。但是我自己還有點不信。跑到我主母的臥室裏。跳上檯子。對着鏡子照了一會兒。果然一點也不差。儼然是隻血獵。這時候真非常得意。將來的希望大着呢。從此以後。我對着人人都露着我快樂的樣子。再也不想自盡了。又恐怕人家不知我是血獵。便時常對着那畫搖頭擺尾。我主人見了。笑道。嗟。你們看他。呵。他也曉得這是一張名畫。終日在那裏賞鑑。咳。我那主人真是瞎子是笨蟲。他一點不知我的用意。滿口胡言。可恨。我又不能作人言。對他爽爽快快的說了。我心中已打定了一個主意。向來聞得血獵是歡喜喋血的。我長大了之後。主人若敢打我一下。我一定張開了口。把他咬一個爽快。而且以後不答應。那及白士的名字。看他奈何。我不得今天晚上。又嗚嗚的叫了半天。一直吃了六塊糖。方纔不響。安然的睡了。

星期四。主母說吃過早飯。又要帶我到公園去了。我一聽見歡喜得左竄右跑。這主母真真可愛。煞人跑。

到門口看見我家的小貓正坐在階級上曝陽光。我便想上前去和他頑耍。那知他不見我。還可一看見了我來。便連忙起立。四隻腳並在一起。把背心拱得高高的。豎着毛。圓睜着眼。嗚嗚的低叫。好似預備前敵也似的。我見了。也就大怒。想把他衝倒了。我祇動得一步。他那如刀之爪。已撲了我一下。我便再不敢前去。悻悻的走開。告訴他道。貓夫人。你留心點。我是血獵。等我長大了。之後終有報仇的。這會子到公園。是我的熟路了。遇見了好幾個狗友。我便得意洋洋的告訴他們。我是隻血獵。他們聽了。都大笑。我也不去同他理論這些下等的種。我配和他們爭鬧嗎。回家時遇見了一件很滿意的事情。在大路上有一個作工的人。着的鞋子已破壞不堪。鞋底一塊皮脫了下來。拖在後面。我耐他不得。走上前去。一口把這塊皮咬住。不放。那工人見了。大驚失色。高呼我的主母道。夫人。請你快點叫開了。你這血獵狗。罷他要咬我了。我一聽見血獵二字。登時放了口。可知一個人不能以衣服論的。這工人倒識我是隻血獵。真是我風塵中的知己。巨眼的英豪。我經這一來。就不敢輕貧重富。以衣服取人了。回家之後。見我的小屋。子已經有人乘我不在的時候。替我打掃的乾乾淨淨。他的心雖好。我却遭了大大的損失了。什麼呢。四日以來。我積蓄了好幾塊骨頭。都存在屋子裏。如今已不知去向。這幾塊骨頭的價值。大得很。不是很可惜嗎。星期五。今天真是大不祥的日子。我的希望已絕了。萬樣都灰心了。今天下雨。不能出去。祇在屋裏走來走去。這屋裏面有一個房間。是禁止我入內的。但是我以為不能遍歷。總覺不安。這時那房間的門正開。

着裏面空無一人。我便悄悄的走了進去。原來這是我主人放衣服的一個房間。我是少於閱歷的一眼看見架子上有二三十雙鞋子。便跳了上去。大施狂。內中有一雙深黃皮的鞋。有點異味。歇一會兒。肚子裏漸覺難過起來了。便慢慢的走回我自己屋子裏。後來纔知道這鞋子上面是有毒質的。這時候覺得更加難過了。便大聲呻吟起來。主母聽見了。連忙走來看我。我知道我有病。便催促他丈夫去請狗醫。他丈夫說道。狗醫若來了。時可問他。這是什麼狗。我或忘了。你可不要忘記。我一聽見狗醫能夠知我是何種狗。便覺得得意起來。我血獵之名。不久就要宣傳出來了。想到這裏。覺着病也似乎好了一些。而且還有一個絕大的希望。若是主母曉得我是血獵。或者將我放在搖籃裏。把那難看的小孩放在我的屋子裏。也未可定呢。停了一會。狗醫來了。這強暴無禮的醫生。一手將我拖了出來。看了一會。說道。這病無甚要緊。祇因他不當心。吞了些少毒質入腹。所以如此。等一會兒。我叫人送點藥來給他吃了。就好了。主母又問道。醫生。這狗是什麼種呢。可能夠再大不能呢。我這時豎着兩隻耳。搖着尾。聽他的話了。那狗醫又看了我一周。說道。夫人。很愛這狗嗎。這種狗最惡。最喜毀壞東西。現在已經大足了。他的價值。我敢決定不。過兩辦。尼罷了。我一聽這話。尤如失了我的生命一般。覺得一切希望都沒有了。也再沒臉見那些朋友了。以後我主人更加苛待我。我幾回想餓死。但是未有死的時候。非常難過。所以死不成。咳。一隻小狗在世界上。也要講種族主義。真很不容易呢。

中國名畫集

每集一元五角

美術一門各國多極力保存吾國不乏名人書畫惜多散佚本局特搜覓古今各種名人名畫製成珂羅版銅版分別精印成冊每冊附以五彩珂羅版套印名畫一頁尤為精彩試與原本對照淺深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紛集羣稱為本局印刷之特色足與東西洋媲美千古秘藏得以流傳人世以視坊間之石印畫譜等真有霄壤之別美術家賞鑒家當必先睹為快也現已出十六集以後仍陸續出版以續飫閱者各集細目如下

●第一集目次 唐楊昇雪霽圖。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元陸大游丹台春曉圖。元吳仲圭墨竹。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明董香光山水。王烟客仿大痴山水。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王石谷山水畫冊一二。御題南田畫冊一二三。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第二集目次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王石谷畫冊三四。御題南田畫冊四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戴醇士山水卷一二三

●第三集目次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喬岳高叔秋圖。王廉州畫冊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五。御題南田畫冊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滌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惲南田秋聲圖扇面

●第四集目次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

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圖。御題南田畫冊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尚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雙馬。邱世甯畫虎

●第五集目次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絨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蘭石梅花畫軸

●第六集目次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王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山水軸。明仇十洲擣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第七集目次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九。王煙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

中國名畫集廣告

之八。王石谷泰嶺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溪松仙館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沈南蘋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第八集目次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王石谷臨柯仲竹石小幅。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九。明唐六如蕙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癡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疇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第九集目次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世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圖壽。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

●第十集目次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雲圖。王廉州松澗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浙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雨峰飲饌園圖。錢叔美仙室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第十一集目次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三幅。暉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二幅。黃蘆瓢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第十二集目次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山圖。明王元度畫牡丹。明金本清太僕雙鉤竹石圖。明張二山水。明藍田叔雲壑秋高圖。暉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冊十一。王麓臺晴峯疊翠圖。石濤上人山水。石溪上人山水。

。黃入飄東坡得硯圖。吳尊古歲寒圖。金俊明梅。遠公寄花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生仿王琴。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第十三集目次 五彩宋人畫鶴鶉秋菊宮扇。元人畫嬰戲圖。顧見龍仕女停叔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隱圖。暉南田豔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王石谷圖冊十二。王麓臺虞山圖。楊子鶴牧牛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畫翠簾高捲圖。

●第十四集目次 五彩宋人畫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趙仲穆畫馬。文衡山山水。唐六如山居圖。吳墨井雨散煙樹圖上下。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一二。王石谷谿山霽雪圖。五彩暉南田做子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上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一。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及爲湖春樓圖。顧西諫亭亭送別圖。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第十五集目次 五彩暉冰女士花卉卷一。黃皆令女士山水。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姬人金曉珠蔡女羅荷花鴛鴦。范雪儀女士木蘭從軍圖及張敞畫眉圖。馬湘蘭畫蘭竹石。韻香女史蘭竹石。隨園女弟子塵纖雲女史設色花蝶冊一二三四。同韓媛絲繡寫生冊一二。五彩吳香翰女史丹丹（此集亦名名閨寶繪）。

●第十六集目次 北宋李唐雨餘烟樹圖。元朱澤民雪港買魚圖。明沈石田山水。明唐六如山水。王烟客做大癡山水。王烟客做倪高士山水。王廉州仿巨然溪山深秀圖。吳墨井畫石翁詩意圖。吳墨井鳳阿山房圖。王石谷做黃鶴山樵夏山圖。王石谷仿許道寧巖邊樹色圖。暉南田老耄圖。暉南田一峰深秀圖。王麓臺仿巨然山水谷。方士庶湖莊春曉圖。王叔畦仿黃鶴樵水。五彩暉冰女士花卉卷二。

。黃入飄東坡得硯圖。吳尊古歲寒圖。金俊明梅。遠公寄花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生仿王琴。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奇騙術
懺悔

(殺)

(笑)

(一)

有一人焉。自汽車中躍下。其冠搖動。且墜。力按之。覆至耳際。折至司托街。及一高屋前而止。拾級登階。按其門鈴。女主人啓關。出是人曰。我名赫拉士。我有一友名馬區孟者。曾至此間。爲我賃兩室。有之乎。女主人向赫拉士熟視久之。乃曰。有之。先生請入。爾時。凡此女居停之住客。皆向之脫冠。爲禮。獨此人則否。女居停細審之。見此人面白。皙體碩而多骨。鼻如羅馬人。腮眼均深。陷入內。似強而有力者。年齒可在三十以內也。乃導之登一梯。梯覆以地氈。謂客曰。是爲起居室。彼則臥室。馬區孟先生謂君膳於外。願先生若有所需。則我仍可爲先生治餐也。言旣。旋電燈令燃。客即答曰。謝甚。此事容我稍遲。更與夫人商之。女居停得此寓意之驅逐。命令遂引退。以他人而代一人。賃屋事頗怪異。惟馬區孟爲社會中之有聲望者。且一月之房費已了。然入女居停之囊。故亦安之不視爲奇異。

新客木然竚立室中。左右旋轉其眼球。一若甫自惡夢中警覺者。已乃長吁以手近領際。取去領際之竹布帶。須知此客者。方出自獄中者也。渠處獄中。可二載。此時乃獲自由。旋卸衣。置椅上。復去冠。即於鏡中自覩其截短之髮。眇視良久。失聲而呼。聲似哭。復類笑。介乎哭笑之間。徐步室中。喃喃自言曰。我之物。馬區孟皆已售去不少矣。置於此者。殆其爲一小部分耳。赫拉士之意。殆謂室中物。殊覺不足。實則以此兩室。又焉能容多物。又自思曰。昨夜此際。吾尙伏獄中。窖內小室。僅縱七尺。而橫八尺。室內一小桌。一吊榻。一氣燈。而護以鐵絲之籠。我自謂且伴彼數物。老死窖中。孰知此際。復能見天日。餉晚餐。飲可古及燕麥粥。嗟夫。天乎。此誠出我意料之事外者也。思至此。乃頽坐火爐旁之一褥。椅中伸其僵凍之指。就火取煖。復喃喃自語。蓋渠兩年以來。自語已成習慣。不能遽改也。

嗚呼。彼赫拉士。今竟出獄矣。出獄且復來倫敦矣。渠此時一身而外。尙何有耶。愛爾弗萊聖約翰赫拉士之名。尙渠屬。雖此譽已受污玷。顧尙勝於多數不名譽之人。此室中所餘之家具。尙屬渠有。渠所有之物。僅此二事耳。前此之良朋好友。均已失去。前此之地位。亦不可復得。蓋赫拉士出獄後。即得馬區孟之函。卽告以賃屋於此。然則馬區孟尙未忘故人也。赫拉士思馬區孟。因而念及索檯俱樂部。自思已身復屬於此俱樂部。否。顧赫拉士因有此罪名。致牽連索檯俱樂部之名譽。播傳報紙上。則其俱樂部會員之名義。必已被擯無疑。思至此。又不覺作強笑。初不意以已一身。乃能玷辱及此聲譽素著之俱樂部也。赫

拉士之罪。初非有關。巨案。顧以其平庸之故。益能增人詫訝。其事固至瑣細者。乃摸竊之罪耳。俱樂部中有法國侯爵某者。其貂皮鑲邊外衣。囊中藏有寶石之耳墜。價值二千磅。外衣卸置衣室中。侯爵則在葉子室中作葉子戲。勝負至鉅。寶石之耳墜。乃失其踪。赫拉士身處嫌疑。且証據確鑿。遂被拘入獄。若當時苟非侯爵因負欸巨而盛怒者。或不致拘赫拉士於獄。而此時侯爵方大負怒。無可洩。乃致拘去其同會之會友。嗟夫。以倫敦一大俱樂部之會員。而行竊。寧非極可異之事也耶。

索檳俱樂部。既因赫拉士而受此莫大之玷辱。則其會友之痛惡赫拉士。可知。苟赫拉士遇其俱樂部中之人。將視之如蛇蝎。睨而過之。或且加以白眼。或示以冷笑。赫拉士思至此。乃拭去其額上汗。嗟夫。此身處禁中。兩載備受形骸上之痛苦。今又受精神上之惡感。後此之赫拉士。將無復容足之地矣。今可爲赫拉士之友者。除馬區孟一人外。惟有數啞物。足稱爲友。此數啞物者。一爲書櫥。櫥中滿儲書冊。其中尤以詩詞居多。數一爲承菸斗之架。其他則壁間畫片。與一可摺疊之門牌小桌。及室隅之披阿拿。凡此數物。皆由馬區孟爲之。位置滋可感激。又思至外間一游。藉以遣悶。冥想此時之利京街。當與前大異。劇場當已添設不少。思念及此。不免有滄桑之感知。世情變易。往往在轉瞬間事耳。昔者良朋摯友。座中殆滿。獨今日則舍馬區孟而外。尙有其人耶。

赫拉士所居。既與俱樂部接近。則不覺常與故人遇。所謂故人者。非嗤之唾之。則哂之嘲之耳。即至親近。

相厚之人見之亦僅搖首而露憐憫意也。嗚呼！生人處此能堪之乎？爾時赫拉士之心痛苦如受火炙，偶回其首見爐架上一雪茄盒，此當爲馬區孟所贈無疑。啓盒取其一嚙去煙之銳端，徐徐燃以火力吸者數四，煙味芬芳洵爲純粹上品之葉，所製處獄中兩年之人，一旦得此妙品有不覺其佳美者乎？正於此時突有叩門者，得無爲馬區孟乎？啓之乃否，是爲女居，手持一槓入，乃甫自郵局致其新寓客者。赫拉士一見即識爲老友馬區孟之字迹，啓槓手顫如受電箋之兩面書殆滿，書中所言者必爲忠告之言。顧赫拉士甫讀至兩行即截然止，大露奇訝之色。此兩行之語曰：「請於明晚八時半至索檳俱樂部，吾有要言奉告。」下略。噫！馬區孟果何意殆病狂耶？夫以赫拉士玷辱此俱樂部，致聲播全國，馬區孟乃欲其至彼異哉！是時女居停甫行至樓梯之半，聞有堅冷如鐵之笑聲遽止其步。

(二)

八時後索檳俱樂部中人皆已在膳堂夜膳畢，兩兩相偕入吸煙室，有時非會員之人亦有淆混此中者。室雖大而容人幾滿，凡入室者均不復出，似今夜乃有要事，是固爲顯著之狀，而更有可異者，則諸人所言所問皆爲馬區孟。馬區孟當爲今夜之第一重要人物無疑，談話之聲始尙輕微，繼乃漸高，白髮將軍麥茂勒曰：「異哉！其友比德伯里法士公亦曰：誠可異！此際已過一刻矣，而馬區孟尙不至如是無信，吾殊不喜老將軍雖縐其眉，顧乃不以比德之言爲是，應曰：否！渠決勿敢戲我等，即位高如王子奧斯加亦未

嘗失約於我等馬區孟。又安敢有意爲此。或因他故稽延耳。比德公頷之。復頹然舉首。注視一軀。幹瘦小。之人。此人方以兩手入禪囊。中立彼等。前言曰。王子遇我輩法人。亦至有禮。卽觀其爲吾法侯爵。而拘捕此間一會友……比德止之曰。天平士丹特烈此事。至不祥。吾等已忘之矣。

爾時忽有高聲呼曰。諸君復有數人。吁。昏令衆靜。於是闔室寂然。室中羣衆目光。皆注於最後之來者。來者之目。則注於收拾飲器之僕役。僕役出來者。乃扃其門而倚之。以背來者。風貌頗美。目黑炯炯。然唇上短鬚。加以蠟使之向左右外挺。廣與面部等。是人者。卽愛兒馬區孟。發言曰。我自知今日之集會。至爲反常。是令君等見異顧我。實有極巨極重之事相告。言時聲不揚。惟與之近者能聞之。卽有二三人促之曰。可迅言之。馬區孟默然久之。似不能爲言。其黑闇之面。頓發赤色。及赤退。則又白如灰色。力舒其氣者。數四數轉。其頸力握。兩拳繼又釋放。如是者。又數四。始振其氣。續言曰。吾今敢決以一消息告君等。君等聞之。當不止於駭。且乞君等勿於半途止吾言。以直待吾言畢。能俯允否。卽聞有高聲呼曰。噫。馬區孟汝趣言之。可乎。何詞費爲。馬區孟曰。深謝諸君。吾所言之事。凡此間之人。皆與有關係。諸君乎。愛爾弗萊聖約翰。赫拉士。昨日已自獄中釋出。我之於彼。乃有一至悲痛。至可懼之事。須爲諸君言之。乞君等信我。我今所爲之種種。固無一可免者也。

言尙未離吻。卽已返身啓門外出。衆聲復起。比德曰。馬區孟之言。果何指者。語未畢。已有人止之。馬區孟

復入。入時。則其右手。乃攜一。離此室。二年。而拘禁於監獄之人。同來。此人。先向衆。遍視。已乃默然。俯首。又俯視地。面顏色。紅白。更迭。室中有數人。皆驚呼。馬區孟舉一手止之。曰。幸蒙諸君。允待我言。畢而發。吻吾。今携赫拉士至此。諸君果欲逐之者。待我辭畢。爲之。惟我。今乞君等。允吾請我之。此請。至合於理。可誓也。言至此。少止。繼又續曰。此事。吾當正告諸君。其一。赫拉士者。非罪人也。渠所受之罰。乃爲犯罪者之犧牲也。然則。犯罪者。爲誰。此則。我所深欲告之。諸君者。我今。以赫拉士來。使諸君細審。此乃。非有罪之人。犯罪者。我也。

馬區孟言至此。衆之寂然者。此時。皆不能忍。或失聲而呼。或附耳以語。或伸舒其氣。或移動不寧。願仍力張其目。以向言者。注視馬區孟狀。至局促。容色屢易。似其最後之言。一發。則心房之血。亦隨之爆裂。而出。赫拉士詫極。亦目注馬區孟。不瞬已而。馬區孟已略復其原。發聲曰。謝上。帝。今諸君當已悉其內蘊。諸君蹴我。唾我。毆我。詈我。我均無怨。但我雖自承其罪狀。然尙未足以贖吾罪。二年來。吾蓄此秘密於心。似日。日漸削減。吾之生命。其苦痛。有甚於赫拉士之處。獄中也。嗟夫。諸君赫拉士。以一清白無辜之人。獲此奇冤。不能辯白。既飽受痛苦。復喪失其名譽。雖由於官中之不加細察。實則皆我有以致之也。斯時。鑽石之環。乃在我許。顧赫拉士之冤。終莫能白。諸君。或叩吾爲何。而竊此物。我亦可爲諸君言之。惟此事。牽涉一女子。此女子之名。恕我不能告也。當日。吾不敢出而自首。至今尙深自悔恨。我今當衆懺悔。我將如何始。

能自贖其罪。惟諸君之命。是聽。決不敢違。我陷吾友於不白。其罪實莫可譴。然我家尚可稱富有。若金錢可以贖罪者。今已携得五千磅之支票一紙。於此。諸君或嫌其過少。則倍之。三之。亦所不敢吝。

言至是。遂由囊中出一紙。甫置桌上。赫拉士已一躍而前。力扼馬區孟之喉。勢猛如虎。令人不敢向邇。二人同仆地上。桌亦傾覆。相持久之。始爲衆所擘。二人均盡失其力。馬區孟已不能起立。經衆扶掖。始能起。衣碎領脫。瑟縮如鼠。赫拉士則兩目灼灼。似欲得而甘心。馬區孟呻吟呼曰。嗟夫。天乎。渠欲殺我矣。是時惟老將軍至。爲鎮定曰。固也。即我之指端。即奇癢欲動矣。今爲爾計。惟速去。此間爲最上耳。馬區孟以手自撫其喉部曰。吾去。吾去。諸君乎。諸君。或命警察拘我乎。言時。即匆促行。狀似恐爲衆所拘留者。顧室中。乃無一人阻之。遂安然去。赫拉士爲二人左右。挾其臂。其容則獐厲可怖。氣喘不可止。二人掖之坐一椅中。赫拉士乃以臂枕倚一小桌。而以兩手掩面。狀若乾泣。士丹特烈低言曰。可憐哉。衆均面面相視。固無發言之餘隙。蓋衆人此時。咸具同一之心理。

少頃。赫拉士始舉其悲慘之面。斷續言曰。噫。我誠愚者。被陷一至於此。比德公爵曰。可矣。事過境遷。如雨後天。霽勿復自傷也。赫拉士曰。渠已去耶。比德曰。馬區孟耶。已去矣。赫拉士曰。我將如何。曰。君當自先洗去汝名譽上之污點。赫拉士曰。我今日昏沉如處夢中。馬區孟竟作此事耶。以我觀之。殆謂世界無第二人能較渠更善良者。如此善良之人。而亦爲不名譽陷人之事。則世界將無善人矣。乎。諸君乎。吾願恕其

罪而我則甚欲盡地球之一極自葬此身於一深黯之穴中也。嘻此兩年之生活誠可怖人。今何如乎。語氣似不能完則以長呻完之。比德至火爐畔以火鉗鉗取地上之五千磅支票持至赫拉士前。是時衆目均注於此。赫拉士攫取支票撕之成片片力擲於地。比德曰噫此物誠污穢者幸我身畔尙携有未署數之支票當如此數贈君此乃吾俱樂部中人所宜贈君君以一無辜之會友受此奇冤吾等不能爲力心中至歉是乃吾等衆會友所宜賠償者。後此爾等酒至復徐徐燃紙煙吸之。言曰君等今當得極美之午餐。餐信乎。老將軍笑曰爾此來即因是語耶。曰誠然。



當如數分派償我。可耳衆均高呼曰諾。比德遂書支票而納之。赫拉士手中。

(三)

翌日麥茂勒老將軍與比德公爵對酌於蘇毫之一大餐館中。士丹特烈亦突如其來見二人在即移椅。同桌坐命侍役更以

尙有一事聞馬區孟已去此矣。比德曰：是固意料中事。士丹特烈曰：赫拉士亦已離此間去矣。比德曰：吾樂聞之也。士丹特烈曰：有人見渠二人在巴黎之加都諾酒館中。老將軍移去其口中雪茄狀似愕然。比德則張其脣待老將軍說。既見老將軍無言，則曰：非同在一處否？士丹特烈曰：二人對坐一桌，笑語歡然，復互相勸飲也。老將軍忽然擊酒罇墮地。比德拾之起。士丹特烈輕彈去其雪茄灰曰：事至可笑。渠二人乃聯同以騙術欺人者也。赫拉士竊鑽石環，馬區孟則助之事。既敗，馬區孟幸脫身。事外赫拉士出獄，則謀所以分任其罪名而行此狡計。即吾等與赫拉士之五千磅當爲二人分潤之。馬區孟得二千五百，赫拉士亦二千五百。馬區孟由囊中取出之支票必爲廢物。否則赫拉士決不忍撕之。雖然我輩亦何吝此區區俱樂部孤注一擲之數，尙較此數倍也。此菸美盍一嘗之。



●結婚奇談一

(冷)

▲火事之媒 美洲芝加哥省某鎮有男女二少。一平常相識者也。某晚男少年訪女於家。適逢暇日。相携至劇場觀劇。正半時。忽傳火起。場中人已大亂。爭趨劇場之門。門已被塞。衆更大亂。少年女並不驚惶。語男友同至旁門。前不意旁門由外開。閉門復被鎖。不得出。旁門之旁人雖不多。然以被鎖故。亦倉皇失措。少年女立門側。諸男友曰。今雖被鎖。然外間知失火。必有來開門者。略待之可矣。二人乃相對靜立。正在此時。見有一中年婦。携一幼兒。往來奔走。以覓出路。如醉如痴。若忘其子之幼。而不能追隨者。兒且哭。且步。少年女甚憐之。乃俟其過。時接而抱。諸懷兒亦依依就抱。其母在匆忙中。亦不知覺也。其後門果由外破鎖而入。少年男女均出。所抱之兒亦出。倉惶奔走之母。亦出。後有一中年紳士。接於門外。見中年婦抱而接吻。婦忽憶其兒。急欲返身入。少女乃止之。授以兒。婦如奪而去。少年男女乃偕歸。歸時少年男子歎曰。我見婦女多矣。未有若汝之胆識。俱全有勝男子者。因乞婚焉。女見少年男之臨危鎮靜。觀人於微也。亦心許之。乃立允。時人稱之火事之媒。

中國名畫集第十七集

本局前出十六集頗承內外國社會推許謂爲美術界精品榮幸無任此集更求美備名畫十餘幀均人間未易經見之瓊寶其中五彩珂羅版套印三幀尤稱精彩試與原本比對淺深濃淡不爽毫厘既可爲玩賞臨摹之資又可爲插鏡張掛之用洵美術界之大觀也每集一元五角預定十集十二元並奉送木匣一只裝煌精雅極便收藏及送禮之用細目列下

- ▲五彩珂羅版印宋吳炳畫水禽團扇
- ▲宋馬和之梅竹雙禽圖
- ▲宋人工筆寫生
- ▲文徵明山水
- ▲明唐六如款鷓鴣圖
- ▲明唐六如八深隱圖
-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 ▲王石谷摹唐解元一片秋山圖
- ▲王麓台溪山迥抱圖
- ▲華新羅五老圖
- ▲楊子鶴白禽圖卷三四
- ▲沈南蘋秋江水禽圖
- ▲張船山墨筆蘭菊
- ▲五彩珂羅版印戴醇士西湖采菴圖
- ▲五彩珂羅版印惲清於女士百花圖卷三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碑帖目錄

漢碑魏碑晉帖

西嶽華山廟碑華險本合印 長垣本 四陰本 三冊五元	海內無第二本東海廟殘碑 四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五冊 一元二角	明拓漢隸四種 六角	漢石經殘字 二角	詠書明拓史晨龔孔廟碑 五角	海內第一本漢劉熊碑 三角	宋拓孔宙碑 七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禮器碑陰 二冊八角	魯相乙瑛碑 三角五角	魯峻碑及碑陰 六角	吳天發神幟碑 四角	明拓曹全碑 三角	明拓石鼓文 三角	明拓秦嶧山碑 六角	秦篆孝山魯王石刻合冊 二角五分	
珂羅版何峻叟藏張黑女誌 一元	初拓龔龍顏碑 五角	海內孤本大岱華岳廟碑 四角	初拓崔敬邕誌 四角	初拓刁惠公誌 四角	初拓張猛龍碑 五角	初拓劉懿墓誌 二角五分	初拓鄭文公碑 六角	魏孝昌石窟碑 三角五分	魏墓誌三種 四角五分	魏鄭道忠墓誌 三角	龍門二十品 二冊六角	魏齊造像二十品 四角	初出土拓魏王基斷碑 二角	宋拓魏黃初修孔子廟碑 二角五分	嵩高靈廟碑 三角	明拓賈使君碑 三角五分
珂羅版印越州本晉唐小楷 三元	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二冊 一元六角	王右軍金剛經 三角	網目版印青玉版十三行 八角	宋拓十三行 三角五分	唐拓十七帖 六角	河南本十七帖 四角	宋拓十七帖 四角	黃庭內景經 四角	思古齋真本黃庭經蘭亭序 三角	匋齋藏瘞銘鶴兩種合冊 一元	水前瘞鶴銘 四角	珂羅版柯丹丘藏定武蘭亭 一元	宋拓定武蘭亭 二角五分	開皇本蘭亭序 二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十三行 中秋帖 一幅六角	



離恨天

(話零)

余幼即醉心革命。而喜閱黨人運動史。如俄國之活動風潮。掃盪全歐。使世人視線之所集。非但俄國之將來。欲推測之。即世未來之進化。莫不影響于風雲慘淡中。而欲窮其究竟也。况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安能默然置之耶。是年春。余友斯道君。旅居莫斯科鄉中。特來函招余。余接信之日。正在書室中。與友人閒話。余友即巴黎人學校之學生也。然余留心人學。已非一日。故談論不倦。若有無限之佳趣。而隱蓄于言論中。熱情激發。興氣揚眉。余深感謝友人之厚意。不棄不才。而有以教之也。忽聞門鈴聲。一郵使入。持一緊要之函件。示余。命余簽名冊中。收信拆覽。顧謂余友曰。吾儕幸快之談。不能久續矣。友人曰。然則有遠行乎。余曰。然。余明早六時乘北車站車。將赴莫斯科也。友人執余手曰。就此告別。祝旅行幸福。余亦有友人沙西利君。前曾在巴黎大學畢業。現亦在莫斯科。聞在人權報執筆政事。幸君留意焉。為人性情誠篤。諒亦黨人也。可聯絡之。再三珍重。而別。余是晚料理行裝。並達一電報于斯道君。約期在莫斯科車站等候。次早五時。余即赴車站。時廣道人稀。只聞車馬聲。麟麟然。間有小鳥躍鳴于枝。其聲清啾。若與行人話別也。

及至車站時間。只有三十分鐘。尙有若干人湧入買票處。形甚忙碌。余旁立以待。前有少年顧余曰。君將何往。余答曰。將經德赴莫斯科也。少年曰。車行在即將無坐位矣。余爲君同購之。余感謝備至。付以佛郎。俄而按次至。少年余得以短少時刻購得車票。急登車位。安置行裝。旁余坐者有一婦人。類西班牙人。又有老者。乃美術家美大。領結懸于胸際。蒼白之髮垂于領邊。望之即知爲老于斯術也。漁笛一聲飛去。車外幾多人高舉白巾。以壯行色。復有探首望外者。以與送客告別也。車行既遠。人聲漸寂。惟聞鷄鳴鳥叫。嘈雜之田舍耳。余閱讀報章。倚窗半眠。俄而暫靜息。睡去。隱聞老者呼余曰。將換車矣。余驚醒。乃知已抵比界。急下車散步。蓋法車經比行裝不多。可不檢查也。余是無事處之恍然。于夢寐之間。並購食物幾許。登車探望景色。怡情不多時。車仍開行。至德境。換車檢查。亦不嚴。夜深抵柏林。急登赴俄國之車。黎明即起行。午時抵俄境。即換車赴莫斯科。路經波蘭。瓦而紹。舊京賭物思情。復念同胞罹于冤獄之苦。不禁愴然涕下。次日始抵莫斯科。余故友斯道君已在車站久待矣。握手道故無限親摯。遂偕友斯道君登車赴鄉里。經莫斯科中市。故宮巍立。教堂峨然。金色之塔與日光相耀。而知爲繁盛之舊都也。既抵斯道家。乃婦偕其子女出迎。導余入一室。窗外村舍市鎮。歷歷如在。几下景色秀美。風物紛華。誠樂境也。少時斯道君已列席請余就飯矣。余意在故交。遂大啖。飯後沐浴散步。而其子女年可十餘。親熱可人。殷殷話別。感念時深。察其性情。與乃母乃父相似。而熱誠有以過之。真虎父無犬兒矣。如是者。居留數月。斯道每日從。

校中歸。恒導余遊覽勝地。斯道素任地理講席。更于名勝史中。曉然如觀指掌矣。一日余接人學校友人來函。殷殷以沙西利爲念。余請斯道君偕余造訪之。斯道乃偕其婦同出。引余至人權報館。地近大鐘台。館舍雖不壯麗而清潔可人。余等按鈴入。一少年出導余至客廳。棹上陳列各國報章。俄而又一少年至。年可二十餘。英氣雄健。髮蓬蓬然。不事修飾。望而卽知爲富于熱誠人也。卽向余等施禮。殷殷訊問曰。誰是話零君。斯道引余曰。卽造訪者某君是也。沙西利遂向余握手致敬曰。某君學業進步否。某君卽人學校某君也。余卽述以現狀。並深以君爲念。此時初次見面。不便深談。且其門口時有偵探踪跡。政府注意非常。三載於茲。停板已四次矣。一火不盡。春草又生。主持革命日益烈時。時破露政府隱謀。當道恨之切骨。而無所藉齒。只可俟隙可乘。再一網打盡耳。當時沙西利君以報紙授余。余乃致謝握別曰。君如有暇。可惠臨斯道君處一談。余望君之切。恨無所表見耳。沙西利君聰慧而敏捷。現其莊嚴之色。謝余曰。得蒙不棄。銘感五中。有暇當過訪。並祈惠教一切。無任企仰之至。語畢。余偕斯道夫婦退出。見門外一肥壯士。着便衣。虎視余。儕若不勝奇異者。余以意度之。非政府偵探。卽警廳暗巡也。狼犬其心。何足一笑。政府威權。人民奴隸心。有以促成之耳。思念及此。不勝忿恨。其人亦知余露不愉之色。亦隱然避去。余儕旣抵家中。斯道子女已遙立門前。飛奔就余。及其父母接吻發和弱之聲。謂其父母曰。數時不見。幾令兒等愁腸欲斷矣。其母遂從袋中出一包糖菓付之。余始恍然于路中其母留滯後方。後特追隨同行。支吾別。

辭者。乃念其兒輩也。余計不及此。不禁慚然。何以慰其子女耶。是夕。余獨出。稍買遊戲具。給之。彼則歡躍。無量。嚶然致謝。次夕。與家人正茶話間。忽聞鈴聲。一少年肅入。余即趨出。卽沙西利也。握手寒暄。慶快生平。自是往來無間。日談論。知情漸及黨事矣。一日。謂余曰。吾黨中人。慕君高義。思欲一瞻廬山。爲快。君如不棄。可偕余行。車馬已在門外。久待矣。余聞之。愕然。謂胡不速言。可步行耳。胡用車。爲沙西利握余手曰。行矣。同志之敬待先生。區區之意。望見原之。况更漏深沉。瞻仰前途。則區區之意。無足介懷矣。余見其誠意。不能卻之。遂偕行。就車而去。余私心竊喜。則余之願望。固不謬也。車行數里。穿街過巷。至一田野間。有耕田老者。向車夫曰。彼已久待矣。胡不速來。余竊聞之。知己距離不遠矣。折路左向。入一叢林。微聞琴音。屋舍連延。異常幽潔。恍惚中。無登古刹。如入別天。車停。余偕沙西利下車。步行數武。回顧車馬。已自去。風聲掃葉。人跡杳然。正不知聲在莫斯科也。沙西利謂余曰。此村卽耶詩伯爵地。伯爵富翁也。雄于資財。自幼提倡革命。最烈。盡以家財助革命。爲人慷慨。有智略。黨人多重之。其人死去已五年矣。其人果在時。當與君把臂長談。言時不勝悽然。欲滴。並謂是村卽名爲耶詩村。云。余凝想中。忽聞一女子發清嬌之音。呼曰。沙西利。汝友偕來乎。憶儂先生偕同人。已久待矣。沙西利卽指謂余曰。今同志咸在此。屋接會先生。彼女子卽吾黨人。余友晦達若也。言時已至門前。舉首見一翩翩英傑之女子。年可十八九。着布縷之衣。大布之冠。露金絲之髮。目光灼灼。射人。一片俠義之情。現于眉宇間。余進前。握禮益致敬慕之心。自謂天下。

女子無與比倫也。沙西利乃導余入屋舍。進一室。有壁門。推之。即啓入地層。轉而右。向按鈴。門啓。一老者當門立。沙西利指余謂老者曰。此卽話零君也。老人與余握手。無限情摯。復導余入一門。一時人聲寂然。羣起向余爲禮。表示敬仰之意。內有婦人三一爲意大利人。一波蘭人。一俄人也。男子二。皆波蘭人。此老者卽憶儂先生。老于革命黨中之健將也。房中陳列極多。古人名畫。及其黨人照片。沙西利指其照片曰。若者爲蘇菲亞。若者爲饒果。若者爲陶斯道。名畫燦爛。目爲之眩。旣而悟曰。此卽同志之俱樂部乎。因問沙西利。彼答曰。此爲農學之俱樂部。此村居民多爲同志。自由集合。平時而從事研究農學者。并指示旁有一室。謂余曰。此室通達外方。內中咸陳列農家品。並多生物學之標本。余念諸同志候望不復作縷縷語。遂與諸同志各道寒暄。及至談叙旣久。遂爾忘情。言及俄廷暴狀。並各國政府之罪惡。不禁髮指目裂。恨氣填膺。自是來往久之。益與沙西利親摯。一日不見。愁腸九曲矣。而黨人開會。亦時邀余。至余間有所籌畫。供獻同人者。而同人均喜承悅之。雖然。余之慕愛黨人者。非單獨與俄廷戰。乃合世界民黨。與各國政府戰耳。沙西利君曾謂余言。有政府卽有強權。萬惡設施。均假強權以行也。吾黨人先須破除。改造國家之成見。而委身同胞。直接以改革世界也。余敬諾之。且服膺勿失。而沙西利之心。斯亦苦矣。僅僅以一枝筆一頭顱。旣與各國政府戰。復當俄廷暴殺之要衝。又與黨人之舊派戰。而主張世界革命之真理。其與彼同甘共苦。而歷劫不磨。相依朝夕。戀戀不捨者。只以女士晦達若爲最耳。女士之委身革命之熱誠。

其心可想見矣。余之約沙西利，恒必與之見。且觀其言論，見解足資黨人之研究，不禁回首亞東風雲，寡色東瀛，迷瀾更難見其人也。光陰易逝，留滯莫斯科已半載餘矣。余一日思歸，遂告沙西利，晦達若及其黨人，預期返巴黎，相與盤桓，竟日接待，尤殷。余與諸黨人握別，曰：幸各珍重，前途後會，定當有時。遂悵然告別，返斯道家中，料理行裝。家人不知，余返巴黎也。斯道夫人見余束理行囊，愕然問曰：返巴黎乎？余答曰：然。斯道聞言，亦偕其子女來。余房中懇切問曰：相聚日久，胡爲一日握別耶？余旣感且慰，曰：承君招待，本非泛泛，故交海角天涯，亦當隨緣寄跡。况指彈離別，後日方長也。次早，余雖去，莫斯科斯道夫婦送至車站，子女留在舍中，揮淚言離，所謂孩性至誠，眞天真，所謂爛漫也。余至車站時，買票旣畢，聞時已至，正與斯道話別，忽由站後轉出二人，氣概瀟灑，舉止莊嚴，正沙西利偕其晦達若來也。余怦然不安，謂彼曰：今多累友，人何以爲情耶？沙西利正答話時，旅客擁擠，站台車已開矣。余急急上車，安置妥當，卽以帽高舉窗前，遙示渴念離情之意。是日風清和日，秀麗山川，余素喜旅行，今益當增其觀瞻矣。旣抵巴黎，後即訪友人，聊訴離別之情，並與在人學校某君，將沙西利之近况告之。返家仍理其舊業，卽從事譯書求學耳。自是亦不與沙西利通訊，問蓋因信中言論不得自由，虛言故事，非但沙西利不願入目，卽余亦不肯爲也。遂音信久疎，余事亦忙，沙西利事幾乎不常記憶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風月易老，霜露彫年，不禁感慨系之矣。一夕，余默坐書齋中，若有所思，復覺煩緣亂逼，愁緒凌人，遂理書置案上，散步公園中，夕陽

西下燦爾殘霞。森江兩岸風物怡情。小鳥頗解人意。時攀枝嚶鳴。若斷若續。似有無限相思。令余愁懷欲絕也。時有賣報者從東而來。奔走號呼曰：『俄國大流血案出現！』『俄國大流血案出現！』一時人圍塞。賣報人數百張。報紙頃刻散售殆盡。余出三數始購得一。張遂覓歸路。且走且讀。誦之曰：『俄國不靖之一斑內小字叙云：昨夜俄國莫斯科總督乘車赴聖彼得堡。至車站時。突有黨徒向總督連發兩槍。幸未中命。凶徒已當場捕獲。現正秘訊中。余讀畢。驚駭若狂。不覺自聲自語曰：總督未死耶。嗚呼。黨人之頭顱無價矣。背後突來一人曰：人生斯世。頭顱大賤。悽風苦雨。猶以俄國爲尤酷。此不靖之隱象。固早在意中也。余回顧之。即人學校之某君。特向余曰：余特訪君。聞家人云。散步園中。余特蹤跡至此。遂階余歸。亦就食。余家余固喜留客。今復暢叙俄國內情。益弗忍斷。此一夕之佳話也。夜靜客去。余亦就睡。然輾轉反側。終不成寐。忽隱聞人聲嘈雜。闢門而入。余驚絕。問曰：君等何爲。衆人曰：革命軍已大起。吾黨首領急請先生速去。將置俄皇于獄中。明日即宣布死刑也。余曰：首領耶。余最不贊成首領之說。又有何人敢爲首領。假公義以行私利也。衆人狂呼曰：君速去。不然將取汝首。從中一老者出而言曰：吾黨盛意邀君共扶天下耳。豈有他意哉。余因而訊曰：俄皇已就縛耶。衆抗厲曰：路易十六之活劇將復現。俄羅斯矣。余見狂漫風波。殊不願與聞。旣而見勢焰所向。義不容辭。乃偕衆人出門外。一馬昂首長鳴。衆人挾余騎馬上。四圍刀槍環列。若重囚。然而又不知何以致此也。旣抵軍府。諸首領降階以迎。備道寒暄。且曰：事急矣。君素高。

明。有。何。見。教。余。問。曰。軍。府。之。設。又。何。爲。哉。諸。首。領。答。曰。今。事。急。促。宜。先。立。軍。政。府。維。持。治。安。諸。路。將。軍。亦。將。運。籌。帷。幄。也。余。遂。愴。然。歎。息。曰。以。暴。易。暴。以。政。府。代。政。府。耳。平。民。罹。于。荼。毒。革。命。流。血。之。價。值。掃。地。矣。咄。咄。！。不。意。二。十。世。紀。中。復。睹。怪。物。之。現。象。也。諸。首。領。聞。余。言。大。怒。衆。人。且。狂。呼。曰。速。殺。此。賊。此。破。壞。國。家。之。蝥。賊。也。復。有。一。首。領。忍。氣。問。余。曰。然。則。君。何。以。維。持。現。象。耶。余。曰。各。處。速。立。平。民。公。會。取。消。政。府。及。軍。隊。且。爲。世。界。同。胞。請。命。爲。社。會。革。命。之。先。鋒。一。面。組。織。取。用。機。關。與。勞。動。機。關。以。分。配。需。取。而。連。合。平。民。再。爲。各。國。之。運。動。也。衆。人。聞。言。默。不。一。語。惟。軍。政。中。人。大。憤。謂。諸。首。領。曰。速。斬。此。賊。不。然。殆。矣。旁。有。若。千。軍。人。若。授。意。而。來。者。即。將。余。縛。繫。移。往。行。刑。場。中。余。知。禍。不。免。然。念。世。事。全。非。民。生。樵。悴。所。謂。英。雄。偉。人。其。如。小。百。姓。之。命。脈。何。吾。死。復。何。遺。憾。也。既。就。刑。霹。靂。一。聲。槍。彈。且。穿。余。心。余。不。覺。痛。甚。大。呼。時。隱。聞。隔。房。呼。余。曰。話。零。君。醒。乎。！。且。以。手。擊。其。板。壁。砢。砢。作。聲。余。乃。微。啓。目。四。顧。黑。暗。深。沉。一。團。疑。慮。莫。能。釋。行。刑。場。耶。悽。涼。室。耶。復。聞。隔。房。同。人。呼。余。曰。睡。！。現。方。二。句。鐘。好。好。睡。勿。再。染。夢。余。此。時。百。感。交。集。若。不。勝。其。愁。者。坐。視。天。明。心。始。釋。然。曰。惡。夢。！。惡。夢。！。夜。中。隱。約。諸。事。亦。不。便。言。與。同。人。不。過。聊。作。告。罪。語。以。解。嘲。耳。及。早。遙。聞。門。外。賣。報。聲。急。使。人。購。置。之。確。載。有。專。電。一。條。謂。黨。人。名。憶。儂。已。就。地。正。法。矣。嗚。呼。憶。儂。君。耶。世。界。不。仁。殲。此。良。友。此。良。友。已。成。冤。獄。矣。奈。何。無。供。辭。而。即。罹。死。刑。耶。是。耶。非。耶。亦。不。能。無。疑。耳。悵。望。終。日。次。早。復。購。一。報。閱。之。載。有。暗。殺。實。況。嗚。呼。死。情。屬。實。憶。儂。已。長。辭。此。罪。惡。之。世。界。矣。年。年。芳。草。

永留遺恨。黃土無情。竟埋白骨。遂歎息良久。此奈何。天涯亦無可如何。置之耳。因是不怡者累月。心養神定。漸復其舊觀。一日適由藏書樓返。閱得社會風俗記一書。異常興快。行路作疑。思狀突有一人。觸余腦筋。不禁愕然。即入學校某君向余握手也。彼後隨一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鬚髮蓬蓬。若亂草。余不識其人。因向友人曰。隨君來者。果何人歟。其人正呼余曰。話零君數載以來。何以慰渴別之情耶。聞其聲始知爲沙西利君。然前話已脫出諸口矣。不覺捧腹大笑。然又念同志之橫遭凶折。亦復轉喜爲悲。乃謂沙西利曰。盍往余處否。沙西利曰。然余正覓君也。遂把臂抵余宅。並設床就宿。余舍中某君因須返學校。即就此告辭。俄頃就晚餐既畢。遂歸余室中。暢談竟夜。余特備以點心咖啡。聊濟飢渴也。沙西利乃悽然向余曰。余欲應友人之招。將赴瑞士特經巴黎。過訪同志耳。今得良宵。可一吐其懷抱。此數年之中。所經之困苦。豈同志所能料及耶。吾恐言畢。復累同志憂耳。余曰。惡。是何言。同志在危難中。旣不能助一臂之力。今虎口餘生。余急思窮其究竟。望速談。毋略言畢。余傾耳敬待。沙西利君之發言。沙西利乃向余曰。余自君別後。第二年復遭政府摧殘。報章停板。半月費盡。勞力始組織就緒。改名公道報。與余慘淡經營。最得力者。即余愛友晦達若也。余愕然曰。晦達若。汝之愛友耶。沙西利曰。然。余曰。今安在此。熱誠之女子。在革命史中。亦足增色矣。沙西利悽然答曰。余即爲君細述也。此女子亦誠熱心矣。余初識之於會場中。時憶儂君開會討論一切。有女黨員爲之介紹入。然余慕念之心。已非一日。當思潮膨脹。人心湧動。時各處同志。

通函討論者。一日之中約數十次。一日偶在棹中接得一函筆迹清麗不類男兒。余即拆讀之。略謂余主張之革命極願贊成。且訊關於革命之書籍爲之介紹。思一睹其究竟。筒尾列名晦達若。叩余誦讀之下。不禁欣然。意謂吾黨流血之價值足以代表女子勇往之精神。當時即覆一書詳告一切。並附寄革命書籍若干冊。次早復接其一書。俠氣淋漓出於言表。且痛陳世界之罪惡。氣慨雄詞爲余初想像者。或有以過之。余不禁遙祝革命之前途多增此一線曙光也。因是與晦達若之通函如萬縷之蠶絲連延不絕矣。及至開會晤面時。一見傾心慕念之誠有加無已。是晚因遠方有一老同志來復叙於部中。晦達若亦列坐其中。嗚呼。余一睹絕妙之奇女子而委身革命。淒涼之獄中。不禁由敬生憐。由憐生愛。意謂得交此良友。平生可無遺恨矣。次晚復得其來函。意謂兩次會面均未暢叙。悵愴何如。且導余地址。約今晚相晤。並先在一會所探問可也。余得函即乘車赴其地。果一會所在。因訊問接待者。不意其人導余入引一人。至則獐目之男子也。余意愕然。竊思晦達若即寓其中。否。因訊問之。其人不答。復謂吾曰。吾家母已赴聖彼得堡（俄京）家中無人接待耳。意甚拒絕。嗚呼。不意歐洲文明竟染此現象乎。相視愴然。不作一語。更無談論之餘地矣。且其貌凶橫。凌人。余遂悵然出。又不知晦達若果寓其中耶。亦宿他舍乎。盤桓久之。因問警吏曰。汝知晦達若其人歟。警吏指前方謂余曰。高樓十九號。即晦達若家也。余急趨近。按鈴入。惟聞房中發清捷之音。白沙西利先生來也。即趨而出。意態欣然。嗚呼。余一片之熱情得披露君前乎。不意相談。

片刻並偕其女友略致寒暄而憐惡之男子復亦歸來矣余因迫之下遂愴然別去晦達若偕其女友送余至門前曰君乎！余之家庭其聲至慘欲斷而欲續者屢之嗚呼人非木石誰屬無情余潸然涕下再三珍重而別次早在報房料理發行事傳言一女學生來云訪沙西利也余相約入會客室中余曰昨晚冒昧並未請教尊字殊稱唐突其女子曰余小字劉羊余遂呼之曰劉羊先生劉羊固伸明大義主張革命之一人也余並問晦達若先生安否劉羊慘然答曰晦達若妹身素弱昨因先生被乃兄凌辱事特使余來敬候先生且望先生見原也余愕然言曰乃兄耶！劉羊答曰然余即歎曰乃兄之爲人晦達若能堪之乎劉羊曰教育經濟問題受其牽制耳並致意先生約今午在別墅相會也余曰別墅乎劉羊曰吾人因學擊劍術特覓別墅意在勿觸人注意也余聞言之下不禁欲狂既慕文學之佳麗復念俠義之過人即就擊劍觀之其志固不在小也嗚呼余之愛晦達若一談其事而志往益雄遂將劉羊見原之說亦復置之不答劉羊知我當諒我之苦衷而知我正憐晦達若君也不知我者以爲其人得無懷恨耶余思念及此即覆其前言曰余實憐晦達若君至於見原之說斷談不及此且吾人前途之危難正未有艾區區又何足以介懷適時校對部向余索社論劉羊亦就此告辭並向余曰先生午時定去勿負約也余曰千萬致意晦達若君保重身體勿以此爲念余如約赴該處也劉羊珍重握別余遂返編輯室擬稿既成付與校對取表觀之時已十二句鐘矣余即隨便就食少許即登車逕往晦達若處果如其言按鈴不得

入靜聽之。寂無人跡。嗚呼！果何故耶？能不令人悵望欲死乎？不得已，復逕往彼家中，適一少婦出，余恭敬訊問曰：晦達若在家否？婦人答曰：彼赴友人家矣。其家離此不遠，可往訪之。並指示余地址。余感激非常，盡禮而別。復登車直赴該地。適晦達若已偕劉羊出，對余曰：君來乎？余正欲赴君館社也。余再訊，乃知此地即劉羊家中也。乃兄出來接見，生甚和洽。但爲人所拘，亦不能聊表懷抱耳。晦達若曰：彼兄知禮，非若阿兄之不道。余聞之，悽然。時許卽別。晦達若謂余曰：每日二時，余等均。在別墅習技，願君惠臨，可談叙也。自是余日日。至二時，則往彼處觀擊技。惟劉羊在前，余殊不願談懷抱。惟因愛友之友，余亦敬待之。每日會晤時，仍每日通函數次。言之不盡，筆能及之情，往之深，非可言喻矣。余與彼會晤時，反不若筆述之自由。故愛情繚纏，惟筆能達之。會面時，惟各含恨而已。一日，余致書於彼，暢言愛情事。且曰：余之愛君，正欲共死生，同患難耳。余能死於良友前，余無遺恨矣。次午，又復會面談笑。竟夕，晚復接來書，大旨謂：海枯石爛，此情繚繚。君前途浩大，願努力勉進，勿以余爲念。况交友相知，貴相知心。果能晤愛情，余不能不隨君同一快死也。嗚呼！此人何人，竟出此言！此時何時，竟入吾耳！此時余心大慰，同生死，患難之心益決。次早，即附一照片，並函件寄之。曰：蒙君知己，平生足慰矣。余努力前途，決不負君之意。且知己情懷，余生死不能忘也。遂附誌照片之後，略謂：同生死，共患難，願與君偕。余與知己終身之愛情，將隨流血史上，照耀千古矣。次日會晤，亦不談及，惟各露情摯而已。自是往來無間，日而通函，均以知己稱。縷縷盈幅矣。時憶儂。

君得閱一函而歎息不置。謂蘇菲亞第二復生矣。彼於危難中識君。其識量亦可。概見君其敬愛之前途。可爲矣。其時同人。有演新劇爲貧兒院籌款事。余亦擔任經理。演劇時。晦達若偕其友。亦來適有一女子。觀劇有異言。欲發慨激之論。以驚座一堂。事爲余覺。而善言調和之。事遂寢。次日。晤晦達若。時彼囑此人。不必交實女界中之罪人也。自是彼時來訪。余均卻之。不見。既而爲黨事。彼言願代籌資。余亦力卻之。吁。余非與彼有宿怨。不過良友忠告之言。未敢或忘耳。豈知風雲變起。恨海生波。晦達若復識一女友。入聖彼得堡學校。余因黨事赴京都。亦與該女友晤面於黨人俱樂部數日。余即返莫斯科。當晚復造訪晦達若。若君沙西利言時。其形哀泣。不能作聲。余因而訊問曰。沙西利君。余在莫斯科時。君與彼愛情何如乎。沙西利君答曰。是在初交耳。余復竊思曰。初交而兩相戀愛。若是之誠篤。誠鍾情之至情也。余急思探其究竟。復謂沙西利曰。請續汝言前言之事。余盡領會之矣。沙西利欲言。又縮者。屢嗚呼。此中殆有冤獄乎。沙西利曰。然。良友二字。竟成冤獄矣。余曰。速續汝言。余聽之矣。沙西利乃曰。余當晚訪造該處。見鐵鎖森嚴。門前芳草。悽無人跡。嗚呼。余此時愁腸寸斷。呆立若木。雞急赴劉羊家中。亦寂無人聲。悵悵返去。形類瘋癲。同人見之。咸以爲異。均向余問曰。黨中有何變動。否。余答以無。嗚呼。是晚也。余爲最悽涼之夜。月也。次早。余復發一信。探其究竟。又恐家庭風潮。致累良友也。日近中午。悵望欲絕。忽聞步履聲。從梯而上。回首觀之。即劉羊君也。其貌凶惡。大異平常。嗚呼。果何爲哉。而惠然來此耶。劉羊君曰。晦達若之兄。已大鬧家。

庭。其。姊。因。良。友。二。字。亦。索。晦。達。若。與。先。生。來。往。之。通。函。查。畢。仍。復。還。之。于。先。生。耳。余。再。欲。窮。詰。勿。答。時。久。則。厲。聲。曰。同。志。天。下。盡。同。志。耳。何。必。在。形。交。耶。余。聞。言。大。窘。知。其。中。有。變。且。索。還。信。件。摧。戮。人。權。其。乃。姊。亦。文。明。自。命。者。何。自。出。此。暴。舉。耶。既。而。念。及。晦。達。若。所。謂。交。友。相。知。貴。相。知。心。余。倘。不。還。彼。信。件。又。何。以。慰。知。己。耶。即。晦。達。若。不。予。交。也。余。亦。不。能。以。此。手。迹。牽。制。人。之。自。由。嗚。呼。余。此。心。幾。盡。碎。矣。遂。啓。箱。取。出。按。數。付。之。不。留。片。紙。隻。字。自。謂。足。以。無。負。于。知。己。矣。劉。羊。得。函。件。作。乾。笑。曰。乃。姊。閱。畢。即。歸。還。君。也。余。淚。欲。滴。盈。盈。棲。眉。睫。矣。乃。強。作。語。答。之。曰。請。君。勿。送。還。交。晦。達。若。收。存。可。也。嗚。呼。余。始。知。其。中。風。雲。又。變。幻。矣。連。日。余。不。得。進。飲。食。憶。儂。慰。問。尤。殷。執。余。手。謂。余。曰。吾。敬。愛。之。沙。西。利。君。汝。奈。何。戀。愛。一。女。子。而。忘。却。黨。人。之。前。途。乎。余。答。曰。憶。儂。君。前。曾。與。吾。言。令。吾。勿。負。彼。彼。終。能。助。余。有。爲。也。今。我。負。彼。耶。彼。負。我。耶。憶。儂。復。慰。余。曰。余。現。決。不。能。判。決。彼。爲。無。意。識。之。女。孩。凡。情。之。深。也。必。有。將。來。之。奇。遇。會。合。之。君。果。愛。晦。達。若。當。勿。忘。其。初。志。也。余。聞。斯。言。如。萬。箭。穿。心。益。增。余。之。悲。痛。次。早。憶。儂。君。復。因。黨。務。急。赴。亞。歷。山。大。當。晚。復。來。電。促。余。赴。亞。歷。山。大。余。身。體。已。病。不。復。能。行。適。有。一。女。黨。員。視。余。並。云。當。代。達。意。余。即。書。一。函。付。之。即。云。可。得。一。面。死。無。恨。矣。明。午。當。赴。車。站。送。某。君。行。可。相。會。也。次。日。如。期。余。強。支。其。病。體。乘。車。赴。車。站。適。晦。達。若。君。因。天。寒。大。風。遮。一。長。領。之。外。套。余。幾。不。識。其。爲。晦。達。若。也。急。問。之。某。君。（某。君。即。昨。晚。代。余。通。信。者。）某。君。指。彼。謂。余。曰。非。晦。達。若。乎。相。見。之。下。無。限。悽。然。既。而。車。既。行。余。各。道。寒。暄。且。多。人。圍。余。左。右。

即至愛之人在前亦復不能作一語矣。車去余儻悔遼若返間欲有言而無情之伴侶復咄咄逼人矣。無何遂登車各返。余臨行握晦遼若之手曰：前途保重務常通信也。晦遼若點首諾之。余以爲一諾千金。晦遼若固不負吾也。次早復接亞歷山大電促余起行且得晦遼若之一諾心稍慰以爲心固在耳。不難再續前緣也。況昨日大風彼以送友故不辭勞瘁而惠然肯來其乃姊必阻其行而有以珍惜之矣。彼竟赴約與余一面雖未暢叙苦衷其心可想見矣。遂應憶儂之招急赴亞歷山大適其時政府捕余甚急。莫斯科之警長實余之仇人也。余之革命小冊及報章鼓吹主義事彼一一皆報告至政府。余得斯信勢不能返。莫斯科憶儂促余赴瑞士。余是以念吾友而暫留滯巴黎也。嗚呼余至巴黎之次日即吾同志憶儂被捕時矣。余愕然曰：憶儂暗殺總督事未先示意同志耶？沙西利答曰：暗殺是個人直接行動事雖至交決不應言及也。余又問之曰：然則晦遼若並未絕君矣。沙西利即從其身旁取出信一封附照片一。信內云：前所往來信件余皆焚去未留。今收得兩圖並一照片附上。望查收某某白。余視之復問曰：然則君去函索信件耶？沙西利曰：然彼還余照片已去其字迹矣。余聞之亦悽然。既而沙西利君握余手而告余曰：余知罪矣。余知罪矣。余方欲有所勸之而復聞斯言急問曰：此本正當事罪惡何來哉？沙西利曰：余在亞歷山大時憶儂曾謂吾言君熱誠人也。數日風波而憔悴若此豈能爲黨人出力耶？余臨別時彼復以忠言相告曰：苟懷公義必得死所何必戀于私情而忘公義也。嗚呼！今憶儂死矣。余正當保此殘軀爲同胞盡

力。余。愛。世。界。同。胞。余。甘。爲。同。胞。而。死。嗚。呼。話。零。君。果。知。余。之。懷。抱。乎。余。亦。投。筆。相。賀。曰。苟。懷。公。義。必。得。死。所。必。得。死。所。幸。君。珍。重。前。途。時。以。同。胞。爲。念。也。沙。西。利。亦。答。曰。余。愛。同。胞。而。斥。私。情。余。久。病。之。軀。不。復。再。言。情。愛。矣。時。更。深。漏。盡。萬。籟。俱。寂。沙。西。利。新。從。東。方。來。復。述。此。悽。慘。之。事。于。身。體。頗。爲。不。適。余。卽。進。以。白。蘭。地。酒。飲。畢。遂。就。寢。次。午。沙。西。利。君。又。復。有。瑞。士。之。行。矣。余。再。三。祝。其。珍。重。而。別。沙。西。利。復。向。余。曰。人。學。校。某。君。所。代。致。意。世。界。大。革。命。風。雲。湧。動。時。紅。幟。旗。下。後。會。定。有。期。也。

(完)



吳門 周瘦 鷗譯 霜 刃 碧 血 記 每冊 大洋 四角

此書叙一瞽者踣於道經一女子救入
 巨廈此巨廈中忽出現一暗殺案瞽者
 累欲告發咸為女子所泥不果後女子
 竟設法使瞽者之目重明利用為傀儡
 演成種種可驚可駭之國際交涉大案
 然卒為瞽者輾轉偵破而與所愛結婚
 情節奇幻令人拍案稱絕全篇釐為三
 十章七萬數千言按日登載時報早博
 社會歡迎茲復彙印成帙凡二百餘頁
 首尾啣結開卷了然洵言情小說中別
 開生面者已

時報短篇小說第一集	九十三年	空谷蘭	情網	阿難小傳	環球旅行記	女學生旅行記	窟金銷	雌雄影	雙淚碑	莫愛雙麗傳	雙冑絲	曼玳琳	土裏罪人	新西遊記	梅花落
三角五分	四角	七角	八角	五角	四角	六角五分	四角	三角五分	一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九角五分	四角	三角	八角

上海正書局發行

行草大字典

連史紙印 六冊 一元八角

書法為吾國特有之美術而行草又為
日用所必需此書搜羅歷代書家行草
之作集其精華按照字典部首編次凡
應用之字無不備俱眉目然釐檢查極
易足為臨習行書草書者之津梁而歷
代書家之精構南北派別之名人行書
草書之變化會合一編學者不難於此
中窮原竟委考其大要得此一書足代
古今書家專集數百種而有餘實高等
小學中學師範等學校教員學生及美
術家臨池家政治家商業家不可不備
之良書也

有光紙印 六冊 一元二角

上海望平街正書局發行北京琉璃廠



小說世
火中蓮

(霽谿劉瓊笙著)

積雪初霽。凍雲不流。朝旭一輪。自東南隅。峯巒湧出。掩映北郊。間老屋三五。櫛比而居。有二婦人。就荒地。上。俛日取暖。一業餅餌。曉起。浙米指冷。欲僵入碓。舂之。相杵之聲。與寺鐘相應。和一以製造。冥鑿爲業。取碎紙。浸令糜爛。漉之。使乾。風緊水凝。兩腕幾不知痛。楚業餅餌之婦。年較少。蓋嫠也。撫一子。臥床猶未醒。製造冥鑿者。其夫爲文弱書生。亦戀戀布衾。不即。心惟二婦。聞雞聲。相率出操作。執業之苦。無逾是者。乃能歡笑如恆。雖龜手而不息。閱者諸君。試猜二婦之。世產何方。來何地。必以爲田家女。食貧居賤。耐苦習勞。其素性然也。孰知其前後所處。苦樂有判。若霄壤者。今之甕牖繩樞。昔之歌臺舞榭也。今之園蔬野藪。昔之海錯山珍也。今之篝火寒檠。昔之金釭寶炬也。今之荆釵裙布。昔之蜀錦齊紈也。方其盛時。衣香扇影。弱不禁風。水滑脂凝。嬌方出浴。五陵年少。浪擲纏頭。九陌遊蹤。爭盟嚙臂。當日勾留樂地。盛傳北里香名。迄今回溯。前塵不過南柯幻夢。黃梁飯熟。宿酒頓醒。白紵歌殘。塵緣已斷。蓮花新出水。但求却脫火。

坑。棚。絮。免。沾。泥。何。必。嬌。藏。金。屋。惜。無。海。內。知。名。士。能。教。彤。管。揚。輝。同。是。天。涯。淪。落。人。聊。爲。青。衫。寫。恨。雖。非。靖。節。閒。情。之。賦。抑。亦。虞。山。小。史。之。遺。也。已。年。較。少。者。陳。氏。女。居。江。采。蘋。故。里。荔。江。秀。氣。多。產。名。姝。女。雖。小。家。碧。玉。而。娟。好。幽。靜。父。母。均。鍾。愛。之。無。如。歲。在。龍。蛇。災。星。入。戶。萱。花。旣。謝。椿。樹。又。彫。弱。息。零。丁。淒。淒。靡。託。族。叔。某。素。無。行。有。盤。龍。癖。以。掌。珠。之。可。以。供。孤。注。也。假。意。殷。勤。代。爲。覓。偶。數。日。謂。女。曰。我。家。寒。素。烏。衣。子。弟。誰。肯。下。玉。鏡。臺。者。無。已。其。小。星。乎。女。曰。自。分。命。薄。妾。媵。亦。匪。所。辭。但。求。得。謹。厚。者。勿。爲。秋。扇。之。捐。可。耳。叔。探。得。口。風。大。喜。而。去。一。夕。抵。女。室。攘。臂。言。曰。茲。有。鯉。邑。世。家。子。鯤。弦。初。斷。欲。續。鸞。膠。與。叔。素。稔。因。晉。省。過。我。相。與。訂。姻。事。已。諧。惟。約。先。送。至。渠。戚。家。俟。歸。時。消。吉。成。禮。好。姻。緣。莫。錯。過。也。明。晨。買。舟。西。渡。至。其。戚。家。暫。駐。庭。舍。華。好。飲。饌。亦。精。潔。姊。妹。花。數。朶。均。作。時。世。妝。列。屋。而。閒。居。爭。妍。而。取。憐。心。疑。之。一。姬。名。桂。花。見。女。相。憐。愛。夜。分。盡。以。實。告。蓋。已。墮。平。康。中。矣。老。鴛。林。少。有。姿。首。面。微。黑。咸。稱。爲。烏。妹。妹。在。香。粉。地。獄。中。高。張。艷。幟。所。入。頗。不。貲。秋。月。春。風。等。閒。度。朝。去。暮。來。顏。色。故。韶。光。難。駐。明。鏡。催。人。杏。靨。桃。腮。轉。瞬。已。紅。銷。綠。暗。况。復。有。烟。霞。癖。結。香。火。緣。枯。管。一。枝。吹。殘。玉。貌。寒。燈。半。點。燬。盡。珠。容。烏。妹。妹。已。作。黑。盤。茶。孰。復。向。衰。柳。殘。荷。流。連。風。月。者。不。得。不。購。數。株。錢。樹。子。作。風。流。簿。上。替。人。博。夜。合。資。爲。娛。老。計。桂。花。數。輩。已。播。艷。名。得。女。尤。喜。甚。召。之。至。前。傳。以。衣。鉢。舉。凡。迷。香。洞。攝。魂。鈴。灌。黃。湯。敲。竹。槓。諸。心。法。悉。授。無。遺。女。聞。言。羞。赧。頰。暈。紅。潮。繼。而。心。定。情。堅。置。之。弗。聽。雖。曉。曉。入。耳。直。如。陳。咸。教。諂。頭。觸。屏。風。老。鴛。怒。極。大。聲。訶。斥。桂。花。急。奔。

入柔葩嫩蕊。早已摧折不堪。愁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憔悴淒涼之態。能使人之意也。消娟娟此豸。誠塵世間之可憐蟲。已桂花扶入。已房再三勸慰。謂妹初來時。豈甘以女兒清淨身。飽虎狼饞。吻酒闌燈。掩戶悲啼。思提三尺紅羅。了此浮生殘局。嗣念依人小鳥。已入樊籠。泣露寒蛩。難離幽砌。灑盡杜鵑之血。終非故國河山。驚回蝴蝶之魂。可奈殘宵風雨。身輕似葉。敢誇傲雪之梅。命薄於絲。聊作隨波之荇。彼夫尋香醉客。選艷青年。方以爲窈窕佳人。歡樂何極。豈知樽前笑態。無非假面。登場枕上。淚痕每至。傷心待日。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姐姐守身比玉。吹氣如蘭。桂府嫦娥。暫受風塵之謫。蓮臺侍史。竟尋綠野之盟。不妨借鴛閣之藏春。作雀屏之選婿。果得同心佳耦。如意郎君。渡迷津。登彼岸。直意中事耳。因循數日。有碩腹。賈見女。驚絕以重金。啗老鴇。強爲梳籠。老鴇以女意稍回。當可入彀。因面告之。期以明夕。女聞而駭。故作鎮定。歸房後。泣不成聲。痛憶雙親。肝膽俱碎。萬念灰冷。何惜殘生。時房中陰陰有鬼氣。燈燄忽明。忽滅。作碧綠色。一盒芙蓉膏。已送芙蓉神歸香國矣。桂花詣女。慰唁。見房門緊閉。知有異。急破戶入。高聲喊救。家人畢集。買藥灌解。嘔吐狼藉。一縷香魂。方由離恨天。重遊人世。睡客中有何姓者。雖業屠沽。素稱豪俠。聞信起視。心欽女之貞烈。欲爲之拔出污泥。謂有弱弟。桑硯久磨。一衿未獲。何郎風度。與女年貌頗相當。但家徒四壁。恐畫中人不能作苦耳。如願下。就當破囊論贖。爲二人作撮合。山女聞力疾強起。頰首鳴謝。崩角至地。議遂定。桂花泣謂女曰。姊得所矣。我將如何。女勸以從良。桂花曰。凡妓女適人者。每於

留宿諸客擇其豪富之家朝夕喧聒代爲脫籍入門擅寵予取予求不汝瑕疵髮梁肉衣文繡乘輿出遊車如流水馬如龍戲館公園蹤跡殆遍粉白黛綠仍不脫花叢中舊習無論驕奢過甚供給不堪有下喬木而復入幽谷者即白頭厮守豪華相競亦非超拔苦海之初心妹欲從良惟思嫁一寒儒茹苦含辛藉爲懺悔俾生生世世勿復墮女兒身受一切苦厄前日訪妹之慘綠少年卽姊許配何郎之從兄人頗蘊藉而地無立錫果能借彼蕭齋爲妹蒲團坐所苦蟲食蓼稍贖前愆且與姊相距匪遙朝夕過從尤易互相磨礪姊其許我乎女極意許可豪俠之何姓客亦允爲玉成不浹旬鴛鴦同命鳥雙宿雙飛已向北塘棲息枇杷門巷裏人非木石孰能無情諸女伴感觸涕零沈迷頓悟或言尋故劍甘藜藿以如飴或願入空門供香花而頂禮或居小君之列喜如樛木承恩或膺繼室之尊不至蘆花起釁風流雲散花謝庭空繡幄圍香香銷永夜瓊筵縱酒酒醒殘春彼老鴛殘忍性成豈能任乳燕雛鶯飛入尋常百姓家而不索千金重價哉特以二女之摯語柔情爲所感化而不覺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愛財如命之心早已雪融冰釋羣雌粥粥遂得脫離塵網各遂私衷老鴛亦棄業閒居於習靜中得小佳趣前此遇一遊客授以針砭術因隸樂籍不屑問世至是乃出而視疾一針見血篤病頓瘳人家爭延致之尊如女華陀不至爲人賤視矣一日有請之治病者至其家則病者爲癆瘵疾微息如絲殆已不起幃中嚶嚶啜泣審視卽陳氏女因加慰藉謂何郎症不可治但聞爾已抱雛撫遺孤守苦節俾知烈焰中有青蓮花亦千秋佳話也今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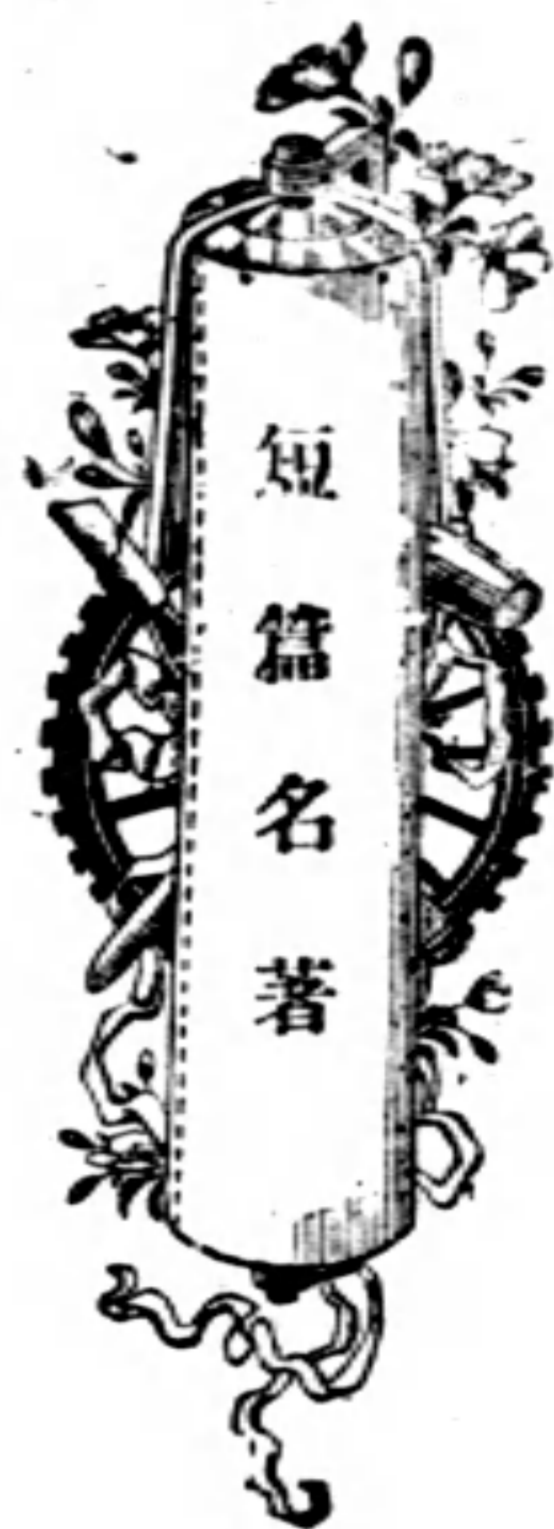
忽。十。餘。年。女。醫。已。圓。寂。而。二。婦。之。貧。如。故。執。業。亦。如。故。安。於。所。遇。終。無。怨。言。余。冬。日。路。過。其。居。遇。而。憶。之。
拉。雜。書。此。貯。郵。筒。寄。滬。瀆。情。海。茫。茫。或。有。聞。而。回。首。者。則。此。舉。爲。不。虛。矣。



●結婚奇談一

(冷)

▲醫生之妻。德國柏林某醫生者多忙人也。一日偶暇乘馬達車（俗名汽車）訪其友。其友之妹素強健而患小恙者。醫生乃勸之同車以吸外間空氣。行近郊外適遇一病招醫生往診。醫生入視友妹乃待於車上。豈意病人乃係割症又危急萬分。刻不及待者。割須有人相助而倉猝之間何來助手。不得已出而語諸友妹。友妹聞之惻然曰。我相助可乎。醫生曰。汝雖未曾見過割症。然夙問汝素有胆量。或者其可。因告以諸藥之名及割時相助之法。乃試爲之。割時友妹專心一意爲醫生副佐。並無絲毫畏怯之念。及至事畢。不覺暈倒。醫生乃醒之。未幾仍偕同乘車而歸。歸後醫生語其友曰。若妹真余職業上之賢助也。因求婚焉。遂與其妹結婚。醫生之擇妻可謂不忘其業矣。



短篇名著

編術
奇談
盜畫

(毅漢)

盜

畫

亨利索生方。佇立一店家窗飾之前。以手探衣囊中之錢。向窗中觀望。適一女子亦立其側。女子狀態。殊溫雅。貌復美。作巴黎裝。時方仲秋。已下午六時半。亨利遽向女郎曰。姑娘能惠答吾請。與我同往晚膳否。女聞語。愕然。向亨利細審。已乃曰。否。言已即行。亨利面大頰。顧復趨前。語之曰。姑娘乃令我羞愧。無可自容。女曰。君自冒昧耳。亨利曰。非也。姑娘將以我爲惡意。實則非是。女復細察亨利之面。見此少年風儀。至美。知其且絕非惡類。思少頃。乃曰。善。我本已饑甚。初無不能與君同膳之故。惟夙受祖母之訓。故未敢從命。吾乃外國人。不諳此間習俗。若君不見虞。我有他者。則或可與君同膳。亨利曰。蒙姑娘見允。不勝榮幸。惟吾等將何往。爲佳。女曰。當以克列脫倫之東室爲善。言已。嫣然而笑。亨利曰。姑娘誠仁者。我將僱車。至女曰。仁。又於君何補。吾等步行可耳。二人乃比肩行。是時已黃昏。向西仰望。天邊作深紅色。屋宇之頂。則已灰黯。無光。街衢間之燈火。已燦然。漸繁。此少年士女二人。皆自詫其遇合之奇。已而行抵克列脫倫。卽逕入所謂東室之食肆。女方去其手衣。檢點食表。時忽問亨利曰。君胡爲而邀吾同膳。亨利曰。此間習俗。

男子邀女子同膳。初不爲異。女微掀其眉。亨利又曰。姑娘之意。乃謂我何乎。女曰。吾意甚佳。決不疑君爲非善類。亨利曰。誠然。吾但效法他人耳。即彼最高貴之男女交際。亦不煩人之紹介。許與同餐。吾輩又奚不可者。女曰。其理由何在。亨利曰。凡人寂寞之時。莫不如是。且男子囊中常有錢。則一餐何碍。女曰。佳運哉。君乃有多金耶。亨利即盡掬其衣囊中之錢。出而數之。笑曰。共有三磅十五先令。晚膳外更足敷吾明日之用也。女呼曰。祇此三磅十五先令耶。爾囊中祇此。淺淺者。乃作東道主耶。亨利莊容答曰。誠然。凡此間男子。每當其囊中有錢時。其第一念。即曰。吾將何往。覓得一女子同享之耶。是以不足異也。凡女子有所欲。必竭其所有以進之。女曰。此寧非下愚所爲耶。請以胡椒授我。亨利曰。恐此胡椒不佳。女曰。無妨。君能以姓名見告否。亨利以己之名刺置桌上。女亦自一小金匣中。出一名刺。報之。刺上字曰。芬麗弗郎西士。女忽舉目視亨利。問曰。君胡爲而貧至此也。亨利略思少頃。答曰。吾自有生以來。固未嘗爲富人也。女曰。君執何業者。亨利復思索良久。曰。吾亦不自知。吾所執之業。不恆。今則并一事而無之矣。近謀得一職。當於明日始業。女曰。吾已爲君擇得明日所當爲之事。亨利大詫曰。信乎。女以肱支桌。以掌支頤。欲言復止。遲疑少頃。乃曰。吾所以生存者。惟恃吾智。吾自謂腦中所貯智多。不虞涸竭。不知君亦具此智否。苟君有智。亦必不足道。蓋君之智。若優。則必不至陷於三磅十五先令之境。世上之機運。至多。然此種機運。惟智者可取之。不智者不能染指。有時所事之事。至險。惟險中。乃有真趣耳。女言至是。乃不畢其辭。以笑。

聲蔽之。復言曰。吾方遇君時。正覓此取財之機。運今果得之矣。吾可以適合之職事。予爾。惟後來如何。則不敢預決。言至此。遂止。四矚室中。復曰。此室之狀。雖不宏大。然其中實含有無窮之物質。猶之花果之子。狀甚纖微。其中所含者。實不可以限量。此間之人……是時一侍者方以鹽器進。芳麗遽止其言。徐徐進食。直至畢一器。始繼其言曰。凡人之以智而取得種種者。又不可偏於不正。且宜留意各事。凡一名一物。皆宜謹藏。胸中人或舉一聲望素著之名。必可立知之。或舉一人相示。則能立識其名。吾今試以一人叩爾。幸君稍俟。蓋此時尙未有人也。爾時室中之來者往者。絡繹不絕。來者漸衆。芳麗仍進食如無事。八時半。食事已畢。芳麗始曰。君見適入者爲誰否。亨利迴首果見一人入。惟不能知其名。芳麗曰。苟君爲有智者。則舉凡倫敦有數之人物。皆可一望而識之。此乃貴人朗博洛甫公也。君見其右臂繫以紉帶否。亨利曰。見之。芳麗曰。若見今晨報章所載。此公遇意外之事否。亨利頗自愧。聞見不廣。囁嚅答曰。未也。芳麗以兩手相捩曰。嘻。吾固知君必未審及此。雖然。吾且告子。朗博洛甫公於昨日傷其臂。渠已約於明日赴大獵會。深恐手創不能行。第據醫士言。無碍於事。朗博洛甫者。巨富也。吾曾見其至。番却區之陶策脫。銀行此事。殆未久耳。亨利暗笑。此女郎閱歷之淺。以爲入銀行者。安可決其必爲巨富。因以此意語女。芳麗大笑曰。愚哉。我豈因其涉足銀行。遂疑其爲富也耶。吾蓋深知其有巨款存於此。且常至其分行也。亨利曰。然則是亦何補於姑娘。芳麗曰。苟吾向其假銀者。則此事亦不爲無補。亨利思少頃。問曰。姑娘果擬與

是人假銀耶。芳麗曰：吾意如是。其數約在五千磅。亨利笑曰：吾親愛之芳麗姑娘，母作是荒誕之談。五千磅談何易易。苟非至好之友，因至重要之事者，肯以此數相貸耶。姑娘似一身而外，別無親屬，竟行此險事。在愚意卜之，似不宜爲。吾與姑娘交誼，雖未深，實敢以此忠言進勸。芳麗以纖拳擊桌，柔聲呼曰：噫，懦哉。孰意此堂堂男子，其怯弱乃至於此。請勿更言。此亨利曰：否，此乃義所當然也。吾且問姑娘，姑娘何由得交。朗博洛甫者，芳麗曰：吾固未嘗與渠結納也。言已吃吃笑，似哂亨利之笨笑。時兩頰之渦深入，目灼灼，倍覺其媚。髮披拂，向左右分，卽一衣一冠，亦無不足以助美人風度。亨利口噤者久之，始曰：姑娘旣與渠無素，則何能向之告貸。芳麗略睜其目曰：吾可不必向之啓齒。若向之啓齒，則彼必以否字見荅。耳亨利曰：然則……芳麗曰：向人假銀，其法至多，不必拘拘于成例也。亨利微舒其氣曰：果有是者，我亦欲得知一二。芳麗曰：君苟能留意於此，吾將有以相授。吾此次之事，當有用君之處。此次之事，已急切不容更待。事成後，當各得其半。言已，伸手與亨利力握曰：吾件乎。吾等已覓得佳運，可賀也。言已，執咖啡杯與亨利之杯相觸，已乃飲之。亨利曰：吾等所爲者，爲何事歟。芳麗曰：歸途當授君以開卷第一課。此時卽行矣。二人遂同出，僱一馬車，命駛至開星頓之某街，以意測之。芳麗似居此街。旣止，芳麗謂亨利曰：此時才十句鐘，不妨入此少坐。亨利因隨之入。至一小客室，室幽靜，雖飾以絲製之椅褥，顧仍不失其爲清雅。芳麗坐一衣櫥旁，以鑰啓一抽屜，自其中取一囊，復由囊中數二十梳物，令謂亨利曰：少年人，盍取此。亨利愕然。

曰。否。芳麗曰。取此。明晨。往存之。陶萊脫。銀行中。換取一支。票簿。並叩其收銀之書記曰。此間。經理。爲某君乎。此某某之名。可隨意言之。或約翰。或鍾士。均可。書記必答曰。否。乃某某也。爾既得此。經理之名。可携支。票簿。趣來。此吾於。明日。十時。候君於此也。復取一晚報。曰。君試觀此。亨利讀之。曰。羅華爾之名。畫曰。約可。汗德。丹。失兒者。乃名家。滑鐵。烏。所繪於上。星期。爲人盜去。至今。尙未。得其迹。然。警察。已略。得端倪。苟有人。能知。風報。信。因而。覓得者。賞格。一萬。二千。法郎。芳麗。待亨利。讀畢。言曰。其賞格。之高。如此。則此物。之價值。可知。吾知。有人。欲得此。畫。甚切也。亨利曰。誠然。但未知。此畫。此時。乃在。阿誰。之手耳。苟知之者。必欲得之也。芳麗曰。雖然是。必富者。始能。辦耳。芳麗曰。善。明晨。十時。吾候君於此。行矣。亨利曰。必如期至。芳麗乃。微側其首。與道。晚安。狀至。媚。亨利。遂覺。此心。已爲。芳麗。所攝。

明日。果如。約至。見芳麗。衣絲織之。晨用。外衣。坐衣。櫥旁。一如。昨夜。別時。狀。方向。電話。語曰。君爲。開脫。先生。耶。昨日。夜深。方至。耶。然。然。此正。所宜。知者。是也。開脫。先生。君宜。守緘。默。且聽。吾言。先生。往謁。白蘭。美爾。乃無。濟於。事。今此。物已。在吾。許。芳麗。弗郎。西士。麥西。姆之。密室。吾至。欲於。今日。下午。二時。與先生。妥議。一切。須知。此事。絕非。詭計。君若。於二。時往。晤白。蘭美。爾者。則渠。必告。君已。無此。物。我爲。誰耶。嗟。夫。先生。乃怯。如鼠。子。我乃。一。女子。也。來耶。甚佳。願先生。晨安。言畢。始起。而迎。迓。亨利。嫣然。微笑。亨利。以支。票簿。置。桌上。方欲。有所。言。女遽。止之。曰。無多。言。且先。觀此。以消。遣。言時。指。桌上。一函。

函爲卡法爾里俱樂部用箋字體欹斜墨痕猶濕書曰……先生鑒僕今晨赴獵諒已爲先生所審今有一秘事雅不欲令吾之書記或代理人知之僕於昨日填就一五千磅之支票當有一女郎來支取現款付之可也。右手受傷不能署名支票本宜命比生代署之惟此事秘密不欲令其知故署名以左手卽此函及函下所署之名均左手所爲可以此函與支票相對朗博洛甫上亨利閱函時芳麗方以左手署朗博洛甫之名於支票上亨利閱已芳麗舉首問曰經理人之名爲何也亨利曰保蓀芳麗遂填保蓀二字於函首先生之上謂亨利曰比生者朗博洛甫之代理人也故函中云云此信箋乃吾向所預備以爲不時之需者今君按鈴令女傭往招送信之童子來亨利如言芳麗復以左手書緘面其地址爲番却區街陶萊脫銀行保蓀先生童子來受函而去芳麗曰吾將於十一時半以此支票至銀行兌取現款亨利小語曰此事毋乃冒險芳麗曰其險至微蓋銀行經理必以爲此乃極常之事蓋前此朗博洛甫曾有類此之一事也亨利曰此事直同盜騙耳芳麗曰君勿誣人此但借貸耳亨利亦不欲更有所言同出僱一馬車逕詣番却區街之銀行芳麗獨入夷然若無事亨利在車中惴惴爲之憂已而芳麗出登車囑御者曰至距白蘭美爾畫商不遠處之特羅利巷止御者聲諾揚鞭疾駛去亨利曰已得之否芳麗默然啓其提囊出紙幣一束曰五千磅在是矣亨利大樂深佩芳麗之能車止芳麗以紙幣授亨利囑曰携此至白蘭美爾之肆購其約可汗丹失兒畫五千磅之數當已足君能識此畫否遂一一詳道畫狀復曰渠當未

有印板。君當自言。知此畫在渠處。願以五千磅購之。若渠不肯售。則恫以危辭。謂官中已探得此畫之端。倪苟不售。則爲事滋險。渠此時方待彼美國代買代賣圖畫之經紀名開脫者。君宜隨機應變。去去勿延。亨利匆匆行至店中。謂僕者曰。吾急欲面白蘭美爾先生。言時狀至急躁。僕者曰。君有名刺否。亨利曰。吾名……忽又改言曰。可勿問爾。但告白蘭美爾先生。言吾有要事。面彼可耳。僕者入已而出。延亨利進。見白蘭美爾面有憂容。似有失望事。見亨利頗露驚詫。亨利進曰。吾乃來購羅華爾失去之約可汗丹失兒畫者。白蘭美爾以背靠椅。後兩手相握。聞亨利言。呼曰。先生母乃狂乎。亨利仍鎮靜如常。就椅坐。厥狀儼如經紀之人。曰。否。君亦知多藏此畫一分鐘。則君之危險亦多一分鐘耶。即我久延於此事。亦至險。白蘭美爾曰。危險耶。亨利曰。然。吾二人之危險也。吾正因此危險之故。望君母更延。吾乃開脫先生之友。吾等所行之事。乃大險。開脫者乃社會聞人。故不敢自露其身。而命我代渠所定價爲五千磅。雖一辦尼亦不可多。速速。吾當於十分時內離此事。急矣。白蘭美爾曰。祇五千磅耶。亨利曰。在此危急之際。五千磅不可謂不多。君若更留此畫數小時。則禍不旋踵。至今此畫何在者。白蘭美爾曰。君携得開脫先生之名刺來否。亨利曰。是安。可携來。白蘭美爾曰。即携來。亦不云險。然此尙不關重要。欸已携來否。爲支票乎。果爾。則我當能辨識開脫先生之署名。亨利曰。非支票。乃紙幣耳。言時。即出紙幣擡桌上。白蘭美爾取而數之。乃置一抽屜中。復由書案之秘處出畫。畫縱橫二三尺。曰。售之矣。然君將以何法携之。去。亨利曰。捲之。裹以

褐色紙更束以繩可耳。白蘭美爾笑曰：誠得即他人見之，亦不辨其中爲何物。吾當爲君裹之，請矣。

亨利携畫出，復入車中。此時車乃向滑特街之麥西姆去。麥西姆者，乃一飯館。二人同入，午飯。芳麗笑語。亨利曰：君行事尙稱機變，不類君狀之蠢蠢。食已，囑侍者爲備一密室。由二時至二時半，供半小時之用。復謂亨利曰：開脫若至白蘭美爾處，不得畫則必以二時來。此白蘭美爾雖已知吾等設計購其畫，然亦必勿敢宣之於衆。至於開脫之意，惟在得畫耳。二人乃同入密室待開脫之來。少選，開脫果至。芳麗起迎之，與握手爲禮，狀嬌憨如穉子。開脫曰：姑娘，即密司芳麗耶？芳麗曰：然。我即芳麗也。指亨利曰：此乃吾之新伴。約可汗丹失兒畫此時方在吾等手。開脫聞言而鞠躬狀甚恭謹。其目則注視桌上之褐色紙卷，不稍瞬。良久始嚅囁言曰：此即約可汗丹失兒耶？芳麗故作詫開脫之狀曰：然也。君欲一視之否？開脫亦不答。逕釋紙卷之縛，細加展玩。芳麗曰：君曾至白蘭美爾許乎？開脫作怪而樂之狀曰：然。渠謂吾已遣密使至渠處購畫去，實則吾初未遣一人。渠又以爲是官中所派，吾乃來此。白蘭美爾大類狂癡也。芳麗搖動其白絲襪而襯以黑皮靴之纖纖小足，微哂曰：即彼狂癡者，又何與於我？開脫惑於芳麗之美，而媚遂不更究其計騙之事。談漸歡洽。亨利亦竊笑之。開脫問價。芳麗曰：欲購此畫者，其值當一萬磅，且必以紙幣開脫。躍踞桌上，側目視芳麗，似深羨此女郎之幹練。呼曰：嘻！天乎！一萬磅耶？此數母乃超出其所值之外。芳麗曰：否。君若得買主，則大可以善價售之。開脫俯其體略前，使就近。芳麗言曰：能得善價與否？吾

未敢必。今以實相告。吾將以此畫售之。希勃。姑娘。若常作此項事業。者當知希勃爲誰。芳麗曰。大富翁也。渠至喜。收羅古物。言時似已立知希勃爲誰。復曰。彼居於列刺。吾意君已告彼。謂代渠覓此畫。而希勃亦已將其所願出之價。告君。渠願出價幾何者。開脫曰。尙未知之。惟視吾購此畫之價。幾何而定之耳。渠亦非蠢蠢者。但一萬之數。實過昂也。芳麗曰。苟抑一毫。吾亦不願售。寧冒險藏之耳。復向亨利曰。君意云何者。亨利曰。固宜如是。開脫曰。吾初不料其價。乃加至如是之巨。白蘭美爾告吾。謂此畫乃一少女携至彼處。求售。自言乃臨自羅華爾之真本。白蘭美爾予以二百磅。且恫之。謂如不肯售。則將許之於官女。乃售之。姑娘則以五千磅購自彼處。今竟索吾一萬磅。而我則……芳麗爲續其言曰。君則向希勃索價一萬五千磅可耳。此時亨利起而前坐。芳麗側言曰。是又胡爲不可。芳麗見亨利坐已側。乃起立曰。吾當就彼隅坐。容爾二人商之。爾二人均男子。當較我爲妥。且言且以目色示亨利。似告亨利曰。一與彼言。一亨利乃絮絮與開脫辯難。芳麗坐於室隅。以背向二人。面窗似向窗外視。實則暗置一小冊於膝上。復出一金製之鉛筆。作書。書已迴首視二人。二人辯漸急。似兩蠟相摩。激勢且溶解。乃以足蹴地。作不耐狀。曰。凡商大事。必助以酒。吾雖貧。亦頗知此道。惟常忘之。亨利可至樓下。擇佳釀來。可自取之。至吾滋不欲。彼侍者來擾人也。亨利乃起而出。芳麗卽坐亨利之椅中。謂開脫曰。君胡嗇吝至此。吾等所索之價。已屬廉之賤。極苟非因官中查之急者。必不忍以一萬磅售之。白蘭美爾亦殊懼……開脫意似動。芳麗能察其色。而

知之。亨利出室門。見地上有片紙。紙乃扯自小手冊者。疑是誰所遺。急拾而視之。其一面書曰「亨利閱。」亨利急行數武。復視其反面。其言曰「告此間之經理人。謂吾命爾借用其秘密電話室。爾即以電話至列刺旅館。告希勃。謂渠不能與開脫購此畫。因此畫現在一人之手。而此人殊不欲接見。一般經紀若渠欲至者。可於五時至麥西姆飯館。訪芳麗弗郎西士。」亨利知此爲芳麗所書。遂如言。辦理事畢。乃以盤承香檳及酒盞。至樓上密室。見二人尙對坐桌次。而容色則已非頃間之狀。芳麗見亨利入。高呼曰「噫。酒乃購自他國者耶。去胡久久也。」開脫君已允以一萬磅購此畫。吾意則以爲至廉賤。開脫乃探囊出十千磅之紙幣。與芳麗並舉。蓋爲芳麗。亨利祝福二人。亦各引盡一盞。報之。開脫取畫欲行。二人亦同時與之下。至門外。適一馬車過。一丐者思爲代啓車門。以乞一辦士之酬。開脫驅之。芳麗則暗向丐者使目色。令勿去。復延開脫同入車。開脫謝不入。自言步行以返。且先至多華街。往晤希勃。芳麗乃與握手爲別。開脫逕行。芳麗與亨利坐車中。車尙兀立不動。芳麗以一銅幣授丐者。低聲語之曰「爾見頃間之紳士否。渠手中携一褐色之紙捲。爾若能於其未抵多華街前。竊其紙捲。擲吾車中者。吾將酬爾以五鎊。此事秘密。渠卽失此紙捲。亦不敢聲張。吾車徐隨於爾後也。」言時。示以金幣。復向傳言筒。囑御者曰「可向多華街徐行。丐者已疾馳去。」亨利問芳麗曰「姑娘與彼丐者何語者。」芳麗笑曰「少選當知之。良久至一處。見丐者已來。疾奔至車次。以紙捲授芳麗。喘且言曰「請速……速有數人。方尾追吾後。芳麗卽以五金幣予之。復向傳

言筒中囑曰疾駛去繞摩爾至赫麥克御者得令果揚鞭疾駛芳麗笑語亨利曰亨利乎此事乃淺易如兒戲吾謂天下事皆如此耳少選車止芳麗曰吾等且入此待希勃來更以此畫售之亨利曰售與希勃後如何芳麗曰此畫之結局耶仍將還諸羅華爾蓋吾非爲竊者取自彼間則仍還之彼處且其賞格亦不劣亨利蹙眉曰吾等行事如此大類誘騙得毋有傷道德否芳麗曰噫君何言世人作事何一而非出諸誘騙其誘騙之刁險使人昧然不察及不如吾等之直捷痛快若君以吾等爲有傷道德則世人無一不傷道德者矣今已幾時者亨利曰將三句鐘矣芳麗曰吾等且往品茗以消遣此兩小時曰時三十分二人復至麥西姆仍候於午間之密室惟此時所携之紙捲已加其一蓋一爲眞品一則贗物芳麗命亨利以贗捲匿置桌下已而希勃果蒞狀疲憊芳麗即迎與寒暄繼始言曰吾等至不欲與經紀之人交易故已拒絕開脫君今此畫尙在吾等手倘先生所出之價能如吾等請則當立售之希勃急問曰姑娘索價幾何者芳麗回亨利領首且言曰一萬五千磅亨利隨曰即一辦士亦不可少希勃不語取畫就光處展視已乃言曰一萬五千磅不爲昂也言時出紙幣數如數授芳麗芳麗復數之曰一萬五千磅也謝君今此畫爲君物言已爲之捲裏復束以紅繩作懇切狀曰君知君此時乃處危險中否人皆知君爲收羅家此時已有人躡君踪至此希勃笑曰吾旣得此畫則雖犯大險亦殊值得芳麗以畫置桌上忽一躍至窗前驚呼曰嘻此人是矣君試觀之君覺此人躡君後否希勃亦至窗前探首外望曰否吾不覺之吾意

當。非。是。彼。爲。誰。芳。麗。曰。此。乃。蘇。格。蘭。場。之。著。名。偵。探。也。噫。速。去。勿。更。延。亨。利。吾。輩。亦。宜。速。此。去。是。時。亨。利。已。將。眞。畫。匿。桌。下。而。以。贗。者。置。桌。上。希。勃。即。取。桌。上。之。空。紙。捲。道。別。而。去。亨。利。急。於。桌。下。取。眞。畫。藏。之。大。衣。內。挽。芳。麗。臂。匆。匆。行。見。希。勃。已。登。一。車。二。人。亦。僱。一。車。去。至。芳。麗。所。寓。亨。利。問。曰。今。又。何。爲。者。芳。麗。曰。君。智。不。劣。大。可。與。吾。共。事。君。宜。以。今。夜。至。巴。黎。矣。亨。利。曰。今。夜。歟。曰。然。今。者。彼。三。人。皆。已。中。吾。等。之。計。其。報。復。之。心。甚。切。當。日。夕。遣。人。追。躡。吾。等。此。間。不。可。久。居。爾。且。携。吾。至。爾。寓。爾。則。携。此。畫。置。羅。華。爾。領。取。賞。金。速。歸。此。勿。忘。我。也。亨。利。曰。密。司。不。能。同。行。耶。芳。麗。曰。否。彼。間。人。已。識。我。此。畫。即。我。從。彼。間。竊。得。者。爾。可。告。彼。等。謂。於。途。中。尾。一。女。子。遺。去。此。物。拾。視。之。知。爲。此。間。失。去。之。畫。如。是。云。云。當。無。失。兩。日。後。亨。利。已。自。羅。華。爾。返。芳。麗。曰。今。可。以。所。得。之。數。共。核。之。乃。書。於。一。紙。上。曰。白。蘭。美。爾。二。百。磅。開。脫。一。萬。磅。希。勃。一。萬。五。千。磅。共。得。二。萬。五。千。二。百。磅。亨。利。乎。尙。有。向。耶。博。洛。甫。借。來。之。五。千。磅。須。返。之。所。餘。者。爲。二。萬。二。百。磅。吾。二。人。均。分。之。當。各。得。一。萬。又。一。百。磅。也。亨。利。沈。吟。少。頃。面。忽。赤。如。火。搖。首。曰。吾。不。欲。得。此。芳。麗。詫。曰。尙。不。滿。君。所。欲。耶。亨。利。曰。非。也。芳。麗。曰。然。則。何。爲。而。不。受。亨。利。復。囁。嚅。良。久。始。曰。吾。所。欲。得。者。……芳。麗。曰。君。所。欲。得。者。爲。何。盍。言。之。即。多。於。一。萬。一。百。磅。吾。亦。不。吝。亨。利。曰。欲。得。卿。爲。亨。利。夫。人。耳。芳。麗。聞。語。紅。霞。昇。至。鬢。脚。俯。首。默。然。手。則。執。筆。於。紙。上。亂。塗。久。久。乃。書。一。可。字。亨。利。驟。見。之。呼。曰。卿。許。我。矣。芳。麗。舉。首。曰。然。吾。等。宜。離。此。矣。

美術家惠鑒

有正書局啟

美術一門各國多極力保存油畫院也陳列場也無不網羅一國美術之精品供人展玩以發起高尚優美之思想非徒動其美術之觀念亦所以生其愛國之心也吾國立國最久不乏名人書畫惜無機關收集類多散佚湮沒弗彰自歐風東漸美術隨文化潮流闖入我國油鉛炭漆鋼筆水彩形形色色為吾國自古以來畫法所未有而一般歡迎者遂敵屢我國數千年來之美術於不顧良可浩歎本局以保存國粹提倡美感為主指擬將吾國美術精品付印以公海內外人士惟斯項畫片搜集良不易其故有二一贗本多於真跡也吾國商業道德不發達魚目混珠濫竿充數專計影射已成習見試一入書畫骨董之肆非不充庭盈几爛然可觀然考其精粗則真蹟百無一二偽者十居八九倘於書畫之門徑未嘗稍研究者蓋罔不受其欺騙也一真本之價值昂巨也真蹟精品希如星鳳寸楮尺練有數千金不肯易者有不能以價限量者收藏之家愛護備極或且不輕與人觀是以欲得其真蹟至不易言無力者勿論矣本局不辭艱辛不惜鉅費盡力搜求每得一種必延有名多數實鑒家為審定汰其贗者留其真者復於真蹟之中采摭精英遺其糟粕蓋不欲以謬種流傳貽毒於美術界更不欲以自欺者轉而欺人審定之件均用最新發明印刷術之珂羅版網目版分別精印其有原底為五彩非色不足以顯其神妙者則用五彩珂羅版套印雖手續繁重資本昂且亦不稍惜用是印出之件精采勃勃試與真本對照用筆乾濕墨色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盈集歷承內外國賽會內外人士金牌優語褒獎羣稱為本局印刷之特色為吾國前此所未有足與東西洋媲美而千古秘藏名蹟得以流傳人間以視常用之石印等不啻天淵之隔本局得此曷勝榮幸益自振刷期副內外人士之雅意至於定價低廉裝訂堅麗一覽即知不待闢縷茲將已出版各種列舉於下敬希鑒察倘蒙採擇榮幸無任

中國名畫集

中國名畫外集

袖珍名畫冊

- 大 中 堂
- 小 中 堂
- 屏 條
- 大 畫 片

已出十六集每集一元五角

已出六十四種每種由五角至二元八角

已出四種每種六角

已出二十一種每種由八角至二元四角

已出五種每種一元

已出十種每種由五角至二元四角

已出十二種每種三角

● 四 十 六 第 集 外 畫 名 國 中 ●

品 精 一 第 平 生 谷 石

景 二 十 元 宋 臨

● 角 八 元 二 洋 冊 大 印 精 版 羅 珂 彩 五 ●

此冊乃瑤華道人舊藏後
 歸臨川李氏近為龐君芝
 閣以二千餘元得之為石
 谷生平第一精品每頁有
 瑤華道人及董誥曹文植
 沈初劉墉錢保梁國治錢
 載等諸詩跋推崇至謂
 觀此始知石谷之真寶本
 領己得盡唐宋人之法也
 茲用五彩珂羅版套印為
 一大冊精美絕倫實前此
 所未有連跋共二十六頁
 美術家不可不一觀以廣
 眼界也

●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



愛河雙鴛

(續)

英國却爾司佳維著

(吳門瘦鵲譯)

第十九章

却說一夜月明如鏡照得那維尼司清光滿地水光受了這月光便蕩漾無定樹陰受了這月光便篩影遍地那大運河的一條支流之中有一艘船駛將出來到了一個熱鬧所在那邊笑聲歌聲一聲聲非常嘈雜但是這船上的人却現着倦容倚在一疊墊褥上甚是不快那時月光正穿扉而入恰照在他臉上使人一望而知他心裏很不自在兀坐了好久纔把身體動了一動當下那船夫就開口說道先生那個新從拉司楷拉來的歌女今夜要現身劇場咧那人操了一口流利圓轉的意大利話懶洋洋的說道弗地利注這歌女可是個好手麼船夫道這歌女真是個天上安琪兒生得一串好歌喉唱起來個真好似夜鶯弄吭嚶嚶動人他的鼎鼎大名想來先生也早已聽得的了正說時忽見一艘船斜掠過來那船裏斗的發出聲音來道哈羅萊恩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這雲水鄉裏的生活真把吾麻煩死了倘然有一條平坦的大路給吾坐了瀟車絕塵而馳吾纔感激不盡你瞧這撈什子的船兒像不像水裏的蝸牛一

步粘不開兩步的叫。人如何耐得。這是閒話。且別說。如今你宿在那裏。哀得華萊恩一聽這聲音。早知道是彌萊努琴。當下便答道。吾仍宿在從前寄宿的勃倫蒂尼旅館中。彌來努琴道。吾宿在英格萊士旅館。明天你若沒有甚麼事。請到吾那邊去用膳呀。此刻吾有一件事要動問你。一路到東到西。可遇見那小伏恩沒有。倫敦已不見他好久了。萊恩道。你依舊是像從前的樣兒。又來和吾說笑。咧。努琴道。吾並非和你說笑。這是確確實實的事。如今吾們不妨把船兒泊在岸邊好談一會心。或者到吾旅館裏去喝幾杯酒。剪燭西窗。談他一個通宵。達旦如何。萊恩忙道。這個不必。這個不必。在這裏談心也是一樣的。于是吩咐船夫把船兒泊在小岸邊。彌萊努琴的船兒也就慢慢兒的過來。兩下裏都在一所古宮的影下。彌萊努琴道。好如今吾們纔好講話了。你可還記得泊曼公爵夫人那夜的音樂會麼。從那夜以後。吾們便不見了伏恩的踪影。記得音樂會未閉之前。你和吾們一塊兒往喀文狄希廣場去。不久你就走了。伏恩却一敗塗地。輸得很大。後來有人瞧見他徘徊隄岸上。這就可想而知。咧。這個一來兒也是吾們的。不是不能勸他阻止他。然而也不能說是吾們的。不是那孩子賭興豪的時候。真好像野火燎原。一般勸他阻止他。也沒用。一向吾們總當他是死了。傑密霍華得也不時去和哀爾司瑪鬧。說他謀害伏恩。不道一天却接到了伏恩一封信。說一切都很安適。不必相念。信上也沒有地址。不知道他躲在那裏。但是隔幾天總有信寄回來。報告他的起居飲食。傑密霍華得原是個很性急的人。這迷藏戲如何可耐。偏要設法尋

出他表弟躲匿的所在。哀得華萊恩道：「只吾要問你伏恩所有的錢，究竟輸給誰的？」努琴道：「不消說，自然都輸給哀爾司瑪的平心。而論哀爾司瑪的賭術，自未免太精明了些。人家都輸在他手裏，贏的委實不多見。吾更有一件事告訴你這密司推姆伯爾也：驀地裏飄然而去，不知所往。那密司推姆伯爾玉容不甚白皙，出落得却非常美麗，長眉入鬢，明眸善睐，唱歌也着實來得你可還記得麼？」萊恩道：「記得記得。吾曾在喀文狄希廣場遇見過他。一二回努琴道：「不錯，不錯。如今吾要回去了，只是很望你明天到吾旅館裏來用膳。明天會，明天會。」那船兒便徐徐離岸而去。哀得華萊恩直目送他沒入烟波深處，纔喚船夫駛向勃倫帝尼旅館去。剛到一所巨廈前，猛可裏聽得一片宛轉悠揚搖曳有致的歌聲，挾着六弦琴聲，破空而起，仙樂飄空，迴波激響。萊恩探頭出去，細細一聽，知道那唱歌的在岸上的那所巨廈裏。只這歌聲聽去很熟，分明是意中人樊麗霞推姆伯爾的歌聲。不覺又悲又喜，心裏有說不出的一種感覺。一會歌聲已止，傍岸泊着的許多船上，頓時起了一陣歡呼聲道：「妙啊妙啊！」那船夫第地利洼悄悄地向萊恩說道：「先生，那個大名鼎鼎的歌女就住在這一所巨廈裏。他每夜上劇場去之前，總唱一隻歌兒。天天如是，好似刻版的課程。一般人家知道了，都要一聆妙奏，省得化了錢往劇場便蕩漿而來，泊在這裏聽他一個暢快。好在他夜夜必唱，所以人家乘興而來，從沒有敗興而返的。」萊恩忙問道：「那歌女芳名喚做甚麼？」第地利洼答道：「他喚做格蘭冬尼姑娘。是那大音樂家波蘭尼的得意門生。萊恩自語道：波萊尼吾知

道吾知道如今那美人兒近在咫尺吾的愛情未必落空接着便向第地利注道立刻駛向劇場去立刻駛向劇場去求上帝賜吾一個好座位第地利注答應一聲立時開船雙槳如飛飄然而去那時樊麗霞推姆伯爾正坐在堂中盈盈雙波中仍現着鬱鬱不樂之色波蘭尼立在他旁邊甚是納罕想這女孩兒綺年玉貌前途正燦爛如錦爲甚麼時時愁眉不展似乎有無限心事的樣子當下便問道姑娘你爲甚麼鎮日價愁容滿面一些兒沒有歡喜相如今你廁身歌場芳名已經藉甚難道心裏還不滿足麼樊麗霞迴波向着波蘭尼答道吾能穀在劇界上薄負時名都是你老一人之功吾自然很感激你波蘭尼莊容說道你說那裏話來吾們兩人之間不該說這感激兩字吾實是欠了你母親的債現在自該還你樊麗霞悄然道波蘭尼你可能允許吾把你當年唱給吾母親聽的那歌兒在這窗下唱給吾聽波蘭尼欣然道這很容易的事于是振喉唱的起來但是那哀得華萊恩並沒聽得早已在那劇場裏翹着頭老等他安琪兒似的意中人在紅氍毹上出現了這夜唱的是悲劇「喀佛麗亞露斯的根娜」劇場中人如山海幾無隙地一會繡帘揭處樊麗霞已娉娉婷婷的登場直如瑤台仙子飛下塵寰幾乎贏得全場的人一個個蘇蘇膜拜等到珠喉轉時真個悽惋欲絕彷彿是蜀道杜鵑啼血染成斑竹巫峽老猿哭聲叫斷空林及至歌聲停止四座都歡呼叫絕一束束的花球抛上台去直把個樊麗霞葬在花中那哀得華萊恩自然得意非常簡直好似發了狂的一般恨不得大聲疾呼告訴看客說道台上花也似的一朶

你們所傾倒所崇拜的美人兒。實是吾的意中人。從前曾替他畫過畫。一塊兒講過話。吃過飯的。無奈不能出口一顆心。却趑趄的跳個不住。差不多要跳出口外。幕兒一閉。就疾馳而出。找到了那船夫第地利。注給他許多錢。喚他去買了許多紅玫瑰花。等候在樊麗霞推姆伯爾住的那所巨廈前。不一會樊麗霞已同着波蘭尼和馬丹勒克萊爾回來了。第地利注忙把花兒恭恭敬敬獻上去。一面說道。吾家主人很傾倒姑娘的歌喉。特地預備了這幾枝花兒。拜上姑娘。以表微忱。那萊恩原往劇場悄悄地跟着樊麗霞來的。這時見樊麗霞已受了花。姍姍而入。便飛也似的趕到第地利注身旁。問他那位姑娘說些甚麼。那第地利注與高采烈的說道。那姑娘見了花。便微微一笑。說怎麼還有花兒來。麼及至見了主人。花上的名片兩點星眸中。似乎含着淚珠兒。淫淫欲滴。從那夜鶯似的珠喉中。發出一種柔婉的聲音來。向吾說道。你回去告你主人。說吾已拜領了。說罷他又向吾嫣然一笑。了一笑。主人那姑娘真是天上的仙女。人間不多見呢。萊恩點頭無語。坐到船裏。喚第地利注開向旅館去。第地利注不敢怠慢。蕩起槳來。却見他主人已換了原坐的位置。兩眼元是注在那美人兒住的巨廈上一動都不動。

第二十章

且說這一夜劇場裏許多看客之中。有一個人遠遠地坐着。似乎怕被人家看見的一般。他兩個眼兒却兀是骨溜溜的注在台上。樊麗霞的身上。唱的歌兒倒並不留意聽。瞧了一會。驀然問他旁邊坐着的。

一個意大利人道這歌女可是意大利人麼那旁邊的人答道吾們也不知道底細他說的話活像是吾們意大利人況且是波蘭尼的高足所以有一大半人都當他是意大利人有一部分的人却說他實是英吉利人不過他的父親或是母親是意大利產罷了那人聽了就道了一聲謝面上現出滿意之色等到幕兒一閉他急忙起身到那拱門旁邊在影兒裏悄悄地立着兩眼只在那許多出去的歌女面上盤旋劇場裏的人差不多已散盡他還立在那裏不走末後那劇場總管出來了到門前向一隻裝滿花枝的船兒招了招手不一會便有一個男子和兩個婦人相將而出一同上船向總管說了一聲明天會船兒已駛入碧流這掩在門影裏的人也就喚了一隻船緊緊的跟在後邊不道一到那大運河船隻如雲十分擁擠忽爾不見了前邊的那隻船那人恨恨的說道天殺的怎麼不見了接着便操了那不規則的意大利話吩咐船夫依舊向前駛去心裏一百個不快不道駛了一程却見一邊岸上一所巨廈前立着那個花朵兒似的歌女又有一個船夫似的人把許多紅玫瑰花送給他那人立刻喚船夫停了船瞧了好一會纔欣欣然歸去看官你們心中大約都已明白前面那隻船上的一個男子兩個婦人即是波蘭尼樊麗霞和馬丹勒克萊爾後邊船上的那個人你道是誰却是上三回書裏風雨之夜闖入哀爾斯瑪爵邸的那個勞特哀爾司瑪他特地從倫敦帶了他的走狗施洛苟趕到意大利來想從波蘭尼和馬丹勒克萊爾手裏奪過那樊麗霞來只爲不願寄宿旅館因此在維尼司一處荒涼寂寞之區租了一所屋

子住着。他一路到了住屋門前。先吹唇作聲。然後叩門。一會那施洛苟已應聲而出。把門開了。哀爾司瑪一聲兒不響。走進一間燈光暗澹的小室。在門的一邊坐了下來。施洛苟跟着進來。把門兒鎖上。忙問道。主子。事兒怎麼樣。哀爾司瑪喚他去取了杯酒來。潤了潤喉。纔說道。施洛苟。你的事兒來了。這一件。事。惟。有。你。可。以。做。得。施。洛。苟。斜。視。着。哀。爾。司。瑪。問。道。主。子。怎。麼。一。回。事。快。說。哀。爾。司。瑪。道。那。女。孩。子。住。的。所。在。好。容。易。被。吾。探。到。了。只。可。恨。他。出。入。總。同。着。那。老。婆。子。和。那。狗。波。蘭。尼。叫。人。無。從。下。手。施。洛。苟。如。今。吾。們。總。要。分。開。他。們。別。使。他。們。在。一。塊。兒。你。只。須。去。劫。那。女。孩。子。來。便。受。用。不。盡。吾。聽。說。他。尚。須。在。維。尼。司。勾。留。一。來。復。你。偷。然。迅。速。從。事。儘。來。得。及。呢。施。洛。苟。想。了。一。會。問。道。主。子。你。的。主。意。是。要。怎。麼。樣。哀。爾。司。瑪。直。瞧。着。施。洛。苟。說。道。施。洛。苟。你。可。是。要。問。吾。劫。了。他。來。怎。樣。對。付。他。麼。這。個。吾。自。有。法。兒。這。時。兩。人。的。眼。兒。倏。的。鬥。了。攏。來。哀。爾。司。瑪。的。眼。光。非。常。嚴。冷。似。乎。逼。他。一。定。要。答。應。的。一。般。施。洛。苟。把。眼。兒。避。了。開。去。說。道。你。既。有。法。兒。再。好。也。沒。有。這。裏。真。是。個。絕。好。的。所。在。給。吾。們。幹。這。種。事。不。怕。有。甚。麼。危。險。并。且。有。許。多。人。肯。助。吾。們。一。臂。就。是。要。把。女。孩。子。向。那。運。河。的。濁。流。中。一。丟。也。是。很。容。易。的。事。呢。哀。爾。司。瑪。點。着。頭。問。道。施。洛。苟。你。的。計。畫。是。怎。樣。施。洛。苟。咳。了。一。聲。嗽。答。道。主。子。剛。纔。你。出。去。之。後。吾。已。結。交。了。對。門。的。那。個。人。他。在。舊。禮。拜。堂。一。帶。賣。冰。乳。的。略。能。說。幾。句。英。國。話。倒。似。乎。很。能。說。做。事。的。吾。動。手。時。儘。可。喚。他。幫。忙。包。管。你。得。心。應。手。凱。旋。而。歸。如。今。你。最。好。寫。封。信。去。喚。那。小。雀。兒。來。假。做。是。喚。他。來。唱。歌。的。引。他。到。這。

裏轉灣抹角上那所空屋子中以後的事你不妨全權託吾還你將來哀爾司瑪爵邸進你的手哀爾司瑪道你的計畫原也算不得不好只是吾們不妨想一個更好的此刻你快去和你賣冰乳的朋友接洽吾就要寫信咧施洛苟便匆匆而去哀爾司瑪取了一張紙兒拈起筆來寫道「姑娘妝次稔君買棹來維尼司溷迹歌台舞榭間來者之故余已了了于心實爲君母訪仇人耳然欲得此仇人亦殊弗難君今夜不往劇場請于十時駕臨方台門底街右角一屋中即能相見君如欲不背亡母遺言幸勿爽約某上」第二天早上這一封信就從一個船夫手裏送到樊麗霞手裏樊麗霞讀罷了信悄然向那船夫道你回去說吾來就是那船夫施了一禮去了樊麗霞又把那信讀了一遍心中很有些兒疑惑想這寫信來的到底是誰吾的秘密他怎麼知道得一明一白這其間或者有些兒意思吾不妨走他一趟晚上就餐的時候便向馬丹勒克萊爾道李奈今夜吾要出去一趟夜來纔能回來你別心焦也不必等吾波蘭尼聽了很覺納罕忙說道姑娘你夜中踽踽獨行吾們心裏很不安呢樊麗霞道吾並不是獨自一人出去帶吾們的船夫挨爾非注一同去你不必担心波蘭尼見他堅意要去不能阻止等他一出門立刻喚一隻船跟在後面樊麗霞却並沒覺得一直到了方台門底上岸尋到了那右角上的屋子却見那個送信來的船夫早已等在門前樊麗霞吩咐挨爾非注回到船中去一面跟着那船夫走進屋子一會已入到一間小室之中只見有三個惡很很的人圍爐而坐樊麗霞正要問那船夫那一個是寫那信給他的人

忽見一件烏黑的東西從後邊罩上頭來似乎是一件很大的外衣樊麗霞大呼一聲預備抵抗那知全身早已被那外衣緊緊罩住不一會兩臂也被他們縛了起來動彈不得只聽得四邊腳聲雜沓夾着粗獷的外國聲音一句兒也聽不分明兩眼前只覺一片漆黑一些兒也瞧不見甚麼樊麗霞雖是一個嬰嬰宛宛的女子却也不是胆小如鷄的如今身臨絕地自分此生從此就結果了心裏自不免害怕彷彿覺得這身子已高高舉起似乎已拋入河底樊麗霞被那外衣裹着一陣陣的臭氣撲鼻已覺難受透不過氣來兩手又一動都不能動只慘呼一聲早失了知覺可憐這絕世美人差不多已成了個離魂倩女

第二十一章

哀得華萊恩自從那夜無意中遇了意中人後夢魂顛倒刻不去心這天夜中他又喚第地利注蕩槳到那樊麗霞所住的巨廈之前想一聽那嚶嚶鶯聲以慰相思不想剛到那邊却見樊麗霞盈盈而出宮紗冪面玉容深藏姍姍的步入船中船夫打起雙槳那船兒劃破碧波逕向城北而去萊恩見他夜中獨出有些兒放心不下便跟着前去正在這當兒却見那波蘭尼也坐了一隻船在後趕來萊恩心裏益發詫異前邊的船兒行了一會已到一個寂寞的所在停了樊麗霞上岸而去萊恩向前只見那波蘭尼的船忽地從斜刺裏駛將出來波蘭尼立在船頭似乎在那裏問船夫樊麗霞往那裏去的樣子船夫向着一所屋子指了一指船兒就如飛而去萊恩也急忙喚第地利注用力蕩槳趕去心中只別別的跳個不住

不多一刻。驀地裏聽得大呼一聲救命。從一所屋子裏發將出來。這時四下裏寂靜無聲。所以聽得甚是分明。一瞧前邊見波蘭尼也似乎着了忙。同着船夫飛也似的上岸。萊恩的船立刻趕到岸邊躍上岸去。跟了那波蘭尼和船夫掏出一枝手槍直入那所屋子裏邊的人好似吃了一驚。同聲喊將起來。這邊波蘭尼也朗聲呼道。姑娘你別怕。來的是吾萊恩。立在門口只見波蘭尼正和兩個惡人扭做一團。那船夫挨爾非注也在那裏和一個執着刀的人相持不下。萊恩忙砰的放了一槍。只聽得一聲啊啣。那刀已鏗的掉在地下。那人不住的搖着手腕也跌了。下去接着又見一個人高高的舉起了樊麗霞。預備丟向窗外去。萊恩疾忙像老鷹見了小雞般撲將過去。那人着了慌。把樊麗霞向地板上一摔。返身過來。抵禦萊恩。萊恩又是一槍。那人早又躺在地下。那面龐向着天。十分可怕。却似乎從前曾在甚麼地方遇見過的。一般那和波蘭尼相扭的兩個人見勢頭不對。就捉空兒逃了。萊恩也不去追赶。俯下身來。瞧樊麗霞。波蘭尼見敵人已退盡。便也走過來。操着意大利語說道。先生患難中承你相助。仗着你的勇敢。得把敵人嚇退。感激之至。萊恩道。說那裏話。來鋤強扶弱。也是吾們男子應盡的責任。但是這所在不甚妥當。吾們須把這位姑娘扶了出去纔好。於是三人合夥兒昇了樊麗霞。到那船裏去。樊麗霞依舊沒有蘇醒。萊恩即忙把那骯髒的大衣脫去。停了會兒。那雪白的櫻唇上纔微微現出一絲桃花色來。那時兩艘船都已解維離岸而去。萊恩在波蘭尼船裏。第地利注搖着那空船。在後邊跟着。不多一刻。剛搖到了這運河的

盡頭處。忽聽得後邊起了一種呼聲。大家都吃驚不小。道是惡人又追來了。便用力蕩時。轉了一個灣。雜在許多船的中間。搖去。一會已到了樊麗霞所住的巨廈前。萊恩就向波蘭尼告別。說明天早上再來道候。波蘭尼挽留不住。只得聽他去了。兩點鐘後。樊麗霞經了馬丹勒克萊爾的看護服侍。身體已經復原。立刻着人去請波蘭尼來。波蘭尼欣欣然的趕來。說道。姑娘。你好了。吾心裏萬分快樂。樊麗霞道。親愛的。波蘭尼。吾今夜若是沒有你這身子。不知道在那裏了。波蘭尼道。這個不是吾的功勞。虧得有一位先生。趕來相助。吾們纔能出險。安然而歸。樊麗霞愕然道。那個先生。波蘭尼答道。吾倒忘却問他的姓氏。如今吾要懇求你。以後夜中別踽踽然獨自出去。要知道維尼司不是個好地方。大奸巨猾流氓暴徒到處都是。像你這樣一個弱質珊珊的女子。可禁不起他們摧折呢。接着把萊恩如何殺敵。如何勇敢一一說了。却絕不提他自己。說罷。樊麗霞嫣然笑道。這一段故事。你只講得一半。吾想你也具着健兒好身手。一定不弱于那位先生。波蘭尼道。萬萬不及萬萬不及。明天他要來瞧你。你須得好好兒的謝他一謝。報答他。今夜的勇敢。此刻你身體剛復原。不宜多講話。吾們明天會罷。一面說。一面便走了出去。但是這夜。樊麗霞並沒好睡。驚魂初定。還轉側不忘。心裏在那裏想。吾出來無非是要尋訪阿母的仇人。遵阿母的遺言。如今還沒着手報仇。平白地却吃了這一回驚嚇。可見得將來報仇也着實不容易。一會又想起了今夜救他的那個人。心中十分感激。驀地裏却又想起了那哀得華。萊恩。記得從前在坎頓的時候。一夜。

有賊闖進屋子性命危如累卵幸虧他搭救平日又分外的溫存體貼赤心相待惟有許之以身方足報他的恩無奈母仇在身不能如願以償只索徒喚奈何而已想着又竭力自制把哀得華萊恩的名兒排出心胸不去想他第二天早上樊麗霞和波蘭尼都大失所望原來昨夜相助的那位先生並不親自到來只差一個船夫奉了一個挺大紅玫瑰花球來問姑娘的安樊麗霞一見這船夫覺得甚是面熟末後纔記起那一夜在門前送他紅玫瑰花的也正是這個人當下便向他說道你回去告訴你主人說今天吾已復原了昨夜承他相救甚為心感吾若是沒有他和波蘭尼先生這身體便不在世上以後的歲月都是係主人所賜的日後倘然有緣能覓相見吾還要當面道謝咧船夫去後樊麗霞就把那恩人的容貌絮絮的盤問波蘭尼波蘭尼笑道姑娘你為甚麼如此把細只是吾一說出來恐怕你感激他的心立刻要消歸烏有那人是個駝背禿齒的老頭兒樊麗霞微笑道這個吾可不信他若是一個駝背禿齒的老頭兒未必有這身手救吾呢說得波蘭尼和馬丹勒克萊爾都大笑起來波蘭尼又笑吟吟的說道昨夜相扭中吾約略瞧見他的面龐也像吾們一樣的有眼兒有下頷有鼻子臉色微黑並不是個美少年樊麗霞道你兀是和吾開頑笑這個且擱起不題只告訴吾他是不是貴國的人波蘭尼道吾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這裏的人只聽他一口意大利話說得十分流利樊麗霞道將來倘能相遇吾總要好好兒的謝謝他說畢好似又想起了甚麼心事星眸中現出淒楚憂悶的樣兒來

第二十二章

哀爾司瑪喚施洛苟謀害樊麗霞。正在他自己屋中等待好消息。却見兩個人慌慌的趕來。說事兒失敗了。哀爾司瑪大吃一驚。即忙料集了近邊的狐群狗黨。飛也似的趕到那河邊的空屋子裏去。預備和那搭救樊麗霞的人決一雌雄。不想入到屋中。單見一個意大利人搖着手腕。一聲聲的喊着痛。施洛苟躺在地上。一動都不動。哀爾司瑪沒好氣。過去踢了他一下。便呻吟不絕。哀爾司瑪知道他沒有死。心倒也安了。立刻喚同來的人扶他們倆到他屋中去。過了幾點鐘。施洛苟被那些人七手八脚的施救。已蘇醒回來。哀爾司瑪只在室中往來蹀躞個不住。罵他自己的厄運。遭這回失敗。這時見施洛苟已醒。便把搭救樊麗霞的三個人的面容問他。方知一個是波蘭尼。哀爾司瑪道。還有兩個呢。施洛苟道。一個吾不認識。旁的一個就是從前在倫敦時。把手槍擊吾的那個人。哀爾司瑪道。這個怕未必呢。施洛苟道。吾瞧得清清楚楚。一些兒也不錯的。哀爾司瑪瞧了他一下子。心想那哀得華萊恩怎麼會趕到維尼司來。轉念一想。這也說不定。他既愛着樊麗霞。自然會千里迢迢的趕來。接着就想定了一個對付之策。正要再問施洛苟。却見他又暈了過去。便也不去理會。邁步走到自己臥室裏。把門兒下了鎖。悄悄地坐着窮思竭想的想。個將來如何做。哀爾司瑪爵邸主人的計畫。第二天。清早。哀爾司瑪坐了一隻船。徘徊樊麗霞住宅的近邊。知道哀得華萊恩今天一定要來探望樊麗霞。等他回去時。便悄悄地跟着。只消一知道他。

的住址日後做事便當得多等了好久。忽見一個船夫模樣的人取了一束紅玫瑰花。逕入樊麗霞家。不到十分鐘就走將出來。這時哀爾司瑪倒弄得遲疑不決。想還是跟他去呢。還是不跟他去。若然這船夫和哀得華萊恩毫無關係的。跟了他去。一無所得。豈不懊惱。吾去後。萬一哀得華萊恩忽爾來了。吾等了半天。倒落了一個空。這是那裏說起。一壁想。一壁只向那船夫瞧。却見他身上穿着號衣。頭上戴着號帽。帽兒的帶上明明寫着勃倫地尼旅館幾個字。哀爾司瑪大喜過望。想好了。吾不必跟他了。倘然此刻不見萊恩來。夜中儘可到勃倫地尼旅館門前等去。那船夫搖船去後。哀爾司瑪仍耐心等着。整整的等了一天。那裏有哀得華萊恩的踪跡。日落時忙搖向勃倫地尼旅館去。不到十分鐘。便見萊恩匆匆而出。跳上一隻船。逕向樊麗霞家來。哀爾司瑪吩咐船夫緊緊跟著。一會已到了那門前。萊恩却並不上岸。只抬起了頭。向那碧紗窗望了好久。纔蕩船回去。哀爾司瑪滿腹狐疑。也回到方台門底去。心裏只是在那裏想。萊恩爲甚麼過門不入。又去問施洛苟。知道那天萊恩和波蘭尼在這裏救樊麗霞的時候。兩下裏似乎並不相識。從這上邊就能推測到萊恩所以過門不入的緣故。想來他到維尼司來。樊麗霞一定還沒

有知道。想了好一會。便想出一條計策來。當下裏便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樊麗霞道。姑娘妝次鄙人。生平好鋤強扶弱。效俠士所爲。顧事成之後。往往深自隱諱。不欲使人知。今茲馳書。左右書尾亦不署名。然書中語語翔實。初無一語虛僞。證以方台門底之夕。曾爲姑娘薄效微勞。姑娘其

或。不。吾。疑。乎。姑。娘。歷。史。鄙。人。知。之。良。稔。即。其。秘。密。亦。復。洞。悉。姑。娘。非。哀。爾。斯。瑪。家。之。琪。麗。愛。格。蘭。頓。之。化。身。乎。比。來。飄。流。世。界。意。在。尋。仇。鄙。人。不。敏。雅。願。出。其。綿。力。爲。姑。娘。助。今。者。毀。令。堂。之。仇。人。之。子。已。爲。吾。所。探。悉。其。人。狼。子。野。心。良。復。可。畏。他。日。且。加。禍。於。姑。娘。鄙。人。不。揣。冒。昧。自。處。於。姑。娘。朋。友。之。列。願。助。姑。娘。誅。此。僉。王。爲。先。發。制。人。之。計。者。一。來。復。中。柴。倫。的。拿。伯。爵。夫。人。有。喬。裝。跳。舞。會。之。舉。想。姑。娘。屆。時。必。蒞。會。故。事。喬。裝。跳。舞。會。十。二。時。便。盡。去。假。面。去。假。面。前。之。五。分。鐘。姑。娘。可。至。爵。邸。後。之。花。園。中。鄙。人。當。執。槍。從。姑。娘。後。與。彼。僉。王。相。見。也。姑。娘。至。忠。之。友。某。上。

哀爾司瑪寫罷。讀了好幾遍。心裏却有些兒惴惴然。想上一回他爲了那封匿名信吃了苦。這一封信去。他偷然置之不理。這便如何是好。但是要想旁的法子。總想不出來。於是又把那寄給哀得華萊恩的信。讀道。

兩夜以前。汝奚爲梗吾事。余愛彼美。已非一日。汝何人。乃敢奪吾所愛。彼美雖意不屬吾。然而天長地久。吾心終不能舍彼美。他日定當築黃金屋。以貯阿嬌。汝故苦余。余恨汝已甚。今茲與汝約。汝如有膽。如爲好男兒。即來參與。下來復柴倫的拿伯爵夫人之喬裝跳舞會。十一點五十五分。鐘時。余當與汝相見於爵邸後之花園中。脫畏惹不來。非英國之好男子。

哀爾司瑪讀畢。甚是得意。一面自言自語道。這一回倒是個絕好的機會。偷然沒有這柴倫的拿家的喬

裝跳舞會。吾竟沒法使他們倆相遇。屆時兩人之中總有一個傷萊恩的一枝鎗是百發百中的那女孩子。免不了得要死在他手裏。只消那女孩子一死。吾便能安安穩穩享受那哀爾司瑪爵邸了。想着越發躊躇滿志。只是忙了一天。已十分疲倦。慢慢兒的睡熟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先把那給哀得華萊恩的信着人送去了。但是第二封信如何送到樊麗霞手裏。正蕩船將到樊麗霞家門前。却見那非地利注又取了一大束的紅玫瑰來了。哀爾司瑪忙操了意大利語打了一個招呼。非地利注轉身過來。哀爾司瑪便問他道。你可是探望格蘭冬尼姑娘去的麼。一壁問一壁。早把許多錢塞在非地利注手裏。非地利注笑逐顏開的答道。先生。正是。正是。哀爾司瑪道。你。可能替吾把這封信呈上。姑娘麼。非地利注已被錢兒迷住了。心。不。管。他。三。七。二。一。隨。口。答。道。這。是。很。便。當。的。事。這。是。很。便。當。的。事。哀爾司瑪道。你不必和他說是誰喚你送來的。橫豎信裏邊寫着名兒。非地利注連聲答道。小可理會得。小可理會得。說罷。便轉身入屋。把那玫瑰花和信送與樊麗霞。且說那時哀得華萊恩也已收到了那封匿名信。心裏甚是憤怒。決意去和那情敵會面。想柴倫的拿堂堂伯爵邸中。看他做出甚麼大不了事來呢。

第二十三章

柴倫的拿伯爵邸開喬裝跳舞會的那一夜。維尼司城中萬分熱鬧。運河裏船兒絡繹不絕。船裏都載着戴假面穿古裝的人。光怪陸離。煞是好看。勞特哀爾司瑪從前在維尼司的時候。原是出入柴倫的拿爵

邱慣了的。加着那管家非常和氣。從不留難人家。這一夜哀爾司瑪便也飄然而來。那時燕侶鶯儔。濟濟滿堂。却都是假面古裝。彷彿起地下古人。聚於一堂之上。那伯爵夫人是最崇拜莎士比亞的。因此扮了他戲劇裏的一個女角色。奧麗維亞。樊麗霞却扮了男角色。佛愛奧拉。丰度翩翩。居然是個美少年。馬丹勒克萊爾。覷着他。笑道。你戴了這假面具。人家都道你是個男子。那些婦人們。免不得要拉你跳舞呢。樊麗霞微笑答道。還要掩袖失笑。和他們說情話。咧。這時波蘭尼也走將過來。三人便說說笑笑。十分有興。樊麗霞心裏却只在那裏想。和那仇人的兒子會面。不論有甚麼危險。也都不怕。就是死了。也總算報答了老母。他怎麼一想。便勇氣百倍。到了跳舞的時候。並不跳舞。只在那裏平心靜氣的等。十一點五十五分鐘。等了好久。纔等到了。於是姍姍的到那後邊花園裏去。把外衣包裹嚴密。走下大理石塔。剛到那玫瑰花平台上。驀地裏從樹陰中走出一個人來。樊麗霞知道是助他的人。便道。承你相助。感激之至。除了今夜。怕沒有這好機會呢。樊麗霞正要再說下去。却見那人把指兒放在嘴上。似乎喚他別響。樊麗霞報仇心切。只得依他。停了一會。又聽得足音。蹙然。又有一個人沿着一帶平台向他們倆走來。樊麗霞遠遠瞧去。覺得那體態行動。分明是從前那個時時把臂的人。一壁這樣想。一壁却在那裏想他母親臨終時的遺言。知道這來的一定不是意中人。不過是幻想罷了。正在這當兒。忽又記起了他母親的手勢。不覺舉起手來。做了一做。說也奇怪。那人也依樣葫蘆。做了做。那手勢。樊麗霞頓時熱血來潮。回過頭來。催那

助他的人發命令那邊那哀得華萊恩似乎要開口的樣子這邊哀爾司瑪立刻揮手喚他禁聲掬出兩枝手槍來兩下裏各取了一枝相對而立萊恩心裏甚是納罕想這和他決鬥的到底是誰吾父親臨終時所做的手勢他怎麼也知道想來想去總想不出這時園中靜悄悄地但聽得裏邊琴聲朗朗從窗裏送的出來外邊的河水打在園牆上拍拍作聲半天裏月色皎潔照得滿園子如同白晝哀爾司瑪替他們裝了彈量了距離從大衣中抽出一塊白手帕來以揮三次爲號揮了第三次便彼此發槍萊恩執了槍等着一會手帕已揮了兩次樊麗霞究竟是個女子況且第一回做這勾當不免有些兒胆怯霎時間全身氣力都消幾乎化身爲石使苦苦的想他母親從前所唱的歌兒以自振作此時手帕已將要揮第三次樊麗霞玉軀微顫那假面斗的落在地上玉容突然湧現出來只把個哀得華萊恩大吃一驚正要開口喊時那哀爾司瑪立時把手帕一揮只砰的一聲可憐萊恩已着了一彈呻吟着仆倒在地接着聽得一片呼喊聲脚步聲原來裏邊的許多賓客們都已聽得了槍聲趕出來瞧是甚麼事斜刺裏却又是一槍又有一個彈丸飛來掠樊麗霞頭上而過樊麗霞忙回頭瞧時只見那個助他的人已沒命的向着一扇小門逃去了樊麗霞痴痴的立着如在夢中忽聽得旁邊有人喚他的名兒一瞧却是波蘭尼波蘭尼執了他的玉手絮絮的問他出了甚麼事樊麗霞只是搖首不答一回頭却見一個人躺在地下木然不動好似死的一般那管家正低着頭在那裏瞧波蘭尼忙走將過去低聲問道他可是受了重傷麼管

家道正是呢。這傷似乎很不輕。須得立刻去請一個達克透來瞧瞧。纔是波蘭尼道。皮杏岡你把他假面具移去。吾或者認識他也未可知。那老管家不敢怠慢。把那假面具移去。樊麗霞和波蘭尼見了。都驚呼一聲跳將起來。波蘭尼道。姑娘這就是那夜在方台門底救你的那個人。樊麗霞嬌軀瑟瑟的亂顫。跪在哀得華萊恩旁邊。悲呼道呀。他就是吾素所鍾情的人。如今吾竟把他殺了。天哪。你該可憐見吾。

第二十四章

那老管家皮杏岡。懊喪着臉立在那裏。知道這一遭不免要被女主人責備。好好一個跳舞會。怎麼出了這岔子。最好守着秘密。別播揚到外邊去。一被外邊的人知道。使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當是甚麼大不。了。事當下裏。他就用出那幾十年周旋賓客的手段。安慰那些客人。說沒有甚麼事。那先生不過受了些兒微傷。不打緊的。請列位依舊跳舞去罷。於是大家都走將進去。花園中只剩他和樊麗霞。波蘭尼三人。波蘭尼掏出幾個錢。塞在皮杏岡手裏。說道。皮杏岡別使外邊有一個人知道。爲了這姑娘的緣故。你須嚴守秘密。如今只助吾扶這傷人到那小門口。坐了船回去。請達克透診治。說着便俯下身去。扶那哀得華萊恩。華萊恩身體原是很重的。幸而得了這皮杏岡和樊麗霞助他一臂。纔得勉強扶到門前。門外石階下停着一隻船。菲地利注坐在船裏。似乎受了甚麼驚嚇一般。顛聲喊道。姑娘是吾主人所愛的吾主人。此刻到那裏去了。請姑娘告訴你剛纔吾聽得這裏有槍彈的聲音。嚇得甚麼似的。不一會却見那個前。

幾天喚吾帶信給姑娘的人。從這小門裏飛也似的奔將出來。正說時。忽見波蘭尼扶着的哀得華萊恩不覺喘着大呼道。呀。吾的主人。吾的主人。波蘭尼道。你別害怕。他並沒有死。但是須得趕回去。立刻請達克透診治。愈速愈妙。樊麗霞含悲說道。帶他到吾家裏去。非地利洼知道主人沒有死。心也安了。說道。姑娘。吾主人住在勃倫地尼旅館中。比姑娘家近得多。不如就到旅館去。波蘭尼道。好。如此。吾們就往旅館去。那時兩人便把萊恩扶入船中。樊麗霞把玉臂枕着他的頭。十分憐惜。百倍溫存。那柴倫的拿爵邸的窗中。依舊燈火通明。琴聲跳舞聲不住的送將出來。洋洋盈耳。非地利洼用力蕩着槳。不一會已到勃倫地尼旅館。扶萊恩到了他自己的臥室裏。即忙喚非地利洼去請達克透。不到五分鐘。就有一個白髮婆娑的老達克透。像飛一般趕來。樊麗霞又吩咐波蘭尼去喚他的侍女。再到柴倫的拿家招馬丹勒克萊爾來。看護病人。波蘭尼答應着。匆匆而去。停了一刻。都已到齊。那達克透只是忙着察看萊恩的傷勢。停了會兒。纔走將出來。樊麗霞白了朱唇。問道。他如何。達克透搖頭答道。難難。他的傷勢着實不輕。倘然慎重看護。或者有一線之望。否則怕不能保。據老朽想來。最好去請那女教士來。他們都是些很細心的看護婦。姑娘。請你見告這病人。須委託誰。姑娘。可是他的姊妹麼。或者是他的夫人麼。樊麗霞紅暈了粉臉。答道。並非並非。只爲他在維尼司沒有親戚朋友。怪可憐的。達克透你說是。要去請女教士來。吾很不以爲然。不妨由吾看護。吾自問還能勝任在這上邊也。略有些兒經驗的。達克透遲疑道。但是……樊麗霞急

道不瞞達克透說這病人曾三回救過吾命所以吾自以爲看護他實是吾應盡的天職并且吾素來很愛他他是吾的情人吾願意犧牲性命使他復原馬丹勒克萊爾聽了他這幾句懇切的話幾乎要掉下淚珠兒來竭力的忍住了波蘭尼立在窗前眼兒望着外邊只見天上已微現魚肚白色知道天將要亮了老達克透拉了樊麗霞的手引他走進病室過了兩天達克透說病人傷勢已減輕得多很稱讚樊麗霞着護得法這一天夜中樊麗霞依舊坐在床旁邊看護着萊恩微微歎了一口氣張開眼來很溫和的注在樊麗霞玉容上輕輕的說道樊麗霞吾夜夜做夢總夢見你不道如今這夢兒竟變了真的了樊麗霞低垂了粉頸瞧着萊恩雙靨暈紅現出很快樂的神情一壁說道親愛的這並不是夢吾在你旁邊已好久了萊恩欣然道如此吾的病不久就好咧說着却沈沈的睡去了一連睡了幾點鐘十分酣暢那達克透很爲滿意第二天早上顯得萊恩身體復原得很快樊麗霞聽他安睡把這好消息興興頭頭的去告訴馬丹勒克萊爾和波蘭尼執着他們倆的手說道吾親愛的朋友你們瞧着吾遇許多患難如今該伴着吾快樂纔是馬丹勒克萊爾抱了抱樊麗霞的柳腰波蘭尼却執了他的柔荑親了幾親馬丹勒克萊爾道樊麗霞吾要告訴你一件事吾們倆……說到這裏那目光恰好和波蘭尼相遇不覺頰暈紅潮像那十八九歲的女郎嬌羞起來樊麗霞瞧了這情景已有些兒明白心中甚是快樂知道這半老徐娘風情未減也像吾一般在情場裏討生活咧當下便笑着問道李奈怎麼一回事波蘭尼執了馬丹勒克

萊爾的手答道。承馬丹不棄。允許下嫁。鄙人現在只等那病人復原。你的一切事也。摒擋定當。吾們就要請你吃喜酒。咧。李奈笑道。卡洛只是吾不許你發請帖。你倘然不聽吾的話。吾便不嫁你。說得大家都笑將起來。停了會兒。馬丹和波蘭尼告辭回去了。樊麗霞目送他們的船。沒入烟波深處。剛要走進病室。忽見第地利。注匆匆的進來。說道。外邊有一位姑娘。要見主人。吾和他說。主人有病。杜門謝客。他聽了。似乎有些兒吃驚。却堅意要進來。樊麗霞道。第地利。注如此。你不妨領他進來。說時。心裏却在那裏想。這姑娘到底是誰。正在猜疑。一回頭。却見那撒拉。挨密。推奇。立在門口。說道。密司。推姆。伯爾。別來可好。睡夢中也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樊麗霞不覺紅了紅臉。撒拉又道。有人和吾說。吾哀得華病了。吾急得甚麼似的。匆匆的趕來。他到底是甚麼病。你可能見告。咦。你似乎在這裏看護他。你這樣溫存體貼。吾非常感激。說着。在一把椅上。坐了下來。樊麗霞聽了他一番話。甚是詫異。只把兩眼注着他。一面悄然說道。吾看護密司。脫萊恩。是出于一片熱心。無須姑娘感激。撒拉答道。不錯。他復原了。定要感激你。但是如今吾來了。不必再費姑娘的心。吾自信在這看護學上。也有些兒心得。姑娘請便罷。樊麗霞呆了好久。纔道。密司。挨密。推奇。敢問你和哀得華。萊恩。有甚麼關係。撒拉答道。姑娘難道還不知道。吾是他的老婆。

第二十五章

樊麗霞聽了這一句話。好似這世界立刻變成漆黑。好似這身體已離地而起。升入空中。好似正在嘗一

杯很甜的密忽爾滲了些黃連水進來一寸芳心幾乎擣爲粉碎剛在這低徊欲絕的當兒却又聽得那撒拉挨密推奇朗朗說道密司推姆伯爾吾丈夫在那裏請你見告吾立刻要去瞧他樊麗霞定了定神突然說道這明明是撒謊撒拉道你說甚麼吾很明白你的意思樊麗霞顫着櫻唇說道密司挨密推奇你剛纔所說的話吾有些不信撒拉瞧着樊麗霞似乎很可憐他的樣子接着說道你聽了吾的話宛似受了一個大打擊自然免不得要不相信只是哀得華也太可惡怎麼不和你說樊麗霞一時竟說不出甚麼旁的話來半點鐘後已投在馬丹勒克萊爾臂間嚶嚶啜泣哽咽着說道李奈李奈吾命兒怎麼這樣薄連上帝也和吾作對不許吾有一刻快樂故故的把吾擠入悲慘之淵一壁又自怨自艾想從前在倫敦的時候他曾微露求婚之意吾那時倘然直直截截允許了他縮就同心之結填成鴛鴦之譜姻緣美滿毫無阻力豈不是好偏生把脂油蒙了心回絕了他他自然不免要把愛情移到別人身上去了這是吾自己鑄成的大錯可怨不得別人如今眼見得意中人生生的被人家奪去心中好不難受直好似處死刑一般但是他雖在那裏自怨自艾却並不清清楚楚告知馬丹勒克萊爾原來他愛哀得華萊恩的情依舊一絲不變若和馬丹勒克萊爾一說一定要痛罵萊恩薄倖他那裏肯使意中人捱罵呢馬丹勒克萊爾也不知道樊麗霞煩惱些甚麼只竭力的安慰他一會波蘭尼來了樊麗霞便依然歡笑如初假做沒事人一般波蘭尼問道姑娘那人怎樣已好得多了麼樊麗霞櫻唇立刻慘白答道正是他不

久就好了。說時已暈了過去。如今丟過這邊。且說那勃倫地尼旅館裏的事。哀得華萊恩醒時。張開眼來。不見了他的意中人。却見那撒拉挨密推奇坐在床邊。很爲詫異。便掉了掉頭。悄悄地問樊麗霞。那裏去了。撒拉一聽得他問起樊麗霞。頓時起了嫉妒之心。忙低下頭來。向着萊恩說道。密司脫萊恩。你可還記得吾麼。吾即是撒拉挨密推奇。只爲聽得你忽爾病了。甚是着急。因此急急忙的趕來。略盡看護之職。萊恩道。多謝你的好心。這幾天有密司推姆伯爾在着日夜的看護。吾你來時。可瞧見他沒有。撒拉急道。吾已見過他了。瞧他面容。甚是憔悴。因此吾苦苦的勸他去休息。休息。萊恩握了握撒拉的手。說道。這個吾很感激你。撒拉道。吾只表吾一些兒微意罷了。這一天薄暮時。那達克透又來瞧萊恩。忽見那看護的女郎已換了一個。這時萊恩正好睡。也不去驚動他。撒拉就同達克透到外邊客室裏去說話。向達克透道。達克透。吾是這病人的一個老友。這幾天正在柴倫的拿伯爵夫人那邊。今天早上聽得人家說起密司脫萊恩臥病在床。所以特地趕來。願意爲他薄效微勞。到了這裏。恰巧那密司推姆伯爾……達克透詫異道。密司推姆伯爾是誰。撒拉道。就是那個看護密司脫萊恩的女郎。達克透爽然道。噯。原來就是那格蘭冬尼姑娘。撒拉道。這是他到了意大利後所改的名兒。因此吾不知道。吾來了。恰好這格蘭冬尼姑娘爲了親戚病重要。想去瞧瞧。只是密司脫萊恩還沒有十分復原。不能抽身。當下裏吾便做了個毛遂。自荐說你儘去。吾來代你看護他。他很感激。吾不一會就匆匆而去。臨去時還囑咐吾向達克透和密司脫

萊恩告罪說事關萬急不及告別了。達克透起初有些兒疑惑。如今聽他說得有理。自然也不說甚麼。接着撒拉又道。這看護的學問。吾雖不甚精明。然而總謹慎將事就是了。達克透道。姑娘太搗謙了。聰明人做事斷乎沒有錯的。停了會兒。達克透預備要回去。撒拉又向他說道。達克透這病者。正在腦筋。督亂的當兒。請你別把格蘭冬尼姑娘爲了親戚病重去看護的話。和他說。達克透可能見允麼。達克透答應着。興辭而去。按下不題。且說撒拉挨密推奇。從哀得華萊恩離英後。負債甚巨。那喀文狄希廣場的巨厦中。一天有一天的開銷。手頭銀錢有些兒周轉不靈。那時他還道哀爾司瑪尙在英倫。可以向他討救兵。不道一天。却聽得人家說。哀爾司瑪已離英而去。撒拉好似受了一個打擊。非常恐慌。原來他平日專做哀爾司瑪的鷹犬。哀爾司瑪騙得了錢。多少總分些兒給他。如今一走。錢兒還向那裏討去。那些債主又一個個來逼他。一時無法可想。便背地裏賣掉了屋中所有的東西。付清了房金。同着他母親悄悄地向巴黎去了。後來債主再來時。只見屋中已空空如也。人兒不知往那裏去了。撒拉到了巴黎。在旅館裏遇了一個羅西南伯爵。年紀雖老。錢却不少。撒拉挨密推奇。原是個聰明的女郎。立刻使出他的外交手段。天天去灌迷湯。那老頭兒禁不得他。幾回淺笑輕顰。巧言軟語。早已魂銷骨酥。貼貼服服的拜倒在石榴裙下。做了這女孩子至忠不貳的忠臣。據他說。老婆已死了三月。正想娶個續絃。在撒拉前不免微露求婚的意思。撒拉抱了一個嫁錢不嫁人的宗旨。瞧那黃澄澄的金錢。分上竟不嫌他老醜。允許了他。只這婚

約。堅。意。不。許。那。老。頭。兒。披。露。出。去。老。頭。兒。也。不。敢。不。依。撒。拉。既。有。了。這。取。之。不。竭。的。聚。寶。盆。一。面。却。還。在。那。裏。覬。覦。哀。得。華。萊。恩。千。方。百。計。的。想。博。他。愛。情。只。人。財。兩。得。便。是。躊。躇。滿。志。之。時。然。而。目。前。手。頭。却。還。拮。据。那。老。頭。兒。送。給。他。的。都。是。東。西。一。時。不。便。取。出。去。變。錢。智。窮。力。竭。弄。得。走。頭。無。路。末。後。纔。想。出。一。個。法。兒。來。一。天。故。意。在。那。旅。館。的。花。園。裏。和。那。老。伯。爵。相。遇。愁。黛。慘。顰。紅。淚。盈。眸。做。出。非。常。憂。悶。的。樣。兒。一。見。了。伯。爵。淚。珠。兒。撲。簌。簌。的。掉。將。下。來。那。老。情。人。見。他。安。琪。兒。似。的。意。中。人。好。端。端。哭。了。早。着。了。慌。一。顆。老。心。也。幾。乎。寸。寸。碎。裂。忙。溫。溫。存。存。的。安。慰。他。問。他。爲。甚。不。樂。撒。拉。還。故。意。盤。馬。彎。弓。遲。遲。不。發。直。等。那。老。頭。兒。問。了。幾。十。遍。方。始。微。微。吐。露。些。兒。意。思。伯。爵。掀。髯。笑。道。吾。的。乖。乖。你。何。苦。來。呢。這。一。些。兒。事。算。甚。麼。吾。是。你。的。愛。人。要。錢。儘。向。吾。說。吾。最。親。愛。的。撒。拉。你。以。後。不。必。如。此。這。天。夜。中。撒。拉。到。房。間。裏。去。却。見。那。梳。妝。台。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個。信。封。拆。開。來。瞧。時。却。是。一。張。銀。票。算。來。寬。寬。綽。綽。足。夠。支。持。六。個。多。月。的。用。度。撒。拉。這。一。下。子。何。等。的。快。樂。直。好。似。身。入。青。雲。一。般。過。幾。天。後。伯。爵。往。聖。彼。得。堡。去。走。了。一。趟。回。來。時。就。在。巴。黎。悄。悄。地。和。撒。拉。結。了。婚。接。着。便。到。維。尼。司。來。和。柴。倫。的。拿。伯。爵。夫。人。住。在。一。起。喬。裝。跳。舞。會。的。那。夜。撒。拉。也。在。場。一。瞧。那。請。客。單。上。儼。然。有。哀。得。華。萊。恩。的。名。兒。心。裏。萬。分。愉。快。一。黃。昏。只。在。那。許。多。賓。客。中。像。穿。花。蛺。蝶。般。穿。來。穿。去。想。尋。出。那。萊。恩。來。無。奈。總。尋。不。着。于。是。只。等。十。二。點。鐘。大。家。除。去。假。面。具。時。再。說。那。知。到。了。那。時。依。舊。失。望。那。裏。有。甚。麼。哀。得。華。萊。恩。的。踪。影。第。二。天。他。就。探。問。那。老。管。家。萊。

恩住在那裏。皮杏岡爲了昨夜的事要瞞過他女主人。因此上不肯和他說。撒拉沒法可想。只天天刺舟出游。想在河上徼倖遇見萊恩。一天早上去喬裝跳舞會之日已經三天。撒拉蕩着船兒出去。半路上忽聽得有人喚他的名兒。撒拉不知道是誰。回頭一瞧。却見一隻船並將過來。船上立着一個人。頭上戴着一頂軟帽。嘴上一抹的黑鬍子。向他說道。撒拉。你可還認得你老友麼。撒拉一聽那聲音。纔微笑道。哀爾。司瑪。吾道是誰。原來是你。哀爾。司瑪道。你見了吾。可恨吾麼。撒拉掉頭。他顧藏過他兩個眸子裏的一派怨恨之色。一會纔問道。你來做甚。哀爾。司瑪道。爲了一件事。要求你助吾一臂。撒拉低聲道。吾倘不助你。便怎樣。哀爾。司瑪傲然道。你不能不助吾。今夜到那聖託麥司古禮拜堂來和吾相會。吾等着。你記着。撒拉條的說道。哀得華萊恩正在這裏。你的事。可是和他有關涉的麼。哀爾。司瑪知道撒拉很戀戀於萊恩。倘然一說和他有關涉的。便要不肯相助。就道。哀得華萊恩。麼不錯。吾也知道他在這裏。只吾這事和他沒甚關涉的。撒拉吐了一口氣。答道。要是吾能。助你。總助你一臂。哀爾。司瑪道。這纔不錯。吾們究竟是朋友。撒拉道。只是你須告訴吾一件事。哀得華萊恩住在那裏。哀爾。司瑪遲疑了一會。想告訴了他。於自己有利無害。便一徑領他到勃倫地尼旅館。撒拉問明了房間號數。急急的入到萊恩房裏去。

第二十六章

看官。吾這書和推倫司伏恩已久違了。如今且撇開了旁的事。說他的事。他身體復原之後。密司脫濮伯

爾就荐他到一個律師那邊去充書記。伏恩勳勳懇懇的做了六個月。在喀萊街租了兩間屋子住下。每天黃昏時候。總到密司脫濮伯爾的店裏去談談說說。把他所有愛情都傾注在愛菲身上。一心一意的愛他。似乎旁的女子都匪吾思存的樣子。一天密司脫濮伯爾和伏恩說那個律師很稱讚他辦事能幹。新年裏便能升上去咧。伏恩知道前途可靠。便向愛菲求婚。愛菲堅意不允。伏恩却堅意要娶他。不論他答應不答應。去一問密司脫濮伯爾。密司脫濮伯爾並不反對。只是愛菲却還有些兒不願意。說吾們的家世境遇和伏恩相去霄壤。嫁了他。或者有碍他的前途。伏恩聽得了。仍置之不顧。忙去買了一隻精緻美麗的小戒指。來套在愛菲春葱上。作爲訂婚之券。他在這喀萊街安安穩穩的住着。倒也無憂無慮。優遊有得。有時偶然想起了他伯父哈來伏恩勳爵。不免要想回去瞧瞧。但是不久又把這念頭丟開。只可憐那老勳爵幾月來幾乎踏破鉄鞋。要尋他那個最心愛的姪子。心裏頭正急得了不得呢。一天是禮拜日的早上。天氣非常明媚。伏恩同着愛菲到公園裏去散步。只向着幽蔭的所在走去。怕遇見了相識的人。很不方便。兩人一壁走。一壁講着話。驀然間伏恩聽得後邊有人喚他的名兒。面龐立時緋赤。愛菲道。推倫司有人喚你。你可聽得麼。伏恩決然道。吾不願意和他相見。正在這當兒。早有一輛車兒從後趕來。一聲聲的喚着伏恩名兒。愛菲低聲道。推倫司吾慢慢兒的走去。等着你說着。向一條小徑上微步而去。伏恩回頭一瞧。只見他伯父哈來伏恩勳爵從車兒裏走將出來。伸着手。欣然說道。推倫司吾的孩子。吾

今天遇見你心裏說不盡的快樂。伏恩緊緊握着他伯父的手。兩眼中也不知不覺流露出愉快之色。默然了一會。纔道。伯父吾也很快樂。這幾月來。雖不見伯父的面。然而也時時向人探聽你老人家的消息。聽說你老人家康健。着心就安了。勳爵道。你這孩子也煞是怪僻。既然時時寫信給吾。報告一切起居飲食。爲甚麼始終不肯寫明地址。累吾老頭兒想得你好苦呢。現在你怎麼樣了。伏恩道。伯父現在吾已痛改前非。安分守基。決不再做荒唐的事。近來正在律師處辦事。頗得信任。新年裏即能升遷了。勳爵瞧着他姪兒。甚爲詫異。說道。吾的孩子同吾一塊兒用些兒點心去把一切事都明白告訴吾。伏恩道。伯父只是姪兒却不能奉伴。因爲有一位姑娘在着。湏得和他一同回去。哈萊勳爵道。一位姑娘麼。不妨喚他一同來。吾們坐了這車兒去兜一趨。在這一剎鐘中。你盡情和吾說。當下裏伏恩就把將來要娶那女郎的話向他伯父說了。他伯父道。吾的孩子你既有了當意的人。自然再好沒有。只是你湏去喚那姑娘來。給吾瞧瞧。到底生得俊不俊。你伯父老眼還清明。不致於霧裏看花呢。伏恩自然不敢不依。同着他伯父向那小徑上去尋愛菲。那老勳爵見了愛菲。玉貌如花。明眸善睐。早已首肯。又知道姪兒從前病時虧得他熱心看護。方始復原。於是又着實讚了他幾句。過了幾天。推倫司伏恩忽地把那律師處的職務辭去。原來哈萊勳爵堅意喚伏恩到衙署裏去助他辦事。不便固却。只得依了。密司脫濮伯爾也關了店。在施丹恩司近邊的河上買了一間小小兒的精舍。嘯傲煙霞。以娛晚年。每逢禮拜六禮拜日。伏恩總宿在那邊。

哈萊勳爵也時時去探望他們父女。異常親切。這時愛菲滿腔都貯滿了快樂。一些兒沒有不如意事。一天是暮春的午後。推倫司伏恩驅車到旋丹恩司去。要帶愛菲到衙署裏勾留一兩天。故意的繞道而歸。不道在半路上那瀛車忽地損壞了。便喚車夫修理。他們倆却向着一所古邸走去。到了一扇小門前。愛菲說道。吾們倘然不能進去。就在外邊瞧瞧也好。一面走上石階。按那門上的電鈴。按了第二回。纔聽得裏邊有脚步之聲。走出一個人來。把門開了。推倫司先給了他幾個錢。纔說明來意。那人說這裏的管家是個怪僻的人。不許人家進去。瞧這邸第的裏部。你們兩位不如就瞧瞧那花園和吊橋罷。推倫司怕愛菲心裏不快樂。就親自去瞧那管家。和他商量。只見那管家是個乾癟棗子似的老頭兒。嘴裏不住的喃喃自語。見那人引了生客進來。又似罵非罵的噤咕了一會。纔把兩眼注在愛菲面上。突然說道。呀。這明明是吾麥撒的影子。可憐的麥撒。可憐的麥撒。愛菲也莫名其妙。只走前去。懇求他允許他們倆到裏邊去瞧瞧。那老頭兒伸出了一隻枯瘠的手。又道。你可是麥撒麼。快和吾說。你可是麥撒麼。愛菲執了他的手。搖了搖頭。老人道。不錯。你未必是麥撒。他已葬在地下好幾個月了。親愛的麥撒。吾許你到裏邊去瞧瞧。你跟吾來。愛菲瞧了瞧推倫司。推倫司點了點頭。便跟着老人先入到客廳之中。然後進那圖畫陳列室。推倫司一看那像上的名兒。大呼道。哀爾司瑪。這裏可就是哀爾司瑪爵邸麼。老人默視了推倫司一下。子點點頭。推倫司又道。現在這爵邸在那一個手裏。不是勞特哀爾司瑪麼。老人道。多謝上帝。這爵邸並

不在他手裏是他表妹琪麗愛格蘭登姑娘的推倫司道。嗟。吾記起來了。那姑娘可不是從前就悄悄地走掉了。至今還沒有一些兒消息麼。老人道。正是。咧。他去後。至今沒有回來過。只可恨他表兄簡直是個賊。那夜他到這裏來。把吾灌醉了。偷了許多文件去。據吾想來。他一定要想把他表妹謀害了。承襲這一份財產。老人一壁說。一壁罵。似乎恨得刺骨的樣子。推倫司原也知道哀爾司瑪是個壞東西。他表妹一入他的手。包管凶多吉少。接着問道。那琪麗愛格蘭登姑娘的肖像。這裏可有。沒有。老人道。有的。有的。在這裏的盡頭處。推倫司忙跑過去一瞧。說道。這姑娘吾素來認識的。但是他並不喚做琪麗愛格蘭登。并且也好幾回和勞特哀爾司瑪會過面。哀爾司瑪似乎並沒認出他是表妹。老人聽了。立刻變色。捉住了推倫司的臂兒。問道。他們相遇是在甚麼時候。推倫司就把他所記得的日子說了出來。老人算了一算。大呼道。呀。這便怎麼處過了一兩天。他就到這裏來。這肖像既被他瞧見。那文件又被他偷去。呀。吾的上帝。琪麗愛姑娘危險極了。愛非問道。你可聽得他的消息麼。老人愁容滿面。搖了搖頭。答道。毫無消息。推倫司慢慢兒的說道。吾在倫敦和琪麗愛姑娘很相熟的。倘然有甚麼可以相助之處。總得助他。老人瞧着他說道。先生。上帝降福于你。上帝降福于你。這一天推倫司伏恩回去。便把這事告訴他伯父。大家都決意去尋琪麗愛姑娘。過了兩天。推倫司到巴黎去探問他表兄傑密霍華得。臨行時。先去見那管理哀爾司瑪家財產的律師。約略問了幾句。把那老管家福特的歷史倒探聽明白了。到巴黎後。霍華得甚是

快樂。只是哀爾司瑪和樊麗霞的事一些兒也不知道。當下裏便領他到一家旅館裏去見彌萊努琴。努琴說密司推姆伯爾離英倫以後。至今不曾遇見過。哀得華萊恩倒在維尼司見過一面。推倫司經了這一番跋涉。依舊毫無端倪。心裏不免怏怏。轉念想哀得華萊恩素來愛密司推姆伯爾的。或者知道他的蹤跡也未可知。于是把萊恩住址問了努琴。逕向維尼司去。到了那邊。先在但尼利旅館住下。打算明天早上去見萊恩。他到維尼司之日。就是哀爾司瑪和撒拉挨密推奇會遇後的兩禮拜。那夜他沒有甚麼事。便到聖馬克消夏場去逛逛。那邊每逢夏日。夜夜總游人雲集。歌樂聲喧。十分熱鬧。那許多人都在雪白的月光下邊喝酒行樂。推倫司也在一隻桌旁坐下。喚侍役們做一客飯來。不多一會。忽聽得後邊移椅子的聲音。知道又有客人來了。接着却聽得那勞特哀爾司瑪的聲音道。吾們在這裏說話。可萬分妥當了。這其間未必有英國人呢。又聽得撒拉挨密推奇的聲音道。正是那些人大約都是意大利人。諒來聽不出吾們的話。這裏地方怪清爽。很合吾意。吾見你往往揀那沈悶陰森的所在去說話。委實怕極了。從前推倫司聽了這聲音。每每心醉魂蕩的。如今却處之澹然。只側耳聽着。這時忽有一個意大利童子。托了一盤酒和菓子上來問道。客官喝檸檬酒呢。還是吃奇來特。推倫司好似一個啞巴。兀不開口。取了一杯檸檬酒喝着。聽得那哀爾司瑪問道。那萊恩怎樣。撒拉一把拉住了他。低聲說道。你真是個呆子。在這地方稱名道姓。做甚麼來。你可是要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所勾當的事麼。哀爾司瑪急道。吾理

會得吾理會得以後不說出名兒來就是只告吾你的事兒怎樣了。撒拉道：這個且慢。吾要問你那女郎一方面。你可有甚麼消息沒有？推倫司聽了這話，更整頓全神聽着。哀爾司瑪答道：吾已探得一個消息。前幾天他生了一場病，醫生喚他別住在這裏，到別處去換換空氣。所以明天就要走了。撒拉道：怕未必會走。他和劇場裏所訂的合同聽說還沒有滿咧。哀爾司瑪道：這打甚麼緊錢兒？那裏在他眼裏他要走就走了呀。有一件事要告訴你。那施洛苟將要死了。撒拉道：吾倒有一個計較在這裏。喚他未死之前寫封信到警察署去說是那女郎要謀害他。警察署爲保全治安起見，定要去拿那女郎治罪。哀爾司瑪道：撒拉，你想得好計策。可惜吾這幾月來不和你在一塊兒。不過施洛苟所恨的是萊恩。對於那女郎一方面倒沒有甚麼仇恨。或者他未必肯做這忍心害理的事。撒拉道：如此不妨把他們兩人的名兒都寫在一起。吾們然後設法救萊恩。只是那女郎明天幾時走？你可知道麼？哀爾司瑪道：明天晚上你別忘了他。如今住在挨伯司得爾禮拜堂隔壁的屋中，並不住在那歐奈尼巨廈裏。吾已冒險跟了他好久咧。撒拉道：旁的都不打緊。吾只望你以後不論做甚麼事，最好別累及萊恩。哀爾司瑪笑道：理會得你總念念不忘你的情人。這時推倫司又聽得一陣子椅子聲音，知道他們倆已走了。他却依舊坐着，追味剛纔他們兩口兒所說的話兒。知道那所說的女郎一定是樊麗霞推姆伯爾。明天就要陷入危險之境，須得去通個信兒喚他們預先防備纔好。他便決意到挨伯司得爾禮拜堂一行。當下立起身來，却聽得鐘聲已敲

了十二下。知道今夜趕去已來不及。但是這事委實關於樊麗霞的生死問題。萬不可遲遲吾行呢。

第二十七章

樊麗霞離勃倫地尼旅館已有兩來復。哀得華萊恩心裏一百個不自在。達克透和他說已被人喚去了。萊恩終覺快快不樂。想他去時怎麼一聲兒不響。也不和吾告別。好不使人大惑不解。一天早上。他把床移到陽台上去。吸受清新的空氣。撒拉坐在旁邊。讀小說給他聽。萊恩兀是想念樊麗霞。好似一句也沒。有聽得撒拉問道。苦苦的想些甚麼。萊恩道。請你從實見告。密司推姆伯爾去後。爲甚麼一個字也不寄給吾。撒拉聽了。這話。妒火中燒。掉頭吐了一口氣。默然不答。萊恩紅了紅臉。又變成慘白。接着說道。密司挨密推奇。他爲甚麼音信杳然。吾知道你一定知道。只故意瞞着吾。如今請你別遮遮掩掩。快和吾說了罷。撒拉低着頭。蹙緊了雙眉。說道。他未必會再來。咧。萊恩道。這個吾可明白了。他自己爲甚麼不和吾說呢。撒拉道。他爲了你病的時候。倘然和你說了。你心裏一定要不快樂。心裏一不快樂。于病體上就有妨害。所以寧可等你復原之後。從吾嘴裏說給你聽。萊恩聽了。把手掩着面。慘然不語。想吾插足世上。到處都是不如意事。不如早早死了。倒覺得乾乾淨淨。正在這樣想。撒拉似乎已知道他的意思。溫溫柔柔的說道。吾們既有了知覺。自然也總有些煩惱。到煩惱時。便覺得跼天踏地。毫無生趣。但是過後。只寬慰寬慰自己。就心平氣和。一些兒也沒有甚麼不自在了。所以你偶然有了煩惱。總須力自寬慰。萬萬不可。

自苦。糟蹋了身體。可不是頑啊。萊恩執了撒拉的纖手。緊緊的握了一握。說道。撒拉。吾很感激你。不知道怎樣報答你。纔好。撒拉道。萊恩。你別說這話。吾們兩下裏還有甚麼客氣。吾巴不得一輩子同你在一塊兒。永遠不分開呢。萊恩。緋紅了臉。半晌不語。一會纔道。撒拉。你這話可當真麼。撒拉曼聲答道。吾自然一輩子愛你的。萊恩。捧了他玉手親了一親。問道。撒拉。你可肯嫁吾麼。這時。陽台下邊有一個孩子。在那裏唱歌。那聲音好似好鳥弄吭。十分悅耳。運河裏船兒蕩槳。拍拍作聲。萊恩聽了這歌聲。槳聲。纔聽得撒拉答應的聲音。嚶然入耳。于是哀得華萊恩。竟深深的陷入煩惱網了。且說樊麗霞從那天聽說撒拉挨密推奇。已是哀得華萊恩的老婆。好似當頭一個霹靂。立刻離了勃倫地尼旅館。回到自己家裏。究竟憂能傷人。經不得幾天鬱鬱不樂。就生起病來。藥店飛龍。香桃骨。瘦可憐。竟變了個病西施。那醫生便勸他到旁的幽靜所在去。換換新空氣。須得從速。離維尼司。纔是動身的前一夜。樊麗霞早早睡了。馬丹勒克萊爾爲了好幾天周旋病榻之旁。非常疲倦。十二點鐘後。正想要入臥室。忽見一個下人跑來。說有一位客人求見。在下邊等着。馬丹勒克萊爾道。但是如今時候已不早。十二點半了。請那客人明天早上來罷。那下人道。馬丹。這個不行。他說今夜必定要和馬丹一見。因爲那事兒是非常重要的。馬丹勒克萊爾道。施德法拿那客人。姓甚名誰。施德法拿道。他並沒和吾說。馬丹道。如此。你請波蘭尼先生去見他。施德法拿道。無奈他堅意要見馬丹。說那事萬分重要。和一個推姆伯爾姑娘的性命有關係的。馬丹道。如此。吾就

來停了會兒。他匆匆的趕到客廳中去。却見那客人不是別人是推倫司伏恩。不覺脫口說道：想不到你半夜裏尋到這裏來。推倫司伏恩道：如今時候原不早了。但是這事兒也着實緊急。吾等不得明天來告訴。你幾天以前吾已探明了密司推姆伯爾的秘密。本來吾想親自和他說的。他既然病着。吾不妨說給你聽。約摸一來復前。吾偶然到哀爾司瑪爵邸裏去參觀。這爵邸諒來你也知道的。已空關好久了。那琪麗愛格蘭頓姑娘走了。個不知去向。至今沒有消息。青鸞信、杏黃犬、音乖。大家都咄咄稱怪。沒一個知道他的踪跡。不道那天被吾知道得明明白白。他却和這裏的密司推姆伯爾有密切關係的。推倫司伏恩說到這裏略頓了一頓。一會又道：那琪麗愛格蘭頓姑娘最近的親戚。吾們大家知道是勞特哀爾司瑪。從前你在倫敦時。也不時和他相遇的。倘然沒有了琪麗愛姑娘。哀爾司瑪家所有的財產統能歸他承襲。這個也。大家都知道。的馬丹勒克萊爾。吾星夜趕來。實是要警告你一聲。你須瞧他是個惡魔。萬萬不可近他。他簡直是個萬惡的惡魔。他的詭計。吾心裏都雪亮。你須得加意謹慎。馬丹勒克萊爾見他說得懇切。便點了點頭。推倫司又道：吾進了哀爾司瑪爵邸。後入到那圖畫陳列室中。瞧見那琪麗愛格蘭頓姑娘的肖像。你道那琪麗愛姑娘是誰。却就是吾在倫敦時時相見的樊麗霞。推姆伯爾。馬丹勒克萊爾聽了。並不動容。似乎早已知道了似的。推倫司伏恩又道：據那老管家和吾說。哀爾司瑪居心叵測。簡直是個小人。他在那裏覬覦哀爾司瑪家的遺產。有一夜到那爵邸裏去。把酒灌醉了。管家偷了幾張很重。

要的文件。琪麗愛姑娘的肖像也被他瞧見。早知道是密司推姆伯爾的化身。既然如此。于密司一方面不是。很。危。險。麼。後。來。吾。又。去。探。聽。那。琪。麗。愛。姑。娘。的。律。師。說。不。知。道。姑。娘。下。落。他。也。不。願。意。請。偵。探。尋。訪。這。其。間。有。甚。麼。意。思。停。一。會。吾。和。你。說。當。下。裏。吾。答。應。他。擔。任。這。尋。訪。琪。麗。愛。姑。娘。之。責。初。時。他。似。乎。有。些。兒。疑。訝。于。是。吾。把。那。哀。爾。司。瑪。狗。頭。陷。害。吾。的。事。源。源。本。本。說。了。出。來。說。吾。要。尋。訪。琪。麗。愛。姑。娘。並。沒。旁。的。意。思。不。過。要。保。護。他。和。那。狗。頭。作。對。罷。了。一。路。上。到。處。打。聽。纔。得。到。此。馬。丹。勒。克。萊。爾。道。但。是。你。怎。麼。知。道。吾。們。住。在。這。裏。呢。推。倫。司。便。把。剛。纔。在。聖。瑪。克。消。夏。場。所。聽。得。的。一。番。話。說。了。接。着。又。道。他。們。的。詭。計。是。要。陷。害。密。司。推。姆。伯。爾。據。說。有。一。個。人。喚。做。施。洛。苟。的。不。知。道。被。誰。用。鎗。擊。傷。一。息。奄。奄。將。要。死。了。趁。他。未。死。之。前。喚。他。寫。一。封。信。到。警。察。署。裏。去。說。密。司。推。姆。伯。爾。和。密。司。脫。萊。恩。即。是。擊。傷。他。的。人。兩。人。捉。到。警。察。署。後。然。後。再。設。法。把。密。司。脫。萊。恩。的。罪。卸。在。密。司。推。姆。伯。爾。身。上。你。想。他。們。毒。不。毒。呢。推。倫。司。說。到。這。裏。咳。了。幾。聲。嗽。又。道。現。在。吾。就。把。琪。麗。愛。姑。娘。所。以。棄。家。出。遊。的。緣。由。告。訴。你。這。是。律。師。透。古。德。從。那。管。家。處。聽。來。和。吾。說。的。就。是。姑。娘。的。母。夫。人。和。人。家。有。甚。麼。仇。恨。臨。終。時。口。口。聲。聲。要。姑。娘。替。他。報。仇。只。是。並。沒。說。出。那。仇。人。的。名。兒。來。姑。娘。原。是。個。孝。女。不。忍。違。母。命。因。此。拋。撇。了。富。貴。豪。華。飄。流。世。界。尋。那。仇。人。那。裏。知。道。那。仇。人。不。是。別。人。却。是。他。在。倫。敦。時。天。天。把。臂。的。哀。得。華。萊。恩。這。些。話。都。是。密。司。脫。透。古。德。見。告。的。至。于。那。報。仇。的。一。番。話。確。確。實。實。是。那。老。管。家。的。老。婆。親。自。從。琪。麗。愛。姑。娘。母。夫。人。口。中。

聽來的。這是前話。也不必去說他。如今最緊要的就是哀爾司瑪。要陷害密司推姆伯爾姑娘的事。明天早上。他便去報告警署。午時一定要到這裏來。所以吾想勸姑娘坐了明天第一班火車。離維尼司。讓他們撲一個空。馬丹以爲如何。馬丹勒克萊爾知道其中利害。不用不依。又趕快去喚了波蘭尼來。波蘭尼聽了伏恩的話。心中頓時明白。知道樊麗霞從前所遇的幾回險。都是那哀爾司瑪弄出來的。當夜便喚下人們預備行李。整整的忙了半夜。等到朝曦上時。忙去喚醒了樊麗霞。勸他趁早車離維尼司。樊麗霞自然立刻應允。

第二十八章

這一夜那勞特爾司瑪也躊躇滿志。非常得意。想明天吾能穀制那女孩子的死命了。那時施洛苟已一息奄奄去死。不遠哀爾司瑪便把控告哀得華萊恩和樊麗霞的事和他說了。施洛苟幾次敗在萊恩手中原恨萊恩。刺骨恨不得瞧他死在縊架上方。出得心頭之氣。如今聽說哀爾司瑪要告他到官裏去。自然滿口答應。不過不肯累及樊麗霞。哀爾司瑪便又和他說那哀得華萊恩甚麼都不怕的。最怕是人。家控告他。情人樊麗霞你何不也告了樊麗霞。使他心裏難過。難過也是報仇之一策。施洛苟聽了欣然應允。哀爾司瑪就到警署裏去報告。說有一個人爲了發覺無政府黨的好計。被兩個黨人用槍擊傷。此刻將要死了。有一番話要陳述于警署諸長官之前。這時警署裏對於無政府黨查得非常嚴密。因爲數月

前有兩個外國國王被人謀殺。就是維尼司無政府黨人下的毒手。加着每年秋天。國王必定要臨幸維尼司。因此上警署益發着力翦除無政府黨。如今聽得哀爾司瑪說黨人又闖了禍。那被傷的人有所陳述。自然不敢怠慢。立刻派了三個警吏。跟着哀爾司瑪就走。到了方台門底那所屋中。果然瞧見那傷人偃臥床上。似乎去死已不遠了。當下那施洛苟操着不規則的美國話說道。那擊傷吾的人。一個是喚做哀得華萊恩。一個是女郎推姆伯爾。因爲吾知道他們是無政府黨人。觸了他們的忌。哀爾司瑪却做了個繙譯。把這話譯做意大利話。說給警吏聽。警吏便一一記在手冊上邊。又把兩人的住址也開明了。接着要施洛苟簽字。施洛苟皺了皺眉。向哀爾司瑪道。吾難道就把這施洛苟三字簽上麼。哀爾司瑪道。不打緊的。胡亂簽了一個就是了。于是拉了施洛苟的右手。取了一枝筆。在那手冊上簽了名。又塞了幾個小紙包在那三個警吏手裏。一個職位最高些的警吏。就起身向施洛苟道。施洛苟先生。吾們知道了。立刻去拿那兇手。就是施洛苟。大呼道。施洛苟先生。一壁喊。一壁淌下淚來。一會又笑道。施洛苟先生。好個稱呼。說時。在床上亂滾。哀爾司瑪喝道。傻子。好好兒睡着。霎時間。施洛苟的面色變了。直豎的豎了起來。兩眼中。流露出一派怨恨之色。傷口裏血兒像水一般。汨汨而出。喊道。吾去了。吾先到天堂。然後到地獄裏。吾要看報仇。喊罷。嘴裏做出一種怪聲。血兒直衝出來。兩眼紅紅的。像火一般。撲的躺了下去。那一縷惡魂。就離這世界而去了。哀爾司瑪瞧着這死人。可怕的面容。喃喃的說道。可憐的人。可憐的人。你幫了。

吾。好。久。的。忙。吾。很。感。謝。你。以。後。吾。不。再。喚。你。相。助。了。你。好。好。兒。的。去。罷。哀。爾。司。瑪。忙。了。一。夜。天。明。時。纔。睡。了。一。個。鐘。頭。那。時。黃。金。色。的。朝。暎。照。在。城。中。許。多。圓。屋。頂。尖。塔。頂。上。好。似。鍍。了。金。運。河。裏。的。水。也。好。似。變。了。金。水。河。中。有。一。艘。大。船。載。着。許。多。行。李。後。邊。又。有。一。艘。船。載。着。三。個。幕。面。婦。人。和。兩。個。男。子。一。同。向。火。車。站。而。去。這。時。便。是。樊。麗。霞。離。維。尼。司。之。時。一。會。黃。金。色。的。朝。旭。漸。漸。兒。淡。了。維。尼。司。就。好。似。穿。着。一。身。玫。瑰。色。的。衣。服。人。家。屋。頂。上。白。鴿。翻。飛。一。聲。聲。叫。起。來。似。乎。是。送。行。的。一。般。那。兩。艘。船。兒。一。路。進。行。經。過。了。一。所。老。禮。拜。堂。頂。上。有。一。個。木。十。字。架。和。耶。穌。的。遺。像。彷彿。把。那。兩。個。慈。祥。的。眼。兒。望。着。那。綠。水。迢。迢。的。維。尼。司。城。似。的。樊。麗。霞。抬。頭。望。了。一。望。想。耶。穌。兩。眼。望。處。便。是。吾。至。死。不。忘。的。意。中。人。住。着。的。所。在。如。今。吾。飄。然。而。去。他。那。裏。知。道。芳。心。中。覺。得。十。分。悲。痛。又。淚。眼。盈。盈。的。望。了。望。耶。穌。好。似。求。他。遞。個。信。息。給。意。中。人。一。般。船。兒。行。了。好。久。纔。到。火。車。站。推。倫。司。伏。恩。和。樊。麗。霞。馬。丹。勒。克。萊。爾。波。蘭。尼。一。一。握。別。目。送。他。們。上。了。火。車。向。巴。黎。而。去。他。却。依。舊。留。在。維。尼。司。說。要。等。事。兒。告。成。了。報。了。仇。方。肯。放。手。將。來。在。巴。黎。相。見。也。未。爲。遲。樊。麗。霞。離。了。維。尼。司。之。後。在。火。車。上。便。問。馬。丹。勒。克。萊。爾。爲。甚。麼。匆。匆。忙。忙。坐。了。早。車。動。身。馬。丹。勒。克。萊。爾。把。推。倫。司。伏。恩。所。說。的。話。和。他。說。了。樊。麗。霞。知。道。秘。密。已。經。暴。露。索。性。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馬。丹。勒。克。萊。爾。道。你。爲。甚。麼。不。早。早。和。吾。們。說。了。就。不。致。於。吃。勞。特。哀。爾。司。瑪。以。前。的。許。多。苦。咧。樊。麗。霞。道。李。奈。吾。原。時。時。要。想。告。訴。你。只。是。又。怕。說。了。出。來。對。不。起。吾。的。老。母。所。以。一。向。不。說。馬。丹。勒。克。

萊爾道。親愛的吾。自知道你的苦衷。然而你不妨也。和吾說。吾自信。忠于你的決不洩漏你的秘密。那許多苦總可以免吃了。樊麗霞聽了。便和馬丹勒克萊爾親吻。兩下裏又覺得親熱了許多。看官馬丹勒克萊爾雖是忠於樊麗霞。推倫司伏恩的一切話也告訴他。不過哀得華萊恩就是他仇人的一句話。却始終不說出來。原來他知道樊麗霞心中最愛的。只這哀得華萊恩。要是和他一說。便絕了他畢生的希望。免不得有甚麼意外事發生出來呢。停了一會。樊麗霞又道。如今吾明白了。從前在維尼司所遇的兩回。意外風波都是吾表兄在那裏搗鬼。吾原知道他不是個好人。但是也想不到他。却這樣惡毒。吾這一條命險的送在他手裏。不過吾有些兒懷疑他。既然要害吾。爲甚麼又牽及密司脫萊恩。馬丹勒克萊爾道。勞特哀。密司瑪原是個聰明人。知道密司脫萊恩是你的好友。把他來做餌。不怕你魚兒不上鈎。一半兒大約也恨着他。因爲在方台門底謀害你的時候。他偏偏從斜刺裏跳出來。助着楷洛救你。哀爾司瑪自然沒有不恨他的道理。樊麗霞悄然無語。粉靨上微微暈着兩朵紅雲。他一點靈犀。早又縈繞在哀得華萊恩身上。一會忽爾問道。你剛纔不是和吾說。推倫司伏恩在聖瑪克消夏場。親自聽得吾表兄定那謀害吾的計策麼。只是他同着誰商量呢。馬丹勒克萊爾道。撒拉挨密推奇。樊麗霞玉容立刻變爲慘白。大呼道。呀。哀得華萊恩的老婆。這真奇了。世界上竟有這種誣陷自己丈夫的婦人。馬丹勒克萊爾詫異道。撒拉挨密推奇。是哀得華萊恩的老婆。這個吾可不信。只你怎麼知道的。樊麗霞答道。撒拉自己。和吾

說的咳。李奈吾們也不必去說他了。馬丹勒克萊爾沈思不語。半晌樊麗霞又道。李奈撒拉挨密推奇。既然做了萊恩的老婆。爲甚麼還助着吾表兄和吾作對呢。馬丹勒克萊爾道。親愛的吾們。局外人怎能知道。據推倫司伏恩說。撒拉好似哀爾司瑪的一件東西。聽他使用這其間。或者有甚麼道理也未可知。樊麗霞掉過頭去。輕輕的說道。那婦人直恨吾像毒蛇一般。那天他到哀得華萊恩房裏來的時候。吾見他兩個眸子中就流露出恨吾的樣兒。馬丹勒克萊爾點了點頭。這一天他好幾回自己問自己。撒拉爲甚麼恨樊麗霞。又料到撒拉一定不是萊恩的老婆。不過心裏抱着一個嫁萊恩的志願。先去掉了樊麗霞。然後籠絡他入彀。這是很容易明瞭的。想着大聲道。那婦簡直是個女魅。恨不得把他和哀爾司瑪都收在一隻袋裏。拋在大西洋中。使這乾淨世界上去兩個毒物。豈不是造福人家不淺麼。

第二十九章

撒拉挨密推奇雖然依舊住在柴倫的拿伯爵邸中。但是每天總要去瞧瞧哀得華萊恩。他在柴倫的拿伯爵夫人跟前。只說有一個閨友臥病在床。病勢很重。那閨友的母親因此喚他天天去看護。伯爵夫人自然深信不疑。并且不時把東西喚撒拉去給他病友吃。然而他生平最怕是病室。所以並不想去探望那病人。撒拉于是乎也能撒謊到底。不致于露出破綻。天天用着勾魂攝魄的手段。顛倒那哀得華萊恩。達到他的目的。這也不必細表。且說推倫司伏恩在火車站和樊麗霞握別之後。疾忙赶到勃倫地尼旅

館去見萊恩。第地利注見大清早來了這不速客。十分詫異。攔阻他道。先生對不起。吾主人病着不能見客。且等一會。那姑娘來了。他自有說話給你。伏恩道。只是吾立刻要見他。因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刻不容緩的。第地利注道。先生請你恕吾。不論是誰來。小可都不能放他進來。伏恩道。是誰的命令。第地利注道。這是那姑娘的命令。伏恩道。你必須立刻放吾進去見你主人。一面說。一面掏出了幾個錢。塞在他手裏。第地利注道。但是——但是。主人在床上說時。却把身體讓開了一些。伏恩知道金錢見效了。即忙三脚二步的奔進去。問了那房間的號數。像飛一般跑上扶梯。入到萊恩室中。那時萊恩恰好醒回來。忽見伏恩坐在他床邊。便歡呼道。伏恩。你怎麼尋到這麼來的。雖是來得突兀。吾見了你。面心裏却非常快樂。說時。伸出一隻瘦瘠的手來。推倫司很親熱的握了一握。注着他兩隻漆黑深凹的眸子。萊恩問道。你幾時到的。推倫司答道。纔是昨夜到這裏。萊恩道。你怎麼一尋就尋到了這裏。直使吾喜出望外。推倫司道。吾今天得和你把臂也甚是快樂。萊恩按了按旁邊一隻桌子上的呼人鈴。說道。你就在這裏用早膳罷。吾們三人同桌而食。益發有興。咧。推倫司道。多謝吾很願意同你一塊用早膳。只是除了吾們兩人外。還有那第三人。是誰呢。萊恩冷然道。吾的未婚妻。推倫司也不動聲色的說道。恭喜。恭喜。那姑娘吾可認識的。麼。萊恩道。停一會。你瞧好了。推倫司道。你已病了好幾天。麼。萊恩道。正是。但是如今已好得多了。吾們好久不見。你一向怎樣。推倫司道。說來話長。不是寥寥幾句所能盡的。萊恩道。你不妨源源本本說將出來。

吾很喜歡聽。趁着早膳尚未預備。吾們正好長談呢。這時那第地利注進來。問是甚麼事。萊恩便把早膳時湏得預備的一切東西和他說了。第地利注應聲而去。推倫司眼瞧着萊恩。慢慢地說道。吾把吾的歷史說來。人名都一齊隱起。因為說出來反覺沒趣。只自己領會罷了。當時吾在倫敦初次和你相會的時。候剛從奧克斯福大學畢業。出來自以為學生時代已過。湏得見見世面。於是來投吾表兄傑密霍華得。漸漸兒的混入交際社會。不久便和一個人訂了交。瞧他外貌分明是個恂恂君子。他的心術却不可問。那時吾天天和他相親相近一些兒。也不覺得只當他是個肝膽之交。傑密勸吾別親近他。吾置若罔聞。成日成夜的同他在一塊兒。他允許吾把交際場中一切應酬法。逐一教吾。那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教吾賭。萊恩聽得很有趣。味低聲道。你不把那名兒宣佈麼。推倫司道。吾不宣佈。諒你也明白了。吾朋友却是一個野心家。一天一天一夜一夜的騙吾錢。逼得吾金盡囊空。陷入死地方。肯罷休。他又仗着一個花容玉貌美麗絕世的女郎。做釣魚的餌。吾目迷着這美餌。竟上了他的鈎。夜夜在那美人兒家裏賭。賭一回。總輸一回。吾却毫不覺得。只留心着美人的輕顰淺笑。紙牌却熟視無睹。萊恩聽了。目光中呈着異狀。推倫司又道。這女郎原是吾那朋友的一件器具。一名奴隸。不論喚他做甚麼事。總惟命是聽。他們兩下裏有甚麼關係。吾不能說。一夜他們竟盜得吾囊中一辨士。都不剩。把酒灌醉了。吾那女郎還用甜言蜜語。博吾的歡心。說願意嫁吾。咧做吾的老婆。咧吾弄得倚恍迷離。纏綿顛倒。踉踉跄跄的出去。走到半路上。

覺得忘却了。大衣連忙退回去取。却聽得他們兩人正在那裏額手相慶。得了吾許多錢。又笑吾是個呆子。上了他們的當。還不覺得。這時吾酒也醒了。彷彿聽得清夜霜鐘。豁然大悟。第二天早上。便打算自盡。不道正在投河的時候。驀地裏來了一個婦人。把吾救了。不然吾今天。怎能在這裏。和你把臂話舊呢。哀得華萊恩點了點頭。一聲兒也不響。推倫司又道。那婦人救了吾。吾却也救了一個婦人。逃出了吾那個朋友的掌握。這回到維尼司來。就爲了這一件事。萊恩聽了。不覺喊了一聲。推倫司却不理會他。又道。昨夜吾在聖瑪克銷夏場。聽得吾那好友同着他。同黨悄悄地。打算害一個婦人。那婦人就是吾所要搭救的。聽他們的話。似乎他們手下有一個人。受了槍傷。將要死了。趁未死時。去報告警署。說是那婦人和另外一個男子。擊傷他的。如今那婦人。吾已助他走了。只來警告這男子。萊恩倏的坐了起來。嚷道。如此。吾就是這男子。你是來警告吾的。推倫司不則一聲。萊恩又道。你雖不說出那幾個人的名兒。吾也有些兒明白。吾信你。你決不哄吾的。只吾却要等在這裏。瞧是怎麼一回事。有甚麼意外。到吾身上來。你暫時到客室裏。少坐待吾。穿了衣服起來。并且要把你告訴吾的話。細細想他。一想。伏恩。你真是個好人。一壁又伸出手來。和推倫司握了一握。推倫司便走到外邊客室中去。萊恩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只在那裏思想。伏恩所說的話。想他從前在倫敦時。夜夜在喀文狄希廣場。同着哀爾司瑪賭。所有的錢。都被哀爾司瑪。不明不白的騙了去。那個女郎。不消說是……他想到這裏。立刻丟開。再想下去。恐怕要發狂。咧一會。便想到

樊麗霞身上據伏。恩說已經出險。不致于遭那哀爾司瑪的毒手。這是一個好消息。不過他爲甚麼一聲兒不和吾告別。悄悄地跑掉了。可不是奇怪麼。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他的道理來。心中反覺悲痛。就開了窗眼兒。望着河裏許多船隻往來。如織一會。忽見一隻船已搖到岸邊。船上坐着他的未婚妻撒拉挨密。推奇萊恩一半兒疑他一半兒又愛他。想那幾來復裏臥病在床。幸而他在旁看護。如今漸漸復原。不能不算是他的功勞。心裏在那裏想一面又退入室中。穿那外衣。這時那撒拉挨密推奇已欣然進了旅館。上那大理石大扶梯來。想起了情人在望。心花怒放。檀口中不覺低低的唱着歌。上了扶梯。入到客室中。却見窗前立着一個人。便脫口喊道。親愛的。你怎麼大清早就起來了。那人返過身來。一瞧並不是哀得華萊恩。却是推倫司。伏恩撒拉大吃一驚。玉容立時慘白。靠在門上支持他的嬌軀。低聲呼道。呀。不道是你人家都說你已死了。推倫司道。你當吾已死了。所以故態復萌。又想把從前害吾的手段。害別人。咧。撒拉櫻唇也白了。兀是顫動着。幾乎說不出話來。掙扎着說道。吾——吾不明白你的意思。推倫司道。你還假惺惺。你到這裏來做甚。可是害了吾。不算還要來害萊恩麼。撒拉道。他可不是個馱子。推倫司道。不錯。他不是馱子。吾是馱子。把惡魔當做朋友。把毒婦當做情人。撒拉急道。輕一些。輕一些。這樣大聲大氣被他聽得了。可不是頑。推倫司道。吾爲了要他知道。因此趕到這裏來。撒拉呻吟道。你別這樣。別這樣。忍心。推倫司冷然道。這不是吾的忍心。實是吾的慈悲。因爲吾不忍瞧哀得華萊恩進你的圈套。蹈吾的覆轍。撒

拉翩然走到推倫司身。旁悄悄地道。你聽着。吾和你本來毫無一絲愛情。所以有對不起你的地方。然而吾如今實愛着。哀得華萊恩。並沒一些兒假意存乎其間。推倫司伏恩默然無語。撒拉略放高了些聲音。又道。吾得了他純潔的愛情。從此也能拔身泥淖。懺悔從前的罪惡。推倫司聽了。依舊像鋼鐵一般。並不動容。撒拉執了他的手腕。把那雪白的面龐。向着他。說道。你須放些兒慈悲心出來。可憐見。吾你倘然把吾過去的事。告訴了他。吾便永遠不能得他的愛情。在這世界上。也沒有生趣。惟有一死而已。推倫司掉頭。他顧。決然道。這個吾可顧不得。你你從前怎樣對待吾。吾便怎樣報答你。撒拉全身顫着。把玉手掩着那雙鳳目。悲聲說道。你別說這忍心的話。你別說這忍心的話。推倫司又道。昨夜吾在聖瑪克銷夏場。聽得了一番話。就立了一個決心。對付你和你那個好友。報吾往時的仇。撒拉一聽。這話。玉容越變越白。一絲血色也沒有。推倫司又道。今天一清早。吾忙趕到這裏來。警告萊恩。抵制你。撒拉慘呼一聲。顫着說道。你你已見過他了麼。如此。吾一生完了。推倫司道。前後一切事。吾在萊恩跟前。都已和盤托出。只把各人的姓名。隱着。使他肚裏明白。停一會。他到這裏。問你甚麼話。你須得立刻回答。吾等在旁邊。瞧你撒謊。不撒謊。這時。撒拉益發緊緊的握着推倫司手腕。說道。你倘是還有一些兒惻隱之心。只允許吾這件事。你別等在這裏。讓吾逐一說給他聽。推倫司搖頭道。吾不信。你吾一去。憑着你雌黃之口。顛倒是非。萊恩還是要進你的迷魂陣。吾從前已上了你當。現在可不上你當了。正說時。哀得華萊恩已從裏邊悄然而

出撒拉却並沒瞧見雙波注着伏恩的面龐。悲聲說道：你可憐見吾，你可憐見吾。說着回過頭來，却見萊恩立在那裏，便喊了一聲呀。吾的上帝飛也似的趕到他前邊，伏在地上，嚶嚶的啜泣，求他見恕。推倫司伏恩見了，也未免有些兒不忍，取了帽兒，不別而出。

第三十章

哀得華萊恩執了撒拉的手，拉他起來，柔聲說道：撒拉，上帝恕你，上帝可憐見你。撒拉不住的親着萊恩的手，知道他的愛情依舊沒有消滅。一會萊恩又道：撒拉，撒拉，一聽這聲音，覺得冰冷徹骨，眼波中不覺又現了失望之色。可是萊恩原是個宅心非常忠厚的人生平不肯薄待人家，此刻見撒拉楚楚可憐，便又溫溫和和的說道：撒拉，你別這樣鬱鬱不樂，吾們好好兒的講話，說着扶他坐在椅上。萊恩却走到窗前，靠窗立着，說道：你有甚麼話，和吾說，吾要你親口說給吾聽。剛纔吾所聽得的話，不必去管他。這裏並沒有第三人在着，說出來也不妨事。撒拉心口商量了一會，想吾撒個謊好呢？還是從實說出來的好？撒謊他一定不以爲然，橫豎吾將來總要做他的老婆，不妨從實說了。他或者能數原諒吾，于是朗朗說道：哀得華，吾從實回答你，不撒一句謊，好似當着上帝的面。一般吾父親本是一個富人，手頭頗爲寬綽，吾要甚麼他就給吾甚麼。家庭間毫沒一些兒不如意事，不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天吾父親忽然死了，不但沒有遺產，反而遺了許多債下來，可憐吾和母親都陷入悲慘之境，所有的首飾都變了。

錢。吾。究。竟。是。個。女。孩。兒。家。不。能。出。去。做。事。可。是。坐。吃。山。空。如。何。能。支。持。下。去。後。來。便。到。瑞。士。去。投。親。然。而。世。態。炎。涼。真。是。可。慨。富。的。時。候。大。家。都。來。奉。承。窮。了。就。反。眼。若。不。相。識。沒。奈。何。母。女。倆。飄。流。到。了。馬。賽。吾。原。是。個。方。言。家。想。在。那。邊。做。人。家。的。繙。譯。藉。此。度。日。無。奈。又。是。失。望。那。時。吾。們。住。在。一。個。小。旅。館。中。連。賬。都。付。不。出。一。天。那。旅。館。主。人。和。吾。們。說。若。然。晚。上。再。遷。延。不。付。決。計。把。你。們。驅。逐。出。去。吾。苦。苦。的。哀。求。那。主。人。寬。限。廿。四。個。鐘。頭。說。了。好。久。纔。蒙。答。應。誰。知。這。天。晚。上。吾。的。好。運。來。了。只。是。這。好。運。雖。然。來。了。吾。一。輩。子。就。不。能。出。頭。說。着。玉。軀。微。顫。接。着。又。道。到。了。上。燈。時。分。吾。便。穿。了。吾。最。後。的。一。件。好。衣。服。下。樓。去。用。晚。膳。假。意。裝。着。笑。容。藏。過。吾。心。中。的。憂。急。想。狗。急。爬。牆。到。了。過。不。去。的。時。候。不。論。甚。麼。事。都。要。試。他。一。試。了。剛。下。得。扶。梯。忽。見。一。個。客。人。兀。是。把。兩。眼。在。吾。面。龐。上。打。圈。兒。彷彿。讚。吾。美。麗。的。樣。子。吾。坐。在。桌。邊。就。餐。他。的。眼。兒。始。終。沒。有。注。到。別。處。去。瞧。他。身。上。都。飾。着。很。貴。重。的。東。西。手。指。上。還。帶。着。一。只。精。光。奪。目。的。金。剛。石。指。環。吾。悄。悄。地。想。這。東。西。倘。然。能。覓。到。手。吾。們。娘。兒。兩。個。即。能。受。用。幾。來。復。于。是。立。定。了。一。個。決。心。先。和。他。攀。談。起。來。兩。下。裏。倒。也。十。分。投。契。末。後。他。喚。吾。到。他。私。室。中。去。一。塊。兒。飲。酒。吾。自。然。滿。口。應。允。撒。拉。說。到。這。裏。舉。目。望。那。萊。恩。却。見。他。把。背。兒。向。着。裏。邊。一。動。也。不。動。並。不。回。過。頭。來。撒。拉。又。道。那。時。吾。身。邊。原。懷。着。麻。醉。藥。想。放。在。他。酒。杯。裏。醉。倒。他。不。想。剛。取。出。來。手。脚。不。敏。捷。竟。被。他。拿。住。當。下。他。喚。吾。寫。了。一。張。紙。兒。以。後。不。論。做。甚。麼。事。須。得。聽。他。命。令。倘。然。不。依。便。告。到。官。裏。去。吾。只。得。依。他。明。天。他。就。替。

吾們付了賬還清了債在喀文狄希廣場租了屋子給吾們住下從此吾就做他的傀儡仗着這三分姿色引誘人家青年子弟他供給吾們衣食住吾倒也安之若素你第一回到吾家來時吾早已助着他高張羅網咧撒拉又住口不語了一會望了望萊恩又道後來你到吾家來了吾一見了你就把愛情傾注在你身上只爲自己身不由主做人家的傀儡心裏很覺抱愧加着你也落在那人圈套裏吾何等難過有一會吾警告你你却似乎不明白吾的意思可是那人時時監察着吾也不敢明明白白和你說驀地裏你却離倫敦去了只寥寥數行和吾告別吾於是大失望知道情絲不免要中絕不久那束縛吾的人也不知所往尋他的表妹去了因爲那哀爾司瑪家的遺產都在這表妹手裏沒了這表妹他便能承襲那人去時也並不和吾說一聲只苦了吾平日欠的債數目很不小那些債主天天上門逼得吾走頭無路沒有法兒想只得給脚底他們瞧一溜烟逃出倫敦吾怎麼到維尼司來的如今不必去說他不多幾天忽聽得你臥病在這裏於是急急的趕來却見你所愛的那個婦人正看護着你哀得華萊恩忙道撒拉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吾們不用說了可是你將來總是吾的老婆更說起旁的婦人做甚麼來撒拉聽得萊恩說出這話很爲詫異瞧了他一眼又道吾見了他妒火中燒想法兒攆他出去便哄他說吾是你的老婆萊恩只輕輕的驚呼一聲並不回過頭來撒拉又道吾這樣說了他倒並不來問你是虛是實飄然而去過幾天吾却在無意中探得這婦人即是那束縛吾的人所要尋的表妹恰好那人也已探明

來求吾相助。吾便答應了他。一同在聖馬克銷夏場想個斬草除根之策。這個大約推倫司伏恩已告訴你的了。兩下裏都沈默了一會。萊恩纔道。密司推姆伯爾。可就是勞哀特爾司瑪的表妹麼。撒拉道。正是。他就是琪麗愛格蘭頓姑娘。有財有勢。又有你的愛情。只可憐吾一無所有。萊恩道。只是你那天不該這樣哄他。攆他去。撒拉道。無奈吾委實想不出旁的法兒。打發他走。只得這樣哄他呀。親愛的親愛的。吾生平犯了這許多罪惡。你却還如此大量。並不責備吾。只是吾總覺問心多愧。無面目見你。請你把從前娶吾的那句話忘了。只時時想起吾這可憐的女子。吾便感激不盡。咧萊恩慢慢兒的從窗前過來。執了撒拉的玉手。說道。撒拉。你別這樣說。你總是吾的未婚妻。不論怎樣。吾不丟掉你。

第三十一章

那時那哀爾司瑪早已同着四個警察們得意洋洋的到樊麗霞家去。施德法拿出來開門。顛顛的問他們要尋那一個。內中有一個警察答道。吾們要尋那自稱爲格蘭冬尼姑娘的那個婦人。施德法拿倒退一步。說道。但是他已不在這裏。今天一清早就出去的。哀爾司瑪怒道。這厮明明是撒謊。那婦人須得晚上纔離維尼司。施德法拿道。這個吾可不知道。昨夜姑娘收到了一封信。今天早上就坐早車走了。哀爾司瑪大聲道。吾們快搜一搜這屋子。於是同那四人奔上扶梯。一間一間的尋去。又盤問那幾個下人。却是和施德法拿一樣的話。說格蘭冬尼姑娘已坐早車走了。哀爾司瑪一聲兒不變。氣勃勃的同那四

個警察趕往勃倫地尼旅館去。那第地利注一見警察到門。連面龐也嚇黃。嚙嚙道。吾吾的主人萊恩先生不在家裏。勞特哀爾司瑪勃然向那警官道。吾們不必浪擲光陰。到裏邊瞧去。第地利注意道。主人不在裏邊。你們信。余的話。他……他病在床上。哀爾司瑪道。吾早已料到你撒謊說時。把兩眼瞅着第地利注。又道。如今快領吾們到你主人室中去。這時那萊恩正在上邊客室中安慰撒拉。撒拉聽了他的話。就彎下柳腰。把櫻唇親了親他的手。兩行熱淚從香腮上滾將下來。驀然間擡着頭側着耳。原來那扶梯上忽起了一陣脚步聲和說話的聲音。他就立刻趕到窗前。一隻放着手槍的寫字桌旁邊。萊恩瞧着他。甚爲詫異。不一會門斗的開了。忽見五個人一湧而入。那打頭的警官高聲說道。奉國王的命令。萊恩聽了。不覺嚇了一跳。撒拉却早悄悄地从抽屜裏取了那手槍。藏在背後。只見那四個警察後邊條條的現出那勞特哀爾司瑪來。他使把玉軀靠着寫字桌。一時覺得四下裏的東西彷彿都旋轉起來。只竭力的支持着面哀爾司瑪而立。哀爾司瑪操着英語咆哮道。女孩子。你可是把吾丟了麼。萊恩走上一。步。朗說道。勞特哀爾司瑪。這密司挨密推奇。是吾的未婚妻。哀爾司瑪冷笑道。你的未婚妻。他早做了人家。的老婆。可沒有你的分。咧。萊恩勃然道。你別胡說。撒拉。亭立在窗前。兩個灰褐色星眸兀的注着哀爾司瑪。那隻藏在背後執着手槍的手。漸漸兒的移動到前邊來。當下萊恩很沈着的問那警官道。警官。此來有甚麼事。警官答道。下官不必說得橫豎有提票在這裏。足下不妨過一過日。說着。取出那提票來。萊恩

受了讀了一遍。悄然說道：「警官，這個不確在下，並不是甚麼無政府黨人也，並沒有和一個婦人設策叛逆的事。」哀爾司瑪道：「這事千真萬確，請警官立刻拘捕這人。」他並且擊死了一個人，犯着命案。警官漲紅了臉，歛手不動。撒拉手裏的手槍，却已在日光中閃了一閃。早磨厲以須，萊恩朗聲向警官道：「警官，吾所擊的那個惡人，即是他的同黨。他爲了謀人家的財產，害一個婦人，那人助着他，吾委實瞧不過。所以前去搭救，把那人用槍擊傷。」哀爾司瑪大呼道：「吾那裏有甚麼謀人家財產，害一個婦人的事？你撒謊說時，舉起手來要來打萊恩，正在這當兒，忽聽得砰然一聲，接着又一聲低呼，却見黑烟散處，那勞特哀爾司瑪已倒在地，上死了。」那警官把兩眼向四下裏亂溜，瞧是誰放這槍的好個撒拉，挨密推奇，不慌不忙的走到警官跟前，悄然說道：「警官，放這槍的是吾，請你盡你的職守。」說時，只把秋波注着警官，並不向萊恩瞧。一瞧不多一會，就有一個警察帶着他出了旅館，到船裏去了。萊恩目送他去後，纔向那警兵掉頭，歎了一口氣。警官柔聲說道：「先生，請你同着下官一塊兒去。」這時還有那兩個警察，早抬着哀爾司瑪的屍體出去。萊恩答道：「警官，吾自然要同你一塊兒去。」只吾今天早上還沒吃過一些兒東西，警官能否和吾一起用了一頓早餐，纔去。」那警官倒是個非常和藹的人，滿口答應下來。萊恩忙喚第地利注家的端了早餐來，草草果了腹。方始同那警官走下扶梯。可巧這時那推倫司伏恩匆匆的趕上來，問了幾句話。那警官便把城中最幹練的辯護士告訴他，又和他說所有的證人也須一齊召來。萊恩向推倫司道：「方台。」

門底的那夜波蘭尼吾的下人第地利注和密司推姆伯爾的舊僕挨爾非注都在場都是證人推倫司欣然道不打緊你心中別煩悶吾立刻去喚波蘭尼來包管無事萊恩吾們定然勝的吾們定然勝的

第三十二章

這一天晚上哀得華萊恩就受法庭審訊當下先喚了那樊麗霞推姆伯爾的舊僕挨爾非注來挨爾非注說道那夜吾和格蘭冬尼姑娘坐了船往方台門底去姑娘上了岸走進一所屋子吾倒也不甚注意一會却見波蘭尼先生也來了似乎對子他門生非常着急剛上得岸驀然間聽得那屋子裏放出兩聲呼救聲來波先生便同吾飛也似的奔進屋子去只見裏邊有幾個匪徒在着姑娘已被他們用東西塞住了口正要帶到別處去猛可裏有一個匪徒執了一把明晃的刀向着吾刺來這時吾手無寸鉄料想性命總不保的了也是命不該絕忽爾來了這一位救星哀得華萊恩先生把那刺吾的人用槍擊死又向那要帶格蘭冬尼姑娘去的匪徒放了一槍這先生實是一個好人既救了格蘭冬尼姑娘又救了吾和波蘭尼先生這種又勇又義的人正該怎樣獎勵獎勵萬沒有定他罪的道理若是定了他罪以後人家便不敢做好人咧挨爾非注這一番話說得又詳細又圓滿旁聽的人都很傾倒萊恩想這人真是個義士呢一會那波蘭尼也坐了特別快車趕來了把那夜的事約略說了一遍和挨爾非注大致相彷彿書的也不必再去說他接着第地利注顛巍巍的上堂來證明那被他主人擊傷的人並不是個好人末

恩後推倫司伏也上堂把主謀哀爾司瑪的種種奸計說破。又把聖瑪克銷夏場一席話也說了。停了會兒。那法官便吩咐警察們去帶那撒拉挨密推奇上來。哀得華萊恩不覺顫了一顫。推倫司伏恩却微微笑着。數分鐘後。撒拉已娉娉婷婷的上法堂來。頭兒抬得高高的。芳容也甚是沈着。兩個媚眼並不向萊恩瞧。一瞧只是那桃花兩靨白白的。毫無血色。那法官把伏恩的話兒問他。是虛是實。他悄悄地不動聲色的一一證實。舉止安閒。一些兒也沒有恐懼之色。法官注着他花容。謝了他一謝。停回兒。便下令把哀得華萊恩即日釋放。便聲明那已死的勞特哀爾司瑪作惡多端。的確不是個好人。撒拉聽了。玉容笑倩。甚是得意。雙波盈盈的盼了萊恩。好一會。又過了幾分鐘。宣告退庭。撒拉挨密推奇仍帶歸監獄。隔日再審。萊恩等他走過時。便操了英語。低聲說道。吾等着。你撒拉搖着頭。嫣然微笑。曼聲道。吾們長別了。將來再會說着。驀地裏。木立不動。頰輔邊越變越白。一會纔微現玫瑰之色。這玫瑰色退時。便做了個玉山之頰。撲在地上。可憐他香魂一縷。早已離了他。玉艷花嬌的體魄。而去。推倫司伏恩跳將過去。要扶住他。只是已來不及。便瞧着哀得華萊恩。悲聲說道。他已死。真個是長別。咧。當下萊恩就稟明法官。願意料理撒拉挨密推奇身後事宜。法官立刻批准。過了幾天。一天黃昏時候。明月不光。白雲慘澹。那大運河裏。經過一艘大船。載着一口棺材。裏邊就是那撒拉的遺骸。船頭上燒着一把火炬。也放著綠幽幽的光兒。那些船裏的也都穿着黑色喪服。第二艘船裏載着無數的花園。哀得華萊恩和密昔司挨密推奇相對而坐。

淚痕被面。雙眉不展。第三艘船裏坐着那推倫司伏恩。他雖是吃過撒拉苦的。此刻却把舊恨一筆勾銷。也蹙緊了眉頭。哭喪着臉。大有低徊欲絕之狀。不多一刻。已到了那意大利人公衆的墳場。一個小島上。邊石垣高聳。鐘樓矗立。似乎保護那地下無數長眠人的魂魄。可憐這撒拉挨密推奇也。歸骨于此。了喪事既畢。伏恩便同着萊恩往巴黎去。那時波蘭尼早已走了好幾天了。推倫司先把一切事寫了一封信去報告馬丹勒克來爾。勒克來爾忙告訴了樊麗霞。說道：親愛的。吾的猜測畢竟不錯。那婦人自稱爲哀得華萊恩的老婆。確是撒謊。樊麗霞急道：李奈別多說。吾們不該再辱及死的。他雖沒有和萊恩結過婚。然而也是萊恩的未婚妻。馬丹勒克來爾道：樊麗霞。據推倫司伏恩說。他先前並沒和萊恩訂婚。你去後。他纔放出手段來。博得萊恩的愛情。樊麗霞道：這也不打緊。吾們不必再說了。馬丹勒克來爾又和他說了推倫司伏恩和哀得華萊恩要到巴黎來的話。樊麗霞便生了個萬一之希望。想將來總有一日……想到這裏。連忙羞答答的把這念頭撇開。一日早上。忽又得了伏恩一電。說今天晚上即能到巴。就來旅館。見他樊麗霞讀了。玉頰上。不覺微暈。紅潮芳心中。趨趨不止。後來把這電報授給馬丹勒克來爾。時馬丹見他紅潮還隱隱約約未退。咧薄暮時。馬丹笑着欣然向波蘭尼道：卡洛。吾們吉日上。怕不止。吾們兩人締就同心結。還有一對鴛鴦在着呢。波蘭尼微笑和馬丹親了一個吻。問道：只不知他肯背他母親的遺言麼。馬丹勒克來爾道：倘然他不知道萊恩就是他母親仇人的兒子。吾們不必說破。好好兒的瞞着。

成就了他們的好事，把宿仇一筆勾銷就算了。夜色上後，伏恩和萊恩果然到了巴黎，到那旅館裏去見樊麗霞。樊麗霞一見了萊恩，兩點星眸中含着無限深情，伸出那纖纖玉手來，萊恩取了俯首親了一親。樊麗霞嬌聲說道：「吾今日仍能見你的面，心中一百個快樂。」萊恩答道：「多謝你密司！琪麗愛爵女樊麗霞急道：「呀，你別這樣密司脫萊恩，請你不必把這個稱呼。吾說時又把右手授給萊恩，把左手授給馬丹。勒克來爾又道：「吾願意依舊做吾的樊麗霞推姆伯爾。這一句中原有深意存乎其間。馬丹早已了然，于胸却向萊恩瞧了一瞧，似乎問他明白不明白這意思。萊恩却似乎不明白這意思，說了許多恭維的話。樊麗霞大失所望，紅着雙頰，快快的走了。開去晚餐時，樊麗霞只沒精打采的坐在那裏說話也很少。可是馬丹勒克來爾是何等樣的人，早知道他的心事，剛纔萊恩的一番恭維話，直使他心裏萬分難受。馬丹心中不覺暗暗地說道：「你們男子怎麼不懂吾們婦人的意思，你出于無心，不想人家難受，你難道爲他有了財產，有了爵位，所以故意疎遠些，你不知道吾們婦人只知情愛二字，就是犧牲財產，犧牲爵位，也所不惜。咳，你的心，吾也有些兒明白，你原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親近了樊麗霞，怕給人家說話說你是想他的財產而來，這個確也怪不得你，然而你要是不娶他，他不嫁你，你們倆怎生結局呢？一會他就立將起來，拉了波蘭尼的臂兒，到壁角裏去，低聲說道：「卡洛，吾們一到倫敦，吾就嫁你，只你須允許吾一件事。吾要你請哀得華萊恩做你的扶新，吾就請樊麗霞做吾的扶新，親愛的吾也很要見他們結成良緣。」

呢。波蘭尼聽了。笑將起來。馬丹勒克來爾裝着怒容。悻悻說道。卡洛。你怎麼如此無禮。倘然再笑。吾便不嫁你了。波蘭尼拉了馬丹的手。說道。吾的老大。此刻吾們別相罵前途日子。方長。儘你和吾相罵。如何說時。又哈哈笑着。兩人一同回到桌旁。萊恩見了他們快樂之狀。却觸動了他心中的悲痛。想吾前途正好似一片黑漆呢。晚餐過後。大家預備上劇場觀劇去。波蘭尼趁着馬丹勒克來爾和樊麗霞到臥室裏去取外衣。就向萊恩說結婚的那天。要請他做扶新。萊恩情不能却。只得答應了。推倫司伏恩這夜非常快樂。欣然的說道。兩個人結婚。總覺得寂寞。何不四個人同時結婚。一重良緣變成兩重良緣。一對鴛鴦變成兩對鴛鴦。也覺熱鬧得多。咧說時。向萊恩瞧了一眼。萊恩臉兒一紅。似乎有些兒刺促不寧之狀。波蘭尼急忙替他解圍道。伏恩。你可是也想結婚麼。伏恩也就放過萊恩。答道。正是你們倆。倘然到吾伯伯那邊去。同吾和愛菲一起結婚。豈不是好。波蘭尼笑道。怕你伯伯要請吾們吃閉門羹。說吾這裏用不着外國人呢。大家聽了。都笑將起來。波蘭尼又道。吾還要請密司推姆。伯爾做新娘的扶新。可不是璧人成對麼。推倫司道。密司推姆。伯爾既做新娘的扶新。吾便做新郎的扶新。如何說着。向哀得華萊恩微微一笑。

第三十三章

兩天以後。波蘭尼和馬丹勒克來爾預備到英倫去結婚。哀得華萊恩却想不和他們同行。或往天之涯。或往地之角。斷送了這餘生。完了無奈。捨不得那樊麗霞。只一天不見。便覺難過。何況相隔數千里呢。因

此他便決意往倫敦一行多見一天就扣去他十年壽命也所甘心等波蘭尼結婚過後然後高舉遠引。斬斷這似斷非斷的情絲當下裏便把這決心告訴了馬丹勒克來爾馬丹却去和樊麗霞說了樊麗霞一聽態度依舊十分沈着只是心裏好似有一萬把利劍在那裏亂刺想他去後怎麼過這日子吾鏤心刻骨的愛他諒來他從前的愛情也一定沒有汨沒只不過如今好似有一條橋界在裏邊這橋便是把哀爾司瑪爵邸琪麗愛格蘭頓爵女和累千累萬的財產積合而成的然而又不能明明白白去和他說如今的琪麗愛格蘭頓爵女和從前的樊麗霞推姆伯爾並無一絲分別那愛情也決不爲了財勢而變可是樊麗霞愛萊恩的情直一天深似一天如何受得起他冷然相對夜中往往不能安睡嚶嚶啜泣日中勉強裝着笑容在人前周旋但是馬丹勒克來爾一雙銳眼早已瞧得分明他們的房原隔得一堵板壁互相毗連的一夜馬丹忽聽得一片啜泣聲隱隱約約的十分悲慘起初還道是誤聽更子細一聽一些兒也不錯確是樊麗霞便在那裏哭他披了一件寬博的單衣拖了一雙睡鞋開門入到樊麗霞室中在門口立了一立然後走到床邊把手兒按在樊麗霞頭上柔聲喊了一聲親愛的樊麗霞樊麗霞只悲泣無語馬丹索性脫了單衣褪了睡鞋翻身上床躺在他旁邊把臂兒抱着樊麗霞把他的頭枕在胸口一會樊麗霞舉起纖手來撫摩馬丹的面龐似表感激之意哭聲却還若斷若續馬丹只溫溫和和的安慰他好似母親對他愛女一般這時樊麗霞把那滿濺淚痕的粉頰偎着馬丹的臉低聲說道李奈你將

要嫁了。在勢不得不丟掉。吾只是吾。如何能穀捨得下。你以後吾可不是益發寂寞。馬丹道。親愛的。你不妨永遠同吾在一塊兒。可是吾先認識你。慢認識卡洛。難道吾爲了他。使丟掉你不成。樊麗霞道。李奈。你雖是這樣說。然而嫁了丈夫。總和從前不同。還有甚麼閑工夫來理會吾。馬丹道。你倒說得好笑。如此。你爲甚麼不嫁個丈夫。樊麗霞道。李奈。你有卡洛愛你。吾可沒有甚麼人愛吾。馬丹道。呀。你這話說得奇了。兩下裏都默然了一會。樊麗霞忽爾低聲問道。李奈。你可是想那人當真！當真有意于吾麼。馬丹答道。自然。自然。不用說得不過他。生性也高傲一些。爲了你有財有勢。所以猶豫不決。怕被人家說話。樊麗霞道。這個他未免太自擾了。打甚麼緊。停了會兒。又道。李奈。但是吾曾允許阿母。倘然不替他做成那件事。決不愛甚麼人。如今吾顛倒情場。幾乎把他的遺言忘了。你想不打緊麼。馬丹道。不打緊。可是你爲了那遺言。年來已吃了許多苦。總算對得起你母親了。親愛的。現在你該想個報恩之策。人家爲了你。幾乎喪失性命。並且不止一次。你該怎樣報答他。樊麗霞急道。他不讓吾報答。吾可也沒有法兒想。馬丹道。吾要問你。你到底愛他不愛他。樊麗霞彷彿嬌羞似的。不語了。半晌纔悄然答道。吾委實一心愛他。馬丹道。如此。你儘可提議那大事情了。他斷不推却。你的樊麗霞道。這也說不定。他已不把吾放在眼兒裏。吾怎能覷顏去求他娶吾。馬丹又問道。樊麗霞。你當真愛他麼。樊麗霞道。吾早已和你說過了。何用再問。馬丹道。如此。你何苦爲了這一些兒客氣。把你前途的幸福。把他前途的幸福。一起汨沒。吾愛你。總須聽了吾。

的話。做。去。可。是。吾。很。要。見。你。快。樂。呢。馬。丹。說。時。那。聲。音。甚。是。懇。切。樊。麗。霞。眼。眶。中。早。含。了。淚。痕。一。會。纔。輕。的。答。應。他。了。于。是。彼。此。抱。着。同。入。黑。甜。深。處。那。馬。丹。勒。克。來。爾。和。波。蘭。尼。結。婚。之。日。一。天。一。天。的。近。了。幾。天。裏。便。忙。着。置。辦。一。切。東。西。只。馬。丹。心。裏。却。又。喜。又。憂。喜。的。是。嫁。得。可。人。夫。婿。憂。的。是。往。瑞。士。度。密。月。去。後。樊。麗。霞。便。怎。麼。處。一。回。他。便。向。推。倫。司。伏。恩。說。了。伏。恩。却。兀。是。稱。道。他。意。中。人。愛。菲。青。絲。髮。怎。樣。細。楊。柳。腰。怎。樣。苗。條。秋。波。怎。樣。明。澄。櫻。唇。怎。樣。鮮。艷。說。得。十。分。有。興。一。天。午。後。馬。丹。勒。克。來。爾。便。向。推。倫。司。伏。恩。道。你。既。然。說。愛。菲。怎。樣。怎。樣。美。麗。何。不。領。他。來。給。吾。們。瞧。瞧。推。倫。司。微。笑。道。親。愛。的。夫。人。吾。還。是。不。領。他。來。的。好。領。了。他。來。怕。你。一。見。就。要。抬。不。起。頭。來。呢。馬。丹。道。吾。偏。不。信。你。去。領。他。來。給。吾。瞧。到。底。生。得。俊。不。俊。說。時。回。頭。一。瞧。只。見。波。蘭。尼。萊。恩。和。樊。麗。霞。正。在。那。裏。啜。茗。講。話。便。悄。然。說。道。今。天。吾。有。一。句。話。兒。要。和。你。說。推。倫。司。道。甚。麼。話。吾。可。做。得。到。做。不。到。馬。丹。道。這。就。是。一。個。問。題。你。可。知。道。樊。麗。霞。未。必。肯。同。你。到。施。丹。恩。司。去。呢。推。倫。司。道。這。是。那。裏。說。起。吾。和。愛。菲。都。眼。巴。巴。的。望。他。去。他。不。去。可。不。是。使。吾。們。失。望。麼。馬。丹。道。原。是。原。是。吾。原。也。盼。望。他。去。可。是。吾。們。往。瑞。士。去。後。他。怎。能。孤。另。另。的。獨。處。惟。有。到。你。們。那。邊。去。或。者。能。彀。解。他。的。寂。寞。推。倫。司。沈。思。了。半。晌。纔。道。吾。倒。有。一。個。方。法。在。這。裏。你。以。爲。如。何。明。天。吾。就。去。領。愛。菲。來。讓。他。們。倆。先。親。熱。起。來。多。把。臂。一。天。交。情。也。深。一。天。等。到。你。結。婚。後。樊。麗。霞。自。然。會。跟。愛。菲。走。了。馬。丹。笑。道。推。倫。司。你。真。個。可。愛。的。孩。子。想。得。這。好。計。策。正。說。時。樊。麗。霞。忽。爾。走。將。過。來。向。馬。丹。道。

李奈你們倆在這裏唧唧噥噥的秘密談話可能容吾聽聽麼馬丹帶笑答道不能你爲甚麼同着吾親愛得卡洛刺刺不休可是說吾的壞話卡洛也煞是可惡推倫司道馬丹此刻你別束縛住卡洛將來結婚之後天天把他鎖在玉鏡台畔也來不及咧樊麗霞道你真頑皮爲甚麼這樣調侃馬丹勒克來爾推倫司道如今你說吾頑皮吾去領了愛非來你可不敢說吾了樊麗霞道你天天總說起愛非吾聽得也厭了他到底幾時纔來呢推倫司道倘然你肯親手替吾們做茶明天吾就去領他來樊麗霞道好吾很要見他你快去領他來吾替你們做茶就是推倫司道多謝你吾想他來了你也一定喜歡他的第二天午後推倫司伏恩竟去領了愛非到這蘭哈姆旅館來樊麗霞一見如故彼此便成莫逆愛非道推倫司和吾說你不願意到吾們那邊去這個使吾失望極了樊麗霞道並不是吾不願意只爲吾已好幾次蒙推倫司照顧心裏已非常過不去所以不敢再驚動府上愛非道說那裏話來你必須到吾們那邊去就是小住一两天也好你倘然瞧不起吾不願意和吾做朋友不去也不妨這時樊麗霞不能再推却先許愛非等馬丹勒克來爾結婚後一同往施丹恩司去馬丹的心就安了

第三十四章

馬丹勒克來爾結婚的前一天樊麗霞正在一家店裏買了東西出來將要上車的時候忽聞後邊有人喚他的名兒回頭瞧時却是那律師密司脫透古德那老律師說道琪麗愛姑娘老朽畢竟老眼無花並

沒。誤。認。樊。麗。霞。伸。出。玉。手。歡。然。說。道。密。司。脫。透。古。德。一。向。可。好。如。今。可。是。有。甚。麼。話。兒。要。和。吾。說。麼。透。古。德。道。正。是。很。重。要。的。話。兒。樊。麗。霞。道。你。不。妨。和。吾。同。車。繞。公。園。一。周。儘。這。半。個。鐘。頭。說。話。因。爲。吾。今。天。忙。得。很。呢。兩。人。于。是。一。同。上。車。那。車。兒。折。入。大。理。石。穹。門。進。哈。特。公。園。時。密。司。脫。透。古。德。便。莊。容。說。道。琪。麗。愛。姑。娘。老。朽。做。這。哀。爾。司。瑪。家。的。律。師。好。幾。年。了。如。今。年。兒。已。老。頭。髮。已。白。精。力。委。實。不。濟。咧。樊。麗。霞。點。頭。稱。是。透。古。德。又。道。琪。麗。愛。姑。娘。你。倘。然。再。不。進。爵。邸。老。朽。不。得。不。把。一。切。事。務。交。卸。留。着。這。風。燭。殘。年。息。影。蓬。廬。了。樊。麗。霞。道。這。個。怕。太。操。切。了。麼。透。古。德。道。不。得。不。如。此。可。是。老。朽。老。了。不。能。做。甚。麼。事。夕。陽。雖。好。紅。不。多。時。若。是。再。做。下。去。不。免。要。誤。事。于。哀。爾。司。瑪。的。財。產。大。有。妨。碍。琪。麗。愛。姑。娘。這。一。回。的。事。算。來。算。去。實。是。你。母。親。伯。爵。夫。人。的。罪。樊。麗。霞。莊。容。道。密。司。脫。透。古。德。你。如。何。當。着。吾。面。說。吾。母。親。的。壞。話。透。古。德。道。照。例。吾。原。不。該。說。你。母。親。不。是。他。生。時。吾。也。很。尊。敬。他。何。嘗。有。些。意。見。只。是。他。臨。死。時。的。亂。命。老。朽。很。不。以。爲。然。你。想。那。害。他。的。人。已。死。了。他。自。己。也。要。死。了。爲。甚。麼。還。要。使。你。和。那。人。的。兒。子。同。受。苦。難。可。是。你。們。倆。都。是。無。辜。之。人。呢。樊。麗。霞。默。然。無。語。一。會。纔。道。密。司。脫。透。古。德。吾。在。維。尼。司。曾。遇。見。過。密。司。脫。伏。恩。他。把。吾。秘。密。怎。樣。暴。露。的。事。和。吾。說。并。且。又。告。訴。吾。勞。特。哀。爾。司。瑪。潛。入。爵。邸。灌。醉。了。管。家。偷。吾。母。親。所。有。的。幾。種。文。件。去。你。可。知。道。那。文。件。有。甚。麼。用。處。裏。邊。說。些。甚。麼。透。古。德。道。那。夜。哀。爾。司。瑪。進。爵。邸。後。第。二。天。福。特。就。帶。了。那。隻。被。盜。的。箱。子。來。瞧。吾。吾。一。檢。只。見。那。許。多。文。件。並。沒。一。起。失。掉。還。有。你。

母親的幾封信和他從前在意大利的一本日記存在裏邊。樊麗霞愕然道：「當真麼？」透古德道：「那日記上便記着他的情史。後來怎麼決裂也記得一明一白。那情人的姓名也在上邊。」樊麗霞聽了，忙顫着唇說道：「密司脫透古德，你可能是把那人的姓名見告麼？」透古德答道：「萊恩。樊麗霞一聽得萊恩兩字，玉容立刻變成慘白，閉着那一雙鳳目，悄然不語。」透古德問道：「琪麗愛姑娘，你可是有些兒不舒服麼？」樊麗霞忙道：「吾此刻已好了。只要問你，吾若是不照母親的遺言做去，可不是對不起母親麼？」透古德道：「他臨死時的亂命，你儘可違背。琪麗愛姑娘，那爵邸你已好久不過問了。現在須得理清這亂絲，也可以免人覬覦。」樊麗霞道：「勞特哀爾司瑪早已死了。」透古德道：「這一個勞特哀爾司瑪雖已死了，難道沒有第二個勞特哀爾司瑪出現麼？」樊麗霞又默然半晌，纔低聲道：「密司脫透古德，你替吾家盡力，吾非常感激。如今吾也依你的話，把母親的遺言攔起。」透古德道：「如此，你可回到哀爾司瑪爵邸裏去。」樊麗霞道：「一時還不能回去，只是吾能敷允許，你決不多延時日。」透古德欣然道：「琪麗愛姑娘，老朽很喜歡聽這話。」樊麗霞道：「密司脫透古德，吾要煩你把那邸第修葺一過，所有的財產，好好兒的理理清楚，你要做甚麼事，儘可做去，不論化多少錢，吾很要見這哀爾司瑪爵邸回復從前盛時的景象呢。」透古德道：「倘是一切都定當了，吾到甚麼地方來報告你？」樊麗霞道：「你只須寫一封信寄到蘭哈姆旅館，吾們再會了。你今天的，一番忠告，使吾甚是心感，你既教了吾這一課書，將來吾自有完美的成績給你瞧呢。」透古德握手道別，走下車來，目

送那車兒漸漸遠去。一壁在那裏想道：好了，黑雲已過，清光大來，哀爾司瑪從前盛時的景象，將要來了。大約就在目前。咧，馬丹勒克來爾和波蘭尼結婚的那天，大家都興高采烈，哀得華萊恩也笑容滿面，把一切愁思撇去，樊麗霞更是私心竊喜，覺得從前坎新頓快愉之日又來了。那天他穿着一身玫瑰色的衣裳，益發嬌艷，萊恩瞧了這一個玉婷婷的美人兒，自然歡喜無量，只是想起了明天便要離英倫而去，心中也不免有些兒鬱鬱。這一天哈萊伏恩勳爵和密司脫濮伯爾也特地趕來賀喜，一時非常熱鬧。宴後波蘭尼和他夫人一同到却林克勞司火車站，預備往瑞士去度蜜月。李奈向伏恩道：推倫司再會。吾去後，但望不久就有第二重的好姻緣。吾們要趕回來吃喜酒。咧，李奈雖是向着推倫司說，然而意在哀得華萊恩和樊麗霞。推倫司低聲道：馬丹依你的金口，吾總盡吾的力，就是接着又大笑向愛菲道：愛菲，愛菲那邊不是有一個大水潭麼？吾和你一同跳去，濺他們一身水，如何？哈萊勳爵道：你們要跳，吾會拉了密司脫姆伯爾逃的。推倫司閃着眼說道：好如此，吾們來試他一試。萊恩笑道：推倫司同着愛菲跳。哈萊勳爵同着密司脫姆伯爾逃。吾和密司脫濮伯爾沒有甚麼事兒做，兩個鰥夫不如互相安慰。安慰罷。愛菲道：密司脫萊恩，吾同着你逃可好？波蘭尼插口道：這個喚可憐的推倫司，怎麼處？樊麗霞笑着接口道：吾知道，推倫司一定會去做歇洛克福爾摩斯偵探。他私奔的新婦呢？說得大家都大笑起來。就這歡笑聲中，便夾入那道別之聲，倒把樊麗霞別離之痛，輕輕掩過。李奈上車時，悄悄的向樊麗霞說：別忘了。

那夜的允許。樊麗霞嫣然一笑。回他說。決不忘却。接着大家都揮着手帕。瀟笛聲聲。那車兒已離了車站而去。樊麗霞猛覺一陣悲痛。雙淚盈盈。欲落櫻唇不住的。在那裏顫動。哀得華萊恩呆呆立着。兩眼尤其是注在他玉容上。一會捱將過去。向樊麗霞道。你別悲痛。愛菲有推倫司伴着。以後吾伴着你。可好。樊麗霞微笑道。只是哈萊勳爵怎樣。萊恩道。橫豎他和密司脫濮伯爾是老友。二老在一塊兒。很有興味的。你既孤另另的寂寞。無伴。吾不妨伴你。兩人默然立了半晌。樊麗霞舉着秋波。盼了萊恩一下。低聲問道。你可。是當真不厭棄吾麼。萊恩答道。吾如何肯厭棄你。樊麗霞道。既是如此。前幾天爲甚麼冷淡。吾這時推倫司在遠處高呼道。你們兩人快些兒來。不過來。吾們要丟你們在這裏。咧。萊恩把樊麗霞玉手挾在臂間。一壁走去。一壁輕輕說道。樊麗霞。吾知罪了。

第三十五章

這一天晚上。樊麗霞便跟着愛菲和密司脫濮伯爾往施丹恩司去。愛菲得了這一個閨友。跳跳縱縱的十分快樂。哈萊勳爵和推倫司却決定明天拉了萊恩一同走。密司脫濮伯爾等動身的時候。推倫司悄然向愛菲道。愛菲。明天午後。吾們同着萊恩來。這其間自有深意。親愛的。你可明白麼。愛菲點了點頭。拉着他父親和樊麗霞上火車去了。第二天午後。推倫司果然同了萊恩到施丹恩司。密司脫濮伯爾隱居的拉文達屋來。那屋子恰好造在河邊。屋後有一個小小兒的花園。種着香草。迷迭香。馬鞭草。和許多花。

枝。絳。花。碧。草。香。生。一。水。密。司。脫。濮。伯。爾。日。手。一。編。高。臥。北。窗。宛。然。是。個。羲。皇。上。人。呢。樊。麗。霞。置。身。這。幽。雅。所。在。甚。是。快。樂。這。一。天。早。上。只。同。着。愛。菲。在。園。中。課。花。午。後。彼。此。取。了。椅。兒。在。樹。陰。下。邊。閑。坐。忽。見。推。倫。司。和。萊。恩。走。將。進。來。愛。菲。起。身。喊。道。推。倫。司。吾。今。天。提。着。一。個。很。長。很。大。的。毛。虫。比。你。前。天。提。着。的。一。個。要。長。幾。碼。咧。推。倫。司。道。你。哄。吾。愛。菲。道。誰。哄。你。來。推。倫。司。道。你。可。敢。和。吾。賭。一。個。東。道。愛。菲。道。好。就。請。樊。麗。霞。做。中。間。人。樊。麗。霞。道。你。們。賭。些。甚。麼。推。倫。司。道。倘。然。是。他。哄。吾。須。給。吾。親。一。個。吻。倘。然。不。是。哄。吾。確。有。這。一。條。虫。吾。便。送。他。一。箱。諸。古。聿。樊。麗。霞。道。你。們。兩。下。孩。子。不。把。賭。的。東。西。交。給。吾。怎。麼。喚。吾。做。中。間。人。愛。菲。和。樊。麗。霞。親。了。一。個。吻。說。道。這。是。吾。的。東。道。推。倫。司。從。背。後。取。出。一。箱。諸。古。聿。來。授。給。樊。麗。霞。道。這。是。吾。的。諸。古。聿。樊。麗。霞。笑。道。吾。趁。着。你。們。去。瞧。那。毛。虫。便。把。這。一。箱。諸。古。聿。吃。一。個。精。光。愛。菲。道。好。一。個。貪。嘴。的。東。西。密。司。脫。萊。恩。吾。託。你。看。守。着。這。箱。諸。古。聿。別。被。樊。麗。霞。偷。吃。萊。恩。笑。着。答。道。好。好。吾。替。你。看。守。着。就。是。愛。菲。向。推。倫。司。道。那。毛。虫。在。門。外。的。玫。瑰。花。叢。裏。吾。同。你。瞧。去。吾。同。你。瞧。去。于。是。這。一。對。天。真。爛。熳。的。情。人。一。壁。歡。呼。着。一。壁。飛。也。似。的。向。園。門。去。了。樊。麗。霞。目。送。着。他。們。不。住。的。吃。吃。笑。着。一。回。頭。却。見。萊。恩。立。在。那。裏。芳。心。不。覺。趑。趑。不。止。昨。夜。萊。恩。已。在。倫。敦。整。整。的。想。了。一。夜。想。起。了。樊。麗。霞。對。于。他。情。深。似。海。自。然。心。感。算。來。算。去。惟。有。和。他。結。婚。方。足。以。表。謝。忱。然。而。轉。念。一。想。彼。此。的。富。貴。貧。賤。相。去。太。遠。便。又。立。了。一。個。決。心。趕。來。和。他。告。別。當。下。萊。恩。啓。口。說。道。琪。麗。愛。爵。女。吾。很。覺。愁。悶。和。你。說。後。天。吾。便。

要離英倫去了。樊麗霞聽了，不覺吃了一驚，粉頰上的玫瑰色略退了一些，抬起粉頸來，低聲說道：「密司脫萊恩，吾聽了你這話，也覺悶悶，可是你這一個決心，來得突兀，吾想你總要過幾個禮拜纔去。」咧萊恩道：「吾實是迫于萬不得已，不得不就走。」這時樊麗霞舉目向園門外望去，只見推倫司和愛非已到了河邊，便立起身來，搭趣着說道：「密司脫萊恩，吾們也到河邊去走遭。」如何說時，那一箱諸古聿斗的掉在地上，下萊恩微笑道：「很好，只是你怎麼把人家託你的東西，掉了。」樊麗霞也微笑道：「不打緊，就讓他睡在地上。」兩人便慢慢地向那園門走去，到了門前，就立停了，兩旁都是玫瑰花叢，紅酣欲然，那扇小門也幾乎隱在花裏籬外，一帶榆樹綠葉成陰，彷彿在這小徑上，張了一個油碧的大幔。樊麗霞把玉臂倚在門上，倏然說道：「密司脫萊恩，你爲甚麼不依舊當吾是樊麗霞，推姆伯爾，萊恩半晌不答，方纔說道：「吾原要當你是樊麗霞，推姆伯爾，無奈你已不是從前的樊麗霞，推姆伯爾，否則吾……」樊麗霞嬌聲問道：「否則你怎樣說時？」那兩道秋波脉脉含情的，瞷着萊恩，萊恩的決心，便好似雪遇了火，消歸烏有。樊麗霞又問道：「否則你怎樣？」萊恩不慌不忙的答道：「琪麗愛姑娘，從此以後，吾就忘了吾們中間的畛域，永永當你是樊麗霞，吾所最傾心，最鍾情的意中人。」樊麗霞聽了，羞紅早飛上素頰，忙把雙波注在地上，羞答答的說道：「吾望你永遠當吾是樊麗霞，可是吾在這世界上，已成了個畸零人，沒有甚麼人愛吾呢。」萊恩執了那雙柔荑，說道：「樊麗霞，吾愛你，你可愛，吾麼？」樊麗霞低聲答道：「憑着吾這一張嘴，也不能道其萬一，於是乎這愛河。」

雙鴛相偎相倚的在綠樹陰下把檀口櫻唇破題兒第一回給他們會一會了正在這當兒忽聽得一片歡笑之聲愛菲和推倫司已手挽手的趕將過來愛菲歡然呼道樊麗霞吾們不要那小東道了你們兩口兒實是吾們的東道呢樊麗霞盼了萊恩一眼說道嘎你們倆把吾們做東道麼五分鐘後推倫司和愛菲像飛一般趕到郵政局去發一個電報到瑞士給李奈道「音透來根城雪尼格泊拉脫旅館馬丹波蘭尼收小園門畔三分鐘同心之結已締書此告慰推倫司上」等到秋風吹樹綠葉並成黃金色時李奈和他丈夫買棹歸來參與哀得華萊恩和樊麗霞的結婚盛典一個月後那個頽垣斷井的哀爾司瑪爵邸已修葺得金碧照眼煥然一新結婚的那天這邸第中攘攘熙熙十分熱鬧夜中預備了酒宴大會村人又開了個跳舞會樊麗霞便和哀得華萊恩聯臂跳舞賽客們見了這一對璧人都喝采不絕這夜夜深時樊麗霞又到他母親從前的臥室裏去對着那空床告罪明年春間樊麗霞催着愛菲和推倫司結婚兩人童心未除痴憨如昔結婚之日兩人依舊縱縱跳跳的和平日一樣樊麗霞和李奈都捏了一把汗怕他們穿了禮服賽跑到禮拜堂去咧結婚後兩口兒就到埃及去度蜜月大有樂不思蜀之意哈萊勳爵和樊麗霞都覺得有分兒寂寞屢次打電報去催他們却還遲遲不肯回來這一年夏間一天黃昏時候哀得華萊恩同着樊麗霞並坐碧天如水之下共數疎星往年所受的患難都已淡忘只覺得滿腔都填滿了快樂哀得華柔聲說道吾們從前經了那許多憂患今天纔能結成這一重美滿因緣此

中。怕。有。天。助。呢。樊。麗。霞。曼。聲。答。道。正。是。吾。的。愛。人。吾。們。須。得。謝。謝。天。吾。倘。是。不。受。那。種。種。磨。折。怎。能。遇。見。你。哀。得。華。雙。臂。偎。抱。着。樊。麗。霞。把。檀。口。貼。着。他。香。腮。親。親。切。切。的。呼。道。樊。麗。霞。這。時。明。月。皎。皎。把。萬。道。清。光。照。在。他。們。夫。婦。身。上。十。分。圓。滿。

(完)



精製銅版鋅版

◀ 並代印 ▶

此二種版皆用照相法與腐蝕法而成為近今美術印刷中之要品色澤分濃淡者如照相畫圖之類宜製銅版色澤不分濃淡者如名戳地圖廣告商標之類宜製鋅版精密明晰堅緻耐用每方可印至數萬張且可與鉛印活字版同印縮小放大亦極便利故應用甚廣本局研究此技有年製作精審訂期不誤茲特定廉價於下倘蒙惠顧不任歡迎

每加一英方寸 一角二分
多製常製 格外從廉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啟

製版印刷所在上海海寧路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新信箋

每百張為一套

貢川紙印洋叁角 雪光紙印壹角半

已出三種

時裝仕女

甲種滿印式

乙種角印式

海上新髻

滿印式



長篇名譯

言情小說

恨羅愁織記

(天笑)

(鐵魂)

第一章 家庭之樂

低皮街者與倫敦至繁華之拖敦哈姆路相接近。然其荒涼湫僻之狀與繁華之倫敦適成反比例。蓋英倫人輒呼此等處為人世之地獄也。街中屋宇亦與此街相稱。壁灰剝落斑爛成異彩。玻璃之窗塵埃滿蔽。已變為不透明體。有破碎者則補以紙。微風鼓之則颼颼作響。似山中鴉鷂鳴也。溝渠汙塞不通。積水成潦。一似天有旱荒。蓄以待用。屋雖朽窳而尚有一二可以傲人者。此街之屋已不知經歷幾百年代。其閱歷之深。壽命之長。雖龐眉鬢髮之衰翁莫敢稱述其歷史。亦至有趣味之事也。居此街者與此街。此屋更為相稱。大都以苦力與生命相持之流。其狀大類半溺之蠅。猶竭力鼓其翼運動四肢作游泳狀。冀出於水中。則知微蟲亦愛惜其生命。而況於人乎。

一百另二號門前之石級。一女郎在焉。其年齡則人咸勿得而知之。或云十七。或云十八。皆揣測之詞。其

女郎一手提物，纍纍則麪包四磅，紅鯡兩尾，并燃料一大束，而一手則方以鑰納鎖穴中，顧鎖已舊且銹，旋轉良久始得啓閉扉而入。經一黯狹之小廊，達一室，室在樓下，最後處，其中陳設殊未雅潔，室之中心有食桌，一已毀裂不堪。一老叟就桌坐，面枯槁而無生氣，兩手着襯袖，亦以污敝變色。曲背俯首，方凝神以酸素塗銅板上，繼乃鐫以鋼針。桌上又有廉價之地蠟燈，燈罩障以片紙，使其光線全注於銅板上。惟於小隙之間，漏微光射及壁上耳。壁間滿懸彫刻品及印刷品，順其進步之次序以陳列，其位置井然。可觀中多名作，如奧兒馬士、他奈奴士、羅姆尼、蓋士、保羅夫、馬蘭等之名畫，咸雜處其中。室中又有怪臭，此種臭氣之原料乃由酸素、顏料、假漆、漿糊等物所發生之惡味，集合而成。在常人偶觸之，必不能堪。惟此老叟則習以爲常，不之異。女郎入室亦惟微嗽而已。蓋此老叟女郎皆恃此以爲生涯。聞此臭味，是其本分習慣，成自然無足異也。

榴娘者，女郎之名也。時方以布拭桌之一小角，置麪包及牛油於桌上。此牛油者，乃榴娘以私蓄之金錢購得者也。復置魚於煎鍋炙之。女郎入時，叟殊未覺。至是忽聞煎魚之氣撲鼻而來，始轉身舉首，漫然問曰：「噫，榴兒爾已返乎？」今日又購魚耶？榴娘曰：「翁乎？今夕無他物，須待星期五也。」

此老人名激格兒。激格兒之義爲「竊笑」。老叟本名亨利司克律敦，而人皆以激格兒呼之者，蓋從未見其有笑容，以爲彼於人前不笑，背人始竊笑也。而人之呼之者，彼亦漫應之曰：「激格兒矣。」

激格兒聞榴娘言作怪聲如噓。又似歎。復俯伏以鑄其銅板。已而魚熟。激格兒伸其背向火。似極不欲離去。此人生至有趣味之鑄刻生涯。榴娘爲之收拾桌上物事。以污垢滿附之布鋪桌上。激格兒則凝神注視之。鋪設既齊備。延激格兒就食。激格兒起至室隅之架。次架上滿陳酒罇。帆布片。敗刷及鑄刻器具等物。激格兒卽從此中取一空瓶向光處高舉而映視之。狀甚疑惑。自言曰。所餘無幾矣。榴娘習聞激格兒作此種語態。卽應曰。明夜取得工資。即可再沽。我已更無一辦尼之餘矣。約堅思曾言之。若翁能以上星期之生活。交彼彼當能通融相貸。激格兒若罔聞此語。蹣跚至桌旁。稍一審視其所煎之魚。卽作嫌惡狀。取蓋茶吸過半。茶葉之惡劣。數倍於魚。而茶蓋之裏已成爲古色。想其壽當一如激格兒也。激格兒飲茶既乃進餐。默不作聲。榴娘亦未敢攙進一語。少選已畢餐。而老人尙踞案咀嚼。鮮魚之味。榴娘返身以倦眼凝視爐中火。老人亦至爐際取火以燃其菸斗中之殘燼。斗見榴娘突如有所觸。蓋此時榴娘之狀。有良足令老人注意者。老人雖落拓然。其少年時固一極有聲望之畫師也。

榴娘坐爐旁對火微喟。一種幽鬱之狀。淒楚動人。顰痕黛影。意態婉約。激格兒見之。頓憶羅姆尼所繪之美人圖。正與榴娘此時之狀相彷彿。羅姆尼所繪之美人。名愛瑪。哈米爾敦。以此女子之美麗。勢力直可舉全球而踏於其纖纖足下。名畫師百般摹繪其芳容。而不倦。文學家竭力擬撰其小傳。而不厭。則其美艷可想。而知天生尤物。無獨有偶。此孤苦伶仃之榴娘。與彼絕代麗姝。似同模鑄。出髮柔黑而多光澤。眉

解而脣紅如點絳。有最動人者。則雙眸如秋水。其色蔚藍。時或作黑色。其全體感覺如何。視其雙目。即可作爲標準。所衣雖非華服。然荆釵布裙。自饒天真風韻。不能掩却其天然美質也。

激格兒踞坐一已敗之柳條椅中。力吸斗中菸。已而始低聲曰。榴兒爾默思何事也。榴娘不回首。但答曰。儂亦不自知我方自計下星期之進款。能否有餘。以爲我購靴耳。言已。伸其足。所着之靴底面已相離。成一大破口。然仍不減其纖纖之美也。激格兒愀然視之。已復搔首。四顧室內曰。吾亦不能預決。榴娘曰。爐架上之美國廉價鐘。我以爲渠當猶未返。激格兒曰。誠然。非至此時。渠不返也。榴娘曰。吾等且勿言彼事。方吾言靴。乃憶及翁之外衣矣。激格兒曰。外衣乎。誠然。我已命小達典之質庫。吾明日又無須外出。待吾此板鐫成。爾爲我往取工資。回時順路贖之。可耳。榴娘頷首似視此爲極平常事。激格兒又曰。若餘錢不多。則更質之。以爲爾購靴可也。榴娘急曰。噫。否。否。是奚可者。我靴破。尙可加以修葺。翁無外衣。胡可外出。若不加外衣而外出。則人且以翁爲不尊敬矣。激格兒曰。不尊敬乎。我久已不尊敬。無妨事。但於爾良覺不安耳。嗟夫。苦爾者。我之罪也。若當日吾不拾爾歸。任爾臥道旁。或爲富者所拾得。則今日寧非一千金閨秀。奈何拾爾歸。此苦惱之家庭。令爾備嘗艱苦乎。是吾罪也。榴娘微笑曰。翁何言哉。即阿翁以爲如此。悔亦無益。翁苟不拾我歸。此恐我此時已久不在人世矣。非阿翁仁慈者。我又安能有今日。激格兒曰。是亦未可決。是夜至冷。寒風砭骨。吹人欲僵。我尙能一一憶之。無遺斯時。我年方少壯。

希望至大。每有所作。亦大受歡迎。是夜方售去一小方水彩畫。畫亦不惡。竟得兩金磅之代價。此兩金磅既入吾囊。愉快慈悲之感油然而生。足徵金錢之魔力。竟能移人之性情也。爾時爾方在襁褓中。塊然臥鐵道上。我見之。即抱起審視。乃一極美之嬰也。吾因爾美愛之切。故不欲往報警署而携之歸家。榴娘曰：翁乃未嘗一加訪問耶？激格兒曰：訪問亦何濟爾身上之衣服毫無蹤跡之可識。是必棄爾之人。不欲他人蹤跡得爾之家族也。且吾之名爾為榴娘。亦非爾本有之名。因當時爾所臥處。其上有榴樹一株。故以為爾名也。榴娘笑曰：幸哉。若當時我臥處之上。非榴樹而有藜苳或牛蒡者。翁幾亦命我為藜苳娘或牛蒡娘矣。榴娘雖如是云云。顧激格兒仍不一露笑容。曰：自彼時迄今為時已甚久。今爾已長成亭亭玉立為絕世麗姝矣。吾拾爾時。殊不能審辨爾之年齡。蓋吾本非善辨嬰兒年歲者也。但此時自我觀爾。當……言至此。稍思復曰：當在十八九之間。噫。已長成一女郎矣。言至此。復止。長吁曰：吾此時方令爾至夜學校。得無遲否？榴娘面忽微赤。曰：否。特吾殊不喜校中之某教授……嘻。可勿言之言之。徒令人不怡。家中。有書暇時可讀。即不至校。亦得激格兒曰：誠苦爾。吾本極欲使爾入一專科校。榴娘一躍而起曰：即此夜校已足。而有餘。專科校又何益於我者？即如樓上之施克里芬姑娘。非兼德法文而能之者耶？何仍顛頓不得相當之職事。雖具有大才而命運不濟。終屬貧困耳。彼言市間才人充塞。雖有才亦無施展。吾常自思。苟得為人傭者。亦足……激格兒忽舉目注視榴娘。灼灼發光。蹙眉曰：是何可者？爾出此語。大違吾志。

矣。吾亦曾思及此。然不可也。天之生爾。與傭僕之途。無緣言至此。急閉口。更言曰。爾之體質。過弱。當不能勝任。爾性又烈。恐爲傭之第一日。即爆發如烈火。故我以為大不宜。今且靜耐。以待機緣之至。我日夕祝禱。以祈其來也。咄。此何聲者。復目鐘曰。渠決不能歸家。如是早言甫畢。門開。然闢一檻。樓胖碩之婦人。入。雙目昏暗。面部擁腫。兀立門前。以手當臀。而張其臂。醉容可掬。作獐笑。視二人。其狀狡獪。可畏。與此婦俱來者。則撲鼻之酒氣。婦曰。士克律敦夫人。激格兒妻也。每返必酩酊大醉。行不成步。惟今夕則較往常稍佳。老人及榴娘覩之。詫且慰。婦亦作詫色。曰。爾等已在此乎。爾二人當已享極飽之晚餐。吾方苦力作工。爾二人則圍爐取煖。樂哉。樂哉。雖然。吾必勿因此而惡爾等也。激格兒狀殊不安。搔首視榴娘。似孤立無助。激格兒不幸而得此下流悍婦。稍不如意。即大發雌威。悍潑不可當。激格兒惟有事事屈服。無如何也。已而曰。貝思。今夜歸何早也。婦曰。早乎。誠然。吾友殷勤挽我而談。然我不耐之。蓋我非如彼等。以游蕩不歸之婦也。我在外間。無時不念吾家。故忽忽與舍利鍾士作別。而返耳。婦顧如是云云。彼二人則無一語以答之。榴娘以前留之食物。置婦前。復向老人。一頷首。即欲向門外出。婦急伸其巨臂。止之。曰。若何往者。何爲一見吾歸。即避之。如蛇蝎乎。我或不足以爲爾伴乎。婦言至此。時聲若破竹。愈接愈厲。復急自遏之。微笑曰。爾常喜早眠。凡少年女郎多睡。至爲傷身。我數年來。每日但睡四五小時。爾觀我之體魄。爲何如者。且暫留此。稍學現今社會上女子之所爲。勿學野猫之急於返其穴也。榴娘無奈。返身立火旁。背向其。

所謂養母者之婦并避去。激格兒之視線。婦裂魚狂啖。取杯茶一吸而盡之。曰：美哉。此物榴兒乎。吾等今且言爾事。吾今日至古脫。可泊沙士取藥。蓋今日吾齒腐益甚。既至彼間。惟見思爾開伯治一人。在彼伯治者。誠一知禮之士也。彼在開姆頓之生計。殊佳。是子必非凡器。即彼所與交之友。亦至高尙。來日彼必能爲豪富。吾甚欲延之。與我等同盡一醉。此間尙有餘瀝。以供我否。激格兒靜聆婦語時。狀甚疑惑。聞婦問。微搖其首。婦即作悲音曰：怪哉。吾在家中。鮮有所需。而每欲一滴酒。常不可得。噫。吾此際。果在何許。耶。思爾開伯治乎。榴兒。彼曾向吾問訊。爾狀良懇摯。爾信吾言否。彼與爾祇晤一二次。爾當以爲彼已忘爾。孰知彼乃深情人也。言已。點首蹙眉。張口作獐態。曰：彼似甚屬意於爾。果爾。則爾亦何幸。修得此也。榴娘羞澀極。頰大頰。兩目呈悲忿。輕蔑色已。而面際血色漸退。忽白如紙。而目光依然炯炯。緊合雙唇。曰：兒往睡矣。婦復伸手欲止之。而雙足顫顫。苦不能起。立激格兒急舉手止。令勿起。榴娘始得出。婦尙視門外曰：小女兒無乃太驕傲。當壓之。使稍知自量。爲佳。亨利爾若不爲者。我將爲之矣。吾今夕特因歸家報渠以好消息。故忽忽別吾友。孰知不能博渠之喜。返遭其白眼。宛如無禮之狂徒。有人能提携之。使其鼻端能正向思爾開伯治。豈非殊幸耶。激格兒微愠曰：吾不欲更聞思爾開伯治。吾殊厭之。婦曰：厭之乎。我知爾乃妬他人之高貴耳。彼乃一至有價值之釘書人。以彼一日所得。足可抵爾一生所入。且彼將來或能創一大公司。與世界之至富者。互相馳逐。今以我等所蓄之賤物。匹彼非至榮幸耶。咄。彼乃忘恩絕不一念。

吾等之拾彼於溝壑中衣之食之始有今日咄思爾開伯治詎不佳哉激格兒曰誠如爾所云思爾開伯治誠不佳吾不欲更聞之矣婦曰否否爾不欲聞吾必使爾聞之始快亨利士克律敦聽者我非能受男子壓制之婦人也爾亦萬不能視妻子如奴隸者也吾自問對爾亦不惡且爲爾治家一如當世至賢之婦……言至此突向前低聲曰亨利汝何懵懵乃爾吾所爲者欲福此女耳伯治匹彼乃至妙之佳耦且於我二人亦必有益吾等碌碌終日所得幾何伯治曾與我約謂我若能動榴兒之意而成此事者則彼將先以五磅爲酬云激格兒大怒起立曰婚姻爲人生大事稍一錯誤貽害終生爾視榴娘爲何如人竟因貪此區區五磅之財便欲強售於彼強暴耶爾果何種居心哉女子如榴兒者自應有相當之匹配若不得其人則吾甯日覩其死不欲見其嫁此強暴也婦亦勃然變色面色青紫如夜叉緊握雙拳起立勢且用武高呼曰爾！爾……復墜坐椅中勉力自遏乃曰甚佳爾亦毋須狂怒我之告爾乃盡我責耳思爾開伯治即不得榴兒詎終身無婦女子之愛彼者正多彼寧愁無佳婦哉吾告爾者祇此爾其熟思之勿後悔此女終身之事將如何了之且彼又非吾儕眞血肉將養老於吾家耶彼已長成當爲覓配勝於逐之街外也激格兒啓吻將駁之而婦已鼾然睡去矣

第二章 勇少年

榴娘出室急返樓上而心頭小鹿跳盪甚力悲憤之念如萬頃波濤澎湃胸中榴娘第一次遇思爾開伯

治時見其鄙俗卑陋之狀。肥矮擁腫之態。即惡之。如仇與之握手時。覺其巨靈掌粗糙無倫。更由惡而生畏。凜然如對惡魔。孰知此儂夫竟萌異念。欲求婚於己。乎心中恨惡層疊而生。其增加之度。至於無極。激格兒言。寤目覩榴娘死。不願見其爲此狂暴釘書匠之妻。在榴娘之心。又何嘗不如是。

榴娘睡處在屋頂之一小室。此室之小。殆如巨榭。稱之爲室。較稱之爲榭者。適當榴娘方欲啓扉入室。忽聞琴聲悠揚如泣。如訴悲鬱之音。令人生感。其聲出自榴娘之鄰室。榴娘遲疑少頃。款其門。即聞有清澈之聲呼令入。榴娘乃進。此室幽小而雅潔。無異榴娘室。室隅一小榻。餘則平常椅桌數事。室中人所弄之樂器。乃常見於街衢中者。一種小風琴也。此種風琴。以足踏而手撫之。略如平常琴狀。所發之音。悽涼悱惻。酷類手風琴。坐於風琴前者。爲一少女。年齡與榴娘相若。方弄琴時。歌以和之。所歌爲悲調。抑揚挫頓。不可方擬。惟令人聞之。覺悲從中來。有不知涕淚之何從者。

以此少女之貌而言。宜可稱爲麗人。顏色淡白。四週圍以黃金之髮。髮光閃爍。其爐中餘火相映射。燦爛奪目。然而女固瞽者也。榴娘入室時。悄然無聲。女既未聞。又不能視。女故罔然如未覺。然其感覺力敏。銳少須。即覺之。遂止琴聲。側首傾聽。細辨入室者之呼吸聲。以沉靜之聲問曰。其爲榴娘乎。榴娘始聞其音。樂已覺。肅然及見其容。之安重。聞其語之沉着。心中亂緒似爲所壓平。亦以沉靜之聲答之曰。閔尼。我也。可勿止爾。彈閔尼猶預少頃。即便繼續其歌。所歌爲（待儂）之曲。閔尼循譜而歌。毫無參雜錯亂。是其能。

動人處者室中無第二椅榴娘即席地坐低垂其首緊握雙手置膝上深爲閔尼之歌所動。此時二女狀類一至奇妙之圖畫瞽目之女郎時時翻動其不能視之目而狀至安閑榴娘之睛此時變爲黑色雙眉緊鎖力闔其唇方有無限愁緒往來胸中閔尼歌至末節時忽大嗽歌亦截然止榴娘聞咳聲恍然如夢覺曰閔尼爾今夜體乃不適乎閔尼以手按胸微笑曰尙不至大惡吾歸時偶感寒氣吾欲以辦尼令達德爲我購止咳藥而彼急欲回家然我亦不便強彼致悞其返家之時間小咳無妨事。閔尼所言之達德者乃一童閔尼每日至街中賣曲時以賴此童嚮導者也榴娘曰否咳雖小事若不治之則徹夜不得寤睡矣閔尼愀然曰我尙無妨果爾則擾爾終夜不得安眠矣榴娘曰此非我所顧忌爾非以歌爲生活者耶若聲帶失音尙能從容度曲耶適所唱者爲何曲可否告我閔尼告之并曰吾最喜此曲且人人皆喜之但我不常唱偶一爲之耳因我愛此曲之故遂欲據爲我有不肯輕爲人道吾每唱此歌卽覺幽寂如在無人境噫榴娘爾何事者其有不快於心乎吾審爾聲音及呼吸知爾必有不快事也榴娘強笑曰事誠有之非大事也我初不欲告爾然又似不能不舉以告因低語曰司克律教夫人欲吾嫁彼賭徒司爾開伯治也閔尼駭且詫呼吸驟急伸其手曰榴娘爾萬勿嫁彼爾試授我以手嘻萬勿嫁彼彼人至可惡聞之殊令人懼我一次行經士克頓門時曾聞此人語我問達德此人爲誰達德告我我聆其談吐卽知此人非善類榴娘爾意欲嫁彼否榴娘長歎曰否然吾正不自知將來作何收束也閔

尼挽榴娘頸使與己首相並曰無論若何終較嫁此儉父爲佳榴娘吾愛我知爾所苦矣爾之生涯誠大不幸然爾當竭力與之相持則來日幸福正未可限量讚美詩云……語至此又曰嘻爾固不喜與我作宗教談者……榴娘曰談亦何補宗教宗教吾未見宗教有補於人也若宗教果非虛謬之說果能有補于世者則世界諸多不平事當勿見於今日矣聖經云凡吾人類皆屬弟兄理當互相敬愛護助其說確乎誕乎但觀吾等此街但觀此街之人可知矣此街之人咸屬貧困而無告終日困坐愁城非毆詈則酗酒而通衢大道之上則車如流水馬如龍馳逐於快樂場中視吾等此街又奚如者是可謂之弟兄乎是爲上帝之博愛乎宗教者欺人之說耳有財力者用以愚貧民使其甘自貧苦耳夫貧民之貧人皆謂其無學問無品行不耐勤勞所致殊不知貧民無學問無品行之原因適因貧而致之苟授以高尚之教育使交接於上流社會則亦將無學問無品行而耐勞之說更可哂彼富貴之家食膏粱衣文繡攷其一日之中所爲何事無非用貧民之勤勞以爲之生利貧民因貧遂益貧富人以富而愈富是即爲弟兄平等是即爲上帝博愛耳吾常見彼所謂夫人貴女者屹立店前審視窗中陳列之物品似因囊中金多不知購買何物而後可既買就則高視闊步由店中出吾儕貧人不敢正視也貧人有一日貧則吾終不信宗教之說爲然閔尼愀然曰吾愛我知貧之命意矣惜吾愚拙不能覺爾以至道言已復按琴而歌（小兒之家）此歌乃讚美詩之一榴娘仍以首枕閔尼之肩繼乃長吁其不信宗教之心似已爲此動人

之歌所壓服。閔尼歌已。榴娘突起曰。閔尼我囊已空。爾其予我一辦尼。閔尼探囊取一六辦尼之銀幣并數銅幣出曰。爾需用者即多於一辦尼。我亦能與。今夕生涯不惡。除付去。達德之兩辦尼外。尚有九辦尼也。榴娘即其手取一銅幣曰。一辦尼足矣。我爲爾購止咳藥去。即來也。閔尼急呼曰。否否。可不必。時已不早。爾勿更出矣。榴娘曰。無妨。事我去。即來。言已。忽忽出。深恐爲閔尼阻行。經司克律敦室門時。聞醉婦駢聲如雷矣。

藥肆居鄰街之轉角處。榴娘將抵其處時。忽道旁之酒店中來一男子。迷朦其醉眼。面頰如血。注視榴娘不已。又躡榴娘後。以巨掌拍其肩。榴娘幾仆。男子發嗔聲曰。噫。榴娘吾愛果爲爾乎。深夜外出將何往者。榴娘大駭。回首見之。勃然大怒曰。伯治先生若何得如此無禮。速讓我行。伯治大笑曰。去將焉。往得無往。晤所歡否。復握榴娘之手。曳之近。曰。榴娘若胡事。羞怯爲將懼。吾與爾親。吻乎。榴娘竭力支撐。欲脫。顧力弱狀類雛鷄。入於鷹爪之中。雖力撲其翅。終屬無濟。則狂呼趣讓。我行。伯治復狂笑。力挽榴娘之頸。已則低首將親其吻。榴娘憤氣達於極點。覺渾體冷如冰。神思迷惘。竟如失去。知覺俄而斗覺。持己之手已釋。伯治已仆地上。而旁立一少年。兩拳尙緊握。未釋。

此地居民勇於私鬪。稍有睚眦。便以武力相向。乘隙尋仇。亦常有事。榴娘亦以爲此少年者。或伯治之夙仇。乘隙毆之。初不以爲異。方躊躇欲逸。而感激與好奇之心。一時并起。遂僵立不能動。見彼少年男。

子儀容之秀雅更足令人傾動其儀表之端莊又令人肅然起敬復欲離去此兩人而兩足若根蟠地上不能移動寸步伯治苦力支持始能起立怒詈少年曰若敢毆我乎爾識我爲何如人者甚佳甚佳方伸手欲擊又畏縮而收口中仍喃喃作恫嚇之語少年插兩手衣囊中翹首斜睨作不屑狀思爾開伯治推酒店門而入尙回首呼曰惡少年你慎之我目力強當能識爾下次相遇者當有以報我并切齒於此女子汝曹慎之勿謂吾言之不預也言已即入榴娘亦欲行少年止之爲榴娘拾起地上之銅幣并爲拭去幣上泥污授榴娘榴娘默然受之少年見榴娘手顫且唇面皆白問曰姑娘受驚矣吾思姑娘當未受傷榴娘曰否吾未受傷亦未受驚言時狀至憤憤女子恚忿過度常呈此種狀態榴娘行時少年亦伴之行柔聲問曰彼男子爲令友否榴娘餘怒未息聞此語以灼灼之目光視少年曰友乎否少年曰然則吾爲姑娘幸彼人至強暴無禮殊不值友之吾甚願彼還擊我則我將力毆之至不能起使彼知弱女子之不可欺凌而彼乃懦怯不敢還擊可哂亦可恨也姑娘年事方少深夜不宜外出然姑娘或有不得已事故乎榴娘頷首答之少年又問曰姑娘所居近此否我意謂此際姑娘得無返家否若然者則我將送姑娘至門也榴娘曰吾居乃在鄰街吾將爲閔尼購止咳藥……閔尼吾友也

低皮街之人自私之心至重求一人能不平相助如少年者殊不可得今榴娘身處危境忽遇此義俠之青年救星旣感且敬自不待言於是視之如親友遂無有以男女兩性之故而懷避忌者矣

少年曰。姑娘能助令友於疾病中。因而受此小驚恐。雖云不幸。然至可敬也。足知姑娘以慈愛爲心。今且請入購藥。吾待於此可耳。若他人向榴娘作此語。則榴娘拒之。惟恐不及。獨此時竟毅然諾之。入肆購藥。出則少年果尙在。此時榴娘之神志已復。二人默然偕行。至榴娘門首而止。二人互相審視良久。少年伸手與榴娘握別。曰。願姑娘晚安。未悉能以芳名見示否。榴娘垂首微答曰。我名榴娘……願君亦晚安。言已。復舉首視少年曰。謝君相援。思爾開伯治殊強暴。非君者我殆矣。得君懲之。我良喜。少年驟然曰。是誠快意事。姑娘有弟兄否。榴娘曰。何謂也。少年曰。若有弟兄。或父可以。今夕事告之。令其防彼狂犬噬人耳。榴娘曰。無之。弟兄父母均無之。少年側首微搖太息。自言曰。可憐人哉。榴娘聞之。面忽頰曰。此事大可羞。即有父母亦當不以告言已。即入。少年竚立少頃。亦即毅然向西去。至一街殊喧嚷。來往之人。非車即馬。步行者極鮮。有由屋門出入。行經此少年前者。無不向其注視。蓋詫其衣冠之劣。敗不類此街之人。所應有。而少年則俯首沉思。直前而行。似未覺他人之向己注目。已而至冷卡士他街。抵一華屋前而止。伸手按鈴。一美服之僕出逆客。見少年殊詫異。以爲此窳人。何敢來此。歎關少年狀。至鎮定問曰。佐舍甫霞里福先生在家否。僕見少年所問語。殊率略不恭。怪且怒。作色曰。不知爾覓之何事。此處非僕役進出之門。請至後院可也。少年殊不以爲意。曰。吾與彼有約。有要事。面彼爾第進言密司忒……爾第言彼所俟之人。已來可耳。僕沉吟入。少年不待僕之延請。逕入客舍。流覽壁間圖畫。移時。僕出引少年至一室。室中陳

飾亦備極華麗。桌旁坐一老者。衣夜衣。微光射其面。凜凜可畏。二人相對。默默移時。少年莊靜之態。仍未少減。先啓吻曰。先生命我至此乎。老者頷首曰。伯里痕。我命爾來此。爾可坐言已。審視少年衣飾。作怪笑曰。觀爾狀。知世界之遇爾。亦頗不優厚矣。言至此。笑益甚。而聲益柔滑。曰。爾當諒我。爾若能與我表同意者。則我亦不終怒爾。伯里痕不答。坐安樂椅中。交疊其股。舉其神彩奕奕之目。注視其伯父。灰白厚臉之眼。佐舍甫又言曰。誠如爾料。我將有所商於爾。但勿言……語至此。舉其皺白之手。伯里痕曰。吾非來言此。特來聆伯父何言耳。佐舍甫曰。大佳。我且望爾能耐心以聽。憶上次吾等方相語時。爾乃大肆咆哮。不復類人。伯里痕曰。此事言之。姪至今殊覺歉歉。第姪所言者。固皆傾肝披膈之談。初未嘗有半語矯飾。或因言之太激。致令伯父不悅乎。佐舍甫曰。即此是矣。爾方少年所抱之思想。殊不洽於理。今吾欲觀爾能反省與否也。趣言之。爾雖倔強。顧吾深望爾能悔過。爾爲吾獨一之姪。且爾恕吾言不幸。爾適爲承繼於我之人。伯里痕賦性至爲奇特。吾甚欲使爾知凡貴族中人所作之事。皆其本分所當然。初非背理也。伯里痕曰。伯父斯亦可矣。佐舍甫曰。誠然。吾甚謝爾之允許。吾且懇爾安守貴族之本分。伯里痕曰。因此尙有一事……佐舍甫舉手止其語。曰。吾中止爾言。爾幸恕我。爾所言之事。吾早已知之。此事即令爾謹持急進主義者。爾卽爲世界此等最近發生人中之第一。第此等人。但欲暗中毀壞社會之根本耳。伯里痕張吻欲言。忽復闔之。微聳其肩。似自知言亦無補。佐舍甫又曰。在爾目中。視富貴爲不義。視權力爲不公。

視威力爲苛虐。然否。佐舍甫言時。自以爲此數語措置極當。舉伯里痕之心理。包括無遺。非常得意。再三自言此數語。更以指擊桌。而按此數語之拍節。伯里痕正色曰。伯父所言。祇我意見之一小部分耳。欲舉其全部言之。尙不止此也。伯里痕雖身爲男爵之嗣子。然生平無僞語。所言者確也。佐舍甫曰。爾爲此怪僻之說。所惑吾固信之無疑。顧吾殊不欲吾血族之嗣子。入此歧徑。惡哉。此物乃爲吾二人感情之障礙。吾亦不能徒以唇舌曉諭。除非爾一旦覺悟。得安守爾貴族少年之本分耳。少年人正宜鮮衣華服。曷爲自菲……伯里痕強笑曰。伯父。我正不犯此病。吾覺身體上所衣者。至美。我固視此爲獨一無二之美服也。佐舍甫男爵勃然大怒曰。嗟乎。此乃爾自作之孽。自暴自棄。我自問未嘗吝嗇待爾。自爾嬰時。我即護持爾。視如己出。又送爾入奧斯福大學。供爾以適當之費用。亦不云……伯里痕微語曰。吾知之。吾殊感激。伯父之深仁厚澤。佐舍甫曰。感激乎。爾乃亦言感激乎。我恐爾第反噬食爾之手耳。爾不從吾教訓。擇岐途而趨。又視伯里痕濫褻之衣曰。爾所趨之途。恐不引爾入溝壑中。不止爾靡特忘恩。且傲慢無禮也。伯里痕面赤如火。力齧唇。而自遏。引身欲去。佐舍甫急自止其言。伸手止之曰。稍待。吾之感覺殊令吾不能自主矣。伯里痕來。吾之命爾來。欲爾將已往之事置之不復記憶。總之。吾初非窘爾。吾必勿忘吾之家聲。吾家乃起自平民。爾對於家族之感情。亦必不少減於我。居吾等勢力之下。而爲吾等效用。且爲吾輩構成富貴者。即彼勞動之工人。彼輩以數十百千人終日之勤勞。以爲吾輩營利。吾即利用此輩始克。

有今之尊貴始能履今日之境地……伯里痕厲聲曰即此已屬大罪孽工廠者正吾所最反對之惡魔亦正吾二人感情之障碍物吾初非反對財物特吾殊不忍取彼工人血絲滿絡之一辦尼也吾常請於伯父令挈我至生財之地一觀彼中狀況而伯父獨不許厥後吾自往探察既不識彼中人復不辨彼間道久久乃覓得之始知吾等安享之財皆一一自彼貧人骨髓中吸出工廠者絞人膏血之巨大營造所奴隸之監獄耳以極微之工資愚誘彼貧民勞動其魄力以營造我等一二私人之高樓大廈紫衣錦帶而復據彼貧民僮僕之背上示其尊貴而區別於彼貧民耳如此不義寤復有人道哉即撫心自問又何忍者佐舍甫怒不可遏二目血赤張口露齒厥狀如獐尤將嚙人狂呼詈曰爾狂譫乃如街中說教者言已冷笑伯里痕以手加額而長歎曰吾亦自疑或作是狂譫蓋吾來時沿途自思決勿欲以隻字觸伯父怒及聞伯父語及工人工廠則又不自禁誠類狂譫吾初未嘗至工廠中一加攷察而工人之家則吾至之者屢屢審得彼勞動者種種困苦悲慘之情形宛如人世之地獄是不特工人爲然即彼輩家中之妻子兒女無不間接受其影響故吾每一自審其衣服之佳美即耿耿不安自知所衣者乃工人滴滴汗血所積聚而成者也吁可憐哉老人復坐椅中欲力自遏制而其狹額上之血管則暴露張翕其唇良久始成語曰爾乃作此誓言爾生成賤性不可救藥爾殆爲狂熱所中耳吾之工廠至爲普通殊無苛虐之處彼等要求吾亦無不應允即工資之厚薄亦視其任事之輕重廠主與工人之問題不外需求與供給互

相。交。換。我。聞。人。告。我。謂。凡。工。人。之。出。吾。廠。者。及。後。皆。再。三。請。求。復。入。吾。廠。即。此。可。知。吾。廠。待。工。人。之。厚。又。有。人。告。我。謂。廠。中。至。清。潔。而。空。氣。光。線。均。足。伯。里。痕。曰。是。人。告。伯。父。乎。噫。無。怪。其。然。矣。然。則。伯。父。當。未。嘗。一。臨。其。地。也。老。人。曰。是。誠。不。謬。吾。已。數。年。不。視。廠。事。經。理。得。人。人。皆。歎。其。辦。事。之。善。則。我。已。滿。意。又。奚。必。躬。親。其。事。伯。里。痕。曰。誠。哉。得。利。便。稱。滿。意。其。他。豈。所。計。及。佐。舍。甫。曰。得。利。自。當。滿。意。世。人。營。營。誰。非。求。利。且。赫。利。福。廠。之。名。遠。播。全。球。孰。不。知。之。舍。爾。一。人。外。吾。未。聞。有。人。半。字。道。其。不。善。也。伯。里。痕。曰。廠。中。即。有。未。善。他。人。何。關。痛。癢。廠。中。工。人。又。何。敢。道。隻。字。彼。輩。受。壓。力。已。久。其。力。不。足。以。發。聲。但。知。蹉。伏。爲。人。作。奴。隸。至。於。勞。瘁。以。死。吾。等。今。可。勿。更。言。之。即。使。焦。吾。唇。敝。吾。舌。吾。知。不。能。迴。伯。父。之。心。於。萬。一。伯。父。可。容。吾。去。矣。佐。舍。甫。曰。稍。待。毋。躁。吾。等。之。雄。辯。至。類。政。黨。相。爭。然。我。之。行。事。決。不。能。爲。此。閑。談。所。移。今。既。不。得。効。果。當。言。我。之。正。題。矣。爾。爲。吾。姪。即。爲。承。繼。我。之。人。爾。當。安。富。尊。榮。以。享。廕。福。耳。伯。里。痕。曰。伯。父。乃。恐。吾。爲。游。手。無。賴。之。人。耶。佐。舍。甫。曰。確。哉。吾。已。微。聞。人。言。矣。伯。里。痕。曰。然。則。伯。父。可。毋。懼。我。已。更。其。姓。即。有。不。肖。事。人。當。不。知。吾。與。伯。父。有。繫。屬。必。勿。累。及。伯。父。毫。髮。佐。舍。甫。曰。此。時。或。無。人。知。難。保。其。將。來。無。人。知。之。也。實。告。爾。吾。之。名。譽。心。未。死。苟。如。爾。所。自。承。爲。此。不。肖。事。者。則。我。之。名。譽。可。立。爲。爾。敗。伯。里。痕。強。笑。曰。吾。知。之。矣。言。已。默。然。少。頃。目。視。地。衣。似。有。所。思。復。曰。誠。如。此。則。我。與。伯。父。似。有。莫。大。係。屬。實。則。先。生。大。可。娶。婦。……。自。生。一。子。語。至。此。其。目。仍。注。視。地。衣。未。見。佐。舍。甫。此。時。之。容。顏。至。爲。兇。惡。兩。目。忽。露。狡。疑。之。狀。曰。

之意似有所指。誠如爾言。我大可娶婦生子。但爾當知吾仍以真心對爾。未嘗萌置室之念。吾等且言正題。爾果將如何而能安心也。伯里痕聞言。血液猛注面部而發赤。昂首言曰。果欲吾告伯父乎。然則我當直言之。請以赫利福廠之經理授我。予我以全權處置一切……佐舍甫突起。氣塞於喉。少選始啓唇曰。以吾廠授爾乎。以赫利福廠事授爾。狂易幻想之人乎。咄爾誠狂者。即爾作此要求。已足徵爾爲狂易。吾將以吾父一生精力。吾大半生心血所建之業。授爾狂妄無知之小子而敗之耶。吾惟以一千否字答爾所請。我待爾良不薄。我以長者屈節受爾辱久矣。請汝趣出吾屋。勿更履吾屋之門檻。吾對爾所應爲者。皆已爲之。天乎。以赫利福授爾……趣去。趣去。勿更撓吾意。言時怒極。血脈幾亦因而停滯。面白如死人。伸手索得電鈴鈕。力按之。侍者從容入。佐舍甫指伯里痕。嘶聲曰。引此人出。勿更容彼入此。

第三章 賊！止！

僕得命喜極。且其傲容亦與喜樂并露。以爲非此不足以表示我貴家僕役之尊嚴儀表者。乃挺胸前行。爲伯里痕導。經廳事。過穿堂。至門首。伸其肥臍之臂。以巨指指門。一手啓之。絕類聖書所云天堂中之天使。驅逐魔鬼闖入者之狀。伯里痕甫跨出門檻。即砰然力闔之。伯里痕雖受此奚落。而其天性寬恕。毫不厝意。以爲如此安足。以爲我辱。但微笑以報之。在他人處之。必不能忍。

伯里痕者。前此固奧斯福大學之學生也。其初意滿擬學成之後。力助伯父經營實業。厥後審知伯父天

生吝嗇以自利爲懷。心堅似鐵。面冷如冰。除自利自私外。似皆與彼無與。伯里痕已心焉憂之。及日覩工人慘困之狀。決其伯父乃爲富不仁之輩。與其受彼供給而學業於奧斯福大學。毋寧自食其力。得一身自由。以爲社會謀幸福。遂決計出校東西奔走。遇人輒津津言人道主義。執筆亦作人道主義之文。竭力提倡。無稍自餒。於是伯里痕遂自成爲一人道主義之傳道者。且伯里痕又穎悟絕倫。言語之佳。文字之美。皆能動人耳目。遠近亦漸漸知名矣。顧曲高和寡。伯里痕奔走於平民社會中。筋疲力瘁。乃不得獲一佳效果。以所著作一稿。售之。惟得賤值。尙以其餘暇。爲人傭工。以充衣食。船塢也。貨棧也。皆伯里痕工作之地也。而絕不以卑賤階級而介之于懷。

是夜伯里痕別其伯父後。踽踽獨行。尙默念若伯父能以工廠經理之事。授我。則當如何處置彼貧苦無告之工人。又自念我何愚甚。伯父貪嗇無厭。欲迴轉其心。不啻詔虎豹以勿傷人也。我惟自行其志。可耳。旣又思及頃間救彼女郎之小冒險事。伯里痕常自撫其強有力之臂。誓以此救孱弱之受人欺凌者。故視救人爲人生應盡之義務。然此次所救之女郎。乃念念不能去諸懷。似其小影已深印入於腦海中。伯里痕所閱女子。不謂不多。金閨彥。秀綉閣。名媛固所常遇。而皆不能吸引伯里痕之思念。然榴娘初未嘗向伯里痕一笑也。亦未嘗作媚態軟語也。且其衣飾亦未必麗都也。其飛蓬之髮亦未嘗挽作時世裝也。而伯里痕之如此惓惓者。正以其天真爛熳容貌天然之美。無待裝飾。言語之真誠溫柔。絕無一毫僞態。

耳。尤令人可憐而思念不置者。則此女自言無父無母無兄弟無姊妹。以伶仃一身處此惡濁之社會中。其生涯何如耶。其將來何如耶。且既無父母弟兄姊妹。則寄托於誰氏耶。以其所居之街之屋而猜度之。則所寄托者亦必爲苦力自給之人。將往一謁此女耶。否否。伯里痕既非富人。又無可爲力於彼女。以一素不相識之男子。驀然往謁一女子。於理至爲未當。將受他人之嫌疑。并玷及此女之名譽。人將以我存機械之心。以博女郎歡不可也。伯里痕默默自念。隨步所之初未審近將何往。已而聞笑語之聲。隨風披拂。始將伯里痕一片遊漾之心。提覺則不覺已步一廣場內。此廣場與佐舍甫男爵屋後之廣場相類。士女如雲成羣。結隊自屋內出。方跳舞罷也。街中車馬充斥。皆預備接此紳士貴人回府者。而一般貴女紳士輩。以人叢擁擠。故多竚立門首階前。以待人散後始舉玉趾。男子則皆夜衣襟頭綴以艷麗之花球。女子則着跳舞裳。鑽光珠影閃閃耀目。伯里痕停步注目竊艷羨之。又默計此輩之數寸裝飾品。爲值已不貲。苦力之人則輾轉溝壑中。仍不能得一溫飽。但以一串頸環之所值。不知可救幾許貧民矣。思至此。徐步離人群而至對面之路側。復向人叢中視之。見一女子貌至美麗。以其美麗之故。遂令如伯里痕者亦注目之。此女方與一美少年立談。少年亦似私幸女之馬車。因擁擠不得前。可與女郎款洽。片刻女郎之髮懸鑽石串。纍纍直垂至胸。其巨大及其光彩。與常品大異。其價之巨。殊難估計。忽人叢中斗來一男子。突至女前。運其敏捷之腕。攫去女之鑽石串。即排人叢出。飛奔而逸。女驚呼。面無人色。與其并立之男。

子見賊即飛步追之。賊經伯里痕前，伯里痕亦追之。至第二街轉角處，獲賊按之於地。賊尙欲抗拒，而力不逮，仰首見伯里痕，狀心似稍釋。舉鑽石環曰：「友，此物頗佳，爾當憐我。爾若有妻子，方號泣呼飢，如我者，爾亦將作此勾當，未可知也。」請釋我去。伯里痕即取其手中物，目灼灼視賊，方寸大亂，不知所可已。乃僅言曰：「去。」賊大感動，道謝而去。此時接踵而來者，即爲與女郎竝立之一男子。見伯里痕在急執之，伯里痕出其納鑽石環於囊之手，兀立不動。腦中突如觸電，自念：「今夜非特小冒險，且爲奇遇矣。」數小時前，與彼醉奴相毆擊而救一弱女子於困難中，已復爲伯父驅逐出屋。今且被執於人，而疑吾作賊矣。時則執伯里痕之紳士，握伯里痕愈力，喘息言曰：「賊奴，勿抗，乃公須知，乃公頗強健也。我不欲毆汝，以傷仁慈。脫爾欲抗我者，則勿怨我不仁也。」伯里痕略一轉振其臂，即脫彼紳士之手，微笑曰：「請勿毆我，我亦能返擊也。願我非逃逸者，請勿慮。」紳士覩伯里痕狀貌端正，斷非怯懦者，流亦頗以爲詫，曰：「善，爾果不逸，我亦何庸執汝。但汝已攫飛文姑娘之物，應受拘也。」爾時諸人均集於此，成一小群，乃無一警察。伯里痕自陳其非攫物者，諸人咸不信，指爲藉口，抵賴將以圖脫身之計耳。伯里痕曰：「然則請偕我至彼女郎處，我當以原物奉還。」少年紳士曰：「否，交之於我可矣。」伯里痕掉首曰：「汝必弗能取是物。」又一紳士曰：「達里夫執之，至飛文姑娘處可耳。」是又何碍者？於是衆圍伯里痕，向屋行，抵一路燈下，聞有人聲曰：「此實非其人也。」時飛文已向屋中去。衆遂擁伯里痕同入一室，室中人爲之滿，聲喁喁皆言賊事。人羣中所立者，即失物之主，狀

較衆爲安靜且櫻唇間含微笑之容以示不經意者達里夫即至女郎前白曰飛文姑娘吾等已捕得一賊矣女郎之目光即由達里夫之面漸移而向彼可揣度之賊微笑之容忽然收斂其蔚藍之睛忽發露一種疑怪之狀似欲令賊之有以自餒者而伯里痕則安靜自若目光一如恆狀了無畏懼狡獪之狀即以伯里痕之狀貌言可決其必非作賊者顧其衣冠殊敝……嗟夫以衣冠敝陋之故遂致高尚之士亦受宵小之嫌疑然則衣飾寧非人類之大敵哉幸飛文亦慧者私決此人斷非賊也達里夫曰姑娘之物在此人手中吾捕獲彼時渠堅不允交出自言必面交姑娘吾執之至此殊擾姑娘之清靜女郎無語前進一步伸其手向伯里痕伯里痕則亦默然以鑽石環置其手中達里夫曰善哉警察又何往者時在頃間言伯里痕非賊者已入微握達里夫之臂曰達里夫爾大誤矣此人非攫物者攫物者另爲一人年較渠大而軀幹更矮小總之此非其人也達里夫回顧語者曰噫此非其人乎彼攫物時吾適面向後不見其人之貌也又一人大呼曰贓在彼手非賊云何先言之人又曰無論若何此人必非賊蓋吾目覩彼曾追賊也達里夫曰吾等不能判決此事公堂自有處分言已又問伯里痕曰子尙有言否伯里痕夷然答之曰令友所言良不誣吾因見賊攫物而逸尾追獲之達里夫怒且詫曰擒之復縱之乎伯里痕點首應曰誠然其狀飢且死矧彼自言家中有妻子……人叢中有發聲高呼者曰然也吾固言此賊之故態也凡作賊者恆作是言以愚人伯里痕急曰先生是固作賊者之故態吾深知之實則多半真情公等思之

以一窮民家有妻子飢餒將死想亦誠非怪事乃理所常有者吾信之不疑若諸公一審其枯臘之面亦當信之如我攫物非其罪實飢寒有以迫之脫有人於此飢寒且死與其束手就死毋寧挺而走險或幸而得財尚可自活人至飢寒交迫則了無道德法律之觀念此理之常然不足以爲彼人罪也言已又向女郎正色曰姑娘亦知慢藏悔盜乎夫姑娘以不貲之寶物文飾其身無怪彼貧極無策者攫之歸而一飽其妻子兒女也衆見伯里痕之放恣狂言咸面面相覷不知所措而飛文女郎則飛紅直暈至耳際似甚不自安張其櫻唇而復闔者再已乃長吁低聲曰儂誠未思及此彼人所爲未可謂之罪也達里夫曰飛文姑娘來此勿聽此人狂妄之語又一肥碩紳士曰此人必與賊爲伍無疑矣衆高呼和之時一警察排人叢而入達里夫覩之急迎之曰此人盜一鑽石環吾等於其身上得之警察知達里夫爲紳士答以卑抗之辭曰先生所言誠是意欲拘之乎達里夫尙未答一年老紳士自外入衆未之見年老紳士揮警察去微笑視衆人此蓋爲白弗列紳士即飛文女郎之父也因曰吾兒茲何事者詎有意外事耶諸君擾擾何爲者抑此屋起火耶白弗列者善滑稽常以一言而解大紛白弗列見伯里痕立變其詼諧之狀而爲莊重伸手與伯里痕相握曰亞丹佳乎今日君乃集會于此乎大幸大幸言已又微笑四顧衆人及警察謂伯里痕曰君來抑又宣佈人道主義於此乎衆見狀大爲詫愕白弗列不理衆人仍緊握伯里痕之手微笑顧衆曰今日亞丹君在此必有議論發揮爾曹曾有苛待貧民否伯里痕微笑答曰白弗列先生

適從何來。吾方爲人拘捕。謂我攫物。此罪當不在小竊下。白弗列大笑曰。信乎。然則渠輩大謬矣。老夫當爲負荆。伯里痕曰。事跡至顯。亦無怪我之受人疑罪。固在我。莫可辭者。渠輩貴人。方在此間待車時。吾適行經此地。一小竊。即從中攫去一鑽石環……飛文姑娘以手自撫其環。告白弗列曰。阿父。鑽石環乃兒者也。伯里痕續曰。吾即追獲之。并得贓物。衆見物在予處。無怪其以賊視我也。白弗列頰頷其首曰。真賊則已去。是必君之所釋者。君向仁慈。爲懷必不忍執而投之於獄也。言已。又笑曰。吾方由俱樂部來。此一視飛文歸家。未吾車在外間。可屈駕同至舍間一叙否。伯里痕曰。敬領厚意。今夜實無暇。異日當造府拜謁。時達里夫猶豫。至伯里痕前面。赤耳熱深。自愧頃者誣指爲賊。曰。先生。僕良不自安。僕無目誤認先生。尙懇見恕。言已。亦不伸其手。以爲若伸手與伯里痕握。則自卑孰甚。但微屈其軀。伯里痕笑領之。曰。達里夫先生。何必自引爲咎。足下之誤會。亦理所當然。願先生晚安。請矣。又向衆道別。方欲去。飛文見其父之重視。伯里痕以爲此檻樓少年。乃英雄也。遂前與伯里痕爲禮。面微頰曰。亞丹先生。儂深感君此環。乃吾母者。吾愛之寶之。無物足與匹。若非先生者。則此物不可復得矣。言已。旋伸其手。伯里痕即執以指尖。鞠躬曰。僕得爲姑娘。追獲此物。私心亦殊喜。言已。又欲去。白弗列止之。曰。亞丹君。我已接得君寄我之信。并知君之移民策。脫夜間有暇者。可否過我一談此事。吾以爲君之所籌畫能行之處。正多也。伯里痕曰。諾。白弗列曰。明夜請先生惠臨可乎。伯里痕頷首荅之。乃去。闔者恭誠爲之啓大門。并致敬禮。時則室內。

人聲漸起矣。飛文詢其父曰：阿父，此人爲誰者？白弗列向衆曰：爾等未聞羅弼亞丹乎？嗟乎！爾等或未知之。吾等枉爲貴族，不識此人，亦一大憾事也。亞丹者一英勇之少年，誓爲貧民作救主，而竭力破除虐待貧民之偉士也。彼微特以言語著作而鼓吹，且能實行之。異日改良社會，全賴此輩血性少年。吾等身爲貴族，豐食足衣，正宜助之耳。言已，微笑。又曰：此少年蓋起自貧賤，而深悉貧民之疾苦者。飛文姑娘沉思，半晌曰：起自貧賤乎？何其不類之甚。細審其舉止，語言絕類一溫文爾雅之士也。衆又同聲附和之曰：誠然。誠然。白弗列聳其肩曰：溫文爾雅者，安知貧民中無此人也。須知渠雖生於貧賤之家，而其人得良善之教育，有高上之道德，則其人之品格學問，當勝於吾輩紳士者矣。達里夫囁嚅曰：但亞丹君之舉止……白弗列曰：誠然。亞丹之舉止甚佳。諸君其恕吾言，我敢謂其勝於吾輩貴族中之紈袴習者也。諸君或謂其舉止肖鄉人，亦殊不敢必。蓋鄉人之禮俗簡而美，不若吾輩貴族中之煩瑣也。飛文曰：阿父知彼僅此乎？白弗列曰：僅此。以彼未嘗一道其私事，吾亦不便叩之。吾健美其品格之美，并深愛其人也。彼類一獨立之民黨首領，我以此號加之，或不致蔑彼乎……而從未嘗以恫嚇手段對待我，或視我爲壓制貧民者。彼之擒賊縱賊，正以此故。又向其女曰：吾兒隨我來。諸君再見矣。達里夫送彼父女至車，低聲謂飛文曰：姑娘，今夜必大受煩擾矣。飛文曰：否。我胸中無絲毫快也。言已，伸其手授達里夫，并附以不自然之微笑，似頗不以達里夫爲意。車旣行，飛文懶倚車後，默然少頃，忽啞然失笑曰：阿父，阿父，知亞丹怒詈

兒。否。彼。謂。兒。之。懸。此。鑽。環。爲。慢。藏。悔。盜。此。人。未。免。太。不。近。人。情。阿。父。以。爲。然。否。白。弗。列。笑。曰。彼。豈。特。詈。爾。而已。凡。有。足。值。詈。者。彼。則。皆。詈。之。是。其。天。生。剛。勇。也。飛。文。曰。兒。觀。其。聰。明。亦。不。過。一。平。常。人。耳。白。弗。列。曰。爾。意。當。不。謂。此。吾。兒。乎。羅。弼。亞。丹。誠。非。常。人。也。言。已。又。狂。笑。不。止。

第十四章

榴娘之摯友

榴娘急歸閔尼室。以藥片置盲女郎手中。閔尼大感動曰。榴娘吾敬愛之友。我感謝爾之心。實無物足以表示爾胡爲奔喘。若是者。噫。爾手及面。其熱如火矣。爾有所遇乎。榴娘遲疑少須。自思。旣爲閔尼購藥。而遇此事。當勿告彼。致渠不安。答曰。否。無所遇。已。又不禁問曰。汝行街衢中。曾有男子向爾言語否。閔尼面頰曰。吾知汝意。然實無之。爾不見我乃盲者乎。且達德無時離我左右也。榴娘笑曰。達德幼童耳。閔尼亦笑曰。達德年雖幼。而彼常與我言。絕類一九十許老人。且其膽力至巨。世界之物。似無一足爲彼懼。達德又善雅諳。人多喜聽。以故我每日所得之錢。達德之力爲不細也。凡遇晦冥之夜。殊鮮解囊之人。然一經達德之詼諧。多肯以辦尼見。予以達德滑稽之才。大可撤我而自營其業。而彼竟不忍舍我。渠自言。自渠發熱時。受吾看護調理。故謂渠之生命。乃吾所再造。蓋渠之感我愛我。出自至誠。如達德者。不可謂非奇童子也。我亦殊愛之。若達德果離我去。則我心碎矣。即達德亦當如是。吾覺世間之人。皆至仁待吾。吾良愧無以報之也。榴娘曰。閔尼。汝誠幸福。未曾身受他人之酷遇。故如是云云耳。二人談移時。榴娘即微握。

閱尼之手而別蓋渠兩人雖親愛如姊妹顧從未互相親吻

榴娘返室取毛刷坐榻上理髮蓋此女郎雖身處貧窶而有潔癖日間髮雖蓬亂睡時仍必理之始安既畢理其髮乃默坐床上似有深思迴旋腦海則驀驀心頭者乃救己之少年也已而漸覺疲倦乃卸衣睡輾轉良久始能成眠夢見思爾開伯治與伯里痕方互相毆打閱尼則鼓琴而歌達德乃檢取地上之錢己方欲呼人而噤不能聲

司克律敦夫人醜詆榴娘爲袖手坐食實則以榴娘所作之事足可抵其衣食住居之值而有餘非特日助渠輩料理家政且有時亦助其養父之雕鐫生活翌日下午榴娘方安置一銅版時忽憶此時當往備茶時門闐然闢一扉探入其面容乃屬一年約十三四齡之童子而近察其瘦削之面龐發現無數縐紋殊非童子所宜有厥狀又類一老叟髮色澹黃幾成白色剪至極短其顛際淡紅之膚遂外露睫毛亦作白色口至敏捷善言大類滑稽家此奇異之童子即縮短其達德保爾之名而爲達德者是也達德探首入見榴娘卽舒其聲曰噫其聲之噫氣適與其容相配合榴娘曰嘻達德來乎爾與閱尼之游已畢乎達德喘息曰吾本命我馬車以五時三十分至而此際尙遲遲未來意者御者進食過飽致不克動其玉軀乎榴娘慣聞達德詼諧語不以爲異但報以微笑達德又曰今日晚膳牛乳已得否惡哉渠虎狼饕餮之輩盡奪吾輩所有而據爲已有此間似差勝於盜窟然此時又爲吾等第三次之否運吾行將往蘇格

蘭倩福爾摩斯往捕彼奪吾儕脂膏者而盡殲之也。吾之乳罐已爲若輩盜去。爾有餘乳否。言時由身後出一小碗榴娘取己之乳罐傾乳少許予之。達德環看室內曰。榴娘爾即終老於此乎。此間大惡非良世界也。忠實者恐不能見容。爾若能試爲之者亦可自謀生活。榴娘漫應曰。爾自爲之足矣。達德曰。信乎。吾正恐我之生涯未必其爲忠實者。爾試思之。惡如狂狗者一經我之詼諧立變而爲搖尾愉樂之小犬。安可謂爲忠實。斯亦騙術中之一種耳。榴娘曰。爾謂閔尼亦騙術中人歟。達德曰。否。閔尼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彼乃天使也。彼迷其天堂之路。故小住人間。若世人皆能如彼者。噫。榴娘爾等之密昔司何往。吾頃間見之。與思爾開伯治偕行。同至古脫。可拍士渠二人乃至。親摯狀如兄妹。噫。榴娘爾何爲面發赤者。榴娘急迴首避去。達德之目曰。否。否。達德曰。尙謂否耶。吾見之。赤如飲三瓶威士格也。嘻。吾知矣。爾與思爾開伯治有情愫。故聞吾言及彼。即覺羞澀。耶。是亦無怪。爾愛情人。皆有之。榴娘返前兩目灼灼如火。呼曰。我愛彼。耶。謬甚。正以恨彼之故耳。達德大樂。點首示滿意。曰。吾亦云然。以姑娘如此佳人。而乃愛彼。我實不甘心。我則目之爲暴徒。彼除却力捏吾之臂而呼吾名。外未嘗一近我。吾恨之。次骨。終有一日與彼見高下。榴娘爾其誌。吾言會當有應。此言之。一日也。爾胡何閉若耳者。盍闢之。爾不愛彼。彼視爾不惡。彼所待之人。略加詞色者。祇爾耳。尙有一人。乃爾家之老婦。彼二人必有同居之日。且我以此儉必賄密昔司。而求媚於爾。此儉錢不少。彼欲有所爲。祇消探囊出貲。何患無能。榴娘汝其善防之。榴娘曰。達德爾携牛

乳至樓上可耳。何事嘵嘵爲爾母爲吾慮。吾當自能謹慎。達德曰：善。但吾尙有一問。今夜老激格兒何往者。榴娘曰：彼之老友贈渠以券往觀美術展覽會矣。達德曰：然則不能即返。

閔尼與達德忽忽用茶畢，即出而度曲。以閔尼幽淑之容，止清脆之歌，喉達德老人之面貌沙啞之聲音，清歌謔語一時雜作。達德更於言語之際，動其手足，左右奔走，即其面部亦無一處不令人發笑。乃大受觀者歡迎。第一地點即在通衢之角。閔尼鼓琴時，達德默立其側，兩手入囊中。斯時曾未少動，惟其如電之目光，乃時時向人叢中及人叢外注射。有時則舉首張口，至閔尼歌稍歇，則爲觀者解釋歌意，雜以詼諧其語言，或有無關於閔尼之歌，而仍未失觀者歡迎之意。且今夜滑稽之材料較諸往昔爲多。觀客咸捧腹大噱，有笑至俯曲其腰而不可仰者。而達德之狀，仍莊嚴如無事，即其莊嚴之狀已足引人發笑。達德舉手止衆之笑，宣言曰：適所唱之曲名爲「來吾所歡睡處」。諸君乎！來時幸伺吾外出，否則必大興醋軍。與若格鬪，且來時勿忘脫而履，否則驚醒爾所歡。爾所歡將不爲爾所歡矣。衆又大笑。而閔尼更繼續歌。歌爲「餅乾囊」。歌已，達德又曰：餅乾味誠美，諸君亦思之否。我饑涎欲滴矣。若諸君購餅乾者，幸以少許予我，一止饞焰，且勿忘以購餅餘貲見惠也。衆聞言，又笑。達德曰：笑者，人生至有益之事也。若時時張口而笑，則口必擴大於啖餅乾時。至爲便利，衆皆以手掩口。胡盧益不可止。笑聲歇，閔尼歌聲作矣。歌竟，達德除其冠，冠軟且舊，其大倍於其首，故下垂而覆一目。狀至怪異，乃執冠於手，向人叢繞行。索資曰：諸

公囊中苟攜貲不多者可留以購餅乾與所歡分食若有餘者請以見惠吾兩人之腹亦作雷鳴矣觀者予以貲則承以冠并謝曰爲爾所歡祝福錢旣集遂取風琴向第二地點去是夕天气頗不佳故達德亦不欲去遠其第二地點即古脫可拍士酒店所在之街也此間地位至佳蓋閔尼達德雖貧窶而其善歌與善謔之名素爲此間人所欽仰每見渠二人至悉止立而聽且得錢亦勝於他處達德與閔尼甫至其地觀者已圍集成一小叢達德向衆人作其慣常之滑稽寒暄已卽轉其視線於古脫可拍士門內射出之光處閔尼歌及半達德見思爾開伯治及司克律敦夫人二人自酒店出立店門前附耳而語思爾開頻頷其首似受司克律敦夫人之教移時司克律敦夫人返身入思爾開方欲行司克律敦夫人又出以手拍思爾開肩以一物塞入思爾開手中思爾開伸手欲接而物已墮地上鏗然作聲達德隱身暗隅窺之乃一鑰匙也思爾開急拾置囊中邁步而去達德覩此初不以爲異已忽恍然如有所悟深明彼二人所爲必非佳事者司克律敦夫人授思爾開伯治之鑰匙乃低皮街一百另二號之鑰也思爾開得此即可乘榴娘之不覺竊入屋中則可任意所爲矣且今夜屋中無第二人榴娘弱女子安能禦此愴夫達德思至此血脈騰湧始欲急返助榴娘第閔尼又烏可獨留街中且達德若返助榴娘則思爾開伯治必與之力抗苟不敵而受創則誰將來此作閔尼之嚮導乎然則與閔尼偕返乎是更不可蓋盲人步行甚緩榴娘必已迫不及待且今夜游錢尙未足數達德至此進退維谷而其本來之兒態露矣左右跳躍搔首

抓耳。若不勝其憂。已而淚涔涔下。無意中舉袖拭之。不自覺也。方欲舉所見以告閔尼。忽覺有一手置已。肩上迴首視之。見一少年。貌頗不類惡者。兩目柔和。向已視。問曰。穉子。爾何所苦。而淚也。達德漠然曰。爾自顧已事足矣。吾所求者錢耳。伯里痕笑以辨。尼置達德手中。即去。達德頓覺其希望之恢復。急隨伯里痕。後以己手握其臂曰。先生。爾其聽吾言。吾方處憂患。爾實不類惡者。爾能一助我否。若能者。請爲我守此盲伴。渠目瞽。吾去片刻。即來。吾有女友。謂其爲吾姊。亦得渠此際必需。吾返不能延也。伯里痕復以手置達德肩上。向之凝視。似細審其言之真僞。已乃曰。吾試代爾可乎。爾留於此。吾代爾返爾家。在何許者。可告我。達德氣促。斷續言曰。低皮街一百另二號。榴娘與。思爾開伯治。時閔尼之歌聲已止。達德之言。遂極清晰。閔尼聞。思爾開伯治之名。頗詫。伸一手呼曰。達德。達德趨至其旁。細語曰。思爾開伯治。將至榴娘處。榴娘獨處。必不能禦。彼吾必往助之。吾去後。有一人守爾也。是時聽曲者以爲曲已畢。遂相將引去。此間祇餘彼等三人。伯里痕聞達德言榴娘之名。時卽憶此女郎。卽上夜爲己所救者。閔尼呼曰。達德。爾必不能往。爾年尙穉。去必爲彼創。伯里痕亟曰。容吾代往可耳。吾意此穉子之友。彼女郎。吾固識之也。閔尼聞伯里痕語時。側首定神。但覺其吐屬溫和而高尚。似不類惡者。乃領首謂達德曰。甚善。可以鑰匙與之。宜趣往。遲恐不及。噫。榴娘何苦也。

第五章 榴娘之被逼

榴娘自達德往取此牛乳去後即檢理室內物事於杯盆之架得一書即曩昔榴娘於校中所讀而名之曰歷史者也榴娘之所以脫離學校之故實因校中有一男教師時向榴娘作媚態榴娘頗生其增厭之心以爲此輩男子不啻如狗之搖尾向人故以後即不至校但於家中偶得閑晷便執卷自習低皮街之女郎安有向學之心祇求得飽食暖衣即已盡人生之大事榴娘雖居處低皮街然其志趣則大反低皮街之人但家政多如蝟集鮮有暇晷是以讀書一事亦但偶一爲之激格兒不惟不厭嫌之且常爲讀解書中奧妙又以己之學術經驗一一告之激格兒本非不學無術者流年少時於美術一道深負時望今老矣如老驥之伏櫪昔日能行千里者今乃幾不能移動寸步矣其腦中所藏之百寶箱則赫然猶存也特失其奮發之能力耳常以生平之事業娓娓言之於榴娘謂美術及著作雖不能名爲至高尙之事業然較之今日之業又奚止勝十倍哉激格兒言時爲狀至得若有無限感慨者榴娘亦至樂聞之此老之美術思想漸乃傳染及于榴娘養成榴娘一種高尙之特性以爲吾雖未受高等教育無華服以飾其身然較之低皮街諸女郎總覺勝彼多多矣故榴娘之女友閔尼而外無第二人榴娘亦時時夢見身已遁出此卑鄙齷齪之區而其逃也又必與激格兒偕榴娘於架上檢得其歷史後坐桌畔以肱抵桌而以掌支頤對卷良久乃不能知其意義所在苦思始得之則以歷史中之人名地名年代強納腦內使之勿忘已又思我熟讀書後得爲一教師乎抑將於郵局得一職乎是夜適爲星期六屋中人皆外出司克律敦

夫人依其常例至外間訪其友朋作豪飲。激格兒則往觀博覽會。其餘男子則或往酒肆買醉。或至藏書樓觀書。或至俱樂部作紙牌之游。婦女則趨赴市廛看守其夜市之生活。屋中乃闕無一人。萬寂之中。雖落一針亦能聞其聲響。榴娘即滿擬安享此清閑之一夕。於書卷中舉目微睨。時計覺其移動之度。至速深望司克律敦夫人於已歸寢後始返。且祝激格兒亦飽覽名畫後乃返。斗聞大門有鑰匙旋轉於匙。眼聲繼又聞極輕之足音。榴娘深詫之。蓋屋中諸人皆無如此之靜者。方狐疑間。室門大闢。思爾開。伯治挺身入。榴娘斗見之。沉迷如入夢境。恐怖與奇訝之念同時并起。然仍寂坐不移。惟面部大頰兩手冰冷。雙目乃緊注伯治身上。伯治返身閉扉。且加鑰。乃趨榴娘前。其縐摺灰敗之面上。乃露一種不可思議之怪笑。似乞榴娘恕其唐突。又似自炫得勝久之。乃發其重濁之聲曰。榴娘安乎。否。吾來探望。榴娘抗聲斷其詞曰。司克律敦夫人已外出。伯治微撼其巨顛曰。吾知之。吾知之。吾方在古脫可拍士別之耳。噫。姑娘。吾來與爾作一夕清話也。言已。曳一椅至桌前坐之。俯身桌上。以眈眈之日向榴娘。呼吸中夾以酒氣。榴娘急引身後退避之。兩目之光突呈英武不可侵犯之色。怒斥曰。爾乃何權擅入人室。伯治先生望君立出此室。吾無需於爾也。伯治作諂媚狀曰。榴娘勿更作態。汝若如此。自高身價。當爲風捲入雲霄中矣。以君所處似不宜如此。以爾平日之態度。何今日乃失其踪影也。榴娘呼吸驟促曰。吾不欲與汝語。且不欲聞汝言。故爾必去。此爲愈。伯治曰。榴娘試聆吾言……榴娘怒曰。伯治先生請勿呼人以小字。須知吾非

汝友吾不能與汝爲友前晚之事爾當未忘尙何顏見我趣去趣去伯治爾時亦自覺慚甚於其面色之赤而知之乃假作笑容以語之曰吾之來正是爲此自知前夕冒昧雅非文士所應爲故來此乞君原諒尙希勿咎旣往榴娘曰吾殊不喜聞汝言爾之行爲直一強暴耳榴娘言時血脈跳動淚亦趨至眶中伯治曰佳榴娘請一聆吾語吾實真心愛爾以爾之品貌而言爲人妻後爾夫當可睥睨一世吾以此故欲令爾爲伯治夫人汝且勿怒怒亦無益雖然我爲文士又烏可以強力對爾榴娘冷笑曰汝尙得自命爲文士乎伯治曰然則君將以何者呼我吾告君吾於倫敦之交游類皆富豪子弟吾力足以出君此卑陋之屋而至吾精密之室爾時恐君不能不允爲吾家中及心中之夫人矣榴娘汝可言之速允吾請如是方足稱爲好女子也榴娘大叱曰吾寧餒死溝壑中不願作爾僮夫之婦也伯治曰善爾以爲激格兒老物可恃以終身乎以吾觀之渠不久當老廢不能作事吾又聞人言近來其貿易亦大惡也榴娘聞其傷及激格兒怒極幾不能答己而始言曰無論若何終勝於爾伯治作鄙夷狀曰謬哉爾試思之以一彫刻銅版匠終日所入乃不能活其一家烏可與遠近知名之釘書師較乎吾之主顧皆此間極殷實之士榴娘其從吾言勿作驕態逼人爾即驕倨者又詎可依此將朽之老人底下而以爲得計也榴娘恚不可忍淚奪眶欲出乃強制之使之向腹內倒瀉乃曰爾自視其事可耳幸勿擾我伯治曰我之爲此即自視其事也吾未來之妻之事卽我之事也實告君君誠不能不嫁我矣爾知我爲何許人耶凡吾有所欲得雖

百計必得之始已。榴娘我力欲得汝也。時榴娘亭亭已起立。兩目之光乃如劍鋒閃閃。緊齧其齒。力疾呼曰。吾必不爲爾得。伯治見狀。乃倍覺其可愛。亦起立曰。誓言也。君出此言。何鈍拙。乃爾爾試思。吾二人之配偶。至爲適當。更有誰能勝於吾者。汝爲吾妻。後即作一極尊貴之夫人。必不致爲男子之奴隸也。試與吾一接吻。吾等之婚約可成矣。言已。伸其巨臂。將直趨榴娘前。榴娘大駭。急退避之。面色白如紙。目視門欲逸。伯治笑曰。已下鎖矣。我勸汝勿愚頑。至是我百計俯屈就汝。爾乃甘棄之。如遺乎。言時。又推桌阻榴娘。不得動。榴娘乃退至室隅之架旁。困迫至甚。張吻欲呼救。已又閉之。知雖聲嘶。亦必無人見助。蓋司克律敦夫人於無事時。輒揚聲而歎。或怒時。則狂叫如瘋犬。聲聞數屋。隣人習之。不以爲異。故此。榴娘雖力呼。亦必無人相救。時則血脈跳動。至速。幾於呼吸都絕。覺此室旋轉如將傾。顧尙緊齧其齒。以自持。覺已絕望於此。力揮一手。手乃觸架上之小刀。即執之。高舉神氣。立復。伯治覩之。急退縮。不敢前。脫不退者。榴娘必刺其胸。無疑矣。伯治強笑曰。榴娘趣置之。爾狀乃如雌虎。雖然。吾終愛爾。勿替觀爾狀。卽知爾至有肝膽。噫。爾身後何物。趣擊去之。榴娘中計。果迴其首。伯治即乘隙撲前。力握榴娘之袖。榴娘大駭。疾呼。呼聲不甚高。而室外叩門聲隨起。似爲榴娘應助。榴娘方欲呼曰。「入」吻方張。已爲伯治之巨靈掌所掩。小語曰。小魔勿聲。聲則吾且……榴娘力與之抗拒。然力弱。終莫敵。桌傾適倒於伯治之足背。同時門已破。伯里痕入。榴娘大慰。長噫而暈於地。伯里痕急掖之。起。榴娘之目。乃時啓。時闔。似半昏半醒。而面則已。

渾無血色。伯里痕舉首視伯治。伯治則兩手緊握。伸項前視。桌適傾於門內。伯治一時乃不能出。頗疑伯里痕。又將如前夕之毆。已惴惴不自安。而伯里痕之心。則殊非如是。以爲若與此輩爲難。則彼將更恨榴娘。而其日後之橫暴。將益甚。遂低聲叱之曰。趣出此室。伯治聞言。如遇恩赦。力移門內之桌。顛顛欲出。爾時司克律敦夫人適至。立門檻上。尙未酣醉。故對於一切尙能了了。見門爲強推所闢。室中乃有兩男子。殊出意料之外。怒問曰。若輩何事。誰闢吾門者。榴娘爾乃倚此人。臂上胡爲乎。噫。爾等所爲。乃令吾茫然不知也。言已四囑。又向伯治示意。伯治即曰。司克律敦夫人當叩此君。即知矣。婦聲益高曰。誠然。吾所問者。卽此咄汝男子。來此何事者。又何事挾吾女子於臂者。伯里痕夷然答曰。此人……言未畢。司克律敦夫人即呼曰。「此人」乎。爾無禮。一至如此。此爲伯治先生吾友也。伯治曰。此人無禮已極。吾今夜因事來訪。夫人適夫人外出而門乃下鍵。以爲夫人外出。甫欲出。忽聞榴娘作異聲。吾知有異。力闢室門而入。而此君乃欲驅吾出。伯里痕聞言。忿極。竟不能置辯。榴娘亦漸甦。覺已臥于伯里痕臂上。急引起。以手置胸際。司克律敦夫人向伯治一瞬。又向榴娘曰。大佳事。大佳事。爾乘吾夫婦外出。乃作此無恥事乎。又向伯里痕曰。佳佳。吾當以法律對待爾。使爾知來此間非幸事也。伯里痕置若罔覺。以手輕置榴娘之臂上。曰。趣去。且返爾之室。或至他處。吾當能對待若輩。榴娘舉目視伯里痕。似頗中澀。遲疑少頃。而伯里痕之手。置其臂上。似有無限魔力。促其服從。乃出。過司克律敦夫人前時。夫人乃舉拳欲擊。伯治伸手止之。榴

娘至門外。復回顧伯里痕。似感其相救。櫻唇顫然微啓。而終無一語。乃低首去。是時伯里痕憤怒之度。已達沸點。向伯治大詈曰。無耻漢。乃敢以誑言誣人。爾欲強奪彼了。無援助之。少女之志。幸彼不從未遂。爾願吾本宜以相當之責罰施之。爾於昨夕事。今已恕爾去。不知恩德。乃反噬人。耶言已。揮拳毆之。伯治若中是拳。必致入醫院。三星期始能愈。幸彼一躍避去。未爲所中。伯里痕即前擒之。以手力扼其喉。捺之牆上。此時若擊之。殆如擊一死馬。顧伯里痕殊不欲傷之。但輕提其領。擲之門外。司克律敦夫人乃大呼如瘋癩之鸚鵡。奔突於二人之間。狂嘶曰。吾必置爾於法律。吾必置爾於法律。爾欺凌少女。復毆傷吾友。伯里痕安靜如恒。答曰。彼人之言誑也。吾來此見渠方戲侮汝家女郎……夫人曰。爾誑耳。思爾開伯治爲文士。渠方欲與女訂婚約。爾爲誰乎。吾其欲知之。趣出吾室。伯里痕默計。吾將離此孤立無助之女郎而去乎。任其爲此老魔婆所磨折乎。雖然。吾又烏可留者。然則去耳。伯里痕至古脫。可拍士門首。木立不知所措。適達德引閔尼至。伯里痕見之。釋然作低聲曰。渠已無恙。返其臥室矣。

第六章 榴娘之前途

榴娘受伯里痕之命。返已室。仆坐地上。一手力持床褥。以面伏臂上。臂上有巨點。作微紅色者。伯治之手爪抓破處也。此時榴娘非泣。但其氣哽咽。呼吸至促。傾耳細聽。則司克律敦夫人叱咤怒詈之聲。尙未息。自念來日方長。何以處此激格兒日。就衰老其謀生之能力。亦日漸減弱。由此以往。即其妻亦且無力以

瞻養又何暇。及吾非驢非鹿之孤苦女郎耶。吾年亦已長大。正宜自食其力。若更依人籬下。則以後將不知作何狀況。司克律敦夫人視我爲錢樹子。苟不速離之。死無乾淨地矣。榴娘思至此。而私逸之念油然而生。戶外有叩門聲。問爲誰。即聞閔尼之音。答曰。榴娘。盍容吾入。榴娘徐起啓門。閔尼入。爲之扃固。伸手摸索。得榴娘。引之貼已身。榴娘轟然不作。旖旎態。閔尼伸手撫榴娘之面曰。噫。榴娘。吾愛吾殊。爲爾憂。吾竭力急行返。此爾當大受驚恐矣。彼惡漢誠無耻之尤。渠審知爾獨在。故敢來。達德自言見彼婆子以鎗授伯治。顧天不容此惡人之爲惡。適有少年來。爲爾驅去。伯治信乎。此少年者。信實君子也。達德言此少年狀至良。善且強有力。我若知爾獨處屋中者。我當不復出矣。噫。榴娘。汝勿顛。今無事矣。榴娘搖首曰。無事乎。彼婦方助伯治爲惡。恐彼之復來也……來時必乘吾獨在。噫。甯得云無事乎……閔尼曰。激格兒常在家。可爲爾伴。榴娘復搖首曰。激格兒既老且弱。無濟也。伯治來時亦必乘其不在。或伺吾於街衢中。滋可懼也。閔尼無辭可慰。喃喃曰。然則將何如乎。榴娘曰。吾亦不能自知。吾頭腦常覺旋轉。如輪不能思得一策也。吾以爲必自謀生計。脫離此可懼老嫗之手。嗟夫。閔尼我不能更有所言。我實不能言。我願爾去此也。爾來探望。實至可感。然我此際愛靜。言已引去。其手略整蓬蓬覆額之髮。閔尼遲疑起立。吻榴娘之額。蓋此爲第一次矣。曰。榴娘。勿懼寂寞冥冥之中。常有人爲吾等呵護也。爾細思此。當可安睡。明晨當能安寧。爾起後。可速至吾室否。如是則吾等可作長譚。榴娘默計無論如何長譚。終於已事無補。漫然應

之以熱唇一親盲女之冷頰導之至門外達德方默坐樓梯之第一級上見榴娘狀不覺深蹙其似老叟之額作懇摯之聲問曰榴娘爾又何事者彼少年非百倍強於伯治者乎吾望彼曾以極快人意之鐵拳享彼僉父爾母憂伯治所言可勿記之人孰不知渠爲善誑者世界之大無一人信其言也彼少年者非與吾等素未謀面者乎其義俠又何酷肖古英雄也吾今告君街衢行路之人非盡能得吾信者特當時我一見此少年即覺其人可委以大任吾能誓言渠實爲一爽直者甚欲更得見之榴娘渠曾以姓名告若否榴娘搖首達德曰彼亦未曾告我下次遇之當向之索一名刺彼至不類以名刺遺女子之人……榴娘曰達德願爾晚安言已即返身入室達德猶獨坐沉吟曰個女郎誠佳者觀其狀如受巨拳所擊又似失望之色滿佈於面閔尼方以手推門問曰達德爾意何云者達德起立樓級下每下兩級輒少止答曰無事榴娘甚安爾當告彼吾可爲彼護囑渠勿懼可也榴娘入室和衣臥榻上兩日虛眙遙聞街外車馬行人之聲仍雜遝不止若告榴娘謂不夜之倫敦尙未靜睡而屋內聲響則寂然無聞矣萬寂之中遁逸之念漸達高度但覺離去此低皮街即爲幸事不計前程之崎險也默思至曉曙光漸影小方窗作魚肚白色遂毅然起傾水盥漱畢易其外出之衣冠裙履以零物包結一綿質方帕中坐待日色稍強蓋恐中途遇警吏怪其味爽獨行也乃喃喃作語與激格兒道別又覓得楮筆即書曰別矣吾不能不去此君輩待我我滋感激且謝撫養之恩我非無情我之去實出於不得已也書已摺疊而携之下樓暗塞入

司克律敦夫婦之室之門縫內悄然而出竟無一人見之自此遂別此可歌可泣之家庭去

伯里痕自榴娘之屋出往告閔尼及達德已乃踽踽獨行自思我乃不能長護此伶仃可憫之少女乎伯治之橫強粗獷必當爲再接再厲之舉而榴娘之自重乃超出平常女子之外我果不能衛之耶思至此覺心中至不安之事莫此爲甚榴娘之慧日又時時湧現於目前向已哀視求救頃間之形象皆已一一幻出伯里痕心中耿耿者惟榴娘一人而諸事皆置之度外以素不相識之少年男女又胡從而保護之欲保護之者非與之結婚不可夫伯里痕果能與榴娘結婚乎蓋榴娘雖靜淑高尚然以二人之境位比較則相去奚啻天壤况二人謀面者祇二次伯里痕則惟知榴娘之名他俱一無所悉伯里痕生平見婦人者多矣然見其美麗者則亦贊羨之惟羨其美曾無一絲愛情也今一旦遇此貧女覺其無處不可愛無處不足以動人一言一動皆迥異尋常女子以彼一生未爲女子所動之心此際乃砰砰突躍不止行行復行行已抵寓所寓中寂無一人迎之此際始念及家庭之樂枯坐室中幻思彼女之狀貌若此女爲己妻則此時必含笑相近與已親吻思至此兩頰大頰舉首左右顧恐有人見其狀而知其心中所思也又念若向榴娘求婚可得榴娘之允許乎榴娘非慕虛榮好攀高貴之女子若渠以濁物目余而拒絕之則且奈何或幸而得其允則我爲其夫將何利於彼思至此斗憶與柏弗列公爵之約乃忽忽出向衣頓街去

柏弗列不好虛炫。已富以是所居亦不廣。赫殊不類貴人居。柏弗列除官俸外他無貯蓄。然渠之視此微小進款已極滿意。日食亦至簡衣非極敝不購新襲。每月入款多半爲其女兒飛文所揮霍。柏弗列不以爲意也。飛文常衣華衣加以美飾喜購無用之物而以此種女子視之則以爲至不可少。伯里痕既至侍者迎入一小書室中。謂柏弗列赴會未返。伯里痕頷之。仰坐安樂椅上。復瞑思榴娘。已而柏弗列自外入。突將伯里痕之神魂驚歸。返柏弗列與伯里痕握手時曰。亞丹令爾久待於中。至歉爾吸烟否。吾知爾不吸雪茄然則吸此水烟筒可也。言時以玻璃之瓶移置其前。又曰。吾亦不吸雪茄。有時碍於友人情誼偶一爲之耳。言時取菸斗啣口中。擦一燐寸。爲伯里痕燃菸。已始自吸。坐伯里痕對席。噫氣似釋曰。吾聞昨夜議院大衝突。亞丹乎。我謂以爾之才宜爲議員。爾鎮日奔走社會中於民生似無大益也。又微歎曰。我知近來議院中必有大變動也。爾狀不甚佳。得勿有所憂鬱乎。伯里痕微頰曰。無之。曰。其爲……經濟所困乎。若然則……伯里痕兩頰大赤曰。否。否。吾之所入已足供日用。公亦知一人一日所需之數爲幾。何否。言時一笑。柏弗列曰。是乃未深知之。然以吾意料揣則爲數當極小。以吾已身言。一日半鎊足矣。伯里痕含笑曰。吾平日所用十八辦士已有餘裕。然吾知尙有節儉之人。一日工貲六辦士亦足度活。柏弗列公搖首太息曰。想此即足下欲移彼等至殖民地。使其所得略多之故也。伯里痕頷之。乃滔言其殖民政策言簡且明。至易入腦。柏弗列則但唯唯稱是。至伯里痕語畢始曰。亞丹爾當入議院也。伯里痕搖首曰。

否。凡人一入當局。每多迷其本性。我於外間所爲之事。自信當不弱於入議院。柏弗列曰。容我思之。吾終願爾入彼。且我亦至願爲一議員。竭力以行善策也。又微笑曰。亞丹。爾亦欲爲貴族否。伯里痕面復赤。凝視地毯而答曰。否。柏弗列歎曰。達哉子也。吾觀爾猶聞爾言羨妬之心。即油然而生。非羨妬爾之年少力強。乃健羨爾能脫離一切牽碍。自謀其食。爲一自由人也。吾亦非戀戀於爵祿者。願自有生以來。此綿綿長途。即已佈置吾前。吾不得不循之以行耳。伯里痕曰。公亦正。大有所爲者。柏弗列曰。深謝此言。盍略進酒乎。伯里痕曰。謝公厚意。吾不嗜飲。有時爲友人所強。則略一嘗之耳。柏弗列點首曰。吾信爾言。非僞。亞丹爾尙未婚乎。請勿以吾問爲非禮。伯里痕微笑曰。尙未。柏弗列曰。吾欲以「善哉」二字加子。然未審此二字當否。爾乃犧牲一己爲衆生造福。然亦當……伯里痕曰。亦當娶一婦人。使其分去我每日所得之先令乎。言未畢。飛文姑娘已啓門入。伯里痕欲收回此已言不及。飛文方赴會歸。華服尙未卸。伯里痕起立。飛文即出手與之爲禮。曰。亞丹君日來佳乎。我甚恐此來之擾君。我實來此室就火取暖。客室中之爐火已爲彼等所滅矣。柏弗列曰。飛文可來此。煖爾足。已言移己椅離火稍遠。飛文衣短袖衣。玉臂外露。色潤。乃如脂玉。以左手靠爐簷。右手向火。臂釧指約珠光。寶氣得火光明耀。益彰其父仰首視之。頗露憐愛傲人之意。飛文曰。阿父與亞丹君殆又議論國事耶。柏弗列曰。誠如爾言。亞丹方與余言其所注意之殖民政策也。飛文曰。美哉。爾等當較我樂。我赴會所人乃多。至二百餘會場。偏促煩熱。傷人殊無樂況。雖

些須新清空氣亦不可得。柏弗列笑曰：爾此際當飽吸烟味之空氣矣。飛文曰：此種烟味兒至歡迎阿父。肆吸可耳。亞丹君阿父在家，乃長日不離菸斗。伯里痕起立告別。飛文曰：我雖不逐亞丹。亞丹因我而去，至不安也。伯里痕答以慎重之聲曰：否，我與尊翁譚已畢，吾不能使姑娘歡。是所歉耳。飛文曰：今日本無歡。阿父兒今日亦曾與佐舍甫赫里福公言政事。亞丹君亦識佐舍甫公否？伯里痕欲力排其頰上之色，故作無事之狀，而其不安之狀益顯。曰：吾曾遇之。柏弗列公請矣。願公晚安。言時與柏弗列握手，已乃向飛文鞠躬。飛文伸手，伯里痕乃不得不握之。覺握手之間，室中忽發奇煖，心神搖搖，如不能自主。卽飛文此時亦覺如是。少頃始互釋其手。伯里痕去，飛文俯首親其父額，曰：阿父晚安，勿更坐思。亞丹之政策可睡言已而行。至門際，又回首返顧曰：此少年兒頗喜之。柏弗列以菸納斗中曰：我所預料者也。飛文仍立而不去。至欲一問，乃父亞丹何事聞吾問其識佐舍夫否？時狀至不適，啓吻欲問，又止，乃出瀕睡，默坐床沿。思此少年衣工人之衣履，而其學問談吐儀表，又儼然一有學之士，殊莫得其解奇哉。此時飛文之狀正如榴娘。且其時亦正同所思想者，又同爲一男子。其異點則一爲伯爵之女兒，一爲孤苦無告之貧弱女子耳。天下事之奇而巧者，孰有過於此乎。

第七章 叢林

榴娘悄然出返身，輕扃其門，徐徐拾級下。爾時晨光熹微，旭日未昇，惟紅光一片，已漸漸自地平線中透

出天發絳縞之色。如含苞之薔薇。街上行人。闐然冥寂。如已死之世界。榴娘徹宵未寐。覩此天光。反覺懨懨。無生氣。躑躅街衢。胸中無成見。但欲竭力遠避。司克律敦夫人及思爾開伯治。榴娘於倫敦附近途徑。初不諳熟。惟在校中時。教師曾教授以極少之地理。即愛屏叢林也。榴娘素未涉足。鄉村意。鄉村風景。必有大足怡人者。即前此已心慕鄉村。今一旦脫却樊籠。其着足之方向。當先趨彼間矣。激格兒予以購鞋之一先令。亦已携之俱出。以爲有此巨款。當不愁餓煞。以兩辨士爲火車費。所餘尙多也。乃向停車場行。自覺此身已爲自由之人。奇樂不可支。縱目四眺。見凡百景物皆融融。有樂意。時街上行人尙鮮。惟時見一二警兵。伸舒其手足。而呵欠似方醒。自夢中萬寂之中。惟聞賣報之童。高呼星期日報之聲。自遠而近。復由近而遠。是時距早車啓行之時尙遠。乃信步入一夜市之咖啡館。館方閉門。館主覩榴娘狀。異之。榴娘購咖啡一杯。館主意其饑也。取贖餘之奶油麵包一片。置榴娘前。榴娘却謝之。咖啡畢。出僱一馬車。向停車場去。既至。購一票。問站役。此間去愛屏叢林爲路幾許。役答爲路頗遠。已而輪展途經。所見瞥眼。即逝曙光黯淡中。但見村舍鱗鱗。似皆藏諸烟霧內。世界一切宛在沉酣睡鄉中。車止。覺村間景物在在皆可振發人之精神。而空氣之清新。更爲城市中所不能得。人家之圍籬。在此五月中。非滿附藤屬之條葉。則青苔斑然。色蒼而艷。行良久。已漸入愛屏叢林中。覺微乏。乃就溪畔坐。仰首觀天。復環顧其身外之世界。狀至得意。似在此極樂園中。應將昨夜之憂愁困辱一切拋撇矣。時則小鳥啾啾。亦自巢中起而弄舌。

榴娘得聞所未聞。日影漸高。穿林而出。下射榴娘身上。榴娘受其光熱。即倚坐樹根而眠。已而禮拜堂鐘動。清脆入耳。乃爲所醒。覺此身乃獨在林中。此爲離家而眠之第一次也。腹頗饑。舉步向叢林深處行。忽見地上有櫻草花。嫣然欲笑。榴娘生長城市。從未見此花生於地上。喜極俯摘一束。高舉至面。愛如玉寶。仍蹣跚順小徑行。至一小方場。場中一禮拜堂。巋然矗立。式已極古。琴聲悠揚。自窗中出。此調爲閔尼所常歌者。聞之百感交集。此際覺饑疲已極。乃折至禮拜堂後。此間爲一小鎮。小肆三五。然閉門休息者。居其大半。又不敢遽入。防惹人疑惑。既過小鎮。復頽然就地坐。飢甚。實不可耐。遂決計至肆中啖乾餅少許。忽有歌聲穿林而至。迴首視之一村女。姍姍而來。年與榴娘相仿。衣之粗陋。亦與榴娘同。特其狀似已飽。食無憂。不若榴娘之飢疲交迫耳。且襟畔亦飾以櫻草花一束。見榴娘在此。乃愕然停立。少頃。運其雙目。遍矚榴娘全身。自頂至踵。皆一一細審。而狀至可親。謂榴娘曰。噫。爾在此乎。吾以爲此間除我外。無第二人矣。榴娘曰。然。女遽曰。然則爾所愛之人何在者。言時極不經意。以爲是乃普通酬應之語。榴娘夷然亦不露異色。答曰。我所愛之人乎。我無所愛之人也。女頷首曰。我今亦無所愛之人矣。爾殆爲此地居民乎。榴娘曰。否。女笑曰。信乎。吾二人何不約而同也。吾方來此間。一換空氣。爾亦當以此而來。然耶。鄉村間空氣。至佳。倫敦則殊穢濁。雖然。保武似較勝於他處。似爲倫敦中至佳之所在矣。爾知保武否。榴娘搖首曰。不知也。女曰。不知乎。若居何處者。吾多問爾。亦厭之否。顧我之言皆真實也。我觀爾狀。亦爲倫敦人。將至。

此一吸空氣乎。言已。坐樹下。去其冠冠飾。以污舊之。駝翎及假薔薇。又言曰。吾無時計。而吾胸中。則似有之。每飯時。則必鳴。今又鳴矣。言已。自囊中。出一紙包。問榴娘曰。爾已食否。答曰。未。此一字之音調。悲慘難聞。且迴首。他顧以避女子。手中之紙。裏女郎曰。未乎。然則。至佳。君曷坐此。我輩可同食。我獨游。遇爾誠好。伴侶也。嘻。爾尙矗立不坐。殆有他故乎。榴娘面微赤曰。否。無他故。吾不幸。未進食。又未携糗糧也。女曰。此又何妨者。吾正自嫌所携過多。吾又不喜暴殄天物。爾既未食。寧非佳事。言時。自包取厚片麪包數片。臘腸一果子餅一堆。曰。此物寧止供二人之食。即四人亦可飽矣。盍來助吾盡之。榴娘覩此。雖饑涎欲滴。顧仍力自遏。制搖首。他視曰。否。吾不願分爾食。若爾果嫌其過多者。則吾或可向爾略購少許也。女瞠目向榴娘。視鼓唇作小曲。已而乃曰。噫。爾母乃太傲乎。聆爾言。似爲貴女。然吾觀爾……言至此。見榴娘衣服甚敝。遲疑不決。其爲何等人。繼乃曰。噫。爾母太拘執。榴娘仍搖其首。女曰。然則。吾以半售爾。何如。天平。吾將向爾索價。幾何乎。爾既必欲償。吾值則二辨士可矣。榴娘即探囊出二辨士。強納女手中。始坐女旁。二人默然食。榴娘雖餒。尙徐徐咀嚼。已而食畢。女食尙未盡。即亦止。取一麪包片。似欲擲之。微睨榴娘。覺其尙未果腹。乃曰。吾將以此飼鳥也。榴娘急曰。母棄之。鳥之食物。至夥如樹子草虫。皆足供其食。若爾必棄之。則我以半辨尼爲爾購之。如何。女呼曰。唉。爾胡必以巨值購少物。取之可耳。榴娘堅不納。女受其半辨尼。始取之。對之審視。默思良久。裹以紙。置囊中。女郎見之。亦不之異。但竊疑榴娘之衣飾。殊不稱其語言。

舉止既而曰。吾二人遇於此。寧非奇緣耶。爾貌何美也。噫。爾胡爲面赤作羞怯狀。此語殆未經前聞耶。爾殊不惡。吾當以吾名告爾矣。吾名克勒拉約德。吾姓也。爾謂吾名與吾稱否。榴娘曰。克勒拉誠美名……克勒拉急曰。可矣。勿更道吾姓。我滋惡之。我居保武阿卡細亞街十號。我爲赫里福廠內女工之一……嘻。爾不知有赫里福廠乎。焉有倫敦之人而不知赫里福廠者。赫里福者。倫敦至巨之織布廠也。此廠之巨。似不宜加以廠字。特未得一特別相稱之名。目加之耳。婦女傭於是廠者數百人。所製之布。乃至夥皆運至他處發賣。其銷路絕廣。吾乃不能盡舉以告爾也。言時似頗以廠傲人。又似怨憤。又曰。吾終日營營於此廠中。悶人欲暈。故每屆星期日。必至外間一換空氣。我於星期日休息。無論若何。星期日吾必不作工。否者必促吾壽。星期日者。吾輩少年女子所宜休息之日也。爾其誌此言。勿忘言已略止。以待榴娘之答語。顧榴娘仍默然。克勒拉又曰。吾之自行介紹於爾。特一方面之介紹。爾似不願以姓名示我乎。榴娘徐答曰。吾名榴娘。言已頗疑慮。克勒拉曰。美哉。此名榴娘。榴娘此名殊能悅人耳。爾之姓爲何者。爾必不願告我矣。然我亦不喜強人之難者。我此後當呼爾以榴娘。爾或勿怪吾之漏去密司二字乎。爾旣不欲告吾以姓。則吾將爲爾題一姓以爲贈。爾之禮。爾意何如者。言已深思良久。曰。有矣。即以『叢林』二字爲爾姓可乎。我於叢林中與爾邂逅。當勿忘叢林以此爲爾姓。并以爲吾二人之紀念。不亦美乎。且以叢林二字襯榴娘。至相吻合。爾意云何者。榴娘微笑曰。大佳。大佳。克勒拉聞榴娘首肯。則大樂。曰。誠不謬。榴

娘。叢林殊可聽也。此名與小說故事中之人名相彷彿。榴娘乎。吾輩盍一偕行散步乎。我欲採取此黃色櫻草。一巨球以贈一友。噫。爾幸勿嗤我。此時榴娘實并未露異色。茫然不解。所謂克勒拉曰。此友非男子。乃一貴婦。與吾同屋而居。渠適居吾上。此貴婦者。渠雖亦傭工於廠內。而非碌碌如吾等者。我乃不及其半。渠乃吾生平至好之友。渠性愛花。然亦愚極。夫花者一種之植物耳。有何可愛者。蕾頓夫人誠愚人哉。榴娘曰。此處有櫻草花矣。吾助爾採之。此花良美。克勒拉曰。然我當拔取一二有根者。以贈蕾頓夫人。此非爾所能。我不允爾爲此。蕾頓夫人和靄可親。爾見之亦當樂與爲友。我幼失怙恃。蕾頓夫人撫育吾。愛吾如己。出榴娘。爾有母否。榴娘搖首曰。無。吾亦孤兒也。且無一戚屬。無一親人。克勒拉曰。勿爲是言。吾至愛爾。吾二人詎不可爲親人耶。矧吾二人至相類。吾非謂容色也。以爾之美。吾何能及爾。百分之一。吾蠢人耳。榴娘至此遂不禁舉目細審其伴之面面。圓而滿。坦白不類。有城府者。乃曰。汝言得毋過謙。克勒拉曰。謝爾。特爾若謂吾爲美者。吾將詈汝曰。僞也。爾果以吾爲美乎。榴娘曰。然。克勒拉伸其手曰。然則可取回爾之錢。榴娘復搖首曰。吾自食其所有耳。吾自幼即已受人恩惠。今後當自食其力。欲爲人傭……克勒拉曰。信乎。爾欲傭工。何種爲爾所願者。胡不至赫里福廠一試乎。榴娘曰。赫里福廠中之事。殊非所諳。吾但能爲精細之縫紉。且……言至此。長歎。又曰。吾欲得作工於空氣疏通之地。吾前此已久鬱於空氣不良之地。此後不能更忍受矣。克勒拉曰。吾等亦然。使男子鬱於空氣不良之地。尙易忍受。女子處之實難。

耐也。但爾若備於赫里福廠，則星期日及晚間亦大可自由。榴娘曰：否。吾寧在清潔之屋中爲人僕，不願……嗟夫。吾言得勿傷爾乎？克勒拉曰：如此安足謂傷爾意。殆欲吾另作安適之生活。然我備於廠中亦頗適矧我若爲人僕，一切家務與烹調等事皆所不諳，獨於廠中之職務則已嫻甚。除却廠中事業一無所能。榴娘乎爾若一入此中範圍，當亦知其難於卸脫也。廠中所得工金亦良不賤，頗足供衣食。貧民得此於意滋滿。榴娘曰：容吾思之。嘻，彼處非有巨叢櫻草花耶？克勒拉聞言亦置其所言之問題不語。二人遂同採花。日將晡，克勒拉所得較榴娘多數倍。謂榴娘曰：吾所得多已足爲贈。蕾頓夫人之用。爾手中者宜携之返家以供玩賞也。榴娘方欲自言無家，忽自止以爲不可說。遂默然解去花之縛，置衣袂上。徐整理。重複束之已而二人已出叢林之外。克勒拉呵欠而言曰：吾渴欲死。此間有一處以一辦尼可得巨蓋。茶吾等盍俱往。遂偕行入一田舍。舍前有小苑。游客咸止於是以購飲食之品。并事憩息。榴娘得茶潤嘴亦如蒙甘露。願未涉足此種場所頗羞澀不安。而克勒拉則安然若無事談笑自如。似爲是間熟客所言者。強半皆爲赫里福廠及廠內女工之事。娓娓不倦如數家珍。榴娘欲自言願入廠作工而唇啓輒止。蓋聞克勒拉言廠中作工時間之長，工作之重，廠屋之偏促，故又畏之。克勒拉已又曰：噫，此種非苦工而何。但此廠尙較不誠實之廠略勝。吾聞人言廠主爲一守財虜。終日旋轉其身體於金錢中者也。榴娘曰：渠胡爲而不肯略加工值？克勒拉曰：請勿問此。此語三歲小兒亦知其故。渠以賤值傭人故能使其銀庫日

加盈滿。吾輩婦女例又不得特別之工。值如男子。嗟夫。吾胡不幸而爲女子乎。若爲男子。則所得應不止。是榴娘曰。吾則以爲否。言至此。突止。如有所觸。立於思。爾開伯治與己身之間。少年忽若湧現。心中克勒拉歎曰。然人不論男女。胥有善惡之別。即以男子而言。亦不可謂其盡善。亦不能盡詆其爲惡也。榴娘爾曾墮入情海否。榴娘坦然曰。未。吾實不暇及愛字。克勒拉又歎曰。天平。爾誠幸哉。吾嘗用愛。其結果。乃至惡。吾所歎者。爲一航海之人。言已。又歎。俯首自視其履。方以足蹴地板上一孔。又曰。渠貌美。睛蔚碧。吾識渠於佈列敢尼亞之博覽會中。渠以果物餽我。狀殊恭謹。榴娘爾其誌之。吾心立爲所動。其齒又潔白。如磁。以齒碎菓壳時。宛如……宛如……克勒拉言至是即止。似其所言已畢。於是榴娘問其後之結局。何如。克勒拉狀頗怨憤。搖首曰。吾不知矣。後此渠即回舟中。舟行人亦去。此即航海者之至不幸。亦吾愛情之惡終局。即郵卒警兵亦遠勝航海。尙可時時與之親近。人又言。凡航海者一埠中必有一情人。豈特情人已哉。直妻也是。或卽亦爲爾所不喜用愛情之故乎。我雖非非常之女子。然吾殊不願吾夫有多妻也。吾輩婦女所天多不良。吾所識之女子中。但有一人有良夫。渠夫婦相敬相愛如賓友。此夫者。方可謂之良人耳。吾輩此時可去矣。日尙未暮。可趁早行。遲恐夜色難辨歸途矣。榴娘爾向何途去者。榴娘他望曰。吾……吾亦不確知。果向何途行。方合。克勒拉曰。爾必歸爾宿所。渠輩必勿任爾終夜處叢林中。且今夜亦不大熱。不宜露宿也。吾意爾當返倫敦。果爾。吾等尙可偕行。少頃。吾居保武爲爾返倫敦必經之道。至

保武後。吾等始分手可也。榴娘本擬宿叢林中。聞克勒拉言林中禁止露宿。且自思露宿林中。爲事亦甚危。倫敦城中雖多貧民。然究屬城市貧民。反可藉以棲身。而避強暴野獸。雖或不可得睡眠地。然棲息之席地。必可有。乃諾克勒拉之請。偕之俱行。已而至保武。行且與克勒拉別。日暮途窮。誰悲失路。惶惶奔走。將歸宿於何方。榴娘至此。方嘗無家之風味。中心志。志畏懼之念。勃然而興。行行復行行。由大路折入一小街。街中房舍皆上代物。幽慘蕭索。與居民之狀。正同。克勒拉所止之處。頗勝於他屋。窗有簾。門前石級。殊清潔。門之旋鈕亦拂拭有光。克勒拉曰。此處爲吾居矣。爾盍入此少息。毋羞怯也。榴娘拒不入。伸手與克勒拉爲禮。克勒拉力握之。叩門。門未啓。榴娘引去其手。曰。晚安。言已。掉首竟去。復蹣跚上道矣。

(未完)



上海有正書局出版

北宋拓麓山寺碑

(每册定價洋四元)

此曼陀羅室藏北宋拓本也序銘贊題銜都凡四千
一百六十一字闕泐不可辨識者僅一十七字按是
碑有黃仙鶴本英英披霧本大唐開元本碑至南宋
時已爲妄人開鑿謂之洗碑故諸本字形均方幅笨
滯全失李北海手意其尤謬誤者如冥搜之搜碩德
高闡之闡殆不成字此本則極爲分明無刻泐痕實
出諸本上羅君叔蘊跋云生平所見宋拓此碑不下
六七本以此爲第一確是北宋未剗改時所拓茲用
珂羅版精印連跋共六十五頁



長篇名譯

鬼叔

(屠孝寔)

倫敦哲伯撒伊德街之西端。有巨第。巍然高聳。壯麗如王宮者。布那德克魯基爾公爵邸也。邸前爲四方之廣場。碧草成茵。茸細可愛。兩旁多植橡樹。綠蔭蔚蔚。數百年古物也。每當夕陽西下時。公爵輒與其夫人瑪麗雅。携手散步其間。鳥語時聞。喧塵不到。在紛逐溷競之倫敦市中。得此清靜閑雅之地。花晨月夜。遊息其中。公爵夫婦誠多福人哉。

某晚。天陰如墨。悲風怒號。密雲森然低壓。似欲力迫此倫敦片土。沉之海底者。風葉交戰之聲。與雨聲相和。淒淒作悲響。道中寂無行人。兩旁小樹。因風搖曳。依稀似獍鬼拏攫而出。狀至蕭瑟可怖。沉黑中路燈三五。植立雨中。光色黯淡如鬼火。惟公爵邸樓上一室。燈光曄然獨明。蓋公爵之寢室也。時近夜午。公爵仰臥榻上。顏色蒼白。慘厲作死氣。顴骨外突。兩頰瘦陷如削。蓋臥病已二月餘矣。夫人擁愛女羅達坐榻前。以手撫羅達黃金之髮。頻視公爵之面。目眶蓄淚。時落一二滴。於時窻邊負手而立。口啣雪茄菸。閉目

垂首。弄濃烟作小圈者。公爵之弟威廉也。室中諸人。咸嘿不作一語。寂靜中。微聞秋風扇雨點。敲窗作碎響。情景乃至慘厲。

頃之。遙聞聖保羅禮拜寺鐘聲報十二下。室中自鳴鐘亦鏗鏘應之。公爵微張其目。謂夫人曰。親愛之瑪麗雅。予自覺呼吸至艱。下體漸冷。予命殆盡。今宵行且舍汝。及可愛之小羅達而去。恐不及再見曙光矣。言已長嘆。公爵言時。氣息迫促。聲細如遊蜂。僅得辨認一二。蓋久病羸弱。氣血耗盡矣。旋復喘息言曰。予一生未獲罪咎。天主鑒臨。當能佑吾靈魂。及予妻女。俾弗失所。所恨者不及見予可愛之羅達成長耳。夫人聞言大悲。淚珠撲簌而下。急取手巾拭淚。舉羅達寘榻上。羅達雖幼。頗聰慧解人意。出小手攬公爵之頸。頻親其頰。公爵微喟。力舉枯瘠之腕。撫羅達額髮。小語曰。傷哉羅達。汝明朝爲無父兒矣。言已後。喟流涕不已。羅達亦悲不可仰。伏公爵胸前。嗚嗚飲泣。

忽寢室門闢。闇者約克導一老人入。鬚鬢斑白。背微偻。年約六十左右。其人蓋倫敦有名之老律師愛德華也。既入室。以次向公爵夫婦及威廉鞠躬行禮。夫人拭淚起。讓坐。愛德華徐行至榻前。遜謝就坐。羅達匍匐下榻。走依夫人旁。時舉小手自擦眼淚。注視愛德華不瞬。公爵力掙其身。微側向外。喘息謂愛德華曰。醫者言疾已不可爲。予亦自知臨命在旦夕。故清夜邀先生。予死後。所有爵產悉歸吾女羅達。迨其成長。即以授之。言至此。氣急大喘。頃之。呼吸稍平。復續言曰。受產之期以二十歲爲限。逾期則由予弟威

廉承受。在予。女未成年以前。所有貲產。悉歸吾妻瑪麗雅享用。言已。復喘息不已。愛德華顧問夫人曰。女公子年幾何矣。夫人答言十一。愛德華乃移椅至榻前小案旁。依囑疾書。威廉自後窺之。旋復走立窓邊。俯首沈吟。愛德華依囑書竟。朗誦一過。問有無更改。公爵搖手示意。愛德華乃署名紙尾。遞筆請公爵署之。公爵支腕枕上。力掙欲起。顏色灰白。氣咻咻然。幾不能續。夫人急趨前扶之。始勉強起坐。斜倚夫人肩。力舉其枯槁搖顛之手。把筆署竟。微呻曰。予最愛之瑪麗。言至此。喉間粟落有聲。目睛上翻。遽不復語。夫人驚急撫之。氣已絕矣。夫人大悲。撫屍哀泣。羅達旁立。亦嗚嗚隨母而哭。愛德華年老心慈。不覺亦惻然下淚。略慰夫人數語。告辭出門而去。

公爵雄於貲。交遊甚衆。性仁厚。好周人之困。夫人瑪麗雅亦賢淑。慈惠有恩。人皆愛而親之。公爵薨時。年纔四十有三。人聞其死。皆深惜之。葬日。士紳來會者數十百人。靈輜所經。道途間多有涕泣下淚者。可知公爵生平之爲人矣。

木葉凋落。朔風怒號。玉絮輕飛。寒流薄凍。時距公爵葬日。已二月餘矣。某日上午。早餐後。夫人徐步入客室。坐火爐旁軟榻上。讀朝刊新聞紙。羅達與保姆伯魯坐窓邊。距夫人之處較遠。剪紙爲戲。伯魯釋剪。遙謂夫人曰。今晚哈爾保忒夫人家晚餐會。夫人往否。夫人徐舉其首日。連日陰雪。殊懶出外。且聞格雷夫人亦與會。予深惡其人。不願見之。業作書謝之矣。羅達持所剪紙鳥。嬉躍至夫人前。枕首於膝。仰面向上。

舉鳥示夫人曰。阿母。予剪紙作巧婦鳥。嫵嫵言似雲雀。阿母觀之。究何似者。夫人微笑。以口親羅達之額。徐曰。予亦謂微類雲雀。嫵嫵言當也。羅達見夫人亦言不似巧婦。顏色微頰。跳躍至伯魯旁。伸紙更剪。夫人微笑。復低首閱報。忽見紀念劇場登大字角力告白一則。曰。斐洲力士蒲弗羅君。挾技遊各國。以拳武著聞於時。今有我國力士約翰君。與之挑戰。定於本日下午。在敝館較藝。約翰君素有鍊拳之號。其驚人之技。亦久已在人耳目。至時兩人相角。必有極可駭之猛鬥。觀客早光臨爲禱。夫人閱畢。遙謂伯魯曰。前月在巴黎演藝之斐洲黑人。今又有人與之挑戰矣。彼野蠻之體力。恐我白人終難與較也。

伯魯方欲答言。忽一童子掩入。年約十三四。衣服襤褸。手足垢膩。靴襪爲雪水濡濕。印地氈作污跡。氣急唇顫。似力馳至此者。入室後。四向狼顧。顏色張皇。伯魯叱曰。若欲盜耶。不速去。呼警察拘汝矣。童子岔息曰。有要事相告。夫人見童子勿遽狀。知有異。置新聞紙於榻旁小椅上。招童子前。溫語謂之曰。若母恐。究爲何事。乃皇迫如此。可徐告我。童子喘息少定。始遙指窗外。低聲謂公爵夫人曰。予名喬治。予父於前年入府。爲公爵御車。去歲遭疾身故。彼處即予家也。夫人曰。然則汝殆海留子耶。喬治曰。然。予常於道中見夫人。特夫人不予識耳。今日早餐後。予方助母滌食器。忽威廉先生推門入。夫人愕曰。威廉誰耶。喬治曰。即公爵之弟。威廉先生既入。附予母耳。切切作數語。予母即揮手命予出。予心疑。躡足至窓下。側耳細聽。二人語音極微。不甚可辨。久之。語音稍高。似威廉先生聲。曰。遣人。劫來。後即寄養汝處。以後漸不可聞。繼

似予母語曰予夫故後家况蕭條幸常得公爵及夫人周恤兩口僅得不餒旋似威廉先生聲音吐至微側耳細聽僅得略辨曰今先給汝二千磅惟羅達來後汝當以後語聲益弱不知更作何語常聞父言女公子名羅達予知此事必與女公子有關方欲潛心再聽似聞室內拔門開窓聲予恐爲所見遂疾馳至此。

夫人聞言顏色慘變身震顛幾不能自支旋較唇作恨聲曰汝乃欲謀吾羅達爵產耶予必以死力衛之俾不落汝惡鬼之手伯魯坐遠未聞喬治所言遙見夫人戰栗變色狀茫然莫名其故疾趨前曰彼童子何言乃令夫人愁苦如此夫人把伯魯衣垂涕曰威廉欲遣凶人劫吾羅達去伯魯不解轉身詢喬治喬治以告伯魯大驚夫人呼羅達前擁之於懷連親其金黃額髮羅達見夫人泣以小手摩其頰曰阿母殆又哭父耶夫人聞言益觸悲懷心酸淚落哽咽不能語伯魯勸曰彼等計謀既定事變即在旦夕當早爲之備徒事哭泣何益之有。

夫人取巾拭淚瞥見喬治癡立其旁始悟猶未與賞急置羅達於地執喬治兩手親其垢膩之額曰小友微汝來告羅達危矣汝久立窓下雪中必印足跡脫爲汝母及威廉所見奈何喬治曰予家前簷額深窓下幸無積雪不憂足跡爲所見也夫人曰如是大善起身開鑊櫬取銀票六百磅置喬治手中曰予親愛之小友此淺淺者本不足以旌汝功特稍酬奔走之勞耳予必時時遣人臨存以周汝困惟汝至此已久。

當早歸。遲恐汝母及威廉生疑也。喬治却金不肯受。含淚辭曰。予母性至暴烈。動遭撲責。自幼至今。未嘗見有憐予如夫人者。夫人誠仁人。予得金亦無所用。不願受也。置銀票鑪旁几上。拭淚鞠躬出。夫人招之不顧逕去。

夫人目送其行。感極流涕。伸手向天。喃喃爲喬治祝福壽禱。已忽憶及威廉謀陷羅達事。回身入寢室。取手鎗二。滿實彈丸。自念凶徒若來。予即縱鎗擊之。彼等必驚懼卻走。且家中男僕除約克老羸無用外。壯健者合內外共五人。頗足抗禦凶暴。羅達當不至見奪。繼思公爵生時。遇威廉殊不薄。乃墓土未乾。遽萌惡意。若見威廉當痛詆其無良。思念至此。憤火大熾。舉手於胸。交指力拗之。申申而詈。旋忽轉念。身爲怯弱女子。素不諳射擊之術。若發鎗不中。來人衆多。則羅達危矣。且羅達長成。尙須時日。威廉旣萌惡念。必多出毒計。以陷羅達。在此數年之中。安能刻刻爲備。始終不懈。稍有疎虞。必仍落彼手。若託羅達於親友。度其盡力。當亦不能逾己。轉展思維。殊無良策。且思且行。不覺又至客室。此時夫人心意迷亂。思極欲狂。失望之餘。一似羅達已爲凶徒劫去。不覺心驚肉顫。及見羅達安坐小椅上。剪紙爲戲。心始稍慰。旣而微覺肌膚寒栗。徐行至火鑪旁。置鎗几上。扶頭而坐。方沈思時。兩目凝注。軟榻旁小椅上之新聞紙。大角力告白。無意中。逼入眼簾。

此時夫人腦中。忽似爲電力所感。有所激刺。私念蒲弗羅及約翰。皆著名強有力之武士。二人較藝。必有

勝負。予即擇其勝者爲羅達。保護人雖有強暴。可無慮矣。左右思索。更無良策。逾此者。不覺喜形於色。呼伯魯告之。伯魯亦以爲然。夫人意決。回視壁上白鳴鐘。已十一時有半。夫人使伯魯呼庖人。治膳進草草。食麵包數片。令即更衣。挾羅達乘自動車。赴紀念劇場。老閣者約克侍行。既至。約克先下車。購券導夫人。至二十三號包廂中。時猶早。距開演尙半小時。羅達索蘋果。夫人命約克往購之。

約克購蘋果三枚。行經三十一號包廂。值威廉自內出。見約克。舉手招之。約克入。威廉曰。汝何爲在此。約克曰。侍夫人及女公子同來。威廉心虛。詫曰。夫人素不好觀劇。角力演武等事。尤不必論。今日嚴寒大雪。乃急急驅車至此。殊可怪異。豈吾儕上午決議之事。彼已有所聞耶。汝當留意。值其舉動。撫以告予。此三十一號包廂。即予所定。謹誌之。約克唯唯。持蘋果返二十三號。羅達得蘋果。大悅。自取其一。以二枚置夫人懷中。賜夫人食。夫人不得已。爲盡一枚。時距開演尙十餘分鐘。夫人急欲觀角力勝負。久待焦悶。覺自鳴鐘秒針迴轉。乃較常時爲緩。似知夫人焦急。故爲蹇態者。

久之。軍樂徐作。樂聲悠揚中。劇場主人緩步而出。向觀客行鞠躬禮。少頃樂止。劇場主人演說。蒲弗羅及約翰之歷史。衆鼓掌演說畢。劇場主人行禮而退。少頃樂聲復作。蒲弗羅及約翰同時入舞台。徐向觀客行禮。滿場鼓掌歡迎之。聲如怒潮。蒲弗羅軀幹長大。袒胸着短褲。膚色黝黑。額扁平。兩顴高聳。鼻陷口闊。目睛外露。閃閃漏凶光。狀至獍厲。羅達遙見。大懼。引身匿。夫人懷連呼黑鬼可怖不已。約翰着短袖衣。軀

幹。僅。中。人。博。肩。廣。胸。膚。色。潔。白。如。好。女。黃。髮。碧。睛。鼻。準。高。隆。貌。頗。和。悅。而。舉。動。敏。捷。似。亦。躡。健。者。二。人。左。右。手。悉。戴。巨。革。套。轉。身。相。向。舉。手。行。禮。旋。各。蹲。身。握。拳。作。勢。趑。步。而。前。既。近。約。翰。先。舉。拳。擦。蒲。弗。羅。蒲。弗。羅。側。避。還。擊。二。人。繞。台。旋。轉。猛。鬥。可。半。小。時。許。蒲。弗。羅。手。法。漸。亂。約。翰。揉。進。奮。拳。擊。蒲。弗。羅。左。頰。落。其。二。齒。鮮。血。迸。流。自。口。角。淋。漓。而。下。蒲。弗。羅。負。痛。盛。怒。盡。全。力。還。衝。約。翰。胸。腹。約。翰。疾。避。乘。蒲。弗。羅。身。向。前。俯。運。力。擊。其。肩。背。蒲。弗。羅。受。拳。創。甚。頽。然。倒。地。不。能。起。滿。場。大。鼓。掌。約。翰。含。笑。向。觀。客。行。禮。羅。達。嬉。笑。指。約。翰。謂。夫。人。曰。黑。鬼。爲。此。人。所。掙。乃。冥。臥。如。死。犬。夫。人。見。約。翰。勝。亦。喜。出。筆。作。小。簡。時。約。翰。已。徐。步。歸。台。後。蒲。弗。羅。亦。忍。痛。起。立。劇。場。主。人。以。勃。蘭。地。酒。飲。之。使。人。扶。往。休。息。室。

夫。人。作。書。竟。加。封。授。約。翰。命。面。交。約。翰。約。翰。唯。唯。持。函。出。回。身。闔。門。疾。行。至。三。十。一。號。包。廂。以。函。授。威。廉。威。廉。見。封。口。未。合。急。抽。函。讀。之。書。曰。適。見。先。生。絕。技。不。勝。欽。佩。茲。有。要。事。面。商。乞。即。駕。臨。第。二。十。三。號。包。廂。無。任。翹。盼。之。至。下。署。瑪。麗。雅。克。魯。基。爾。威。廉。閱。竟。授。函。約。翰。覽。額。微。語。曰。果。不。出。予。所。料。此。事。必。已。漏。洩。約。翰。曰。夫。人。既。已。知。覺。事。不。宜。緩。當。以。速。圖。爲。是。威。廉。點。首。約。翰。出。請。劇。場。中。侍。者。導。見。約。翰。約。翰。見。書。茫。然。惑。甚。不。知。面。商。何。事。卽。忽。忽。着。衣。隨。約。翰。至。二。十。三。號。羅。達。見。約。翰。呼。曰。掙。黑。鬼。者。來。矣。夫。人。徐。起。肅。客。入。命。約。翰。立。戶。外。約。翰。怏。怏。闔。門。而。出。

夫。人。謂。約。翰。曰。忽。忽。簡。邀。幸。恕。唐。突。適。見。書。得。母。驚。怪。約。翰。曰。然。誠。如。夫。人。言。夫。人。攬。羅。達。于。懷。指。謂。約。

翰曰。此予女羅達。目下頗有人圖陷之者。意欲煩先生爲保護人。酬報之費。所不敢吝。請以二萬磅爲先生壽。約翰驚疑。夫人爲縷述公爵臨終遺囑。及威廉陰謀爵產狀。約翰聞言。義形於色。願以責任艱巨。未敢即應。探囊出雪茄菸。徐吸之。沉吟半响。奮然曰。予允夫人矣。予素性好急人。難濟弱扶危。天職也。幸有薄蓄。無憂凍餒。謝金一說。今暫勿論。惟威廉既蓄陰謀。殊難刻刻爲備。內外僕役。難保無受賄與威廉通聲氣者。府中危險。女公子萬不可居。若依愚意。不如出威廉不意。由予携避遠方。至受產之期。然後歸國。威廉既不知女公子寄跡何所。縱有鬼蜮技倆。亦無所施矣。惟不知夫人肯暫割愛否。夫人猶豫支頤。不語。繼思約翰爲人。似尙可恃。又與威廉無素。羅達當不至見賣。且旣以大事託之。倚爲心腹。即不應妄生猜疑。至於求全之策。自以約翰所言較爲妥當。惟須與愛女相離。至八九年之久。其間日月如何消度。與念及此。不覺柔腸寸斷。淚下如瀉。羅達倚夫人膝。張其蔚藍之目。微笑視約翰。其美麗之貌。確似將開玫瑰。含苞欲放。約翰大悅。旣而夫人心神稍定。咽淚謂約翰曰。羅達一生幸福。今悉託之先生矣。敬如先生之教。約翰曰。夫人旣已見諾。事當從速。即於今晚十二時到府取女公子。夫人可早歸休。稍事摒擋。一切當守秘密。雖親信之人。亦不可告之。予亦尙須登台奏藝。今且暫別。言已。囊中出名刺一。詢公爵邸第地。趾。夫人告之。約翰以鉛筆記名刺後。鞠躬興辭而出。

威廉約克駢立門外。凝神竊聽。夫人與約翰語音至細。劇場中人聲復喧噪聒耳。竟不能得一字。久之聞

約翰告辭聲。威廉急趑步歸廂。悶悶不已。沈思久之。恨恨自語曰。約翰爲彼助。吾事敗矣。約克年老。第能任耳目之役。彼得腓力雖少壯。顧約翰驕健。有驚人力。無論二人。縱益十人。亦非彼敵。予事殆絕望矣。旋忽轉念。黑人蒲弗羅亦雄健。更副以彼得腓力。或足拒約翰。蒲弗羅愚。但以言語激之。必甘爲予役。乘彼等不備。卽以今宵潛劫羅達。定可得志。思至此。愁悶冰解。拍掌大悅。急取帽出廂。呼侍者爲導。疾行至舞臺後。休憩室門外。探囊出二仙令。賞侍者。揮手令去。徐步入室。

室中敷厚毯。步履其上。軟膩無聲。蒲弗羅背門憑几而坐。左手自撫其頰。頰以右手握拳擊几面。申申而詈。几爲所抵。四足震撼。作折裂聲。威廉躡足至椅後。輕擊蒲弗羅肩。蒲弗羅愕然返顧。見威廉衣裝類上等紳士。卽起立。執禮甚恭。威廉含笑言曰。若藝術精練。久聞盛名。今日不幸偶爲約翰所挫。深爲君惜之。頃聞約翰對人言。若乃浪得虛名者。卽有二人。亦不足敵之。其言甚誇。何不卜日再與一較。以雪今日之辱。威廉言時。蒲弗羅瞠其怪目。狀似不解。威廉大窘。試更以法語語之。蒲弗羅黑色之面。微泛紫紅。不待威廉詞畢。遽大怒曰。彼殆如惡犬。狂吠。予誓復之。雖斷脰瀝血。無恤。威廉知其可用。略以溫語慰勵之。旋爲述公爵夫人聘約翰保護羅達事。并告以己意。允事成。以四千磅爲酬。蒲弗羅以戰敗名裂。方憂自此失業。陰念得四千磅。一身亦足以自贍。且可敗約翰事。以快己意。立允其請。威廉大悅。

蒲弗羅着衣戴帽。隨威廉出劇場。時天色漸晚。雪下益密。威廉呼馬車。與蒲弗羅超乘上。命御者驅車至

里。金。武。街。既。至。下。車。威。廉。探。囊。付。車。值。導。蒲。弗。羅。至。家。威。廉。所。居。頗。華。麗。室。中。陳。設。亦。精。雅。有。致。位。置。井。然。威。廉。本。富。有。後。以。博。耗。其。大。半。平。居。自。奉。甚。奢。餘。產。漸。覺。不。給。性。險。薄。多。遺。行。以。是。上。流。社。會。爭。避。之。鮮。與。交。接。者。威。廉。導。蒲。弗。羅。入。書。室。室。中。已。先。有。二。人。在。並。坐。燈。下。讀。報。其。一。軀。幹。修。長。目。深。陷。鼻。隆。而。肥。髮。赤。作。棕。色。其。一。身。量。稍。短。目。小。鼻。尖。內。鈎。額。廣。頰。削。狀。類。猿。猴。威。廉。操。法。語。指。髮。赤。者。曰。此。腓。力。君。又。指。細。目。者。曰。此。彼。得。君。皆。予。心。腹。伙。伴。也。蒲。弗。羅。張。闊。口。微。笑。趨。前。與。二。人。執。手。爲。禮。威。廉。以。夫。人。聘。鐵。拳。約。翰。事。告。腓。立。彼。得。並。自。述。定。計。夜。襲。及。餌。聘。蒲。弗。羅。事。二。人。皆。稱。善。蒲。弗。羅。不。解。英。語。旁。立。默。然。彼。得。曰。今。夜。劫。取。羅。達。後。當。即。命。海。留。妻。乘。車。携。往。威。士。里。村。惟。予。曹。午。前。所。議。原。定。於。下。星。期。二。海。留。妻。不。知。改。期。今。宵。當。猶。未。事。預。備。威。廉。握。拳。自。擊。其。腦。呀。然。曰。微。汝。言。予。幾。忘。之。探。視。懷。中。錶。已。六。時。半。舉。手。拍。彼。得。之。肩。曰。時。已。不。早。煩。汝。冒。雪。一。行。事。畢。即。歸。待。汝。晚。餐。也。彼。得。唯。之。出。門。衝。寒。去。久。之。彼。得。歸。言。行。裝。已。備。威。廉。用。電。話。呼。約。克。旋。聞。約。克。聲。問。何。人。威。廉。曰。予。爲。威。廉。夫。人。舉。動。如。何。約。翰。已。來。未。約。克。曰。夫。人。歸。後。貌。頗。憂。戚。約。翰。尙。未。來。殆。約。翰。未。允。夫。人。威。廉。大。悅。謂。彼。得。腓。力。曰。今。晚。必。能。成。功。予。與。汝。曹。交。佳。運。矣。按。鈴。呼。厨。婦。命。備。晚。餐。少。頃。厨。婦。以。酒。殺。進。四。人。圍。鑪。飲。酒。笑。語。甚。歡。顧。皆。以。大。事。未。畢。不。敢。多。飲。盡。醉。旋。命。麵。包。威。廉。視。壁。上。鐘。已。十。時。四。十五。分。顧。謂。腓。力。曰。予。輩。可。即。預。備。行。事。煩。汝。往。僱。煤。油。車。或。馬。車。一。輛。足。容。四。五。人。者。先。赴。海。留。家。即。助。海。留。妻。運。什。物。置。車。中。予。等。隨。後。即。至。腓。力。應。

諾。戴帽而出。威廉命女僕製咖啡一盃飲之。旋入寢室。易貂毛外套。取俄國式雪帽。徐步至書室。開鏡櫃。取皮藏之哥羅芳一小瓶。置外套夾袋中。遂偕蒲弗羅及彼得冒雪而出。

途中僱自動車。疾驅向哲伯撒伊德街。將至海留家。命御者停車。給資令去。時雪勢稍殺。舉目遙視。白光稀微中。隱約見樹屋。途中杳無行人。路燈光燭雪作淡青色。冷冷然望之生寒。三人冒雪疾行。至海留家。腓力所呼車尙未至。三人排闥入。海留妻方倚裝而坐。喬治蹙額垂首。默立其旁。海留妻含笑起立。謂威廉曰。行裝整飭已久。究以何時行者。威廉不答。遽曰。腓力尙未來耶。海留妻曰。然。威廉詫曰。腓力出門。先予約十餘分。時何以至今。不到。孰是怪事。言已。取雪茄煙。徐吸之。盤旋室中不已。居無何。遙聞馬蹄踏雪聲。自遠漸近。至門前。突然而止。腓力旋入。見威廉已先在。面蘊慍色。亟笑謝曰。予出門後。本意僱車。易事一索。即得不料。往來諸車。非已載客。即嫌過小。後至忒拉發兒加四方場。覓之。始得雙馬大車一輛。平時道中往來。不知須見幾許。偏今日用時。便不易覓。威廉止之曰。且勿多言。速料理裝具。彼得腓力齊聲應諾。蹣跚往來。爲海留妻搬運行裝。蒲弗羅亦趨前爲助。頃刻而畢。

威廉見諸事整飭。挾蒲弗羅等西行向公爵邸。至門。鐵柵已閉。威廉低聲呼約克。不應。更呼之。微聞應諾聲。旋耳室門闢。約克躡足持鑰出。既啓鐵柵。威廉曰。夫人寢未。約克曰。或已寢。且止。至稍待。予先入探之。言已。徐行踐雪而入。威廉出錶。就庭中煤氣燈下視之。已十一時半。頃之。約克至曰。夫人及女公子尙未

寢。今皆在客室中。威廉曰：夫人常以何時就寢？約克曰：約十時許。威廉沉吟。既而操法語謂蒲弗羅曰：大事成。功即在此數分中。其速前進。毋餒。蒲弗羅應諾。約克徐行前導。蒲弗羅等躡足從其後。至客室門外。約克自去。蒲弗羅微揭幕角內窺。時夫人坐火爐旁軟榻上。擁羅達於懷。時時以手巾拭淚。旋捧羅達之面。力親其頰。蒲弗羅雖豺狼野心。覩此悲切之狀。意良不忍。繼念及四千磅之賞金。似黃色寶光。已爛然射目。凶殘之念油然而生。乘夫人與羅達俯首相偎之際。蛇行入室。彼得腓力匍伏後隨。羅達瞥見蒲弗羅。驚呼曰：可怖之黑鬼來矣。夫人大震。急欲取几上手鎗。蒲弗羅已突至其後。倉卒間。兩手已爲所執。不得動。蒲弗羅手指粗硬如鐵腕。爲所梭。柔肌下陷。肉中血液幾欲透膚而出。夫人痛甚。縱聲大呼。腓力攬得羅達。以一手掩其口。與彼得疾趨而出。蒲弗羅見已成功。亦釋夫人。健步追隨。夫人情急忘痛。疾取几上手鎗。向戶轟擊。蒲弗羅等已出。彈中幕上。竟不能透。夫人心意慌亂。不及計利害。持鎗尾追。伯魯聞聲。知有異。急自內室趨出。

蒲弗羅等逃至門首。威廉見已得羅達。大悅。急掏夾袋。出羅哥芳去瓶塞。悶羅達鼻。羅達立暈。顧見夫人。牽裙持鎗。與伯魯率男僕二人來追。急牽蒲弗羅等出門。東走。夫人連發五鎗。皆不中。追至門前。忽見一自動車飛馳而至。車中躍下一人。審之。約翰也。夫人急指威廉等。詔約翰曰：凶徒劫予女去矣。約翰轉首。東望雪光中。依稀有四五人前行。甚疾。相距猶不遠。乃轉身疾馳。尾之。約翰素驕捷。善走步趨。如飛。威廉

等。至馬車旁。急開車箱側門。威廉腓力挾羅達。忽忽上車。蒲弗羅及彼得亦攀附欲登。約翰追及疾躍而前。盡力拳蒲弗羅背。蒲弗羅負痛釋手。顛仆雪中。彼得方欲舉手。約翰突出一拳。仰踏車下。威廉倉卒摸手。鎗不得始悟。易衣出門時。遺在厚呢外套夾袋中。乃疾呼御者。驅車約翰。惶急握車槓。力扳之。槓折。車不能進。約翰健跳上車。見腓力方以手托羅達頸。急出一拳。腓力舉手自護。約翰乘機奪羅達在手。疾躍下車。西向而逃。蒲弗羅已起立。忍痛與彼得腓力來追。遙見夫人持鎗立門前。且畏約翰勇健。不敢逼。約翰抱羅達至夫人前。喘息言曰。女公子幸已奪回事。甚急。請從此辭。夫人方欲有言。約翰不顧。飛步挾羅達上。自動車嗚然一聲。此無情之物。已載其愛女。濺雪衝風。疾馳西去。

夫人大悲。釋鎗伏地而哭。伯魯亦嗚咽。拾鎗扶夫人入。蒲弗羅等見約翰乘自動車去。情知追亦無益。轉身復東。車夫以車槓折向威廉索償。威廉不得已。與以五磅。車夫不可。漸增至八磅。乃已。蒲弗羅等復爲海留妻取行李下。另覓車而歸。途中威廉等咸咎腓力呼車來遲。至有此失。衆口交謫。彼得大憤。蒲弗羅一日兩受創。肩背隱痛如割。用土語咀罵約翰不已。

約翰寓朗巴德之哈德旅館。御者開車疾駛。頃刻而至。約翰付車資訖。抱羅達下車。逕向己室。至門呼加兒各答。一黑奴應聲啓門出。奴體高碩。蓋印度產。加兒各答其名也。約翰於兩年前游歷印度。至加兒各答。得此奴。因以加兒各答名之。後携歸英倫。奴性忠謹。約翰深依任之。約翰入室。命加兒各答收拾行裝。

加兒各答面有疑色。顧不敢致詰。應命而去。時羅達猶酣迷未醒。約翰置之榻上。揭被覆之。榻上先有一睡兒。年略與羅達相若。鬘髮覆額。兩頰微紅。色如初摘之蘋果。貌極偉麗可愛。一小手出被外。側首而臥。兒蓋約翰愛子赫兒曼也。先是約翰愛畫師女奧林達。結褵後。夫婦情好甚篤。逾二年。舉赫兒曼。又三年。以產疾卒。約翰敦於舊好。不復娶。念赫兒曼無母。躬護養之。以故所如輒携偕行。約翰揭被時。赫兒曼驚寤。見羅達。以小手自揉其目。問曰。阿父。此誰耶。約翰微笑曰。汝妹也。赫兒曼莞爾曰。即姑母家小妹耶。約翰漫應曰。然。赫兒曼自被中起。以小口輕接羅達頰。微語曰。妹遠來。困疲渴睡。擾之醒。或且怒予。昨阿父爲予購小車。絕美麗。明日妹起。即以贈之。妹必大悅呢予矣。言已。視羅達而笑。覆被復臥。不移時。鼾聲作矣。

約翰助加兒各答整行裝。良久始畢。約翰疲甚。取勃蘭地酒飲之。命加兒各答前。撫其肩曰。予刻允一貴人之請。保護其女。此事頗危險。倫敦萬不可居。行將隱跡遠方。汝從予久。當亦動懷鄉念。予遠行。携汝不便。今贖汝三百鎊。俾汝得歸鄉里。川資外。當尙有餘羨。歸後作小經紀。亦足以自治。加兒各答曰。奴從主人久。未嘗有過失。久拚與主人共生死。不願歸也。約翰惻然良久曰。汝事予忠。予所深知。實以此行危險人多不便。非予怒而逐汝也。加兒各答度不得留。跪地捧約翰足。嗚咽而泣。旋於胸前出小囊二。捧授約翰。含淚言曰。主人遇奴厚。無以報主人。奴蓄奇藥。乃少時得諸祭師者。其方甚秘。莫得而知。色黃者每服

約半盎斯。功能鎮神定痛。令人冥臥如死。約歷六小時始醒。若欲臥者速起。但以色白者塗鼻。立效。珍藏至今。未有所用。謹獻主人。主人多力好鬥。或獲此藥。之用也。奴言時。狀至懇摯。約翰悲之。不欲拂其意。受置行囊中。出鈔票三百鎊與加兒各答。加兒各答流涕拜謝。

約翰視壁上鐘。已近二時。乃伏几假寐。迨醒。曙色上窓矣。略事盥漱。呼羅達及赫兒曼起。羅達見加兒各答。偉碩膚黑。大懼欲匿。約翰亟慰之。赫兒曼把羅達袖。呢喃與語。羅達畏生人。俯首不答。約翰命兒加各答。出呼車。自調牛乳餅餌食兩兒。羅達失母悲愴。垂首流涕。少頃。馬車至。約翰付旅館宿值。取行李挾兩兒上車。加兒各答涕泣立道旁。狀至頹喪。約翰亦愴然不忍。自車上揮帽與別。未幾。御者縱轡驅馬行。鞭影絲絲。蹄聲得得。曉色雪光中。車影漸遠。

是日。各新聞紙皆詳載約翰與蒲弗羅拳鬥事。旁附二人小影。一時鐵拳約翰之名。遂轟傳倫敦全市。其次日新聞紙。忽載約翰失踪。閱報者莫不怪異。冥猜其故。言人人殊。終莫悉其真相。威廉見報。呼彼得腓力。示之共議踪跡之法。二人素不識約翰。晚間倉卒相遇。光暗心亂。亦未能審其面貌。乃剪新聞紙上撮影。懷之。窮索兩星期。略無朕兆。廢然喪氣而已。

約翰挾兩兒至羅馬。改名康那德。僦舍而居。所租屋共七室。樓房三楹。頗軒敞。以爲兩兒及已臥室。餘爲平屋。亦清潔爽朗。約輸出資於樓下設酒肆。僱夥二人。一司烹飪。一供奔走。己身亦雜廁操作。隱跡備保。

間。赫兒曼與羅達久處稔暱。形影相依。儼同小耦。每晚餐後。約翰憑几讀報。兩小兒嬉戲其旁。斗室之中。喜氣充盈。此時約翰心中之樂。殆非言語可喻。雖然。豈知數千里外。彼倫敦公爵夫人。方孤檠獨對。思念愛女。以眼涕洗面耶。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花落花開。倏已九度。羅達年二十。赫兒曼二十一矣。兩人相愛之情。與年俱長。顧知識既開。嬉謔漸斂。外狀乃轉較幼時爲疎。赫兒曼之意。以爲此朝夕相對之美人。行且歸國。作女公。身非貴胤。安敢妄冀比翼。因之戀愛之情。雖如怒海狂濤。澎湃方寸。終不敢冒昧自投。一訴衷曲。至於羅達。則以身爲女兒之故。不便啓齒。雖情深血熱。且達沸度。亦止能茹而不吐。一任其焦爛心肺。實則二人之中。苟有敢放膽一言者。萬不至遭峻拒之辱。無須作許多張致也。

某日下午。約翰飯畢。易衣入肆。飲客大至。肆中諸座皆滿。有客據窓邊小桌。閑眺獨酌。細目微鬚。身體壯碩。觀其衣貌。頗類英人。約翰含笑而前。操英語問曰。先生殆英人耶。客回目視約翰曰。然。君貌至稔。熟似曾相識。惟於何處遇君。已忘之矣。言已閉目沉思。少頃。張目笑曰。噫。是矣。君何名。約翰曰。康那德。客曰。然則誤矣。君貌乃大類九年前擊敗斐洲黑人之鐵拳約翰。觀君軀幹。似亦強有力者。約翰喜私念九年中。幸不爲威廉等凶徒所知。今距歸國之期。不過五日。此人倉卒相遇。未必即威廉黨。以眞姓名告之。當亦無妨。因微笑自承曰。予即鐵拳約翰也。英客佯駭曰。君既爲名滿天下之力士。何爲隱跡。易名至此。親

執賤役。予誠不解約翰。笑曰：中有隱情。今尙不能相告。君但知予非犯罪遁逃者可耳。時肆中飲客多。儻者獻穀料酒。往來奔走。足不停趾。流汗如雨。有客索酒甚急。約翰應聲去。英客回首向窓外舉盃微笑。點頭自語曰：人至窮困時。便有佳運相尋。行見寶光燦爛之黃金累累入予囊矣。言已。滿引一觥。意甚得。既而約翰復來。問曰：客須酒否。英客笑曰：謝君美意。予量隘。即此已足。且予尙有事。當即行。不敢多飲。有暇更圖相見。予深喜今日得遇君也。言已。與約翰握手。狀極親摯。約翰大悅。英客吸盃中餘酒。付值而出。約翰爲人明敏而精審。顧生性忼爽。好大喜名。是日得意之餘。遽以真名告一萍水相遇之英客。豈知此英客者。乃正其仇威廉之死黨。彼得是誠。約翰所夢想不到者。彼得之至伊大利。實緣他事。非爲偵跡。約翰而來。二月前。彼得盜一貴婦之鑽石指環。主者索之急。遁而之法。顧英法比隣。中僅帶水之隔。易爲偵探。視線所及。乃更乘車至伊都羅馬。寓霍因街之愛曼紐兒旅館。出指環貨之。得英金千二百餘鎊。彼得素嗜博。得金後。故態復萌。終日呼盧喝雉。出入博場。未幾囊金耗喪殆盡。彼得大悔。束裝作歸計。是日偶過約翰所設酒肆。口渴入飲。無意中忽遇約翰踪跡。九年一索而得。當囊空金盡之時。獲此消息。大可索酬於威廉。壞彼慾壑。自不得不謂之佳遇。然羅達及約翰父子。陷運矣。彼得既出酒肆。疾行至電報局。發電招威廉來伊。旋更覓酒肆入飲。胸懷暢樂。傾盃無算。不覺洪醉。呼車歸寓。

後二日午後。彼得計威廉當至。蟄伏寓中。寂坐無聊。買酒獨酌。既而微醺。頽然欲臥。忽館役入云：有人來。

訪彼得拭目起。取名刺視之。威廉也。彼得大悅。立命館役。邀之。漸聞履聲。自遠而近。既而威廉蒲弗羅面帶喜色。相繼入。威廉趨前。與彼得握手。笑曰。君誠幹辦。既知約翰居處。不憂不得羅達。事易集矣。彼得笑曰。予今境地殊困。君能稍與周卹否。威廉曰。如舊約。暫以五百鎊爲酬。迨予承襲爵產後。更各贈四千鎊。彼得足恭笑曰。先生誠大度人。約翰所設酒肆。在霍得里街。其地雖亦往來孔道。顧左近無公園劇場。晚間八時後。行人即稀。觀約翰顏色頗傲兀。自喜防備必疏。若往伺之。定可得志。威廉不語。沉吟久之。徐曰。攫羅達固易事。惟當先覓一藏匿之所。予輩行事宜秘。車輛亦當自備。否則或御者洩言。便易爲約翰踵得。今日已十二月二十六號。但能制羅達於年內。弗至倫敦者。則爵產歸予手矣。彼得點首稱善。時蒲弗羅已解英語。亦張其血色厚唇。旁立而笑。威廉以蒲弗羅狀貌怪醜。易爲人所屬目。戒弗妄出。蒲弗羅應諾。威廉偕彼得至自動車肆。購新式自動車一輛。瀋油六桶。即命彼得司機乘之歸寓。

次晨威廉彼得駕自動車。出市周覽近郊。冀得一藏匿羅達之地。日午二人覺腹餒。至村中購物食之。旋復驅車行繞市。出其北。久之彼得遙指謂威廉曰。前方似一鄉鎮。鎮後小岡上。隱約高聳者何物耶。威廉持遠鏡窺之。果見遠處小岡橫亘。岡上下樹木叢雜。蒼翠萬綠。中高塔巍然。勢頗雄峻。岡下林盡處。小溪橫流。依稀。有橋駕其上。距橋不遠。有巨鎮。一約可二百餘戶。四周綠疇如畫。風景頗清麗可愛。威廉釋鏡曰。岡上似故壘。瞭塔地頗幽僻。或適吾輩用。惟予此時口吻殊燥。蓋先至鎮上。覓咖啡肆解渴。然後

駛車前往周覽。一切彼得如命。開機向鎮而趨。車駛如飛。俄頃而至。鎮中房屋雖質樸無華。尙軒敞明爽。道途亦平坦整潔。車行頗穩。適旋見一咖啡肆。威廉與彼得下車入。

肆屋不廣而高敞多光。窗口明淨如鏡。主人見客入。含笑前迎。威廉彼得就坐。主人製咖啡兩盃進。威廉問曰。此處距市幾許。肆主曰。約二十六啓羅。邁當予鎮。風景至佳。氣候溫暖。草木乃終年青翠。威廉徐飲咖啡。旋又問曰。鎮後小岡上故壘何名。肆主曰。壘名巴阿那拿破。第一義子巴阿那爲伊大利總督時所建。六年前始廢置不用。壘制崇麗。屹立叢翠之上。頗足爲吾鄉風物增媚。威廉曰。此處景色佳勝。來遊者當必不少。肆主曰。然夏令最多。冬季殊鮮。威廉回首與彼得雜譚。肆主不解英語。默然自去。旣而飲畢。付值出門。驅車向巴阿那故壘。旣渡溪橋。更前約半英里。車入林中。綠樹夾道。蒼翠欲滴。道周細草之茸軟。間雜野花。幽香四散。襲人衣袂。意大利地近熱帶。氣候溫暖。冬季煦暖如春。故花木終歲繁榮。北歐諸國無此景象也。旣而車自岡下凌坂上趨。坂陡道曲。盤旋穿林而上。頃之。自林中出。巴阿那堡巍然當前。蓋至岡上矣。壘制雖不宏巨。而外觀殊壯麗。籐蔓牽附壘壁。綠葉紛披。滿目蒼翠。壁上雉堞尙完好無損。壘門之右。高塔矗起。凡三層。塔壁亦密攀巨籐。即彼得車中所見也。車止壘門前。威廉與彼得相將下。徐步入壘。

壘門低廓。作穹形。深邃杳暗。蓋甬道也。經鍊扉兩重。出甬道。前爲四方之廣場。場後夏屋百餘間。久無人

居頗有圯者。蓋當時守卒營房也。威廉與彼得繞行至營房後。歷級登壘壁。惡草橫生。行時輒覺草中有物梗路。視之廢砲也。循堞迴繞而前。至瞭塔下。拾級而上。塔凡三層。下二層設小砲位甚多。廢砲猶有存者。最上層不置砲位。分爲數室。殆昔時守望卒所居也。威廉與彼得周視塔中。意甚得。旋相將下塔。其旁有石砌小室。一制甚轟陋。推門入。陰暗少光。腐霉之氣。中人欲嘔。室中空無所有。僅廢鎗數桿。散陳地上。威廉略察一過。返身將出。瞥見門旁。疊置四桶。蓋貯火藥者。三桶已空。其一尙嚴封未動。殆當年撤戍時所遺也。威廉出。錢視之。已下午四時許。乃與彼得出壘。驅車歸寓。

是晚約翰閉肆上樓。與赫兒曼收拾行裝。狀至忙碌。蓋行期已定。後日清晨啓程歸矣。羅達含笑執冠入。謂約翰曰。阿伯。倫敦氣候寒。意欲購一新式冬帽。阿伯許我乎。約翰笑曰。奚不可者。惟宜早歸。母又如小兒入玩具肆。流連不肯行也。羅達微笑趨前。脫手套置几上。與約翰相抱。親額爲禮。赫兒曼前執羅達手。并肩徐步至門邊。含笑低語曰。妹獨行得毋畏耶。羅達笑曰。寧更有黑鬼攫我街頭。即帽肆半句鐘歸矣。赫兒曼釋手。羅達牽裙下樓。赫兒曼立梯上目送之。羅達回首微笑。戴冠而去。赫兒曼徐步返室。瞥見几上手套。急取在手。飛步下樓。至門首。又見羅達立階上遙望。似見三四人曳一白衣者前趨甚疾。赫兒曼心疑。循牆蛇行而前。三四人者至前方一自動車旁。開車門。一人先入。隨後二人推白衣者上車。赫兒曼匍匐至車旁。匿身道側樹後。會一人回首狼顧。路燈光適射其面。蓋一獐惡之黑人也。

赫兒曼大驚。知此黑人者。必父所常言之蒲弗羅。則白衣者爲羅達無疑矣。方欲返報約翰。黑人已上車。坐機輪軋而動。赫兒曼惶急。冒死而前。攀登車後。車中人幸無覺者。時車行甚駛。其激如矢。赫兒曼力攀車後。但覺風聲嗚嗚。括耳而過。殊不知車行何向。既而兩旁無復屋舍。似已出市。四野沉黑。惟車前兩燈獨明。遙燭可數十米。久之。自動車渡一小溪。橋入深林中。曲折多。車行稍緩。頃之。漸覺車行上坂。曲折益多。未幾出林。車止。車燈適對一穹形低門。觀之頗清晰。赫兒曼潛自車後。下伏叢草中。車中人陸續出。曳白衣者入壘。久之復出。移自動車入壘門。旋聞闐扉聲。赫兒曼起。躡足至門前。力推之。不動。乃以手撫壁而行。暗中摸得藤引之。頗強韌。赫兒曼私念曰。藤韌如此。足可攀登。惟夜色沈黑。尙未知此壘形勢。無可爲力。若冒險登陴。不幸墜死。誰復以消息告父者。繼念羅達爲凶徒所擒。或已被害。彼凶徒殆早備此荒僻之故壘。爲藏屍之所者。興念及此。似見可怖之黑人。持利刃。刳所愛之腹。血流腸出之狀。不覺失望之餘。幾欲發狂而呼。更念及八九年相處之情。歷歷如在目前。又不覺淚珠撲簌。肝腸寸斷。此時赫兒曼忽而悲。忽而憂。忽而怒。忽而恨。思潮起伏。一刻萬變。神思騷動極矣。

久之。思極腦疲。即草間伏地假寐。既而驚寤。則曉光動矣。赫兒曼拂衣起。探視林中。路已依稀可辨。乃遵徑下岡。穿林而出。遙見小溪。彼岸市鎮。翼然力趨向之。久之。至鎮。覓得一牛乳肆。推門入坐。肆傭以乳進。赫兒曼詢村名。肆傭以錫比窩對。赫兒曼更詳詢去市遠近方位。及岡上堡名。假紙筆作書。稟約翰。趣其

來肆備。遙立注視。赫兒曼所爲若甚怪者。赫兒曼書畢。請肆備代購郵票數枚。黏封面投郵局。寄之肆備。持書去。俄頃即返。赫兒曼以小銀幣數枚賞之。取牛乳盃一吸而盡。付值出肆。匆匆遵來路向巴阿那故壘而趨。

既至探壘門。猶嚴閉。未啓。躡足緣壁行。至瞭塔下。私念羅達果尙生。必囚塔中。決意緣藤而上。赫兒曼性果敢強健。多力有父風。此時爲愛情所驅。熱血噴湧。殊不暇計及利害。略一審視。卽舉手攀藤。兩足踢壁上。藤根被引。瑟瑟作聲。身漸高。藤漸細。勢乃愈危。既而至第一層窓下。回首下視。去地已二丈許。赫兒曼雖英勇。至是亦色變氣餒。旋念及羅達玉容。勇氣頓復。乃以左手并握兩藤。出右手扳窓。沿聳身將上。不意用力過猛。左手所握藤細。附牆纖根驟脫。幸右手立扳窓。沿得不墜。方危急時。忽聞窓內履聲。赫兒曼大懼。急以左手摸二籐。并握之。更下。右手握二籐。隱身叢葉中。旋聞開窓聲。赫兒曼自葉隙上窺。蒲弗羅方憑窓俯視。相距不及一尺。赫兒曼大震。幾失手而墜。幸籐葉繁密。未爲所見。蒲弗羅旋去。竟忘閉窓。少頃履聲已杳。赫兒曼驚魂略定。私念時機可乘。急以左手并握四籐。騰右手攀窓而上。略蘇呼吸。躍入塔中。舉袖抹窓上足跡。跣步至梯邊。舉步將登。適一紳士服者與蒲弗羅自第二層下瞥見。赫兒曼飛步來追。

赫兒曼倉卒無可避。欲冒險越窓出。紳士舉手鎗呵曰。止。敢動者立殛汝。蒲弗羅趨前執赫兒曼手反剪。

之紳士亦前爲助。呼曰：彼得速將繩來。旋見一細目銳鼻之人，持長索自第二層下。赫兒曼私念：彼紳士服者必威廉無疑。努目較唇，恨恨不已。頃之，兩手被縛。蒲弗羅及彼得力挽之。至第三層，威廉開一小室，門蒲弗羅及彼得自後猛推，不覺顛仆室中。砰然一聲，雙扉復合。赫兒曼方欲掙扎起立，覺有自旁扶之者，視之則縈心繞腦之意。中人不覺欣慰。過望羅達爲赫兒曼解縛，急問何以至此。赫兒曼略舉顛末告之。羅達感極，哽咽曰：予累兄矣。言已歎息，淚下如綆。赫兒曼曰：予能爲妹盡力，心乃滋樂。惜未能如願，援妹出險耳。父得書必挾人來救。明日此時，吾曹在瀛車中矣。赫兒曼言雖如是，亦心知所處之險，特故作寬語慰羅達耳。

赫兒曼周視室中，僅舊榻折足椅各一，細繩一索，卽凶徒用縛己手者。其餘多年之陳鳥矢，點滴滿地而已。憑窓俯視，距地可六七丈。窓邊籐蔓亦多，惟已近稍纖細，不能任重。環顧各物，無足爲遁逃之具者。然赫兒曼心中殊不自悔。孟浪冒險被囚，但得與意中人相共，雖死亦所甘也。遁逃之念旣絕，乃一心專待其父所有希望，悉託之牛乳肆中一紙書矣。

赫兒曼夜來勞瘁，加之侵晨即起，奔波冒險，至是心神安定，始覺困疲不可耐。倚壁坐地上，昏然睡去。旣而驚寤，身乃橫臥，覺枕物絕柔膩，急拭目起視，乃羅達膝也。赫兒曼驚謝曰：渴睡不知，乃無禮如此。幸賜原恕。羅達盤坐地上，兩頰微頰，俯首言曰：兄以妹故，致涉巨險，此細事何足云者。赫兒曼見羅達絕無愠

色。且喜。且感。木立不語。此時戀愛之情。如怒濤激浪。因風歛起。非復堤防可制。心情既動。顏色隨變。萬斛情波。奔湊腦海。轉覺萬語千言。茫無端緒。久之始顫聲曰。妹言殊令予感激莫置。顧予所爲於妹。無毫髮之益。深用自愧。稍足答妹厚意者。惟一片愛情耳。予愛妹之情。蓄之至久。至摯。縱積五洋之水。亦不足喻予愛之深。自以庸劣之資。不足當妹一顧。故隱秘不敢自陳。至於今日。不圖渴睡無禮。竟蒙矜宥。不以爲忤。足知妹遇予之厚。此情謹銘心肺。永矣勿忘。感激之餘。不敢終秘。用特冒昧一言。以申積悃。非敢望相愛。但荷曲鑒。微忱。賜以矜恤。雖冒萬險。何敢云勞。赫兒曼言時。聲至沈婉。摯懇之情。溢於眉目。羅達大感。舉裙徐起。俯首不語。兩頰暈紅。肺葉震震有聲。胸部翕張。乃逾常度。赫兒曼前執其手。羅達不拒。遂擁而親其頰。羅達伏赫兒曼肩。顫聲微語曰。予愛兄也。此時兩人相偎。樂極至於流涕。心意甘暢。不可言喻。在他人視之。嚴禁故壘之中。身死且不卜。旦夕方憂懼之不暇。乃絮絮作情話。寧非大愚。然在當日。彼兩人。又烏知者。

流光駒駛。倏已午後。羅達自晚間被拘。至是未得飲食。赫兒曼亦僅於清晨進牛乳一盃。二人久餓神疲。四肢綿軟。胃中骨落作響。飢火上燒。幾欲焦灼心肺。旣而烏光西斜。暮靄漸起。忽聞塔下輪機軋軋聲。赫兒曼與羅達憑窗俯窺。遙見一自動車。徐駛自穹門中出。停壘前草地上。旣而威廉與蒲弗羅徐步出壘。且行且語。威廉上車。蒲弗羅足恭旁立。頃之車復駛下坂穿林去。蒲弗羅返身入堡。赫兒曼私念爲威廉。

御車之人必細目銳鼻名彼得者今留壘守衛僅蒲弗羅一人或能得間逸去一時希望之心油然而熾呼羅達偕至門邊二人舉手推扉盡力撼之顧扉絕笨重頗堅實竟不能動二人大失望相對蹙額

頃之微聞口角聲清越而長赫兒曼側耳細聽驚喜曰此父所爲也急與羅達至窗前探首俯視果見約翰立壁下二人大悅約翰仰頭見二人亦喜探手戒勿聲旋舉手翼口旁仰謂二人曰有繩否羅達點首示意急自舊榻下取赫兒曼被縛之細繩自窗沿下垂繩細而輕爲籐蔓所格不得下赫兒曼急拔破椅一足繫繩端更縋之繩果摩籐而下顧塔窗高繩盡猶短丈許躊躇無計約翰仰望亦焦急不可狀赫兒曼尋思片時頓生急智脫襯衣裂作十餘條連結繩尾續續下縋約翰大悅自夾袋中出鉛筆裂聖經空頁快作數字更自袋中出小包以經頁裹之繫繩端仰面微笑赫兒曼急與羅達收繩上取書讀之書曰包中藥末汝二人速分食之食已即狂呼偃臥以後事吾自能了之二人見書大駭知其中必有深意即亦不問後事如何立時依書行事赫兒曼復着外服解繩端碎衣揉結爲團擲窗下約翰拾得飛奔入林中

二人開囊視之藥爲黃色粉末異香刺鼻略以舌尖試之頗甘美赫兒曼摸夾袋中出鉛筆碎紙作書曰予二人寧服藥自裁決不甘受汝酷毒屠宰如豕羊汝曹殘凶如此上帝行且爲予二人復仇殲汝醜類矣書畢置之舊榻上旋分藥末爲二與羅達各傾其半置掌上揉藥裹及約翰書擲窗外籐葉中二人對

立相視。不覺失笑。旋納藥於口。運津咽之。赫兒曼搏膺。大呼羅達。亦噉然作悲聲。應之。旋覺腦目昏眩。四肢癱軟。知藥力已發。急仰身橫臥地上。一刹那間。二人知覺全失。雙眸緊閉。頹然如長眠人矣。

蒲弗羅獨坐。隣室方閉。目假寐。忽聞赫兒曼及羅達呼聲。知有異。急持手鎗。開門入。見兩人橫陳地上。面目變色。大駭。以手探二人鼻。呼吸出入極微。斷續如縷。更撫二人胸心房。跳躍亦弱。蒲弗羅愕甚。瞠目注視。不知所措。忽回首。見榻上書。急取讀之。蒲弗羅居英九年。略通英文。閱竟。知二人系服毒自盡者。置書衣袋中。更撫二人胸。心搏益弱。幾不可辨。乃匆匆闔扉。出飛步。離堡下岡。穿林渡溪。橋至錫比阿鎮。舉目遙矚。見自動車停一門前。知威廉在彼邁步。逕往蓋威廉出壘時。曾告蒲弗羅。至鎮中晚養也。威廉與彼得舉盃對酌。譚笑正歡。忽見蒲弗羅推門入。大驚。急詢曰。汝何事至此。蒲弗羅喘息片時。附耳曰。大事。大事。兩囚死矣。若他人知之。謂予毒斃者。即當鍊錘。不將加予足耶。先生速詔我當如何處置者。言已出。赫兒曼書曰。此在榻上拾得者。威廉閱竟。愕然曰。既系服毒。自裁彼等。嚴禁室內。從何得藥。豈彼少年。或羅達固携有毒藥耶。此誠怪事。汝入視時。二人情狀若何。蒲弗羅曰。鼻息殆絕。心房跳躍已不可辨。予坐隣室中。聞二人呼聲。至。慘急入視。即見二人僵臥地上。

威廉心疑。付資出門。與彼得蒲弗羅上自動車。疾駛返壘。至門前。三人下車。飛步上塔。開門入視。則陳尸二具。已杳如黃鶴。蒲弗羅大駭。結舌不能語。額筋墳起。怪目圓睜。如葡萄狀。至獐醜可笑。威廉覩狀。情知

有變。瞥見舊榻上遺紙一張。時天色已晚。室中黑暗。乃拾就窓邊閱之。則約翰所留書也。書曰：羅達及予子赫兒。曷實服藥偽死。以賺蒲弗羅者。汝與徒黨一人乘車赴鎮。予伏林中。歷歷見之。迨汝去後。予始以計授二人。藥二人服藥後。僵臥如死。蒲弗羅果出。予乃乘鍊扉大開。從容入壘。更以藥蘇兩人。而最後之勝利歸予掌矣。汝自壘前來。予等則繞行壘後。乘最速之自動車去。計汝閱此書時。予與汝相距已在十英里以外。更兩日後。當與君握手於倫敦也。

威廉閱畢。憤甚。扯紙作數片。舉足力蹴之。曰：吾曹爲約翰所賺矣。今相距已遠。縱追亦弗及。所有希望悉歸泡影矣。言已。盤旋室中。約二三度。忽謂彼得曰：約翰畏予踪跡。必不敢仍居羅馬。且今已二十八。迨過三十一日。爵產即當屬予。彼書中云：二日後與予相見於倫敦。殆即乘今晚六時三十分慢車赴法。予已有策。不令彼得如期歸國。時機已迫。縱殺人。予亦無恤。彼得問策。威廉曰：此極易。明予等乘自動追越。瀛車前用炸藥轟燬軌道。則約翰不能進矣。昨在塔旁石室中所見火藥。正足應今日之用。不待不感謝前人。乃留此貽予也。彼得大悅。拊掌稱妙。

威廉出錢。就窓下視之。已六時二十五分。急與彼得蒲弗羅下塔。至石室前。推門入。燃火柴一。趁光覓得火藥桶。命蒲弗羅携之。相將出堡。取瀛油二桶。與火藥並置車中。三人上車。開機疾駛。至車站。則瀛車出發已十五分時矣。威廉命彼得盡機力沿軌窮追。約一時許。遙見瀛車在前。相距僅半英里。旣而瀛車至。

小站伯碩腦德停機。上下乘客自動車。遂突越其前。又約十餘分。時至一小溪旁。威廉命彼得停車。與蒲弗羅携火藥桶。置鍊道橋基下。自於囊中出小刀。抉桶作小孔。倉卒無導火線。則解蒲弗羅頸巾。塗以脂。車之油。以一端入孔中。燃火柴。燒之急。與蒲弗羅飛奔上車。彼得撥機轉車。向歸路疾駛。威廉回首探望。約半分時後。遙見一片赤光。欵然飛起。更數秒時。斗聞轟然爆發聲。音響至烈。威廉大悅。又約三四分時。途中遇瀛車。相交而過。威廉與蒲弗羅拊掌大笑。當晚威廉至羅馬。稍摒擋行裝。即乘自動車。至窩希亞宿海濱旅館。中次晨附商船維蘇維亞號。赴法。

二十八號晚間。開赴法國之慢車。於七時五十分離伯碩腦德車站。北向前駛。將近加撒勃溪。司機者遙見有人立軌道中。執燈向車。而揮似謂前方有險。趣車止者。司機者知有異。急停機下車。執燈人疾趨而前。謂司機者曰。溪上橋梁已斷。不可通行。予名安東尼。家在近村中。約七八分鐘前。方與予悉坐窻邊。晚餐窻對鍊道橋。相距不遠。忽見火光一閃。旋聞轟然爆聲。如巨砲震耳欲聾。予知有異。急燃提燈出視。循溪至橋旁。舉燈燭橋。三崩圯。鍊軌散落溪邊。觀其狀。殆有人以炸藥轟毀者。司機者駭異。請鄉人執燈前導。親往勘察。至溪岸。村人聚觀者甚衆。咸嘖嘖稱怪異。乘客見瀛車忽停。爭走下車。及見橋梁圯斷狀。莫不驚愕。司機人周視一過。謂諸客曰。此橋確系火藥所毀。橋基下尚有剩藥。蓋已浸水失效者。凶徒所以毀橋之故。殊難揣測。惟此時凶徒必已遠颺。當予等停車伯碩腦德時。似見一自動車開機急駛。越我車。

而前。後我車離伯碩腦德不久。更見一自動車與我車相交而過。此來去兩車中。凶徒必乘其一。今橋既圯斷。萬不能進。不得不退歸伯碩腦德。一面電包探偵查。一面催工人修理。迨橋軌整飭後。再行開車。

衆中有一人問曰。修理橋工。約幾時可竣。司機人沉吟點首曰。損壞過巨。至少須得二日。問者頗現失望之態。徐步返車。此人非他。即鍊拳約翰也。約翰自救羅達及赫兒。曼出險後。逕乘瀛車赴法。自謂計出萬全。更無他慮。不意中途遭變。橋毀車阻。閱者試思。此時約翰之失望。爲何如耶。約翰既上車。羅達及赫兒曼迎問。約翰以告。二人大驚。相向若木雞。既而瀛車復動。向後徐退。約翰等三人歸座。默然不語。少頃。約翰忽自椅中躍起。向羅達曰。燬橋事必汝叔所爲。予曹出壘時。留書榻上。彼見書後。因料予曹必於今晚乘車赴法。故毀橋以阻我。彼所爲殊敏捷。計亦至毒。願赴法。瀛車雖已不能通行。予曹希望尙未全絕。少時至伯碩腦德。後即僱車返羅馬。自羅馬至窩希亞。晚間十二時尙開車一次。予曹即乘此次瀛車。至窩希亞。明晨附瀛船赴法。或在畿內亞上陸。易乘瀛車。尙可儘三十一號抵英倫也。言已微笑。羅達及赫兒曼亦快慰。

頃之。瀛車抵伯碩腦德車站。約翰與羅達赫兒曼携行囊匆匆下車。請站役代呼自動車一輛。站役鞠躬微笑曰。此處雖瀛車小站。然究鄉間鎮市。非通都大邑之比。無論自動車。即馬車亦無僱處。約翰聞言。搓掌無所爲計。失望之心。較之見鍊橋圯斷時尤甚。此處去羅馬約四十餘英里。決非二、三小時內。憑足力。

所。可。至。時。期。已。迫。稍。一。遲。誤。大。事。立。敗。九。年。心。血。成。畫。餅。矣。若。愆。期。歸。國。爵。產。爲。威。廉。所。得。將。何。面。目。見。公。爵。夫。人。自。念。若。於。救。得。羅。達。及。赫。兒。曼。後。默。然。竟。行。或。不。至。有。此。變。局。乃。心。滿。意。得。留。書。驕。人。因。之。垂。成。之。功。敗。於。一。旦。此。時。約。翰。悔。恨。交。并。且。悚。不。可。言。喻。其。絕。望。之。懷。無。異。待。決。之。囚。延。頸。砧。上。而。一。對。小。兒。女。見。約。翰。徬。徨。不。寧。情。知。希。望。已。絕。羅。達。前。執。約。翰。手。曰。阿。伯。此。殆。帝。意。煩。惱。何。益。縱。不。能。及。期。歸。國。爵。產。見。奪。然。以。後。反。平。安。無。害。矣。阿。伯。尙。未。晚。餐。予。與。兄。亦。已。一。日。不。食。且。覓。食。肆。果。腹。再。籌。他。法。何。如。約。翰。長。嘆。不。語。徐。行。出。車。站。覓。得。一。食。肆。顛。頓。而。入。羅。達。及。赫。兒。曼。見。狀。知。約。翰。此。時。勞。思。過。度。熱。血。注。腦。急。索。勃。蘭。地。酒。一。巨。盃。置。約。翰。前。約。翰。徐。坐。以。手。覆。盃。上。瞠。目。直。視。殊。不。取。飲。羅。達。及。赫。兒。曼。躊。躇。無。計。既。而。肆。傭。持。單。請。命。菜。赫。兒。曼。隨。意。點。數。色。肆。傭。去。羅。達。無。聊。立。約。翰。身。後。呆。觀。壁。上。告。白。以。遣。愁。緒。忽。見。一。氣。球。公。司。告。白。曰。本。公。司。備。有。新。式。輕。快。之。氣。球。甚。多。駕。駛。者。皆。國。中。聞。名。熟。練。之。技。師。倘。有。嗜。奇。之。士。欲。爲。航。空。旅。行。者。請。至。本。公。司。接。洽。可。也。羅。馬。哥。兒。沙。大。街。塞。拔。思。撒。那。氣。球。公。司。啓。羅。達。閱。竟。忽。發。奇。想。轉。身。謂。約。翰。曰。阿。伯。此。處。有。一。氣。球。公。司。告。白。吾。曹。不。可。乘。氣。球。歸。國。耶。約。翰。方。焦。悚。無。計。聞。言。自。椅。間。躍。起。急。問。告。白。何。處。羅。達。指。示。之。赫。兒。曼。亦。湊。身。前。觀。約。翰。徐。曰。此。亦。一。法。我。等。已。無。他。策。姑。冒。險。一。試。成。功。與。否。視。予。曹。運。命。何。如。矣。約。翰。歸。座。顏。色。稍。豫。取。勃。蘭。地。飲。之。精。神。漸。復。既。而。肆。傭。進。晚。餐。三。人。飽。食。訖。約。翰。出。鉛。筆。草。電。稿。致。塞。拔。思。撒。那。氣。球。公。司。命。肆。傭。代。送。電。信。局。肆。傭。見。電。稿。足。恭。言。

曰。先生欲乘氣球赴法耶。約翰曰。然。肆備曰。距鎮約半里許。即塞拔思撒那氣球公司第二升航場。先生何不逕向此處支社長交涉。不較直截耶。

約翰大悅。即付酒食資。與羅達赫兒曼出肆。請肆備爲導。逕向支社。俄頃已至。約翰以金賞肆備。與羅達赫兒曼步入事務室。一老者鞠躬起迎。肅三人坐。老者鬚眉甚偉。旣通姓名。始知即支社長也。約翰告以已意。社長曰。若風勢順者。八小時後抵法境矣。若能以千二百法郎見惠。當即如命。約翰慨諾。無難色。立解囊出銀票五十金磅。支社長含笑。道謝。旋謂約翰曰。君等當猶未有宿處。約翰曰。然。社長曰。旣如此。今宵即屈下榻於此。明晨八時啓程。言已。按電鈴呼僕役。命爲約翰等整備寢室。頃之。僕至。言几榻臥具已備。約翰等乃以次與社長握手告別。隨社役入寢室。解衣就寢。

次晨。社役呼約翰等三人起。盥漱畢。進早餐。三人食已。至事務室。社長導一人見約翰。曰。此利那兒。若即君等今日航空伴侶。約翰視其人。年事約四十左右。巨目高鼻。方腮濃鬚。赫然偉丈夫也。利那兒以次與約翰等握手爲禮。旋導三人至升航場。場中氣球備已。以巨繩繫樁上。氣滿球輕。躍躍作飛騰勢。利那兒開坐筐一側。與約翰等先後入坐。定。社役解樁上繩索。球遂徐徐自引。擘空而上。社長等揮帽送別。約翰等亦於筐中揮帽及手巾答之。球升漸高。下視諸人。細如蟻螳。羅達大樂。與赫兒曼俯視地上景物。指點笑語。是日風勢甚利。球行至。一小時後。漸離陸。斜向西北。俯首下視。海濤澎湃。一望無際。此時約翰等

已在地中海上矣。飛行約四小時。海上雲起。風勢驟變。球爲風力旋轉。激盪空中。如失舵之舟。漫無定向。約翰赫兒曼大驚。知又遇險。羅達尤戰慄失色。利那兒尙鎮靜。舉遠鏡下窺。頃之。謂約翰曰。風勢已變。爲旋颶。予輩已陷危境。適舉遠鏡。俯窺下有陸地。似爲一島。若不速降。行且無幸。言已。以刀刺球。球破。氣洩。徐徐下墜。坐筐受風震搖。如鐘擺。羅達大佈力持約翰衣。顫戰不已。

既而球落淺灘。四人幸無傷損。相將出筐上陸。約翰假遠鏡眺海上。寒雲漫漫。長波吞天。殊不見舟楫往來。此時約翰等所居地位。較之在伯碩腦德時。尤無把握。惟有自咎命塞。望洋興嘆而已。久之。風勢稍定。雲開日現。利那兒視錶。已下午三時。因倡議入內地覓居人。假剪線樹膠之屬。繕球再發。忽赫兒曼呼曰。漁舟。漁舟。約翰回首。果見距身右約三十碼之岩岬。旁一漁舟。鼓柁而前。急舉手展巾招之。舟人已見。轉舵向岸。旋投錨上陸。舟中凡三人。見氣球橫陳沙上。問曰。君等乃乘氣球過險者耶。利那兒曰。然。敢問此島何名。一舟人曰。此乃蒙脫克里篤島。在哀兒巴島之南。約翰急詢曰。往來商船有過此者否。舟人曰。凡商船經畿內亞赴法國馬賽者。多於此。過惟不停輪耳。一舟人遙指海上曰。不已。有一舟來耶。果見東南一巨舶。北向疾駛。約翰狂喜。謂舟人曰。予有要事。赴畿內亞。若能渡予。上彼舟者。不吝重謝。舟人允諾。利那兒欲留島修理氣球。另以他舟渡陸。不願偕行。約翰乃獨與羅達赫兒曼上漁舟。漁人起錨。鼓柁離岸。而東。約翰即舟中揮帽與利那兒爲別。約半小時後。已近巨舶。甲板上往來之人。歷歷可數。約翰等解

衣。縛。槳。上。向。巨。舶。招。展。求。援。頃。之。巨。舶。放。舢。板。來。渡。約。翰。厚。賞。漁。人。上。舢。板。不。四。五。分。時。身。在。巨。舶。上。矣。約。翰。詢。水。手。知。此。舟。名。維。蘇。維。亞。系。開。赴。馬。賽。者。約。翰。大。悅。既。而。忽。遙。見。甲。板。上。三。人。並。立。中。一。人。舉。動。姿。態。絕。類。蒲。弗。羅。約。翰。駭。愕。知。威。廉。等。亦。在。舟。中。亟。見。船。主。略。以。威。廉。凶。行。及。歷。次。遇。險。狀。告。之。請。設。法。位。置。一。幽。僻。之。處。以。避。威。廉。耳。日。船。主。微。笑。似。不。甚。信。既。而。冷。然。曰。君。既。畏。人。貯。煤。廠。頗。幽。秘。若。不。嫌。垢。污。可。潛。其。中。不。憂。爲。人。所。見。矣。言。已。呼。水。手。一。人。爲。導。轉。身。自。去。約。翰。心。恨。船。主。慢。薄。不。肯。盡。力。相。助。顧。既。與。凶。徒。同。舟。恐。生。意。外。之。變。即。亦。不。敢。避。垢。污。不。得。已。匆。匆。隨。水。手。行。至。船。尾。水。手。揭。一。板。下。露。小。穴。穴。口。倚。木。梯。約。翰。等。魚。貫。下。水。手。覆。板。而。去。

艙中深黑無光。煤臭刺鼻。又隣機關室。熱氣薰蒸。鬱勃難耐。居頃之。約翰悶不可忍。欲暫出呼吸清氣。探囊出手鎗一支。授赫兒曼。羅達勸約翰毋出。約翰不聽。曰。蒲弗羅之力。不足敵予。且甲板上人多。彼等安敢爲惡。扶梯逕上。揭板至艙面。復轉身覆板掩穴。徐步登甲板。空氣清新。涼風拂袂。不覺煩熱頓解。約翰大悅。燃菸徐吸之。憑闌眺望。既而忽憶余身及羅達等皆未午餐。轉身往購食物。遙見威廉及蒲弗羅立巨桅旁。笑語甚歡。約翰躡足隱桅後。潛聽之。二人不覺。蒲弗羅曰。約翰誠狡猾。顧先生決策乃尤妙。威廉笑曰。此時彼等當在千里之外。不知如何焦急也。約翰聞言。知轟橋之事。果威廉所爲。啣菸自桅後出。微笑睨二人。威廉及蒲弗羅顧見約翰。如受電擊。顏色灰變。結舌不能語。踉蹌逃去。約翰大快。兩日來煩悶。

之情如薄冰受日消釋都盡而購食物事亦忘置腦後矣。

時天色漸晚海波微皺映落日作異彩舉目西望恍如萬道金蛇蜿蜒波上約翰唧茲憑闌時時向海微笑心中得意極矣既而鈴聲四動乘客皆下艙晚餐頃刻間甲板上已寂無人聲約翰忽覺有人自後力舉其足推向闌外倉卒不及爲備竟墜海中直沉波下幸素擅游泳術閉息不動身漸浮起仰首上窺不見一人心知蒲弗羅所爲深悔不潛居煤艙至遭所算又恐羅達等爲威廉覓得更生他變即大聲呼救一水手聞聲急招同伴一人下舢板來援約翰扳舢板側舷低聲謂水手曰甲板上見一黑人否水手曰見之適已入艙此時僅其同行之紳士在甲板上約翰曰予乃黑人推墜海中者紳士其予仇不可令見予能泳不憂溺死君等但上舟揚言予已死潛於船尾下一繩予自能上水手允諾佯爲尋覓約翰攀舢板小舵隱身其後舟中乘客聞有人墜水爭出視時天色漸晚約翰隱舵旁竟無見者頃之水手舍舢板上舟乘客爭問墜水者踪跡水手佯言夜色迷茫不甚可辨距舟不遠似見一黑物爲大魚啣去不知卽此人否諸客知己無幸嘆息歸艙約翰潛水中聞人聲已杳釋舵而泳時舟行甚駛擘水兩向作巨浪約翰向舟力泳與浪相抵顧浪力絕巨終不得近既而舟漸越人而前暮色朦朧中約翰見船尾果垂巨纜浮拖水中急握得纜尾兩手交拉而前遂攀騰而上

兩水手立船尾闌干旁見約翰急引手援之約翰越闌上舟向兩水手道謝匆匆覓得煤艙掀板歷梯而

下海水淋漓。點滴有聲。赫兒曼燃火柴。見約翰衣履盡濕。大駭。急開行囊。出衣褲。約翰久浸海水中。寒氣砭骨。身冷欲僵。加以竭力游泳。疲困已極。至是於暗中摸換衣褲。又得艙中暖氣。始覺血脈漸和。艙中煤臭鬱悶。都不復覺。向所惡之如地獄者。今乃視同天堂樂國矣。頃之神氣稍定。徐舉被險事告赫兒曼。羅達二人。大駭。約翰曰。汝二人未爲凶徒。竟得已。屬大幸。歷次遇險。皆予疎傲所招。今後當益加謹慎。庶不至再落圈套。艙中雖臭悶。亦決不敢再上艙面矣。羅達及赫兒曼。本亦欲於夜深人靜後。上甲板散步。至是聞約翰約言。懼不敢出。

次晨舟抵畿內亞。約翰等提行囊雜衆中。上陸。覓肆飽食。訖即僱自動車。至瀛車站。乘車赴法。是晚十一時許。抵加萊。次日上午九時。乘舟渡英法海峽。至朶佛兒。約翰購二等車票三枚。與羅達等入待車室。蓋此時距開車尚二十分鐘也。約翰默坐室隅。軒眉大樂。自念兩小時內。抵倫敦矣。浪跡九年。復歸故土。山川無恙。故我依然。與親友舉盃道故。其樂何可勝言。彼公爵夫人。渴念愛女。至於九年之久。一旦翩然來歸。不知欣喜當作何狀。此時羅達心中。亦滿蓄欣悅之情。別母多年。今日復聚。更不知相見後當作何語。以慰阿母。且思且悅。時時微笑。赫兒曼見羅達愉快之狀。則亦隨之而喜。旣而時至。約翰等隨衆上車。坐旣定。回首望窗外。觀乘客上下。頃之。漁笛大鳴。車輪隆隆然。徐向前駛。忽一自動車如飛而至。欸見三人。自自動車中疾躍而下。健跳上客車。約翰審之。乃威廉及蒲弗羅等三人也。一時樂意都消。如逢惡告。幸

三人入一等客車。未爲所見。然已志忑不寧矣。久之。車抵倫敦。約翰戒羅達等毋動。自於窗中向外探望。見威廉等隨衆下。匆匆而去。約翰意釋。始與羅達赫兒曼下車。呼自動車。至海德公園旁之魯撒盟特旅館。略事佈置。卽僱車向布兒那德克魯基爾公爵邸。

至門。約翰下車。按門旁電鈴。聞者約克出迎。見約翰似曾相識。苦不能憶其名。固問曰。客何爲者。約翰曰。有事求面。夫人匆匆忘携名刺。但言鍊拳約翰。請見夫人。自知約克大驚。顧坦然不露聲色。徐曰。請止。此稍待。予入爲客通之。約克入客室旁耳房。用電話謂威廉曰。適主公言約翰。溺海中。業已葬身魚腹。今約翰來矣。威廉曰。狀貌若何。約克曰。與九年前紀念劇場中所見無異。惟顏色稍蒼老。威廉曰。噫。是誠怪事。彼乃未死。汝可以言誑之。去。乘便探其居處。至要。至要。約克應諾。沉思片時。徐步而出。見約翰。佯謝曰。勞客久待。深致不安。夫人於晨間赴鄉。尙未歸。邸客居何許。乞告知。以便夫人歸後稟知。相請約翰見約克。年老貌誠不之疑。曰。予現寓海德公園旁撒魯盟特旅館。夫人出門時。曾言明以何時歸否。約克曰。頃聞女僕言。大概乘五時二十五分。瀛車返倫敦。若先生不耐久待。逕赴車站迎見可也。

約翰悅。向約克道謝。戴冠逕出。急欲覓一車。而哲伯撒伊德街素僻靜。車馬往來殊少。出錶視之。已近五時。約翰焦甚。欲步行趨車站。顧已九年不歸。道途生澀。不得已。耐心俟之。約可五分鐘。遙見一自動車。對面駛至。中虛無人。約翰大悅。呼車停。疾躍上坐。命御者驅向瀛車站。御者應諾。開機飛駛。約翰回首旁眺。

覺車行至疾夾道樹木屋舍倒排向後速如激矢車亦震動異常似在地面跳躍而進瞬息間已轉數街既而道旁景物大變屋舍稀少似已離市約翰大駭陰念御者殆誤聽矣急呼令轉車向瀛車站時車行至疾輪機轉動聲甚厲御者端坐扶柁輪充耳若不聞方欲更呼御者忽全開機力一躍下車約翰大驚急起立前望不數武卽一長堤堤下爲河水流湍急亂石嶒嶸約翰自念車落堤下骨肉糜碎矣方轉念時車行已至堤上機力正足運輪狂進如電光激射穿行空氣中呼嘯作聲約翰仰視值車過堤樹下一枝斜出頭上約翰疾自車中躍起伸手攀枝勢猛力沈枝折而墜幸車行駛甚躍起時空車已過身下遂得安墜堤上急視自動車已飛馳下堤俄頃間撞亂石上砰然一聲車身碎裂片片飛空而舞約翰素勇壯至是亦不覺心胆皆寒肺葉擊撞胸壁震震有聲

少頃驚魂略定瞿然曰此必又威廉惡計置予死地者爵邸閹人或亦與彼通謀予乃昧昧然以寓所告之羅達危矣思至此一時心如亂麻恨脇下無翅不能立時歸寓立堤上遙望烟霧迷濛中隱約見倫敦市疾趨向之會途中一馬中過約翰躍攀車後約十餘分鐘車行入市約翰釋手下覓得一自動車飛駛返寓至旅館門前約翰倉皇下車疾趨而入排闥歸己室室中果空虛無人約翰大驚搔首無計忿恨欲死忽微聞榻下有呻吟聲急俯視之乃赫兒曼手足被縛口中滿塞新聞紙約翰急爲去口中紙覓小刀斷其縛問曰威廉等去已幾時赫兒曼曰尙不久約五分鐘前予方與羅達憑窗閑眺忽覺兩手被執急

回顧。乃黑鬼蒲弗羅。威廉持手鎗。向予凶徒。彼得以。小瓶。去塞。悶羅達。鼻羅達。即暈去。彼得更取。新聞紙。塞予口。旋以繩縛予手足。擲置榻下。臨去時。聞威廉曰。匆匆覓汝曹。偕來。尙未議一了。彼之處。彼得汝。試爲予思之。彼得曰。聖乾姆思街頭。我等常往鬥牌之地。室後不有一深穴。耶。即擲彼穴中。何如。威廉稱善。曳門而出。彼等之去。距父歸。猶不及二分鐘也。

約翰頓足大恨。既而俯首沉思。拊掌曰。事尙可爲。吾曹當急往言已。挾赫兒曼出門。乘自動車。疾馳向聖乾姆思街。約翰車中謂赫兒曼曰。彼得所言之地。穴予識之。憶當十二三歲時。與學友四五人。爲迷藏戲。予匿身於聖乾姆思街後。泰晤士河岸。下一隧道中。隧中水至淺。纔及予膝。予捫壁而入。凡四折。深闇無光。方潛伏時。忽頭上闢一穴。有人傾水下。游予身。盡濕。當時至以爲恨。故至今猶憶之。若彼等所言地。穴。即此。則羅達生命尙有一線。希望赫兒曼稍慰。默禱上帝不已。

頃之車至聖乾姆思街。約翰下車。導赫兒曼轉出街後。下至河干。徐行覓隧口。可五六步。臨河有屋。當前阻不得進。約翰舉足探水深。僅至踝。乃涉水扶牆而進。赫兒曼俯首後隨。既而水漸深。已至腰下。約翰曰。得毋誤耶。似記三十年前。此處無屋。今兩岸景象。全非予已不復識矣。赫兒曼曰。姑再前。或得舊隧。約翰無語。捫壁復前。約十餘步。壁盡。二人先後上陸。俯首細察沿河。徐進。忽赫兒曼自後掣約翰衣曰。彼處牆下。不有一穴。口耶。約翰左顧岸上。距身約四五步處。果見一穴。惟晚色朦朧。不甚可辨。趨前視之。穹門低。

啓恍然舊遊處也。約翰大喜曰：曩日此門半沒水中，今乃移在岸上，宜予不復識矣。卽俯首偃僕而入。赫兒曼牽衣後，隨隧中深黑無光，窅不見物。約翰捫壁徐進，壁上滿被莓苔，觸手滑膩。其始隧勢上斜，旋忽徐傾向下，淤泥深溥，舉足殊不易。約翰暗中摸索，計已四折。微語曰：是矣。出火柴燃之，燭視四周，僅碎瓶破碗之屬，散擲滿地，殊不見羅達踪跡。約翰熄火，微語曰：幸吾曹來早，事尙可及。毋多言聲爲隧上所聞。事且立敗。赫兒曼如命屏息而待。

頃之微聞隧上有聲，約翰於暗中掣赫兒曼衣。二人舉頭仰視，見高處闢一方穴，隧深穴小。約翰等匍匐低處，光不能及。約翰知威廉等已至，急與赫兒曼交臂承穴下。隧上足聲雜沓，自穴口下透。隧中四壁反響甚厲，旣而穴口忽暗，旋覺有物下墜，臂上撫之，人也。約翰大喜，赫兒曼知羅達已得，猶恐已爲凶徒所害，急於暗中撫羅達鼻，覺呼吸出入，殊勻細不類受創乘死之心。乃大慰，旋聞隧上附掌歡笑聲，舉板覆穴，聲赫兒曼大怒，不數秒時，諸聲悉渺。約翰與赫兒曼舉羅達，偃僕出隧，遵來路涉水上陸，乘原車歸寓。

讀者當知此時已三十一號黃昏六時許矣。襲爵繼產之事，即在此五六小時間。著者不得不暫置約翰轉述。威廉、威廉等旣擲羅達地穴中，相將乘車返里金忒街。威廉歸立命廚，婦出酒殺欸，彼得、蒲弗羅、彼得翹、足拈鬚，舉盃言曰：約翰竟未溺死，且與吾曹同抵倫敦，殊非意料所及。威廉微笑曰：然若非約克告

予所圖敗矣。予意此時河濱飢鷹飽啖約翰之肉，必感謝吾曹，乃爲設此美饌。約翰殊大愚妄，與予敵禍由自取於我。何尤！蒲弗羅張口大笑，怪聲磔磔如寒鴉夜啼，旋握拳抵几，歡然曰：「一擊之仇，今日始復。惜予未能親見其身死，作何狀耳。」言已，滿浮一大白。彼得及威廉亦舉盃相勸，三人放懷盡飲，談笑極歡。此獻彼酬，傾盃無算，不覺醺然薄醉。久之，命廚婦進食。威廉視錶已十一時，匆匆食已，與彼得蒲弗羅相將出，叫車趨哲伯撒伊德街。三人酒後夜行，頗覺寒栗，朔風吹人刺面如割，皆齒戰不已。

頃之，至公爵邸威廉下車，謂彼得蒲弗羅曰：「約翰羅達雖死，彼少年尙生，亦強健多力，惜當時旅館人多，未能以手鎗殊之。此時當已脫縛，或欲甘心於予。汝曹可守立門外，彼苟來，立擒之，投諸泰晤士河。」予當另以五百磅相酬，二人允諾。威廉入門，約克自耳室出，鞠躬迎迓。威廉微笑，撫其肩曰：「今日之事，微汝力不及此，予不忘汝功也。」言已，徐步而入。約克闔鏡扉扃之，威廉至客室，脫外套，授僕人。室中燈光輝耀，恍同白晝。火爐中滿架巨炭，光焰熊熊，暖氣撲人。律師愛德華已先在據長案窗而坐，老態龍鍾，鬚鬢皓白如雪。夫人坐案右安樂椅上，頰知槁白，兩唇震顫，無血色，目眶深陷，滿蓄傷心之淚。威廉徐行至夫人前，含笑鞠躬。夫人不答，瞪目視威廉。久之，恨恨曰：「咄汝來耶！」威廉微笑曰：「然願嫂晚安。」夫人冷笑曰：「汝盼今日久矣，頗得意否？」威廉聞言，笑容稍斂，默然不語。返身至案左就坐。時室中諸人咸端坐無言，靜中但聞鑪炭爆聲，時時一破岑寂而已。

既而威廉視錶。已正十二時。起立謂愛德華曰。先生時刻已至。請即遵囑行事。夫人聞言。希望全絕。見威廉得意狀。悲憤交并。幾欲暈去。愛德華徐自懷中出錶視之。旋以錶示威廉。冷笑曰。先生誤矣。予錶與市鐘適合。不爽分秒。今實十一時四十分。爵產早晚屬先生。何爭此二十分鐘。乃迫不及待。如此。予輩爲律師者。既知依法行事。不能違法。徇先生也。威廉勃然變色。怏怏復坐。夫人大快。憤氣爲之一舒。旋念及羅達此時。不知葬身何許。萬縷愁絲。斗縈心曲。又不覺痛淚急湧。心如槁木矣。

著者述威廉事至此。又當轉紀羅達及約翰父子矣。約翰赫兒曼。昇羅達歸置之榻上。約翰急欲其醒。命館役爲招一有名醫士。頃之醫士至。診羅達脈。細察顏色。曰。此哥羅芳毒也。受毒甚深。幸身體強健。尙無妨礙。今藥力將過。更約十分時醒矣。惟心臟受毒。已稍麻痺。須靜臥三十小時。始能行動。約翰曰。有藥治否。醫士搖首。旋取診資告辭去。約翰大窘。陰念一過。十二時。爵產屬威廉矣。蹀躞空中。往來不已。約十二三分時。羅達果醒。雙眸半啓。翕氣微呻。赫兒曼低聲俯問曰。妹已醒耶。羅達微應曰。然。言已。雙眸復閉。似眼瞼至重。無力久支者。赫兒曼窘甚。搔首不語。約翰臨視。見羅達困頓狀。蹙額嘆息。旋復負手往來。盤旋室中不已。久之。謂赫兒曼曰。羅達既不能動。惟有昇往爵邸耳。然受產時。畫押簽名事。予與汝又不能代。奈何。赫兒曼無言。

約翰負手立窗邊。凝視道上。心中思念潮起。紛如亂絲。倚窗木立。殊未見道中一物。久之。赫兒曼輕撫約

翰肩曰。阿父。約翰聞聲。顧視曰。何事。呼我赫兒。曼曰。前予與羅達。囚壘中。時父授藥。令僞死。後更以藥。嗅吾二人。轉瞬立甦。若尙有餘藥。何不姑再一試。或竟奏效。亦未可知。約翰瞿然曰。嘻。予乃健忘。急開革囊。取藥包。疾行至榻前。挑藥少許。置羅達鼻孔中。約一分鐘。羅達張目。四顧欠伸而起。約翰赫兒。曼大悅。羅達曰。適纔問答之言。予悉聞之。惟自覺身體疲困。異常至不能自張其目。後嗅藥末。覺一縷清香。沁入腦髓。精神暴長。頓忘困疲。此時了無所苦。一切如常矣。約翰喜曰。此殆上帝相佑。默示赫兒。曼機兆。遂能憶及此藥。否則予早忘之矣。言已。視錶已九時三刻。急呼館役。進飯。三人食已。羅達以髻亂衣裂。稍事整理。旋與約翰赫兒。曼相將出。呼自動車。趨哲伯撒伊德街。車舊道遠。約翰恨甚。遲屢欲易之。赫兒。曼恐途中待車費時。力勸之。乃止。

久之。至公爵邸。約翰見蒲弗羅。及彼得。植立門外。滿腔怒氣。無可復耐。掣赫兒。曼同時自車中躍出。蒲弗羅見兩人如飛下車。一人逕奔而前。勢甚猛健。急握拳待戰。轉瞬間來人已近。鍊棚後煤氣燈光。正射其面。乃約翰也。蒲弗羅大驚。疑與鬼遇。自度不得避。則奮勇握拳。負隅猛鬥。約翰忿氣填膺。正無洩處。見狀益怒。悉出全力。捨命搏擊。赫兒。曼既下車。飛奔向彼得。彼得已出手鎗爲備。既近。遽舉手縱鎗。赫兒。曼見敵人揚腕。急伏身避。彈丸摩肩而過。彼得見一擊不中。方欲再發。赫兒。曼已飛步健進。執其手。死力糾撲。赫兒。曼輕健多力。且擅拳法。不移時。彼得頽仆地上。赫兒。曼奪得鎗。插夾袋中。以一手按彼得項。舉拳痛

扶之彼得求宥赫兒曼不應力捶二十餘拳彼得創甚伏地不能動赫兒曼始釋手時蒲弗羅胸面已受數創猶倚門力鬥赫兒曼揉進與約翰夾攻之蒲弗羅不能支顛踣門旁約翰恨極以足踹其胸奮拳力擊蒲弗羅隱痛難忍嘶呼如牛喘赫兒曼掀鍊柵柵已加鎖不能入約翰見狀提蒲弗羅起以之抵門約十餘撞鎖斷門闢蒲弗羅受創痛極不能出聲約翰大快擲之足下與羅達赫兒曼向內疾趨

至客室約翰掀簾入律師愛德華方起立取錶置夾袋中持遺囑在手夫人旁坐顏色慘變冥如死人威廉則笑容可掬徐自椅中起滿露得意之色約翰見威廉忿火中燒疾趨而前奮拳擊其頭罵曰惡鬼汝所爲類爲人叔者耶愛德華方欲展讀遺囑見狀大駭默然歸座威廉受拳如鍊鎚下擊立時頭角墳起如胡桃血涔涔下急側身反顧見約翰怒目視己舉拳且復下一時心意迷亂如在霧中急倉皇轉身走值赫兒曼當前運拳椎其肩疾避不及力沈拳硬筋骨幾折威廉狂呼狼狽逃此此時羅達已投身夫人懷中母女相抱喜極而涕汎瀾不已約四五分時復釋手相視而笑不知者見之當疑爲一雙瘋人矣愛德華起立致賀曰女公子幸及期而歸所有爵產自應依遺囑授女公子設更遲一分鐘者爵產屬威廉矣母女久別適於今日此時無恙重逢尤可慶賀老夫生平更事多未見有巧合如此者在夫人及女公子今日自應欣悅卽老夫旁觀者亦不禁老眼中流出許多歡喜淚也夫人稱謝愛德華請羅達簽名遺囑後取帽興辭而出家中男女僕聞信悉來道賀約翰與赫兒曼立窗邊遙望威廉等威廉纏巾於額

頻以手撫肩部。倚門而立。蒲弗羅則蜷伏如犬。下兩手自摩其腰。彼得已扶牆起。頭額亦纏巾。時時反手於背。力聳其脊。二人指點相語。似反唇互詈。約翰大樂。笑曰。一羣惡鬼。乃有今日。夫人與羅達趨至窗邊。俯首見狀。咸拊掌大笑。威廉回首遙見約翰等。憑窗觀之。慚不自安。踉蹌避走。蒲弗羅及彼得亦忍痛徐行。顛頓相隨而去。

約翰見威廉等三人已去。閉窗就坐。夫人等列坐其旁。約翰略述數日來所遇諸險。夫人感極流涕。起立握約翰手。良久始釋。旋羅達起立。紅暈於頰。告夫人與赫兒曼在己阿那故壘中約婚事。夫人大悅。攬羅達及赫兒曼於懷。既而忽愴然曰。今日殊樂。吾夫乃不及見傷哉。言畢揮淚不已。夫人樂極悲來。忽觸愁緒。顧其悲愴之情。終難敵其歡樂。淚痕未乾。笑聲作矣。此時室中諸人咸含笑容。鑪中炭火熊熊。紅光炳耀。似亦知家中有慶。故作笑靨向人者。著者記鬼叔事至此。手腕微慵。不能更書。且料讀者諸君見此圓美之結果。當亦意滿無憾。予亦不更書矣。

冷曰。全篇情節離奇。門笥無間。佳構也。唯閻者約克賣主作間。約翰未處治之。不免寬縱耳。



●結婚奇談二

(冷)

▲鐵戒指 德國自次開戰後政府爲籌款思一廢物利用之法乃廣設結婚式之鐵戒指爲之說曰結婚戒指一信物耳金與鐵初無所異今歐洲戰事需金甚急凡我德人均可去其所無用以易有用有願盡力國家且可作此次大戰之紀念者均宜取其訂婚之金戒指來易此鐵戒指於是少年少女之有訂婚者紛紛取其製成之金戒指易鐵戒指以去聞此項籌款所得不少而亦爲結婚上之奇話云

● 舟車旅行之良伴 ●

●●●●●
原本紅樓夢
 ●●●●●

兩函
 三元六角

此書敷華採藻立意遺詞無一
 落前人窠臼早已稱譽天壤不
 待贅述惟坊刻均經後人穿鑿
 有首尾不相連貫者有言詞與
 當時情景不相吻合者謏陋殘
 缺殊乖作者當日之微旨識者
 惜焉此本為國初秘藏較近本
 增出數百段字句間尤多不同
 情詞美完乃無間隙實有一無
 二之原本也敵局不惜重資租
 得板權付印以公海內并請著
 名小說大家詳加批評其機警
 處真能揭破謎幕令閱者有一
 目無餘了然不惑之妙至印刷
 精良字跡清朗尤為前此所未
 有二十册分裝兩函極便攜帶

●●●●●
原本聊齋誌異
 ●●●●●

八册
 一元八角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
 守秘不示人以其頗多抱漢
 族不平之語俗刻本均經刪改
 以免忌犯今設法借抄付印以
 廣流傳其頂批旁批與俗本尤
 多不同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
 妙可與聖歎接席但不知何人
 手筆想與聊齋同時儔侶也此
 書文詞古奧多言外意小說家
 文學家戲劇家之津筏也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啟
 北京廠西門

● 酒後茶餘之消遣品 ●

宗教小說 **歸元鏡出版**

此書共八十回情節動人可泣可歌須知親朋眷屬富貴功名離
合悲歡是非人我本不啻一場雜劇此書於此反覆丁寧令閱者
解於目警於心憬然悔悟而得方便法云連史紙精印一厚冊附
圖二十面 每冊價洋二角

欲海探源

此書可作說部讀可作哲學書讀可作生理學書讀如下卷受持篇中之九
種觀及決疑篇之胎娠差別形滅神存中陰異同性學闡微等篇歐西名相
哲學諸書安能道其隻字誠人人不可不讀之書也 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趙松雪楷書妙法蓮華經

此係卷六一卷為小楷中最精之作裴君伯謙所藏為
費君屺懷借去費君去世時聞其家已以之殉葬矣尙
有一卷為王蓮生祭酒物庚子年失去楊君以三千金

得之足見此書之價值也 每冊大洋二角五分

簡齋詩鈔出版

此集為宋時陳與義去非所著先生嘗賦墨梅受知徽宗晚年其詩益
進世稱新體當元祐時詩人迭起大都不出蘇黃窩臼至先生始以老
杜為宗每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有宋諸子
之上今本局從叢刊中印成單行本用廣流傳以垂久遠誠為留心國故者不可不人置一編也
定價大洋一角半

陶靖節先生詩出版

陶公詩詞簡而意遠為古今第一流人非精研求不易解
其本旨此書四卷有湯漢箋注於其所深致意者輒從而表
暴之俾後之讀者得知其真意所在云連史紙精印

每冊價洋二角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有正書局發行



雜記隨筆

紅冰閣雜記

(續)

(柴紫芳)

吳文熊

吳文熊先生。前清道光時人。諱錫徵。國學生。豪達不羈。佐堂兄治武陽鎮。獲會匪十餘人。而堂兄某者。少決斷。知縣某得賄三千金。私縱六人。蓋洪秀全、石達開、楊秀清、韋昌輝四人。實在其列。文熊知不可輕易。堂兄見利心動。固持不可。竟縱之。遂使十八世紀中世界上多一拿龍斬虎之活劇。貽無大之禍。水某知縣之肉。真不足食哉。

翼王子

翼王石達開之於西川就擒也。有子僅三歲。并受縲紲。下之獄。延二傭母養之。將待成年而戮。在獄中日。每思其父。大哭不已。傭母訝之曰。乳臭兒子。何哭為兒。嚙傭母。復大哭。如是者月餘。雙目深赤。知非凡兒。後數年。能言而報仇。報仇之聲不絕於口。官知不可養。虎乃入奏。報可竟戮之。於市。嗚呼。如此兒者。寧非。

石氏千里駒耶。

黑蟻衫

鄒泰和學士性極疏懶。冬月內衣。至二月不換。黑蟻成陣。偶一散掠。黑蟻墮桌上。進退步伐。俱有行伍意焉。學士有黑蟻衫頌。程魚門有黑蟻衫詩。極爲詼諧。頌曰。維茲衣衫。蝨蟻徧愛。果腹易酣。袒裼奚慚。蟻聚蜂屯。百日不換。笑彼么麼。食肆於蠶。知王猛手捫之餘。逃紀昌矢飛之疾。乃施嚙口等穿壤之蚯蚓。而諳步伐。同飄舞之蠅虎。一進一退。亦中亦正。或低或昂。或圓或方。豈志士之風流。乃與蝨而爲黨。實如可資談論。同抱丸之螻蟬。後來俊士。或與念賦之蝨而同方。

書峯硯城

李笠翁藏書不用書架。錯雜堆亂。謂之書山。亦曰書峯。敗硯散置一處。謂之硯城。

棟印

洪北江稚存微時。以棟木刻爲印記。稱曰棟印。取其苦而不忘之意。殆貴顯後。猶佩於身。

遺民體

吳梅村詩。近時人稱爲遺民體。蓋謂其晚年所作。實牢騷之意。溢於言表。予謂梅村不得爲遺民。旣食周粟。猶得如此稱呼乎。張石匠嘲梅村曰。姓朱的有何虧負了。你梅村赧然故以遺民稱之。轉損其身分也。

白鸚鵡呼萬歲

洪秀全都金陵時。得白鸚鵡二隻。乃畜之殿前。命邏卒二人教之。言語每王出入。必高呼萬歲。三呼而羣臣伏地。亦相和嵩呼。王乃向鸚鵡一揖而退。

韋昌輝試帖詩

太平天國數王中。惟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南王馮雲山。侍王李世賢。北王韋昌輝。五人能文能詩。不愧英雄而豪傑。（石王題壁詩。忠王諸詩。及每日書供詞七千言。馮雲山李世賢當時文詔皆出其手。此在天國固爲錚錚。）洪王雖據大寶。東王雖稱九千歲。祇能識千字文三頁而已。癸丑之歲。洪王天朝試院開科。攷士。韋昌輝爲正主攷。其副攷官則某王爲之。蓋目不識丁者也。入場試。舊約書義一道。策一道。試帖一首。另帖一論一解。若未夕而事已畢。另加判一條。是科試帖題爲欸。乃一聲山水綠。主攷官北王韋昌輝擬作曰。艣聲聽未了。山水送孤帆。對面清如畫。回頭綠滿巖。半空餘嫋嫋。一帶認巉巉。舵尾澄流迴。峯腰旭照銜。青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響驚鳧雁。濃陰鬱檜杉。放榜後。王以此詩黏於榜尾。應試士見之。無不額手稱歎。蓋應試者皆窮士皂隸之流。而北王者。固國子監生。此詩出後。即再拜禱祝。亦固宜然。

王禹偁畫

前清光緒中。鄱陽畫店。有宋王禹偁畫。五老會立軸。顏色蒼古。殿宇閎偉。樹木深茂。衣裳飄逸。筆法摺皺。有道子家數。禹偁能畫諸書。絕無記及。今日始知。

張表

清乾隆中。停執審上諭。有炎帝陳威。長史肆虐之句。時人多不解。予按彙雋云。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此諭蓋謂炎日肆虐也。

彭友信

攸人彭友信。洪武初。貢至京師。太祖微行遇之。上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抱青紅綿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即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虹駕彩橋。上大悅。問其籍。命翌晨候於竹橋。同入朝。友信如其言。候久勿至。遂入而失朝。上召至殿前。問故。具以實封。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命為北平布政使司。

岑俊

曹子建七步成章。人目為繡虎。此則詩才敏捷耳。吾鄉有岑俊者。字子英。隱雲巖。通經史百家。工畫篆隸。尤入妙。古詩出入漢晉。到江蘇時。困頓無聊。貧不能自給。乃執筆入市。以畫易酒。升片紙。執二筆。兩手左右書。疾如飄風。頃刻能成一絕句。而各不同。以故蘇人爭延致之。人問其法。曰。偶然為之耳。夫左手畫圓。

右手畫方則兩不能成。况兩手成兩絕句而又不同耳。性好游歷。嘗橐筆至廣東。游韶州。登越王臺。眺鎮海樓。至海幢寺。六榕寺。過澳門。泊陽江。眺海觀日。上大觀臺。禮洗夫人祠。小梁溪。曉泊看海樓。夜坐涉瀆陽峽。蕩舟花埭。入歸猿洞。渡望夫江。過觀音巖。凡粵中勝地無不有其足跡。晚授徒吳興。有錢氏子。負所寄一無所詰。由是人目爲長者。正統間。提學僉事范潤生。舉經明行修。以親老辭。平生悃悃無華口。未嘗言人過。至治家喪葬。一秉禮行。年九十疾革。猶與客誦所評魯男子詩云。雨崩鄰婦屋。風烈夜難禁。閉戶卻逃難。全無惻隱心。語畢淹逝。見吾鄉何居相。匡軒漫錄。居相崇禎中。邑諸生錢肅。樂起兵海上。居相曾參預軍事。

蕭朝貴軼事

天國西王蕭朝貴之破長沙也。先在茶陵州招兵。共得數千人。夜夢一人告之曰。事急矣。昨所招兵俱不可用。然有五人者。足以保王之身也。繼於袖內出短刀。撓弄謂之曰。一夜西風吹得人愁。願以此驅之。王初覺。其未弄刀前。西風緊急。旣弄而風隨止。人亦不見。覺而異之。以其人衣服形容告參軍。參軍如有所見。旣乃忘之。後四日。攻圍長沙。統兵十萬。頓紮城下。數日不能破。兵雖多。似無一可用者。王於南門忽中礮死。不得其屍。後有五人昇之來。數五人名。乃李秀成。胡以琬等。不盡茶陵所招者。五人後位俱至將軍。丞相。長沙未破。李開芳赴郴州。天王處請援。天王即與楊秀清移兵來助。正劇攻時。恍惚見一人持刀蔽。

城外瞄的以故城外所施火器箭彈不能中繼之數十日未成功每戰則此人必來後開地道猛攻始克破之入城羣兵有至郡廟內遊者見城隍神即向之戰時蔽掩者衣服面貌大類之因急報天王天王命三人往驗其二則西王舊部也入廟其二人驚訝曰昔西王所夢見者亦此人也乃憶西王夢一夜西風吹得人愁及舞刀等事悉實有隱意蓋一夜即一夕也短刀即匕首也一夕七乃死字况又有驅止西風之事隱言西王威風忽然止也以此意徧告從者羣皆肅然既而曰依軍法獲敵將治罪皆持刀亂斫頃刻粉碎一闕而散予按此事頗涉僞怪理所必無然城隍能驅風蔽的不能使長沙不破而自全其身今乃粉身碎骨矣摩頂放踵矣古人有目睫之論良不誣哉

金屏

金屏者清宮人光緒中以選女入宮侍西太后其父爲副都統入宮時年只十二兩頰豐滿體態輕盈慈禧太后愛如己出金屏亦善承意旨淫而放太后所欲爲無不極意承之於退朝後備言某官年少某官貌美以報太后而太后之心不敢放實不欲帝爲廬陵王也太后意亦擬於帝崩後陰乘陽位爲武嬰之行故命金屏預報以爲異日選才之地金屏則私與文廷式通一日適被太后見之乃撫其肩曰個兒亦解人也但自好爲之言畢即去而任其在殿後淫狎他日帝見之金屏亦不避帝有問吐答便給雋雅應對稱旨惟覘其面眉帝頗疑焉窮詰之終不變初言帝乃去之後太后崩金屏不知所終或云鼎革後在

京賣娼。風格飄逸。有人見之云。或云。已與某大臣相携出塞。裙帶狐裘。不亞王嬙。云。未知究竟。予按唐宮有上官婉兒。清宮有金屏。殆亦天生此妖孽。以敗人家國者。世只知太后之無行。而不知其中固有人焉。語云。虎而生翼。其法通天。信哉。太后未崩時。雖大學士軍機。不知有金屏其人者。殆金屏出宮後。內監始稍稍爲人道之如此。

錢謙益之無恥

葵園先生言。明末大臣之無恥。莫如虞山錢公。予按虞山在當日。固自稱遺臣。又自稱遺臣之首者。當豫王入南京時。謙益先備贐儀。極其精富。以博王歡。又引一班亡國故臣。叩首求差朝門外。虞山所薦諸官。紅大帖子。多至二大堆。其中姓名皆亡明故臣。虞山自言。就所知者。薦之。卽上不能用。而誠臣用心。故當如此。其言見焚餘錄。牧翁仕清朝。亦不得志。以禮部侍郎內弘文院學士還鄉里。舟過蠡口。有客舟梗前。不得暢行。客舟中皆蘇常士子。當時避難而出者。遽問來船中爲誰。舟子對以虞山錢公。士子十餘人。乃移船過錢。恭問今歸里。欽賞何職。錢曰。某明朝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現今禮部侍郎翰林院學士。錢謙益也。有一士子見牧翁衣一小領大袖之服。前揖問係何式。牧翁對曰。小領者。遵時王之制。大袖者。乃不忘先朝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眞可爲兩朝領袖矣。牧翁有德色。士子乃恭辭移舟而去。其無恥如此。見張求進秋風閣雜錄。蒙叟娶柳如是後。白鬚紅袍。貂冠錦靴。日夕對晤。嘗修明史。謂如是曰。儒士爲我。校讐披

閱使此書筆無點瑕。留得清白而後已。如是笑曰。公先不清白。教妾如何看得此書清白。蒙叟伏地慟哭。竟焚其稿。故其詩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曾惜蔡邕。實爲此事詠也。見予友張方才子風流史。乙酉五月之變。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牧翁有難色。柳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時長洲沈明倫館於牧翁家。其親見歸說如此。又後牧翁偕柳游拂水山莊。見石澗流泉。潔清可愛。牧翁欲濯足其中。而不勝前却。柳笑而戲語曰。此溝渠水。豈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云云。縱觀此數事。則錢公眞不值吾清潔之手腕爲之書其醜史。虞山於烈皇殉國時。本宜一死以謝天下。不然於乙酉柳夫人之勸。亦當全節赴義。乃忝不畏羞。自稱三朝元老。（謂崇禎弘光順治）偷生世間。雖著述浩富。（牧翁著有初學集。列朝詩傳。開國羣雄事略。楞嚴蒙鈔。金剛經蒙鈔。心經蒙鈔。吾炙集。投筆集。有學集。杜詩註釋。絳雲樓書目文集等將近千卷）何如一身清白。若柳夫人。吾何間然。震澤徐奎伯孝廉有咏河東君詩云。一死何關青史事。九原羞殺老尙書。吾故著之以與天下後世之俊士君子共唾之焉。

天國諸王之微時被捕

洪秀全初爲會匪時。其黨楊秀清等六人被縣令捕獲。繫之獄中。時有妖僧一朗者。與獄吏善。入獄所見。洪等訛曰。此非凡人也。亦來此耶。乃夜私與令言。此六人者。其一必君天下。其五人亦各不失爲王侯。公祖善視之。以爲他日地。否則殺之以絕後患。令聞而怪之。乃問誰爲君者。曰。衣青襖者。即是。令乃善待之。

他日食芻飯者。今易珍羞矣。會外匪亦有以金賄令。令其釋洪等者。令心動。日至獄所。痛談謀所以出之之法。既出後。令亦他去。後洪果如所言。在金陵時。忽有人投帖來。謁洪召入。備禮之。安置內殿。稱曰先生。蓋卽前釋洪之縣令也。或言妖僧亦洪黨。詭爲僧。以詭言求脫者。固奸細也。予憶明季。姜曰廣駐南昌。後南昌被圍。有一道士至。自稱雪水真人。能運粟役鬼。且云。合城人宜如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非惟解圍。又能破敵。曰。廣信之。凡城中有飲酒殺生者。皆重罰之。百日不出兵。清兵因此得合圍。增壘。百日後。道士自稱我奸細也。爲清朝進士。現任某職。汝輩若不降。必遭屠戮矣。城中人怒。車裂而食之。後城破。清師屠南昌府。豫國公金聲桓。大學士姜曰廣死之。此皆以左道惑人者。一信其說。禍隨其後。此縣令既被妖惑。又爲利動。則安得不釋此六人。所幸者。成功後。猶得呼曰先生。古云。生死之報。其此之謂乎。

清初勸進表

乙酉江南之變。豫王入城後。凡四方士子。獻表求幸者。二十萬人。間有投王勸進者。豫王得之。按名捕來。皆置極刑。亦一大快事也。內有一表。係江陰進士某所進。王得之。獨大笑哈哈不止。內云。福王威恣自用。丞相盡穿窬之輩。淫侈過度。諸姑置妃嬪之列。宮駕出城。乞兒後隨者三萬人。變輿入鄉。貧民叩闥者四百戶。此實羣丐之首。何爲天下之主。王閱畢。仍不止笑。繼命賞鱸魚兩擔而去。人呼爲騙鱸進士。予謂丞相穿窬事。誠有之。聖安相馬士英。富埒王室。而猶孜孜不足。聞鄰家新入金數萬。乃夜半命其掌門穿窬。

而過事若濟期以其小半給掌門者豈意掌門者被鄰家獲得拷掠終不吐實繼以傷重死士英聞掌門者已死乃誣指鄰家擅自私斃人命事上於朝鄰家無左證乃盡沒其資產而士英私運其半以爲報恨故某表云云如福王以諸姑爲妃諸先輩未曾道及王雖淫侈亦何至效六朝諸君所爲事實無之如宮駕後隨三萬人入鄉叩閣四百戶事亦無之即使有之亦以見民情向背如太王遷於岐山之故事豈得以此爲譏耶人之無良至於反面媚仇然畢竟享得兩擔鱸魚供其饗養明之亡也有由來矣

冷天祿

嘗聞父老言清嘉慶中四川白蓮教匪首冷天祿能爲人易身事雖未知實否著之以廣異聞天祿初爲行醫每以異法惑民有民家子生三歲不能言亦不飲食天祿爲之割去腸中肺中喉中敗脂遂能言能食又有一家人年二十餘讀書攻苦而不得一青衿求冷爲謀冷許之異日引一田家子來三人同入僻屋冷謂士子曰彼雖草茅然肯加以攻摩可置三甲爲君易之從頭再學不過數年可成名也復顧謂田家子曰爾等田夫無須慧腸今爲汝易之立刻識字也二人俱願互易冷乃皆爲之敷藥剗刃入腹復破胸至心腔取二人五臟諸腑出以士子臟入田家子身中以田家子臟入士子身中乃密補其創縫敷以膏藥二人俱死去少選皆頻頻動四時許二人皆起立復生且忘前事冷取卷與士子讀之一字不識與田家子則朗朗上口冷謂士子今雖不能數年後錦心繡口勝前多多也好自爲之異日毋相忘謂田家

子曰。爾初不識字。今能讀此文。若俗家用。應儘足矣。乃相別時。田家失子。二日不歸。至是乃歸。舉動異常。自言遇異人。教以書數。一夕而能家人取書命讀。且講口滔滔如懸河。村中童師俱不能及。家人信之。次日有人至門。田家子見之。驚避曰。教予者即此人也。一村閔然爭拜異人。冷乃手造勅書。偏教村人。皆能知數。里外事。冷復勗以榮利。教以戈戰。遂約日持竿起事。遍撓川楚。官不能理。後聞士子果捷。兩闈時私助冷。以銀糧以爲報。云此事殊爲怪誕。生理家以智慧思想。俱係於腦。則割臍何用。他人言之如此。予乃記之如此。天下要不足有此事。姑妄聽之可耳。又按自古欲有異志者。無不托迹鬼怪。吳廣魚書狐鳴。是其濫觴。清道光末。諸暨包立身亡家兩年餘。私請人課以識字讀書。啖大力丸。教兵器用法。歸家鄰族集問立身曰。吾遇異人。招入山中。授吾兵書戰法。異日當爲大將也。衆授以書。則能讀。授以刀。則能舞。與平時絕異。乃大詫曰。仙矣。仙矣。遂稱曰。包神仙。後率衆拒賊。卒能用衆之力。固守一村。後雖事敗。亦可見怪術之作用焉。予謂自漢代黃巾起後。後世紀事。無不托之神仙者。亦中國人心如是不足怪也。

曾左異事

劉知幾曰。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此小說之足重也。然著書立說。當務其大者遠者。不得已爲筆談小記。亦須核實。不可如博物志之誣。孔子兄妹爲夫婦。碧雲服之以私恨。毀及正人。此甚爲狂吠也。無錫華蘅芳精於天算。博學多能。然其所談之事。誠莫須有也。華言左文。

襄。晚。年。多。蓄。姬。妾。幼。女。之。充。後。房。者。三。十。餘。人。其。實。皆。無。所。用。之。待。其。落。紅。取。其。紅。鉛。以。爲。補。養。之。品。有。一。女。含。羞。不。肯。乃。私。殺。之。埋。於。後。園。後。文。襄。病。篤。常。見。此。女。臨。榻。旁。文。襄。乃。憶。前。事。爲。之。禳。解。女。始。叩。首。而。去。始。得。無。事。按。文。襄。不。至。如。此。况。時。非。明。季。大。臣。得。專。殺。養。婢。而。縣。令。不。敢。問。此。事。而。至。於。蘅。芳。知。之。當。時。豈。無。人。爲。之。發。覺。即。曾。文。正。首。先。不。肯。甘。休。意。者。曾。左。晚。年。交。惡。蘅。芳。嘗。佐。文。正。幕。事。乃。意。造。此。事。以。報。知。己。亦。未。可。知。也。又。云。曾。文。正。有。足。毛。四。千。餘。每。食。一。羊。肉。必。落。毛。數。莖。至。暮。年。足。毛。落。盡。云。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十五號發行

編輯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旭街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	二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郵費	一元二角五分
每一册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四川重慶梓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洋裝
金字
布面

上海驚鴻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冊 相 照 人 美 白 五 名 一 ●

上海為中國最繁盛之區商賈輻輳楚館秦樓於茲為盛
個中佳麗正不乏人此冊徵集三十年來名妓及現在最
時髦之佳人照片擇其艷名尤噪者都凡五百餘人上海
一埠之名妓盡網羅於此冊之中秦濃鏡淡燕瘦環肥各
盡其妙至裝飾之新奇爭妍競巧層出不窮非惟美術家
繪畫家得此裨益不淺即舟車行旅酒後茶餘亦一種陶
情適趣破悶消愁之良品也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原片
清明鮮麗有過無不及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茲
擇其名之最著者列數十名於後

- | | | | |
|------|------|-------|------|
| 花佩珍 | 秦美雲 | 潘逢春 | 繡雲閣 |
| 藍橋別墅 | 翁梅情 | 沈寶寶 | 趙斐雲 |
| 紅水館 | 醉春閣 | 身雲小榭 | 胡玉蓮 |
| 王寶寶 | 花蘭芬 | 左盤珠 | 王桂英 |
| 陳蕊寶 | 吟香館 | 凌鈺卿 | 金五寶 |
| 蔡新寶 | 花寶林 | 洪如意 | 文素琴 |
| 思補軒 | 金媛媛 | 秦 厲 | 林月英 |
| 十二樓 | 金菊仙 | 秦薇雲 | 左芸臺 |
| 夏月閣 | 天香閣 | 洪蘭芬 | 林四寶 |
| 張 殿 | 四金剛全 | 補後金剛 | 沈麗華 |
| 張雅雲 | 鷗波小榭 | 趙香玉 | 賽金花 |
| 花奇英 | 花奇玉 | 林小星星 | 時鳳儀 |
| 胡玉梅 | 金佩蘭 | 花元春 | 小林寶寶 |
| 金元仙 | 妙香閣 | 陸小寶 | 朱小二寶 |
| 洪媛媛 | 花鶯鶯 | 韓翠蘋 | 金湘娥 |
| 名女優 | 金月梅 | 高金秀 | 林鳳仙 |
| 林媛媛 | 冶 葉 | 阿 小 | 阿 招 |
| 文 鍾 | 小脚阿毛 | 葉榜狀元等 | |

洋裝
金字
布面

艷歛花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影 小 姬 名 埠 各 國 全 名 一 ●

簫管秦淮燕趙歌舞為古人所絕稱本局前印海上
驚鴻影銷數萬冊為大觀惟前只在一隅尚未普
及全國茲特搜羅各省會各商埠著名妓女及女優
小影都凡數百餘片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前尤為
宏麗南朝金粉北地胭脂會合一冊形形色色各隨
其地方風氣嗜尚而不同非但為美術家繪畫家絕
好之參考書凡未經身歷其間者得此已不啻臥遊
矣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

- | | |
|------|---------------------|
| 北京 | 為 洪媛媛 洪彩玉 洪寶寶 洪寶玉 |
| 蘇州 | 為 雲屏別墅 金月香 王韻秋 于品 |
| 一 | 花寶琴 翠 蘭 妙香閣 蘇映雪 花 |
| 五寶 | 韓月娥 喜 鳳 桂 蘭 金 桂 |
| 蕙 | 芬 湘 雲 小萍果 賽金花 謝珊 |
| 福 | 金 洪鶯鶯 金 仙 金 紅 月 仙 玉 |
| 天津 | 為 金喜 林桂蓀 月香等共一百九十影 |
| 孟金子 | 蔣玉文 李金花等七十影 |
| 南京 | 為 小 喬 小四子 小五子 小五寶 |
| 蘇州 | 為 薛文仙等十七影 |
| 杭州 | 為 妓十江山船上諸九影 |
| 蘇州 | 為 金 鳳 李雙珠 小白蘭花 湘妃 |
| 閣 | 阿毛等五十影 |
| 上海 | 為 胡四寶 洪四寶 文桂香 花瑞英 |
| 高鈿玉 | 金文仙 孫鳳雲 茶花女怡情別 |
| 墅 | 時 來 張娟娟等七十人皆最新之影 |
| 其餘尚有 | 漢口 江西 九江 鎮江 揚州 |
| 奉天 | 山東 保定 烟台 河南 山西 陝 |
| 西 | 安慶 蕪湖 回部 福建 廣東等不及 |

上海正書局發行

到民影照相

民影照相館開在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西首研究照相專門之學有年所用器具均係最新最精之品拍出之照無不神采煥發光艷動人而佈景（如飛艇草茵海濱花園之類）化裝（如裝古時裝戲裝洋裝着色之類）以及其他種種陳設尤為加意考究精緻齊全務令拍者身入照中咸具瀟灑艷麗之致久蒙海內外士女歡迎稱道歎為照相界空前所未有至定價則極低廉取件務期迅速又其餘事茲將價目列下

四寸	二張	五角	加印每張二角	每打二元
六寸	二張	一元	加印每張三角	每打三元
八寸	二張	二元	加印每張五角	每打五元
十二寸	二張	四元	加印每張七角	每打七元
十五寸	二張	六元	加印每張一元	每打十元
十八寸	二張	八元	加印每張一元四角	每打十四元
全四寸	二張	十二元	加印每張二元	每打二十元

其他如放大化裝着色取回底片及晒入咪紙電紙磁片或五金竹石綢絹帕布代製銅版玻璃版代配大小鏡匡等均極精審另有細目不及備載

平
等
閣
筆
記

布套二冊
定價四角

此書曾在時報按日登載其中
有論科學者有論哲學者有論
宗教者有論文學者有論字畫
者見解超絕融洽新舊又庚子
之役紀載亦極詳盡風會升降
時局變遷有可觀焉茲以各界
紛紛函索特彙印成帙首尾啣
接開卷了然誠一般學者不可
不讀之書也